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十輯  
沈雲龍主編

澗

于

集

張佩綸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澗

于

集

豐潤潤于州  
堂張氏琴床藏

1986/10

貫參中丞十五歲小影

丁酉春二月

黃山壽



勁州屈軼威鳳歸  
冒天誕英詰  
式重巖廊猗歟  
先生蘊德舍重  
青蒲伏奏忠謹  
激揚橫流砥柱  
中外之望寶劍  
一吹神鋒斂芒  
才不覓用流涕  
雒陽遺宮瞻拜  
心藝辨香

受業秦綬章拜題  
世愚姪何維樸拜書

吾友張蕢齋京卿奏議其子仲炤世講搜輯以類相次  
釐爲六卷付刊既竟而乞序於余余久作陳人荒毫不  
省世事何心更讀君疏議然尋君進退之際盱衡往事  
有足感觸余懷者不禁爲之流涕而太息也君之爲講  
官當光緒初紀方內狃定而外患日熾君與同直諸君  
奮起言事

孝欽皇太后方聽政虛衷采納遂超司風憲擢典譯署  
所籌內治外交諸策皆國家大計而君所論奏尤以上  
下交儆黜邪去蠹爲圖治之要危言急論彈劾不避權  
貴朝右震悚自二三同志外多側目視之甲申三月恭  
忠親王被譖解政柄盡易樞臣而以醇賢親王總其成  
君以恭邸有大勲勞係中外望不宜棄置於廣坐規醇

王甚切坐中皆感動王亦無忤而內不憚會法越事亟  
出君會辦閩疆事宜籌防未定而法艦大至我水師既  
挫時論喧譁怨者復齟齬之遂得罪去及庚子拳變後  
聖意屢欲起用

命以編修隨辦和約旋以四五品京堂用而君憂傷君  
國已憤鬱致疾矣人多以閩江之役君受任於倉卒之  
際彼我之形強弱懸殊猶能激厲將士奮力支距我水  
師雖燔亦毀彼數艦酋帥傷斃終阻其登陸以功償過  
猶足相當然人臣公爾忘私較論功過非臣子所宜言  
且亦非君之志也獨是君之斥外因爭樞臣進退失意  
而出夫甲申易置樞臣國家否泰興廢之原也溯自  
穆宗御極迄於

## 德宗初年

朝廷清明賢王柄國當軸諸公翦翦粥粥守法度慎措注而李文正公尤以汲引正人護持善類爲己任雖有奸邪無所投其隙以生其心至甲申以後政地易人一切變於其舊迨甲午東事起恭邸與李文正公再被任用不數年而皆謝世於是諸務紛紜而國是不可問矣故自甲申一變而官常墮戊戌一變而王綱弛雖有賢智熟視而無如何君於朝局將變之會匡維挽救幾於大聲疾呼言旣不售身亦隨斥而所爭者大其於國家否泰興廢之原所繫顧不重哉嗚呼骨鯁之臣國之寶也正衣冠立於廊廟秉節守理內外嚴憚不可動以非義故漢有汲黯淮南爲之寢謀唐有李勉武臣無敢失



禮天將降禍人國必先傾其一二骨鯁之臣由是自好者相率引去言路諸臣坐視百事之墮壞箝口結舌相顧不發當事者益無所畏忌黷貨弄權敗亂法紀則人  
人有輕量朝廷之意而魁柄遂以下移自古禍敗之由  
前後同出一軌設使光緒中葉以後舊臣猶在仍守故轍君等尚居朝列相繼柄用亦何至禍變相尋如河決  
魚爛一發而不可收哉而當時媚嫉之人必欲摧折之  
以快其意抑獨何歟曾蘇昔年從政自知無裨時局乞  
身而退乃復偷息人間俯仰跼蹐記四十年前在京感  
慨時事常與君深談劇論今以未盡之餘年讀君諫草  
追溯疇曩已如隔世因仲炤來請泣然揮涕而書之非  
僅為君一人悲也戊午仲秋南皮張曾敷拜序

國朝名臣奏議極盛於光緒初而吾師中丞公爲之最世所稱四諫之一也嘗讀其請責任恭親王疏請樞臣兼行譯署疏論伊犁越南朝鮮諸疏皆能言其大又若閩海諸章奏合前後

諭旨觀之而當時誣構之詞蒙蔽之罪出於二三執政者皆昭然矣自來樞府手巨柄依阿親貴動關天下安危因創得失之交世所見者已然之迹耳至機宜隱秘憲制森嚴分曹別部者不得知况閩里耶使當時恭忠親王不去職或不至生中法之釁使師是時不力爭亦不致冒觸忌諱不幸師獨蒙其咎而國是遂日以陵夷也悲夫方其引孤軍墊危地腐心焦慮以求萬一之安全固已難矣然而利窳攸分首尾掣頓終以不支

且以飛語上聞虛鍛臯戾而船廠固自完也昔春秋清  
之役師入齊師右師奔潰而主右師者孟武伯主左師  
者冉子也冉子用矛於齊師是以能入夫子許其得禮  
孟之反從孟氏之後犇而居殿夫子稱其不伐馬江之  
役水師灰燼武伯之右師也 師以陸軍卻敵冉子之  
左師也即不以爲功而一科之於敗亦有益之反之說  
在 師既不肯自言人亦無以是爲言者非特不言又  
從而下石焉必使其沈冤莫白而後快吁酷矣而卒之  
是非論定功罪自明殆亦有天道也夫奎少肄業問津  
得廁門牆 師繩課嚴崖岸彌峻敬憚而已未知 師  
也及橐筆樞垣直廬夜宿輒發 師奏議讀之始服其  
忠誠鬱結直合賈長沙董江都爲一人而歎嚮者知

師之不盡也 師以癸卯卒於江甯越歲甲辰哲嗣仲  
炤以書來告謀先刊奏議苦無副本因錄  
方略所貯者悉郵畀之丁未以還  
詔行憲政設編查館奎與仲炤同參館務新進後學競  
鶩紛更當軸亦以變法爲時宜舉

### 列祖

列宗所留貽摧折殆盡二人者爭止不獲往往孤燈深  
夜慷慨時艱相與道 師曩時謀國之苦心幾不諒於  
天下輒爲泣下欷歔而歎僅於奏議求之猶未足以概  
師生平也會奏輯光緒政要二人又同預纂修因取  
前寄諸奏議證以  
實錄參之檔案共相校讎未半而國變作遂別去今七

八年矣此七八年中禍亂相尋陸沈無日回思與仲昭  
東華夜語時猶若有承平之風不可復得者而益歎老  
成憂危極言深慮固已洞矚乎數十年之後而預知有  
河決魚爛之一日也論世者欲求一代政治得失之關  
焉於此編又豈可第以奏議觀耶宣統十年歲在戊午  
秋七月受業世愚姪華世奎謹敘

淵子集

奏議卷第一

謝授翰林院侍講呈

光緒元年九月初十日翰林院掌院學士代奏

謝署

日講起居注官摺

光緒二年九月十六日

屯田實邊摺

光緒二年十一月初七日

謹獻

升祔大禮議摺

光緒三年五月初二日

昭穆次序片

同日

攷證異同片

同日

請廣開言路摺

光緒三年九月十三日

請禁內監私行演戲片

同日

扼要籌邊宜規久遠摺 光緒三年十月初二日

論劾陝撫譚鍾麟覆奏失詞摺 光緒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請撤回駐英使臣郭嵩燾片 同日

恭請

法

祖修省摺 光緒四年二月初一日

請誠祈片 同日

請集議片 同日

請恤民片 同日

請省刑片 同日

請上下交儆摺 同日

請寬言事之咎摺 光緒四年三月初一日

請急人才摺

光緒四年四月初四日

內務府大臣茂林等佔地得實請加等治罪片

請靖浮言摺

光緒四年五月十一日

訪聞河南吏治素劣片

同日

闡明編修吳觀禮兩疏遺意摺

光緒四年七月初二日

大臣使俄宜策萬全摺

光緒四年九月初七日

呼圖克圖棍楚札楞參堪備任使片

同日

大員子弟不宜破格保薦摺

光緒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河運萬難規復摺

光緒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書賈李鍾銘招搖撞騙請驅逐片

同日

謝隨帶加級摺

光緒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奏議卷第一目錄

澗子集

奏議卷之一

謝授翰林院侍講呈

光緒元年九月初十日翰林院掌院學士代奏

呈為懇請代

奏恭謝

天恩事本月初九日吏部具奏翰林院侍講員缺應將以侍講升用之編修張佩綸奏補等因奉

旨知道了欽此竊佩綸畿輔庸材詞曹新進玉堂珥筆深慚芸俸之虛糜

金殿簪毫濫附茅茹而彙拔荷

鸞書之炳煥新署冰銜聽魚鑰以傳宣親承

天語涓埃未報兢惕方深茲復仰沐

恩施即邀銓補伏念西園典翰詞林以根柢為先東觀

說經侍講本清華之選媿未嫻夫學問懇莫稱夫官聯  
佩綸惟有彌矢葵丹勉紬竹素研磨罔懈敢忘蛾術之  
勤劬砥礪彌殷藉答

鴻慈之高厚所有佩綸感激下忱理合具呈懇請代

奏恭謝

天恩謹

呈

謝署

日講起居注官摺

光緒二年九月十六日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本月十五日翰林院奉

旨張佩綸著以原銜充署日講起居注官欽此竊臣畿

疆下士詞館備員甫攄翰於西清旋講經於東觀簪毫

史院芸籤字訂三壬校祕

文淵藜杖輝分太乙冰銜遞領日做彌深復荷

龍章許陪豹仗副崇政說書之選職在論思預邇英奏

事之班分尤清切望

螭坳而侍立竭蟻悃以難酬臣惟有荷橐趨公花輒視

晷肅朝衣而點露依

講幄以瞻雲退勤記撰之儀進闡

緝熙之學

聖德仰宵衣旰食長依咫尺

九重官聯備左動右言少效涓埃萬一所有微臣感激

下忱謹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屯田實邊摺

光緒二年十一月初七日

奏為請抽調旗丁屯田新疆以實邊防而紓

國用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

臣

恭閱邸鈔左宗棠分遣諸軍規復烏魯木

齊等處新疆軍務甚為得手

臣

以為恢復不難而休

養生息之為難也乾隆朝戡定新疆歲撥邊餉數百萬

其時府庫充盈籌解尚易為力迨後餉源日涸司會計

者早竊竊憂之伊犁指顧肅清布置尤宜嚴密而大軍

凱撤時留兵少則不足資控馭留兵多則需餉浩煩轉

運難繼揆時度勢亟宜先事豫籌竊謂欲固邊防莫如

大興屯田欲興屯田莫如抽調旗丁

臣

恭查會典新疆

屯田之區雍正中於巴里坤等處乾隆中於吐魯番於

哈喇沙爾伊拉里克等處於闢展魯克察克等處於烏魯木齊穆壘等處於附近烏魯木齊之昌吉羅克倫額林哈畢爾噶至西托摩楚克等處於托克遜喀喇和卓等處於伊犁及河南之海努克於瑪納斯庫爾喀喇烏蘇精河等處於烏什塔爾巴哈台等處均號稱上腴卓著成效而續墾未墾者尚不與焉伏讀乾隆二十九年高宗純皇帝諭旨伊犁田土肥潤如敷多人耕作莫若令滿洲官兵分種既得勤於力農而於養贍家口餽養馬匹均屬有益著交明瑞查明地畝俟滿兵到齊住後酌量分給耕種令即妥議具奏欽此大哉

聖謨誠明燭於數萬里之外而智周於數百年之後者也我

國朝宅中圖大居重馭輕京旗定甲八萬康熙間增至十二萬久而一甲之丁爲數十丁數百丁非復一甲之糧所能贍於是

特頒帑項代償債負代贖公產所以周恤之者無微不至故乾隆間諸臣條畫如舒赫德孫嘉淦等莫不以八旗生計爲慮馴至今日按丁冊則生齒愈增論餉糈則支絀愈甚然則推原立法之初意尚可墨守成例持之而不變乎今伊犁雖未遽克而烏魯木齊一帶原墾者川渠阡陌舊蹟可尋未墾者泉甘土肥之處亦必不少如蒙

諭令左宗棠等派員履勘詳細查明某處可墾田若干畝某處可屯兵若干名妥議章程奏請辦理一面令八



旗都統於京旗內揀選少壯旗丁未授家室者斟酌多寡以若干人爲一起量加資遣派曾在軍營著績之旗員督率前往按年出關陸續試墾三時耕種一時操演以次修葺城堡購買馬匹內謀儲蓄外捍強鄰誠當今之先務也臣以爲其便有三其利亦有三所便者何旗丁生計久絀產業無存借貸莫遂其稍黠者或至流爲不肖良非得已今之屯田則自食其力足資養贍雖若徙之遠方不啻登之衽席况一經訓練則才堪造就者即可奮起行間藉圖上進衆情自必樂從其便一也前平定新疆時因花門恭順故妥爲安插於兵屯旗屯之外閒以回屯凡有水泉處爲回民所疏灌者不忍奪其地利今回人自外

生成然後移師絕域不得已而討之新撫良回比則無  
幾烏垣地曠人稀可以多置營屯廣為墾闢其便二也  
從來有治法尤貴有治人趙充國屯田而邊塞安郭子  
儀屯田而軍食足左宗棠識力堅定洞悉邊情擘畫經  
營必能追踵前賢益加精密變通盡利事可操券其便  
三也所利者何旗丁孳息愈久愈繁乘此機會漸次移  
屯按名授田俾為世業俟開墾成熟之後即將其口分  
裁去在旗民得肥饒之田身家自能漸裕在  
朝廷減額設之餉度支亦可稍紓此一利也疆武本北  
方之風騎射尤滿洲之俗若統馭得人耕耨之暇俾嫻  
習技藝熟諳紀律教養數年悉成勁旅伊犁未下則建  
倉積穀謹儲峙以濟軍糧伊犁已平則扼要增防萃精

銳以固吾圉此一利也河湟苦兵革久矣增車師後部之戍則隴右可藉以息肩墾嘉峪關外之荒則商賈可出而謀利將來屯政日豐膏腴日闢戶口自然蕃衍地方自然富饒而甘省藩籬旣固民困漸甦元氣易復是興屯不獨有益於邊方即甘省士民亦可安居樂業此又一利也夫新疆多一可兵可農之人即京師少一不士不民之人使之服田力穡農隙講武以足兵食使之番休歸娶挈眷到防以長子孫屯軍雖增而待撤之客軍並不必減京餉已減而待籌之邊餉轉不必增行之一時而一時受其利行之萬世而萬世受其利豈非天故留一汧萊之地甌脫之區爲中原之消息尾閭哉因時制宜裒多益寡是在順

天而行之

聖人矣特是作事貴乎謀始儻行之而得失相聞亦何敢輕議更張乃輾轉思維愈覺其有利而無弊臣始以近年荊州駐防調至江南等處沿途經費籌撥頗繁今由都至邊道旣阻修人數較衆必得有鉅款支應方可成行似奏效尚須時日而糜費已在目前夫一年之內盡驅數萬人出關非獨所費不貲而滿目荒蕪亦復何從覓食若按年分起赴屯則前起所蓄之餘糧即可濟後起之食何至以

國家之力歲遷千百人而有所不能乎臣又以八旗禁旅拱護

神京若抽調赴邊似非所以強幹弱支也顧念順治初

年宿衛勝兵甲僅八萬豈至今承平二百餘年而轉以不足爲疑加以各省駐防星羅碁布亦未嘗悉隸禁軍固知控制形勝即所以屏翰

皇畿也況按之近今檔冊即略加抽調兵額尚倍蓰於原數乎夫安土重遷人之常情前

盛京將軍富俊經理雙城堡屯田初定每年移二百戶其後歲僅五十戶七十戶而止無乃積重難返歟顧富俊之議兼及老弱婦女所謂徙民以實邊也漢以來固已難之今臣議但簡閱丁壯整隊出關難易之間似同實異張曜一軍早屯哈密頗疑旗丁跋涉赴邊不如就近招募逐漸推廣爲事半功倍然開墾廣則招募多招募多則需用鉅非旗丁本食餉者比也甘省兵燹後戶

口凋殘尚多曠土若再募致關外腹地益虛又非旗丁本浮冗者比也至於撫客民留遣犯使與旗屯兵屯相輔而行則宜視經費之充絀相機籌辦矣夫屯田宜於邊陲尤宜於兵後左宗棠經理新疆自必恪遵成法首議施行惟八旗生計則軍務旁午時或未便兼籌並顧用敢不揣冒昧繕摺上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二年十一月初十日奉

上諭翰林院侍講張佩綸奏請抽調旗兵屯田新疆一摺據稱烏魯木齊等處亟應興辦屯田以固邊防及三便三利各情形是否可行並如何辦理之處著左宗棠

通盤籌畫妥議具奏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  
欽此

謹獻

升祔大禮議摺光緒三年五月初二日

奏爲謹獻

升祔大禮議以備采擇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恭閱邸鈔三月十四日奉

上諭朕奉

慈安端裕康慶昭和莊敬皇太后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惇親王奕誼等

奏遵旨相度

太廟中殿位次請飭廷臣會議一摺據稱我朝自順治

初年創立廟制迄今

列聖廟享中殿龕位已與九間之數相符等語穆宗毅



皇帝孝哲毅皇后神牌升祔供奉位次鉅典攸關著王  
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虔詣

太廟敬謹相度後會同惇親王奕誼等妥議具奏欽此  
仰見我

皇上詳求禮制博采羣言之至意

臣謹案

本朝之制與歷代異歷代賢君誼辟或數世一作或閒  
世不一作故親盡而祧我

朝

列祖

列宗

聖

聖相承皆當為百世不遷之廟顧酌古準今垂諸久遠

非折衷三代特立

太宗文皇帝世室不可伏考國語及祭法皆言殷人祖契而宗湯據商頌則湯實稱祖故賀循云殷有二祖三宗是殷之特廟蓋有四矣朱子序殷武之詩曰高宗中興爲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列此詩則廟成而祔祭之詩劉歆曰周懿王時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諸儒多是其說由此言之殷以一祖三宗有功德特立廟周以文武有功德特立廟我

朝以

太宗文皇帝有功德特立廟實至當不易之經也說者慮特立一廟嫌於近祧顧何措有言武丁當世數未盡

時必仍居七廟中及親盡應毀之日乃始遷其主於新廟與七廟同享祀不與羣祧等列然則在七世中則祔於太廟以明有親在七世外則創立新廟以明有功廟有定數宗無定數家語引孔子曰諸見祖宗者皆不毀可為明證至廟宜立於何所考劉瑾之說謂中宗當穆高宗祖甲當昭各立其廟於太祖廟之兩旁今同堂異室與古制少殊若於

中殿垣外旁建世室已居羣昭羣穆之次不足以示尊崇且中廣於後既非古式即相度規模亦嫌未稱似宜展

後殿兩旁短垣左右各建世室既居昭穆廟之上仍在

太祖廟之旁與文世室在西北武世室在東北之制相合地非

神路所經儘可宏規大起將來世室告成奉

太宗文皇帝

孝端文皇后

孝莊文皇后神牌於左為昭世室一切禮儀悉視

中殿其

中殿龕位則自

世祖章皇帝

孝惠章皇后

孝康章皇后神牌以次遞遷恭奉

穆宗毅皇帝

孝哲毅皇后神牌祔於第九室揆之古今禮制頗無窒礙如蒙

敕下王大臣等詳覈定議請

旨施行庶上慰

列聖在天之靈下緜萬世無疆之祚我

朝制度直與三代同風矣臣窺測所及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再王大臣等虔詣相度時臣未經衙門傳知

不在會議之列合併聲明謹

奏光緒三年五月初二日奉

上諭朕奉

慈安端裕康慶昭和莊敬皇太后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翰林院侍講張  
佩綸奏敬獻升祔禮議以備采擇並昭穆位次及考證  
異同各摺片著王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歸  
入惇親王奕誼等前奏請飭廷臣會議摺內一併妥議  
具奏欽此



昭穆位次片 同日

再昭穆之次自漢以來紛如聚訟何洵直張璪之論朱子之圖詳且盡矣然皆爲都宮異寢者言之若同堂異室而拘於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必至子居父上曾在孫先極其流弊實有如馬端臨所慮者惟宋陸佃謂周以后稷爲太祖王季爲昭文王爲穆武王爲昭成王爲穆康王爲昭昭王爲穆至穆王入廟王季親盡而遷則文成昭宜居昭位武康穆宜居穆位其言著於禮志最爲明晰臣再四尋繹如佃所云昭穆者父子之號方其爲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方其爲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實較昭穆定名之說爲長如佃所云同堂合食穆居父行則宜爲昭昭居子行則宜爲穆又較昭穆定位



之說爲長況壇立於右墀立於左以周制考之太王親  
盡去右壇而爲墀王季親盡去左祧而爲壇左右遷徙  
無嫌儻以佃爲不足據豈昭必越壇而經墀穆必有壇  
而無墀乎我

朝

郊

廟位次東西互殊實與陸佃之說相合誠使

中殿龕位以次左右遞遷並非創爲新論仍係率由舊  
章應請

飭下王大臣等一併核議以垂萬世之式謹再附片具  
陳伏乞

聖鑒謹

奏

奏



考證異同片

同日

再事關

升祔大禮原宜博采羣議考證異同但傳說不一所執各殊若不剖別是非無以折衷至當或擬展

中殿爲十一室意謂歷代增置具有成規事旣易行工亦較省不知天子七廟一壇一墀定爲九室無可議增自晉人謂廟以容主爲限無拘常數故至元帝明帝皆十室至穆帝簡文帝皆十一室唐宋金元沿爲故事或多至十八室然詳繹當日增展之由則皆以兄弟相及者合爲一代下則世次等倫難分昭穆上則高曾未盡難即祧遷故雖狹小其制猶得以室逾九閒數仍九代爲解儻今日踵而行之不獨與古人立廟之制未符亦

且與後世增室之意未合况因陋就簡本係叔季衰風  
設當重熙累洽之朝則自十一室後以兩遞加必至無  
地可容鼎俎宋展太廟為十二室孝宗升祔而東室尚  
虛朱子以為非祝延壽康之意深不然之酌理衡情無  
適而可

國家敬修祀典當準萬世不易之經不當為一時權宜  
之計若苟且遷就但顧目前度

聖人議禮之心必不願出此也或又擬於

中殿旁別建九楹將中一間為

穆宗毅皇帝新廟意謂

前殿為廟

中殿為寢似乎父子異宮不失禮意而歲時合食亦與

古義無乖然禮名升祔不入太廟尚得謂之祔乎在昔  
殷盤庚時陽甲別出爲廟漢光武時孝成別出爲廟晉  
主賀循議惠帝別出爲廟唐主陳貞節蘇獻等議中宗  
別出爲廟是數主者本無功德於民當時建議別祀禮  
家猶且非之欽惟我

穆宗毅皇帝削平大難承烈顯謨他日當定爲功德之  
廟百世不祧今甫當

升祔豈宜因

中殿九室已盈擬建新廟轉類於殷漢晉唐舊事乎我  
朝經學昌明禮儀詳慎王大臣等欽承

懿旨必能斟酌盡善仰副

聖謨而臣鯁鯁過慮誠恐衆論紛紜淆於疑似不得不

亟爲之辨用特披瀝附陳伏乞

聖鑒謹

奏

請廣開言路摺

光緒三年九月十三日

奏爲災異迭見請

旨廣開言路以拯時艱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伏見本年月食者再熒惑經室壁度雖常  
道行過遲色赤甚有芒角怪風洪水亢旱蝗蝻之災幾  
徧天下陰陽五行沴戾之氣未有稠於今日者也伏惟  
我

皇上御極以來

皇太后垂簾聽政惕厲猶昔親賢猶昔而天時人事乃  
不逮同治之初其故何哉求治雖殷而不能是是非非  
信賞必罰中外舉無所勸懲調停遷就勢必至苟且目  
前成相忍之習則言路不廣有以致之也方今樹麥屆



期望澤孔亟旬日不得透雨麥秋即已絕望溝壑餘生  
何堪設想外閒傳聞河南已有匪徒蠢蠢思動直隸南  
路亦有奸民乘災嘯聚薦饑之會釀患至易防患至難  
朝廷蠲振頻施補救於事後者固已至周且密然使吏  
治仍前之粉飾百僚仍前之瞻顧則雖此後年穀順成  
亦尚恐因循貽患況歲事正不可必乎臣明知

宵旰憂勤百倍臣庶區區之忱竊冀上下交修以圖至  
計夫天災流行所以示儆也史冊所紀凡遇凶荒必求  
直諫非徒以飾觀聽循具文也用人之當否行政之得  
失與夫補偏救弊之宜制治保邦之策平時存諸虛受  
之衷一旦事迫艱難愈不容不剴切旁求冀集衆思而  
廣益耳擬請

諭令大小臣工無論有無言責均許切陳闕失廣獻謨  
謀力振隱忍泄沓之習以副

聖天子遇災修省從諫弗拂之至意庶足上感

天和下蘇民困則今日之災祲迭告未始非殷憂啟  
聖之資也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繕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施行謹

奏光緒三年九月十三日奉

上諭翰林院侍講張佩綸奏請廣開言路以拯時艱一  
摺朝廷政事得失原冀內外諸臣獻可替否宏濟艱難  
迭經諭令大小臣工剴切敷陳以期集思廣益本年災  
沴迭見水旱蝗蝻之災徧於數省業經截漕發帑蠲振

兼施惟念吏治有無因循民生有無怨恫用人行政有無闕失允宜上下交修以圖至計爾大小臣工務當各據己見切實指陳總期廣獻謨謀力祛積習用副朝廷遇災修省從諫弗拂至意另片奏風聞紫禁城東河沿有內監雜引伶人排演各戲並內務府造辦處院中買賣器雜且有聚賭之事請飭嚴禁等語著總管內務府大臣立即查明如有前項情事即著嚴行懲辦毋稍徇隱欽此

請禁內監演戲片 同日

再臣近聞

紫禁城東河沿有內監雜引伶人排演各戲伏思本年春閒因

穆宗毅皇帝尚未永遠奉安曾奉

諭旨禁止演戲現在各省饑饉薦臻上煩

聖慮正焦勞兢業之時必無派令試演各戲之事而內監等輒在

禁垣重地私相演習殊駭聽聞擬請

飭下該管大臣查明懲治以儆宦寺而肅周廬至內務府造辦處院中買賣器雜無異市閭並聞別有設場聚賭之處內閣新出竊案未必不由於此應請一併查禁

以昭嚴肅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施行謹

奏

扼要籌邊宜規久遠摺 光緒三年十月初二日

奏爲扼要籌邊宜規久遠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維大兵與凶年相倚外患與內憂相因伊古以來善謀國者每遇灾祲必先飭邊吏授兵登陴增繕屯守所以弭變於無形示敵以有備也方今泰西各國修約定盟相安無事似不必於饑饉薦臻之會籌及邊防然西假伊犁而未歸東據琿春以伺便臺灣自日本滋事後洋人垂涎利孔時切覬覦難保不乘我虛匱攻瑕抵隙措置稍不得當皆足釀隱患而啟釁端朝廷睠念遠方遣將出師因時定制規畫已極精詳而臣猶鯁鯁過慮以爲新疆宜亟儲才吉林宜亟固本臺灣宜亟專責成敬爲

皇太后

皇上陳之新疆軍務自

簡任左宗棠以來上稟

廟謨下恢將略

天戈所指捷奏頻馳軍事不日可定而巨憝就擒名城迭復之後由募徙而屯田由屯田而郡縣必竭數十年之心力休養生息然後可長治久安左宗棠統率諸軍前路則有金順英翰後路則有劉典譚鍾麟偏將則有張曜劉錦棠等而李雲麟錫綸或身在行間或奉職邊徼亦均卓有時望羣策羣力人才濟濟矣然而得戰將百不如得大將一得大將百不如得儒將一以渾瑊馬燧之才而不免見給吐蕃以韓琦范仲淹之才而不能

經略西夏彼其人皆素負重名而猶不足以集事亦可  
知將才之難矣左宗棠者年碩輔神明不衰必能克竟  
全功救平西域特大軍凱撤後黃髮皤皤年垂七十  
皇上優待勞臣未必更責以邊務通籌全局豈肯久置  
之邊陲彭玉麟繩人極刻獨論及控馭西人則屢推左  
宗棠威重萬一他日移西北之節麾作東南之砥柱則  
所以善新疆之後者不可不預儲其人應請  
旨密諭左宗棠令其將金順等識略如何志趣如何秉  
公論列俟

皇上徐加察核有可大用者即當歷試艱難養其威望  
使得益增謀勇以備千城自軍事之興  
聖朝破格用人超越千古曾國藩胡林翼等公忠體國



推賢讓能一時名臣名將或起自田間或出於幕府朝  
登薦剡夕綰疆符魁竒瓌偉之士鱗集翼附不數年而  
大告武成得人故也粵捻旣平湘淮精銳發越殆盡而  
左宗棠崖岸壁立少所許可又用兵絕漠餉涸地寒倣  
儻英竒請纓者尠較行軍腹地時人才相去懸絕臣見  
其奏疏稱衰病餘年智慮日絀際茲時事孔棘每深顧  
此失彼之虞未嘗不歎其志之壯力之瘁而亟願其儲  
才以共濟也誠蒙

諭旨令其舉賢不但同袍將佐可入薦章即他省如有  
忠亮出羣足肩艱鉅者亦宜廣加甄拔左宗棠必能體  
皇上慎重邊計矐顧老成之心物色英豪用資器使俾  
西域事事得人而理庶班超召還不致代以任尚趙充

國留屯不致撓以辛武賢新疆自此大定關內可高枕  
矣顧目前之急務宜注意西北尤宜注意東北西北所  
儲他日之才耳東北則今日尚無才西北所儲參贊之  
才耳東北則統帥尚無才關東處根本之重據肩脊之  
勢防禦之阻天地之隩區也俄夷於吉林之琿春界外  
地名海漫歲設總督駐師船狡焉思啟已非一日特以  
土耳其有隙可乘方戮力於彼故凶燄稍戢此正我整  
軍固圉之會也欲固圉先整軍尤莫先於整飭吏治  
皇上重吉林將軍之任懸缺待人乃穆圖善署是缺而  
躡古尼音布署是缺而撤此二人者固皆未足以建非  
常即現署將軍銘安求治甚急而亦未得要領旗兵散  
處各屯未能及時簡練而遽責以剋期捕盜此即苛以

峻法嚴刑亦屬無濟於事且聞其冬令即患痰喘以極  
畏寒之軀履極沍寒之地亦恐深居簡出耳目難周近  
聞馬賊四出略無忌憚金匪游弋三韓邊外不受羈縻  
竊謂伏莽不清由於屯兵不練屯兵不練由於餉項不  
給餉項不給由於奸民私開墾之利欲升科以裕餉非  
先就已練之軍厲精養銳酌撥有著之餉厚集兵力不  
足以建威銷萌非得廉明樸幹之吏盡心撫綏與將領  
相資不足以釐剔積弊漸致富強吉地情形與奉天少  
異即驟不能增置郡縣似亦宜仿奉天新章將各廳改  
爲滿漢並用以期廣收得人之效一面增練旗兵使甲  
兵西丹悉成勁旅則馬賊可除金匪可分別勦撫一面  
清丈私墾使地皆升科歲入之賦與現籌釐稅足以支

練軍之餉而無待於撥濟然後徐爲布置或增設郡縣  
或將舊駐巡檢之處改爲廳縣則兵食充足繕備完密  
可與奉天黑龍江聯爲一氣外夷自不敢窺伺然非先  
擇統帥則事權屢更愈滋叢脞恐致坐失事機伏願  
皇上早簡才兼文武通知形勢堅忍耐勞之大臣授以  
實任假以便宜資以的餉俾悉心經畫爲安內攘外一  
勞永逸之至計否則馬賊爲地方之害金匪爲外寇之  
資一旦燎原補救無及遲速張弛之間大關安危利害  
此尤根本要圖所宜及今爲之者也至臺灣野番可使  
生生番可使熟早宜綏來開拓以廣帡幪道光閒閩浙  
督臣劉韻珂曾上其策格於部議使當日綢繆未雨何  
至有日本之事哉近年因墾闢後山奏准以巡撫半年

駐臺本年復爲撫臣丁日昌籌給經費以示體恤  
皇上所以重臺灣者至矣盡矣然臣以爲巡撫半年駐  
臺可也今日即行其議不可也用丁日昌辦臺灣可也  
不使之專辦臺灣不可也夫地方當創始之時不獨建  
郡設堡定稅區田處處均煩擘畫即人心風俗亦隨政  
教爲轉移必得一沈毅任事之臣從容坐鎮慮遠思深  
始足以定久大之業今則僕僕終年奔波於道路出入  
於風濤而又潦霧下上簿領紛紜即屬氣體強壯之人  
猶慮弗勝况屢稱篤病者乎即治民風靜謐之地尚難  
責效况甫闢徂榛者乎丁日昌非不可用之才聞其與  
鄉人言亦引開墾後山爲己任有鞠躬盡瘁之語如思  
自副其言即應請專駐臺灣丁日昌遇事明察細大不

捐度其人必精力有餘而乃賦稟極弱撫閩不病巡臺則病何其病與臺事適相值哉如果自惜其軀勢必至並辭巡撫總之撫閩一事巡臺又一事何必遽行合并使丁日昌兼顧不遑進退維谷哉創臺灣議者沈葆楨未幾而移督矣繼之者王凱泰未幾而出缺矣繼之者丁日昌未幾而內渡養疴且回籍矣而在事之將弁死者死撤者撤忽而保忽而劾紛紛然如舉棊之不定久於其地者獨一臺灣道夏獻綸耳丁日昌累次奏報輒稱臺灣吏治黯無天日該道蒞臺數年直至丁日昌按部始詳參屬吏以自解其平日之瞻徇因循已可概見斷非獨當一面之才吳贊誠暫司墾務丁日昌引疾疏中頗似薦賢自代然該京卿溫雅謙退其生平所表見

長於綜覈短於應變恐未足膺此重寄且船政責任宜專似不必強其兼鶩並營轉滋貽誤丁日昌如能力任臺灣即令專辦臺灣事務另簡大員撫閩儻該撫臣志奮神衰恐敦迫就道羸弱之軀重以瘴癘或竟爲王凱泰之續人才可惜則不如暫許養閒留備任使擬請旨將福建巡撫暫仍專駐會垣別簡聰強果斷練達忠純而澹於榮利之大臣督辦全臺事務俾久其任巡撫渡臺經費月一千五百兩以半年計得銀九千兩即作該大臣辦公之需如蒙

俞允其臺灣學政即交該大臣兼管鎮道以下即交該大臣統轄至巡撫半年駐臺之制俟臺務大定再復部章庶事權歸一不至委卸曠官矣臣新進迂疏未知遠

許區區之愚竊不自揣願竭其千慮一得披瀝上陳伏  
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論劾陝撫譚鍾麟覆奏失詞摺

光緒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奏為疆臣覆奏措詞過當請

旨申飭以崇體制恭摺仰祈

聖鑒事本日內閣鈔出陝西巡撫譚鍾麟覆陳一摺一時見者無不以為過當伏思

皇上矜念災區河南撫藩經言官論奏立遣使臣按問而同時御史梁景先等分別奏呈如

皇上不直譚鍾麟何難令在道之使臣就近西指乃

寄諭該撫令其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是

聖心於疆吏之賢否權衡輕重固已燭照無遺該撫仰承

訓誨無論事之有無惟當益加勉勵以副委任抗疏自

辨已近囂張更將言官紳士信口詆謫尤為不知大  
臣維譚鍾麟辦荒剿匪誠如

聖諭尚無不合惟撫臣責任封圻不能上感

天和下弭隱患致所部兵荒迭起是即物議不滋猶  
兢兢循省以奉職無狀深自引咎奈何恃

恩而果於自信負氣而輕於詆人推其用心豈非塞  
籲之路而以

清問為多事乎夫譚鍾麟所可自解者不過先時略  
積儲臨事尚能部署耳然此皆疆臣分內之事救荒  
古無善策譚鍾麟敢自謂無一夫不獲哉蒲韓各縣  
亂戕官致煩兵力雖所殺均係奸匪平日所辦保甲  
以想見既裹脅飢民矣安保無一波及該撫非親歷

閒豈得謂道路之聞見皆虛而將弁之稟報盡實乃一則曰非無辜再則曰不得爲無辜得情勿喜之謂何仁人之言不當如是至疑所奏所呈如出一手則尤謬甚臺諫爲耳目之官例許風聞言事何得因與紳士公呈語多符合遂直詆之爲奸物議之來自定論雖謗書滿篋豈足以淆

聖聰譚鍾麟必嘵嘵置辨斥爲誣罔且文致具呈之紳士爲興謗之階援引幫辦之大員爲弭謗之助識量亦殊窄隘況振務紛紜宜集思廣益梁景先等所奏即屬過慮亦可藉資考鏡防患未萌乃不存省過之心反有居功之色張大其詞謂素人有耳目者皆知之且官之彈章尚思以盛氣折服則平日接待僚屬紳士安能虛

心不但此也撫臣存自是之見仰希風旨者將謂輿論不足憑人言不足恤中其所好粉飾彌縫從前災歉即非厭聞從此將無所聞矣從前僚屬即有直言後此將不敢言矣一念之敬肆爲通省風氣所關可不慎歟今皇上正在沖齡

皇太后垂簾聽政即一二疆臣勲勤夙著者猶倍懷敷奏之體靖共寅畏以尊

朝廷譚鍾麟從政甚新本無舊勞宿望乃幸

詔書之寬大敢辨給喋喋於

君父之前此誠不學無術者之所爲儻疆吏相率效尤

恐外重內輕流弊伊於胡底臣職司記注不得不據理

糾繩若

皇上因譚鍾麟居官尚有微長不加嚴譴亦應特降諭旨申飭庶知

朝廷自有紀綱不得逞意氣之偏而開驕蹇之漸俾平矜釋躁守法盡職不獨於陝省之士民有益也迂愚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光緒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奉

上諭翰林院侍講張佩綸奏撫臣措詞失當請旨申飭一摺前因陝西紳士呈訴該省荒旱巡撫譚鍾麟有辦理未善之處諭令該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旋據譚鍾麟復陳辦理一切情形尚無不合朝廷知該撫向來認

真辦事特予優容明降諭旨責成該撫經理救荒事宜  
用副委任不以摺內語句苛以相繩茲覽張佩綸所奏  
該撫覆奏摺內嘵嘵置辨語多失當恐開驕蹇之漸請  
予申飭嗣後該撫惟當實心任事恪矢靖共於一切行  
政用人慎益加慎毋稍逞意氣之偏轉致有虧職守欽  
此

請撤回駐英使臣郭嵩燾片

同日

再總理各國事務向從慎密所以謹樞機也出使外國最難其選非得忠義堅定警敏曉事之員鮮不貽誤侍郎郭嵩燾人太闇鈍易於受給故其紀程之作繆盭滋多

朝廷禁其書而姑用其人原屬權宜之計然其書雖毀而新聞紙接續刊刻中外播傳如故也各國交涉事件非親其事者雖京官無由知乃上海頗雜說中外事傳至都中且聞郭嵩燾與安集延及逆回白彥虎之黨在英國相見海疆之事全在人心固結故

國家得收安內攘外之功今民間閱使西紀程者既無不以爲悖而郭嵩燾猶儼然持節於外復與逆回交接



愚民不測機權將謂如郭嵩燾者且蒙大用則人心之  
患直恐有無從維持者非特損

國體而已外夷雖各連和隱相仇敵郭嵩燾之闇鈍泄  
言納侮固所宜慮且其意專在結英既恐被脅受欺多  
費唇舌尤恐軒此輕彼別滋事端不如早令老成沈默  
通知洋務者代之乃無後悔擬請

旨先將郭嵩燾撤回免致受人陷罔轉開邊釁出使諸  
臣本未盡遣即從容議遣使英之人似亦無礙臣不諳  
洋務但聞傳說紛紜義不敢默謹附片密陳伏乞

聖鑒施行謹

奏

恭請

法

祖修省摺

光緒四年二月初一日

奏為恭請

法

祖修省謹列條目仰祈

聖鑒事昔唐大中時書貞觀政要於屏風天下稱小太宗宋臣呂大防請以家法治天下輯仁祖聖學為上下篇進御唐宋中主且爾況我

朝之

聖

聖相承者乎

臣愚目擊災眚如此憂勤如此冀

朝廷宵旰圖治潛消大異以承  
祖宗之鴻業輒不揣冒昧敬稽

成憲所以遇災恐懼終致福應者其要有四首曰誠祈  
集議次之恤民次之而省刑終焉遵而行之天下臣民  
之幸也因而循之天變迭起可畏哉臣謹昧死條列上  
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施行謹

奏光緒四年二月初二日奉

上諭翰林院侍講張佩綸奏請敬遵

成憲遇災修省各摺片所陳誠祈集議恤民省刑四條  
不為無見上年山西河南陝西等省亢旱成災冬雪亦

未深透國家軫念民艱實深焦灼雖迭次設壇虔禱尚未渥沛甘霖該侍講所請損減膳羞爲北數省普祈甘澤與朝廷爲民請命之心適相符合即我

慈安端裕康慶昭和莊敬皇太后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每遇雨澤愆期無不在宮竭誠祈禱冀迓和甘至步禱非臣下所能恭代惟有省愆修德默籲

昊慈溥降膏澍俾三省災黎獲甦殘喘每年蒙古王公於西廠跪安後旋回游牧由侍衛處呈進玩藝單本年除停止各項筵宴外惟此照例舉行並無設廠放煙火之事該侍講以此爲言似尚未悉朝廷用意所在所請飭下廷臣前赴內閣會議政事一條雖爲集思廣益起

見仍恐虛應故事徒屬具文不如令在廷諸臣凡有言  
事之責者各據所見據實奏聞以備采擇去歲疆臣報  
災有准臣工所請發帑截漕者有特頒諭旨迭沛恩施  
者原以事之輕重緩急爲斷並非專聽部議漫無權衡  
省刑爲荒政之要著山西河南陝西各巡撫矜慎庶獄  
以期感召祥和該侍講所稱四川東鄉一案李有恆罪  
名輕縱請旨覆核等語著丁寶楨再將前案悉心覆核  
務求平允毋稍迴護前兩江總督李宗羲籍隸四川見  
聞較確並著該前督確切查明據實具奏張佩綸另請  
上下交儆一摺時艱方亟饑饉洊臻惟有君臣一心夙  
夜孜孜力圖補救各部院堂官務當仰體宵旰憂勤之  
意破除積習共矢公忠朝廷將於每日召見時詳切諮

詢考其職業儻仍前泄沓不能振作有爲即立予罷斥  
以爲曠廢者戒軍機大臣贊畫樞要職任綦重總宜實  
事求是宏濟艱難恭親王誼屬懿親與國休戚尤當竭  
忠盡誠以安危爲己任毋得稍有調停遷就之心致諸  
事漸形懈弛欽此



請誠祈片

同日

臣聞雙曜並列祀典康熙間因元旦日食停止朝賀今正月既望月食玩藝單進呈如故此誠未至也虔求雨澤理宜齋戒省愆康熙間修葺

宮殿

駕駐瀛臺因天旱即日還宮修省今方祈雨

命下而西廠看煙火如故此誠未至也伏懇自今日始各省秋成未報以前其有涉逸豫者雖令典皆罷之

聖德所繫

天心所鑒也臣所謂誠祈者一康熙二十八年因三冬

少雪

聖心焦勞膳羞爲之損減五十五年直隸偏灾日進膳



一次雍正初山東河南不雨

諭內務府日用菜蔬二器餅餌二器滿菜二器豈空文哉有先天下而憂之心故迫而不遑暇食耳願

皇太后

皇上法其法心其心臣所謂誠祈者二康熙五十五年大學士嵩祝奏得雨

諭以雨勢未必遠及有何可喜求雨斷不可止必處處霑足方可停止也乾隆四十六年

諭朕於各省雨水情形時刻盼注如望雨方殷該督撫奏聞朕亦得虔申默禱等因欽此上年九月為京師及山西河南陝西各省求雨乃順天得雪即已報謝矣十一月為京師祈雪乃得雪二寸年除未報謝即撤壇矣

比日開壇甫得微霰旋占疾風此精誠不格之明證矣  
京師如此彼三省豈不望澤乞

特頒諭旨爲北數省普禱甘霖雨不偏不止臣所謂誠

祈者三順治十四年

世祖章皇帝以旱禱

園丘應時大雨十七年率諸王羣臣素服步至

南郊齋宿是日四際無雲頃之陰雲密布甘霖大沛

聖祖仁皇帝嘗諭諸皇子及大臣等曰京師初夏每少  
雨澤朕臨御五十六年約有五十年祈雨每至秋成悉  
皆豐稔昔年曾因曠旱朕於宮中設壇祈禱長跪三晝  
夜日惟淡食不御鹽醬至第四日步詣

天壇虔禱油雲忽作大雨如注步行回宮水滿兩鞞衣

盡霑溼後各省人至始知是日雨徧天下欽此自雍正  
迄道光舉行成法其應如響

皇上方在沖齡誠不敢以步禱請第查康熙年間

天壇祈雨有令大臣恭代之例似可仿行至宮中跪禱

皇太后念切痾瘵當有不容自己者非臣下所敢請也

臣所謂誠祈者四伏祈

聖鑒施行謹

奏

請集議片

同日

臣伏考康熙四十一年

諭大學士曰舊歲稔收今雖稍旱尚未爲害然爲人主不隨時爲計可乎其令九卿詹事科道集議有益時政者具奏以聞五十六年以風大漸有旱意

諭大學士會同九卿有事不合宜應更改處詳查議奏是皆旱象甫形猶且省惕如此況今之比歲不登乎請旨飭下大學士等將近年政事得失孰應興孰應革赴內閣詳議一破從前會議之習各抒所見或會銜或專摺直陳無隱有一無建白者必顛預苟祿之庸流與洪忍希榮之巧宦也宜有以懲之雍正九年以直隸山東河南雨澤愆期

召入大學士九卿等諭曰亢旱日久我君臣必有上干  
天和之處恐秋禾不登必致狼狽著悉心酌議作何先  
期料理旋經會議數事一一允行未幾各省皆報得雨  
今振務未竣萬一霖雨不時接振從何措手請於  
召見廷臣時博加咨訪並令集議荒政事宜以爲旱備  
以上二事皆集議舊章伏乞

奏  
聖鑒施行謹

請恤民片 同日

臣查康熙閒屢行蠲振張鵬翮長戶部奏曰見動用四十九年錢糧矣

聖祖仁皇帝諭以即動五十年錢糧亦無妨爾爲戶部故如此奏耳朕心惟百姓爲重然則發倉振貸皆賴

皇仁豈部臣所得持哉今請帑則部臣駁之請米則部臣駁之文書往復互相推諉坐視兩省災民靡有孑遺而悍然不顧是數百萬垂盡之殘黎不死於荒而死亡於部臣之心術也庫儲誠匱猶可徐籌若民命則死不復生民心則散不復聚慎重根本之道在此乎在彼乎諱災者罷矣請振者又不獲命何所適從乎若疆吏誤會意旨相率粉飾仍前諱災非去一李慶翱復一李慶翱

乎若疆吏再三請始荷

恩俞惠自下出

國家之福乎謂請款非是責之可也如請者是駁者豈亦是乎有如部臣躬辦振能不米而炊乎疆臣曰民命重部臣曰庫儲重樞臣仰贊

宸謨則當權衡之矣乃樞臣一準部議而不審是非朝廷悉從部議而無所裁奪疆吏格於部議而莫可如何中朝不允疆吏之請不能責疆吏以活民疆臣不應州縣之請不能責州縣以活民良有司不忍民之死惟有投劾去耳不肖者因之慢上殘下釀禍階厲恐無人能執此重咎也康熙中樽節宮中費用以行蠲振之事則知內務府之用可省而振務斷不可省矣

聖祖嘗諭振濟災民較剿策妄阿喇布坦更緊要則知  
海防經費可緩而振務斷不可緩矣重民命收民心即  
無故事猶冀

恩沛非常况

厚澤深仁布在方策乎恤民者荒政之本願

皇太后

皇上之內斷也伏乞

聖鑒施行謹

奏





請省刑片 月日

臣伏考康熙九年以亢旱

命圖海杜立德等赴刑部將監內重犯確審酌議具奏  
十八年亦以亢旱不雨

命索額圖等會同三法司將已結大案見在監禁者逐一詳審各省分遣郎中索爾孫等前往凡罪可矜疑者會同該撫臬司詳開情由具奏今各省訟獄繁多吏治廢弛甘肅之高臺四川之東鄉至統兵大員明目張膽殘害無辜冤獄孰大於此爰書既定曾無一人議抵此千百生靈無罪而櫻鋒刃冤魂碧血愁慘晦冥豈不足上干和氣成祿議辟繫獄料難久稽顯戮李有恆之案道路傳言至今未息或以為李有恆賄囑劣衿為之訟

冤丁寶楨墮其術中或以爲丁寶楨委人密訪不得其  
情或以爲丁寶楨先有成見或以爲丁寶楨迴護文格  
臣誠不敢據無憑之說牽合天災冀爲東鄉冤民申理  
但即就丁寶楨所取之供所定之讞則李有恆固已輕  
縱人言藉藉豈盡無因伏念丁寶楨身爲大臣當不至  
始終固執蜀中耆碩如前督臣李宗羲居鄰東鄉見聞  
密邇若以臣所風聽或令丁寶楨再加覆核並於李宗  
羲

寄諭垂詢必能盡發底裏以成信讞在

格 朝廷不過多一番考審而即此視民如傷之心已足感

昊蒼消釋冤抑是亦仁政所宜行也至於

欽派重臣前赴各省按部覆囚慮滋紛擾但使內而三  
法司外而督撫

嚴旨責以平反其有誣罔小民羅織無辜者察出即予  
重懲河南山西陝西各省現在奇災尤宜加意聞有疑  
獄輔以科道糾劾庶壅蔽盡去民隱達矣省刑者荒政  
之要伏乞

聖鑒施行謹

奏



請上下交儆摺

光緒四年二月初一日

奏爲請上下交儆修

家法以挽天災仰祈

聖鑒事竊

臣伏考

孝莊文皇后諭曰人君遇有災異固當益加修省亦在平時用人行政敬承

天意耳

聖祖仁皇帝命起居注官書之以爲克謹

天戒之要康熙七年

諭曰朕親政以來孜孜圖治期於民生乂安聿臻上理乃自春徂夏雨澤愆期茲復太白晝見

天象屢示儆戒朕甚懼焉今力圖修省彌加敬慎勵精

勤政以答

天心在內各部院官理應各盡乃職公廉自効副朕信任之意今惟瞻徇情面圖潤私家不念國計但求便己有負倚任在外督撫提鎮以下大吏朘削卑官卑官虐害軍民濫行科派脂膏竭盡甚至逃亡此皆內外大小各官不務公廉有違

天意以致災異頻見嗣後務須洗心滌慮痛改前非如仍因循舊習察出從重治罪五十年

諭大學士等曰朕自京師抱恙而出今尚需人扶掖而行又兼天時亢旱蚤夜焦勞以致不安寢食自古君臣之義甚重必上下一德相成然後能感

上天之心召致和氣不在徒飾虛文務空名以從事也

今當此亢旱之際我君臣應夙夜靡甯以爲萬民籌畫  
生計大抵諸臣內實心以國家爲念者固自不少而秉  
性奸惡亦不可謂無人惟爾諸臣宜仰體朕懷日存憂  
惕爲羣黎竭誠祈禱庶幾甘霖可冀早沛也欽此臣敬

繹

訓詞益信天人感應之機不外乎上下一心實圖修省  
近者晉豫奇災飢民死者百數十萬冬無宿雪春尚未  
雨而太白晝見狼赤有光熒惑已入昴度行甚疾豈  
天之未悔禍歟抑

朝廷遇災修省之心視

祖宗朝實有未逮耶夫以今日之時局較

祖宗朝人才不若也財用不若也民俗之敦樸不若也



遠人之懷柔不若也此即陰陽不讐猶當其難其慎以培

國脈乃復因之以饑饉辟如疋羸之疾重邁疫癘鍼灸雖效元氣且不卒復此尚忍束手坐視諱疾而忌醫耶

臣憂思輾轉若復隱默何以答拳養之恩而謝人臣不忠之罪謹竭愚誠惟

皇太后

皇上垂察焉天時人事至此極矣

朝廷遇災修省矣且

詔臣工直陳闕失矣而大臣結舌言官箝口此特瞻顧身家營私便己之常態何足深責臣獨惜

皇太后

皇上徒有憂勤惻隱之心而不能去壅蔽以廣

宸聰嚴責成以重機務

宵旰孜孜求無廢事其極與廢事者可痛哭也夫

天心仁愛時以灾象警動人君俾亟修明政事此固禍

福之交也

臣伏願

深宮幾暇舉人之忠佞政之當否熟思而深念之而又

多接臣下以自廣

祖宗以來法具在也

臣維

祖宗朝吏之貪廉政之勤廢科道未及劾大臣未及擢  
而往往出

特旨以懲勸之無他耳目不蔽也嘉慶中海內稱無事  
召見猶日十餘起今較嘉慶時何如而綜光緒三年計

之樞臣以外所

召見者四百餘人耳當

仁宗睿皇帝時一月畢矣九卿百僚希得進見則不自  
愛惜其官閒數月一面

天威咫尺惟懼隕越誰復舉民生疾苦天下利弊為  
朝廷言者此誠廢事之根哉擬請

皇太后

皇上自今每日

召見大學士九卿以下多其起數寬其晷刻俾得從容  
奏對剴切指陳人才心術久而自見中外政務均可互  
證參考以得其實然後執中而損益之儆惕之心自

皇太后

皇上始則臣工必有幡然改者今之大臣非皆不知時艱知憂之無益而又覺緘默委蛇之足以取容也則亦孰不戀仕宦之樂而徒自苦哉此在有以動其心耳向者

俞寶廷之奏以不敢任咎不肯任怨責樞臣臣以爲此不足以服恭親王之心也恭親王贊畫樞要有年矣任薦賢任鋤佞非不能自任者然而兩經責問志氣已少挫矣閱歷已少深矣今之事事調停遷就而恭親王於班列中曾無異同此韜晦以自全也非恭親王之本心顧分則懿親有休戚之誼任則樞輔寄天下之重此不能徒以明哲保身也利害較然矣臣甚惜恭親王之得位專且久而不能上一德垂聲於無窮可太息也伏

願

皇太后

皇上推誠委任恭親王責令竭忠盡誠以安危爲己任則內外臣工皆有所媿厲嚴憚而不敢再蹈前轍有不稱職者立罷斥之人存政舉庶可回

天怒而固人心否則措置日乖蓄害日至府藏日匱民心日離被災各省良懦者分填溝壑矣桀黠之徒安保不鋌而走險爲死中求活之計竊恐散勇徧野伏莽滋引賊技轉長於咸豐之初赤地無糧饋運艱阻軍事將難於同治之世方今四夷環伺萬一變起倉卒外患乘之可懼也

皇太后爲中興聖母當思自全其德業恭親王等或曾

著勩勞或洊承知遇當思自保其身名必待事變迭乘  
朝廷始恐懼責躬大臣始涕泣引罪庸有及乎比年以  
來祈禱雨雪輒散以風此洪範所謂蒙恆風若也

列聖以此垂誠者屢矣夫蒙之弊孰大於上下漠然不  
以其心相見乎變不虛生天時根於人事此臣所迫切  
屏營亟望

朝廷以交儆之實心行交修之實政也悽悽愚懇繕摺  
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施行謹

奏



請寬言事之咎摺

光緒四年三月初一日

奏爲請寬言事之咎以通下情而光

聖德仰祈

聖鑒事竊近者屢

詔求言一二小臣抗詞論列輒予優容

朝廷之納言誠至矣乃伏讀閣鈔黃體芳以論劾董恂  
交部議處同時張觀準亦傳

旨申飭究其過則皆措詞過當也

朝廷量予薄懲原無成見而臣之過慮深恐與

求言初意未符方今緘默成習如張觀準之伉直已可  
原其心而恕其過黃體芳所陳半經采擇施行頗邀

褒許其非空言市直也明矣論事一不當執律之吏從



而議其後不亦灰言者之心哉該庶子即不畏罪而趨時者益復避忌且恐激烈之徒乘之而起愈以迂戇觸怒

朝廷及彼時而不罪不可全罪不忍

君父悔於上臣子悔於下上下之情不復相通非盛事也臣明知部議上時

聖心早已釋然必有

恩命然際此時難上下之間不可有一日之疑沮臣之

望

君與

君之望兩同一迫切伏懇將庶子黃體芳應得處分特旨寬免以

詔後之獻言者庶羣臣感動斷不因張觀準一申飭相率不言使

君父獨憂天下也

臣拙於言詞惟冀

朝廷鑒其誠而熟計之天下幸甚披瀝上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施行

臣不勝悚惶待罪之至謹

奏光緒四年三月十一日奉

上諭吏部奏遵議詹事府左庶子黃體芳處分一摺黃體芳以傳聞無據之詞詆董恂為奸邪措詞過當本應照議予以處分惟念該庶子應詔陳言係屬因公起見所有部議降二級留任之處即著加恩寬免朝廷原心恕過自有權衡嗣後建言諸臣仍當竭誠獻替俾可見

諸施行不得自安緘默亦不得撫拾浮詞妄行條奏自  
干咎戾以副朝廷廣益集思實事求是之意欽此

請急人才摺 光緒四年四月初四日

奏爲請急人才以維時局仰祈

聖鑒事 臣維天下之治未有不在進賢退不肖者也而

賢者每難進而易退故

朝廷欲得賢往往致不肖蓋甚矣知人之難矣然而求

之誠天亦必挺生賢才以應

聖主之意當今之世豈真無才哉或

朝廷知之而不善用或大臣知之而不盡言耳所謂

朝廷知之者老成是也沈葆楨求去甚力宜終慰留之

兩江重任也丁日昌百計覬覦而不得沈葆楨乃力辭

賢不肖較然矣辭不辭在下用不用在上責以大義斷

無不鞠躬盡瘁以希古人者閩敬銘察振畢且引退宜

及今

簡授京秩

優詔以感其心其忍不應

朝命乎而以疾去者如前兩江總督李宗羲等或起為疆吏或內召使者德宿望咸入班列然後正氣可伸否則去一庸臣升一庸臣部院督撫將帥之任可屢易乎可久曠乎此在

朝廷善用之者也所謂大臣知之者沈滯是也大臣誠忠

國未有不以求才為急者古人有薦賢自代者矣有不避親知者矣誠忠則爵祿不敢據也嫌疑不敢引也身為大臣而無薦士之表乖以人事君之義矣然而真人

才往往不求人知而務爲韜晦急於自見者非才也能  
言而不能行者非才也然則大臣薦士可以有內有京察  
一等外有大計卓異塞乃責耶有可督撫者有可卿貳  
者有可將帥者有可風憲者密白之俾

朝廷歷試焉以承老成之後則百年之內人才接迹矣  
三月十五日

詔格簡略乞再頒

特旨申蔽賢之誠絕夤緣之私俾大臣得各舉所知盡  
言無隱以稱

明詔人才得天下何患不治哉臣新進少年濫叨  
恩遇既有所見敢以煩瀆爲嫌位卑言高惟  
聖明宥之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施行謹

奏光緒四年四月初四日奉

上諭翰林院侍講張佩綸奏請急人才以維時局一摺據稱圖治之道首在求賢或朝廷知之而不善用或大臣知之而不盡言三月十五日詔格簡略請再申蔽賢之誠絕夤緣之私等語國家需才佐治寤寐旁求每當簡任之時未嘗不詳慎再三期於因材器使其有曾經宣力老成練達之員或因養親或因患病陳請開缺者朝廷亦不能不原情俞允然簡用需人仍隨時特旨徵召藉資倚畀此中權衡原非臣下所能共喻京外大臣皆有以人事君之責屬員中果有才能出衆清正端方

堪膺簡任者著懷遵前旨留心訪察秉公保薦不得徇  
一己之好惡徒使庸劣之輩夤緣倖進轉令賢員沈滯  
下僚致負朝廷求賢若渴之意至所稱詔格簡略所見  
殊屬拘泥詔書宣示或須誥誡詳明或取達意而止豈  
有定格可循三月十五日所降諭旨令中外大臣保薦  
人才本已明晰無事再行申諭也欽此





內務府大臣茂林等佔地得實請加等治罪片同日  
再全慶等查明大員侵佔官地屬實奉

旨將茂林慶林交部嚴加議處僧人照例治罪仰見

朝廷明罰敕法之至意惟臣思茂林等明知覺生寺官  
地係設

壇禱雨之所輒敢目無法紀倚勢勒買誠如

上諭非尋常佔用官地可比假使寺僧將此地換與平  
民僧民猶當同罪官員知法犯法例應加等總管內務  
府大臣奉宸苑卿則監守者也視非監守者更應加等  
然則茂林慶林之罪浮於僧人豈嚴議所能蔽辜查刑  
例載僧道以寺觀地投獻勢要者發邊遠充軍受獻人  
參究治罪今商換則起意在茂林等其罪甚於受獻官

寺

壇基更重於尋常官地覺生寺雖較

壇

廟大祀有閒然久爲

列聖設壇禱雨之處茂林等身爲大臣宜如何恪恭將事乃因佔造瑩地致使壇位逼窄豈非大不敬乎茂林獲咎劣員不可一日直

內廷慶林恭送

聖容業經成禮應請

旨將茂林慶林先行革職交刑部加等治罪以昭法紀之平臣爲慎重

壇地整飭官方起見是否有當伏乞

奏  
聖鑒施行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靖浮言摺 光緒四年五月十一日

奏為請

修德持靜以靖浮言仰祈

聖鑒事竊得雨以來

朝廷益加敬畏

申諭周詳民心大定矣漸乃訛言起則以增兵宿衛也  
以臣所聞或曰欽天監有封奏矣熒惑在某度主火備  
火氛也或曰飢民多恐教匪乘之起既申門禁益鎮以  
兵伺非常也

高深之見諒非市人所能測審如二說臣則不謂然夫  
五行占驗乃近術家宋公一言熒惑退舍子產不信裨  
竈鄭亦不火理可勝數何常之有且即以天文言之三

垣乃無他祥火星亦仍常道其可懼者惟日有赤色則  
祇畏已在

聖心心誠畏

天政必法

天修德以禳之可也林清之變外結悍賊內連宦寺非  
真有邪術可役鬼行厭也今誠得悍賊主名下步軍統  
領順天府五城密禽之足矣誠得宦寺主名下總管太  
監密治之足矣若無左證則徒風影持靜以鎮之可也  
且臣聞之積沴之氣散爲訛言訛言所自起始則天久  
不雨百姓不無造作以相驚恐漸達於士夫漸達於  
宮禁輾轉傳會乃至不可究詰極其妄誕不經或且張  
皇妖夢緣飾神言取上徵信人無覺焉妖不自作謔出

之叫傳籌之謹

聖朝不應有此臣非不知思患預防與其不防而有萬一不如防之之為得計也然内存祇畏無事當作有事觀外示鎮定有事當作無事觀今海內晏然而禁兵忽集傳之四遠將謂之何昔年黑青則符籙徧於貴家今年歲赤祥則甲馬森於複道臣恐中外有以測朝廷也伏願

皇太后

皇上與王大臣求所以格

天安民者安危禍福誠不在區區屯衛所調神機營兵即係年例歇夏亦請

明詔宣示以定人心其在易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降



兩自天釋疑自

上浮言不已臣不敢不以

聞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四年五月十一日欽奉

慈安端裕康慶昭和莊敬皇太后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翰林院侍講張佩綸奏請修德持靜以靖浮言一摺京師連次得雨深透人心大定外來飢民現已陸續資遣本無庸作意外之防至禁城門禁理宜嚴肅曾諭前鋒統領護軍統領認真整頓復據醇親王面奏神機營兵年例歇夏可派

令幫同地面官兵巡查當經允其所請非增兵宿衛以備非常也前據欽天監奏自四月初五日至二十八日每日見日月出入時閒有赤色按天文正義內載日月占驗五日內有雨則解逐日觀候存記俱係三四日內或有雨或微雨或雲陰應不入占等語該衙門照例具奏之事亦無所用其倉皇若如張佩綸所奏則民間因此傳聞訛言日興是朝廷整飭紀綱之舉轉爲羣情駭惑之端不可不明白曉諭以安人心而釋羣疑著即將欽天監原摺片一併宣示欽此



訪聞河南吏治素劣片

同日

再前奉

諭旨著山西河南兩省查參辦振不善之員乃河南有獎勵無彈治豈通省盡循吏耶涂宗瀛新蒞豫無所用其迴護乞

飭令嚴劾貪墨以重民命臣聞河南吏治素劣振務尤不認真非盡法懲之難挽回也理合附陳伏乞

聖鑒謹

奏光緒四年五月十一日奉

上諭翰林院侍講張佩綸奏河南吏治素劣振務尤不認真請飭嚴劾貪墨等語山西河南兩省前已有旨諭令查參辦振不善之員河南振務現正喫重其辦理得

力者固應量予獎勵以示激勸而其中亦難保無貪墨  
各員朦混作弊著涂宗瀛嚴密訪察遇有此等不肖官  
吏即行從嚴參辦毋稍徇庇欽此

闡明編修吳觀禮兩疏遺意摺

光緒四年七月初二日

奏爲謹申詞臣疏意請

旨施行事

臣

伏閱閣鈔見吳觀禮先後兩上疏竊歎該

編修遭際

聖明得盡發其忠愛而又感

皇太后

皇上之采擇施行爲能邇言必察也天下事言之匪艱行之維艱言不可行無論已若言本可行而其意或未盡明言即已行而其法或未盡備則雖行與未行等而後之人或終議其言之本不足行也是不敢不反復言之以備

朝廷之宏納如吳觀禮疏中所請激勸臺諫已行者也

海關改章不行者也內論部務外論臬司則行未盡行者也然深味其言要皆可行於今日夫該編修所請激勸臺諫非獨開言路亦以勵人才也我

朝慎耳目之司姚文然李之芳施維翰等皆以言事擢任督撫大僚即沈廷芳金溶因挾私降革尋猶復原官而浙江科道以不彈本籍大吏停升明保文惠等以多病戀職一無條奏開缺都御史賡音行察典不劾瘵曠之員下部議處

成憲昭垂所以重諫職廣聰明也至矣

垂簾以來優容直諫務崇寬大破格之舉則亦持以矜慎此誠

聖主循憲大臣守紀之盛也然而可以喻賢俊不可以

鼓中材夫天下亦中材多耳安所得汲黯馬周者盡列  
御史哉惟

聖人有以造就之使仰而企焉所謂激勸之道也今內  
升則循資京察則照例截取則可捐俸言不言初不問  
科道自視與部屬等而激勸之道亦做矣

朝廷知其然也於該編修奏入

特飭諸臣確切指陳責其揣測戒其緘默然風尚日靡  
豈空文之所能振哉竊謂激勸之權主之

朝廷而輔之臺長

國家設立都御史以糾繩獻替為職載在臺規比年以  
來當是官者則以為侍郎轉尚書之階京堂轉侍郎之  
階耳編檢部郎欲求補外則就臺諫以升轉引



見宜開列陳奏事件也則平日浮撫毛舉充數塞責以  
京察一等必轉京畿河南道巡西北城也轉道視資俸  
奏派巡城則權在臺長或亦講聲氣冀識拔夫臺長第  
雍容朝列未嘗公言得失亦何以責科道而所恃以鼓  
舞御史者保巡城膺察典耳三載考績巡城已三易矣  
現任得上考則前者向隅交替或在秋冬新者逸而得  
舊者勞弗償愈無以爲勸夫官以諫名而殿最乃規規  
於勤惰之末且並其孰勤孰惰亦不能課其勞以署考  
是法輾轉而失其本意又何以誘掖之使昌言讜論哉  
伏乞

飭下都御史等力整臺綱躬爲倡導勤接科道共議匡  
時之略其有嘉謨碩畫足裨實用者西北巡城缺出列

備

簡用並核定京察章程無失設立諫官初意以昭公允而勸忠讜其營私溺職者劾罷之勿使充位尤願朝廷仰稽故事神黜陟之用妙鼓勵之方養其威稜大其志識使列臺端者均不甘自處於中材而所以養正勵直之法始盡至於潔其流必清其源部院之保送御史宜慎其選也理其緒必振其綱都御史副都御史之升調宜重其任也

聖心幹運於無形數十年中臺諫才不絕天下無患矣海關之弊禁書吏家丁無益也該編修之意重粵海朝廷之意亦重粵海臣今請舍粵而言閩夫欲改法必先得改法之人督撫而畏事也不能更改矣惡夫奪將

軍之利結怨於同官也督撫即不畏事而將軍者或自私其利不務益上則必爭持驟議改之且竭力干請督撫共陳其不便狀積習然也今慶春之履任也單車就道不挈眷屬知以廉潔自勵矣彼其心或不欲處脂膏而潤然未得

上命遽言更張人必議為矯飾即萬一盡罄所入或獻上或贍軍持一時利耳難概後來臣固不敢謂所聞之盡足憑也然將軍如此必不私利可知督撫處此必不畏事可知若姑以改章之利否

垂詢慶春何璟等度必有以報

陛下也邇來度支不給餉軍則稱貸洋商振民則藉資紳富多方挹注未必悉循舊章江安道庫歲節二萬餘

金亦議解部若閩關改制所益奚啻倍蓰且摧稅舊歸督臣因時制宜張弛並非變法有百利而無一弊唯

聖明裁度之部務之弊夫人知之矣舞弊由胥吏防弊則在司員故欲防弊非定期不可定期非輪值不可輪值非酌予獎敘不可該編修意以樞垣匯六部之事兩班章京典之剋期可理乃以一部司員辦一部之事動輒曠日其故何哉一以人待事一以事待人也

朝廷既俞其言

諭該堂官定稿題奏限以時日司員量子獎懲匝月未聞議覆是仍未奉行矣比來曹司壅滯額外行走或數百人數固浮於書吏也吏據要地官則冗員賢愚不別久亦頽廢即或昕夕趨公練達能治事終限於停年無

破格敘勞之舉竭十數年之勤率將序補矣而他案出力者輒躐其前人情不甚相遠胡爲安拙者之效而獨勞勞鞅掌耶

朝廷誠將該編修原奏交部妥議

飭該堂官接見僚屬秉公拔尤以若干人爲一班分班輪值各司各股專其責成懷遵

前旨迅將定稿題奏日期及如何量子獎懲定章請

旨一經奏允儻逾限請展其堂司官職名由稽察之科道參治應劾不劾同坐行之數年權收於上弊絕於下部務必且整肅夫刑部提牢報滿稱職者拔補疏防者議處誠重之也則盍使各部司員皆有所藉手以自効計功論賞俾壹志勤職不競他途有不任者罰即隨之

則才俊益奮勵以圖甄拔轉移風尚磨練人才胥在乎是豈獨絕吏胥之弊已哉唐劉晏領租庸檢核出納一委士人吏行文書而已

國家立軍機處則並文書而任之章京近且推行於總理衙門今欲起各部之錮習師其意而用之迹若創法則因似亦無妨於變通也該編修之論行省也治獄之弊洞然矣請益進之夫二人鞠一案杜諉卸稽留也充其意即以一案責之一人亦何不可部選者留讞局旋履任矣需次者入讞局或酌署矣其旅進旅退旋出旋入則兼營他差誰願日日與羸囚相對哉且折獄貴審治獄貴速久則譁張益甚故獄垂具矣經前後交替情偽轉紛無論才有明暗也即盡明決不已延宕乎請著

爲令曰派一案不結毋委署毋委雜差其或補官止勿  
之任積勞者例酌拔矣不當結而結民稱冤者即任所  
差所撤回覆鞫獄平復其舊否則劾如是則發審之法  
密矣旬報之設妄駁弊猶輕也莫重於率結新案既率  
結舊案又往往率銷京控發省省控發府府控發縣防  
刁健耳乃州縣惡越訴之累已也輒不迅傳原告冀遷  
地可平反也亦延不到案至期滿例請銷請銷牘甫上  
上控亦隨之名爲清結實則粉飾夫粉飾豈治獄本意  
然而考成轉不及法亦縱矣請著爲令曰民上訴者下  
縣後視獄輕重立限責傳訊兩造抗傳者旬報備書之  
留核官故不傳以積壓論其案重大者不入旬報如該  
編修請寬以時日常訟不依限者飭之如是則旬報之

法密矣該編修舊官刑曹習獄事既從軍閩粵燕秦閒積功至道員益察民疾苦備知官吏之情僞此其大略也誠蒙將該編修原奏並臣所引伸者飭下疆臣率臬司各就本省情形安定發審旬報章程務臻詳審或亦

清問下民之意哉該編修拜疏後即請假省親未行而以疾歿病中篤念時艱伏枕呻吟語皆

君國嘗參左宗棠軍事故於西域郡縣言之再四以關東根本地邊防當留意雖舌蹇語澀猶喃喃不已復舉當世要務如練才恤民理財籌海諸大政欲手疏條析之然不能成字矣公卿問疾者皆爲感泣而其疏中未竟之緒未死以前與臣道之尤詳夫雉死而羽見用馬



死而骨見收况吳觀禮之亮直忠純始終不渝其志者乎竊念近年以來文瑞上孫嘉淦之言曾協均闡蔣琦齡之奏今吳觀禮雖官止編修而靖獻之忱豈關名位臣又親見其平日之樸忠臨沒之懇惻若竟抑不

上聞即此引嫌避咎之心亦何以仰對

君父用敢采其遺說疏通證明錄上

黼座冀

朝廷鑒其愚忱並將該編修前進兩疏時

賜省覽使中外聞之益思忘身以報

上臨表悽悽不勝感激謹昧死以

聞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施行謹

奏光緒四年七月初五日奉

上諭前據翰林院編修吳觀禮先後條陳時務業經降旨宣示茲據翰林院侍講張佩綸奏引伸該編修原奏四條請旨施行一摺所稱激勸臺諫等語科道爲朝廷耳目之官居是職者原應遇事直言不得自甘緘默近來言官陳奏事宜有可采擇者無不立見施行正以作敢言之氣至巡城兼理民事京察備膺外任必須視其才具之短長差使之勤惰以備簡用若如該侍講所奏都察院堂官專以科道能言與否爲考核人才之據亦屬一偏之見嗣後都察院堂官於巡城差使務須慎選委派不得稍涉瞻徇京察章程本甚周密惟在該堂官

秉公保薦不必再定新章致涉紛更該侍講所請核定  
京察章程之處著毋庸議又據稱閩海關推稅請改歸  
督臣等語是否可行著慶春何璟會商妥議具奏又據  
稱六部司員請拔尤分班輪值並定題奏限期及獎懲  
章程等語六部事務較煩分隸諸司各有專責司員皆  
當常川到署藉資練習且承辦之事有應一手經理者  
若分班輪值轉多窒礙所奏實不可行題奏事件例有  
定限各衙門堂官惟當申明舊章實力整頓毋任遲延  
積壓至司員承辦事件本係分所應為其當差勤奮者  
或遇缺題升或京察薦舉或截取知府保舉煩缺皆足  
以資鼓勵若怠玩誤公之員本當據實參劾該堂官果  
能考查功過核實辦理即所以示獎懲若必另定章程

勢必各衙門紛紛保舉資格可以盡廢適開躁進之階  
所奏亦不可行各省詞訟案件自應速審速結無如玩  
愒成風積案纍纍拖累無辜在所不免著各該督撫督  
率臬司各就本省情形妥定發審旬報章程認真辦理  
毋得視為具文欽此



大臣奉使宜策萬全摺

光緒四年九月初七日

奏爲大臣奉使宜策萬全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竊吏部侍郎崇厚出使俄國聞其定議由南洋  
取道紅海地中海黑海以達俄都臣愚竊所未喻崇厚  
此行修約定界諒非一事

廟謨深祕雖未盡悉要之索伊犁其大端也使臣議新  
疆必先知新疆自宜身歷其地體察形勢知己知彼則  
剛柔操縱數言可決今航海而往不覩邊塞之實情不  
悉帥臣之成算曾無定見而遽蹈不測之地將一味遷  
就乎抑模稜持兩端乎事事遷就則不能語語模稜則  
不可不必許而許之則貽害不必緩而故緩之則失機  
是猶醫者未嘗切脈辨證而懸揣以處方安在其能中

窳窳乎臣度左宗棠責任重更事多雖整兵正辭盛氣以臨俄人此自疆吏之體則然耳其老謀深算必有持久通變之策決不孟浪僥倖以生戎心仰請敕令崇厚由陸路前往與左宗棠定議而後行庶膽識堅定不至受紿而召侮矣又聞崇厚係以全權大臣便宜行事查外洋事例全權而兼便宜則其權不限於一事設有關係重大利害未及詳審者俄人劫制行人要以一言立決可否使臣負咎不足惜如大局何夫英法皆大國使臣並非全權崇厚加內大臣銜職已尊矣於萬國公法所謂交遣使臣當平行等級已相符合竊謂殊域遣使當予以便宜之實而不假以便宜之名伏望聖明裁度熟計勿庸授與崇厚全權便宜名目遇有重

件創舉馳奏候

旨則所以爲使臣地者稍寬若貿貿從事一諾之後便  
成鐵鑄不慎於始雖悔何追臣爲慎重邦交起見是否  
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呼圖克圖棍楚札楞參堪備任使片

同日

再俄國日強以後邊事日多雖

聖朝柔遠專以文德撫綏然必武備修飭隱然有猛虎  
在山之勢然後敵謀自沮和局自固竊維禦俄之道惟  
有強蒙古以藩中國聞有呼圖克圖棍楚札楞參智略  
得衆膽勇冠時素爲三音諾顏土爾扈特科布多一帶  
蒙民所信服歷年綏集部衆捍衛邊圉剿除土寇屢奏  
奇功俄人憚之若假以事權令左宗棠金順等推誠相  
待與之聯絡犄角必能有益邊陲該喇嘛係甘肅洮州  
蒙古非西藏番僧可比當無難於控制之慮此似亦安  
邊之一助也敬陳以備

裁擇謹

奏

卷之二

七

大臣子弟不宜破格保薦摺光緒四年十二月十日

奏爲大臣子弟不宜破格保薦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近奉

諭旨深以大吏偏袒同鄉護庇年世誼爲戒同鄉年世誼且不可況大臣之子弟哉夫大臣子弟即敘資進身往往較白屋而易數十年來內而部院優差外而軍功彙保大抵闖入者多矣然未嘗有以人才特薦者有之自大學士寶璿之弟寶森始臣直隸人聞寶森令直隸時庸瑣無才能以門第見容而已曾國藩來督直隸寶森仕宦不遂乃以道員改四川數年之間摧釐以給人以此服寶璿之不私丁寶楨忽請送部引見其厭之使去蜀耶其借之以自結於政府耶皆未可

知要之保薦特虛譽無實績也夫子爲九卿父雖名宦  
不得請祀兄居政府弟顧可以虛譽邀

恩乎幸賴

聖明予以原班仍發原省俾督臣之術無所施於  
君父之前此亦足以防迎合用事者矣然而風氣日靡  
羣相慕效不圖刑部日久奉行之故事亦無端而破壞  
之也查刑部京察向以律例館提調四人秋審處坐辦  
四人列入一等提調坐辦中有主事則取各司掌稿之  
正途郎中員外郎足其數行之二百餘年矣貲郎不能  
得提調坐辦其主司稿而才者自有截取用繁缺之例  
意至周也從未有不提調不坐辦不正途而得一等者  
有之自左都御史翁同龢之兄子翁曾桂始臣維張廷

王輔政時劉統勳疏請裁抑相臣親族得

旨宣示以

高宗純皇帝之聖張廷玉之賢劉統勳之同心立朝何至斷斷不少假借蓋杜漸防微爲

國家保其成法亦爲張廷玉保其令名也且寶鋆翁同龢誠非賢者則已誠賢即奈何使天下之奔競夤緣者援其子弟之已事以爲口實哉臣愚擬請將寶森之才具如何

垂問寶鋆代決其出處使疆吏知政府有人也其翁曾桂列入一等之處明知

記名與否斷自

宸衷然不如

飭部更正以全翁同龢之家聲庶

朝廷得處大臣之道大臣得處子弟之道足以式百僚  
足以示天下臣為杜絕流弊起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奉

上諭翰林院侍講張佩綸奏大臣子弟不宜破格保薦  
一摺據稱四川候補道寶森係大學士寶鋆之弟特膺  
保薦恐以虛譽邀恩刑部郎中翁曾桂係都察院左都  
御史翁同龢之兄子並非正途出身不由提調坐辦而  
京察列入一等恐為奔競夤緣口實等語所陳絕無瞻  
顧尚屬敢言丁寶楨特薦寶森究有何項實績著該督

據實奏聞毋稍迴護所稱寶森前官直隸並無才能一節並著李鴻章查明寶森在直隸時官聲政績究竟如何詳細具奏刑部郎中翁曾桂平日差使若何此次京察因何列入一等著該部堂官據實覆奏至司員不由正途出身京察保送一等是否與例相符並著吏部查明具奏欽此





河運萬難規復摺

光緒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奏為河運費鉅弊深萬難規復恭摺瀝陳仰祈

聖鑒事竊本月初間御史黃元善奏請規復河運奉

上諭著河東河道總督漕運總督及沿河省分各督撫

悉心籌畫將如何濬治河道規復漕運之處酌度情形

如有所見即行詳悉具奏等因欽此仰見

聖量淵冲周諮博訪記注之下欽佩莫名臣惟轉漕改

行海道相安已三十年一旦議復舊章修治黃運工煩

費重已在

聖明洞鑒無待臣言其江北漕糧河運艱難情形歷見

於曾國藩沈葆楨等奏疏其黃河難以挽歸南流詳細

情形又歷見於游百川李鴻章等奏疏目下若治黃治

奏議一

運如何施工如何集費應俟各督撫妥籌具奏亦無待  
臣言臣之不能已於言者則以該御史之議復河運意  
在裕

國利民而就臣所聞則第見其耗

國未見其裕也第見其害民未見其利也敢條分縷析  
為我

皇太后

皇上剴切陳之夫運河之費誠難籌矣加以河運之費  
則更難籌各幫糧船歲久無存欲復河運先造幫船目  
下即各省折徵江浙減額船數可減於前但以每船例  
載四百石計之江蘇漕約七十餘萬石即須一千七百  
餘艘浙江漕約四十餘萬石即須一千餘艘按照戶部

造船料價每船給銀二百餘兩即費銀五十萬有奇益以本省之津貼數且倍之此猶例給官價也益以造船之實價數且十之是所費已及五六百萬而江廣尚不與焉以後歲時修船之費尚不與焉况招商局船向以承運漕糧爲大宗若驟失此項津貼商局不能自存立見潰散官本鉅萬盡付流水又須別籌經費以養之此船費難籌也運丁於屯田養贍之外每屆兌運行月耗贈銀未列入正款者每船米幾二百石銀幾二百兩自停運以來衛弁薪俸及苦蓋月糧或減或停若仍由弁丁承運則以後之俸糧既須足成給發即從前之欠款亦恐乘勢干求此運費難籌也旗丁水手例款不敷州縣向有津貼名爲兌費軍興後東南漕弊一清此項兌

費及隨漕徵款非提充公項即酌抵軍儲就湖北一省而論計丁船津貼及隨漕淺船軍三安家幫津資役各款歸公者蓋十九萬餘兩合之有漕省分爲數甚鉅河運復則丁船津貼必不能無而各項久已歸公抵作正用驟議歸還勢必支左絀右百孔千瘡此各項津貼之費難籌也漕船出境例有程限而載重行遲略有淤淺即主留難黃流奪運之處張秋鎮一帶已成平陸無異憑空開掘其餘南至台莊一帶亦須節節挑濬所費固已不貲姑就現在行漕之江浙而論杭嘉湖三郡官河近雖略加修濬亦未能一律深通其蘇省則由太倉松江以抵蘇州沿途之崑山等處河皆淤淺曾不容刀自常州之奔牛鎮以達丹徒丹陽兩口則隄岸逼窄河身

日高民船猶苦艱澀自必同時並舉以利飛挽帑項愈多不給此各處修河之費難籌也就此四項而論大者數百萬小亦十餘萬合之黃運工程當在一千萬以上臣恐集議甫定東南即已騷然就令當局巧爲擘畫搜括庫存籌借洋款勸導民捐幸而蕙事而河運果復害且不可勝言弁丁水手本係無賴恃其人多勢衆任意誅求既於例款之外議及幫費久且以幫費爲例款又復別生枝節勒索無藝州縣因之浮收書吏因之侵蝕刁紳劣衿因之包庇把持馴至道光季年徵本色者一石徵至二三石徵折色者一兩徵至八九千文甚至十餘千文不等兒啼婦哭民不聊生幸胡林翼革之於湖北曾國藩李鴻章沈葆楨等革之於兩江馬新貽革之

於浙江始能弊絕風清上下並受其福昔斷之以全力  
今復之以無心大亂甫平苛征又起則其弊在竭民力  
漕船水手號曰青皮所過之處官畏之如虎豹民更畏  
之如蝗蝻大抵逢村擾村逢縣擾縣強買市物械鬪打  
降猶其餘事其最可恨者強汙擅殺惟所欲爲百姓含  
冤官不爲直商賈因以遏絕居民至於夜驚至今父老  
言之猶爲蹙額則其弊在開盜源民間苦於苛斂因而  
聚衆鬧漕其圍城罷市者始得上聞餘則立斃杖下或  
長繫囹圄耳自道光中葉浙江之嘉湖江蘇之蘇松太  
鉅案層見迭出該處俗素柔懦猶且如此何論他郡則  
其弊在滋訟獄道光季年各省十漕九災十縣九歉其  
時有司豈盡無良徒以漕費過冗不得不藉災歉通融

甚且挪後補前調優劑濬州縣以虧空為公言上司以彌縫為政術岌岌不可終日若果執意復舊將州縣挾持上司督撫欺飾

朝廷之習復開而江浙已減之額勢且復成虛數各省久荒之地從此無望升科則其弊在擾吏治以今日之江西漕折僅二千餘文紳士猶以為言至於封章上訐若河運既復漕費較增勢必官紳成水火之勢非藉此以挾制地方即因此以攻擊官長稅政相緣而生大局不堪設想則其弊在撓政體漕船夾帶私貨是其慣技各關法令森嚴猶且莫敢孰何今釐卡員役無多連檣挾櫓勢必不服禁譏肆為闖越急之則生事緩之則縱奸歲以為常釐局直如虛設則其弊在奪課稅在主復



河運者必謂從前河運已成弩末故致積習相沿今事屬謀新法同創始若申以

嚴諭怵以明刑度無人敢循覆轍不知人情趨利如飴斷非文誥所能禁格況今之州縣巧黠勝前今之弁丁疲累勝前今之紳衿氣餒勝前今之小民刁劫勝前而今之章程條教或恐尚不能如前必欲輕爲嘗試臣恐弊滋甚耳總之自道光初年漕務已成積重上則剗肉補瘡下則敲骨吸髓每辦一漕民怨官愁黠無天日即使粵賊不擾於南捻匪不擾於東黃河不徙於北勢亦不得不趨於海運官京朝者第見乾嘉以前河運全漕倉庫充盈民生樂利遂謂海運係軍興弊政欲整漕章必自規復河運始豈知故兩江總督陶澍創行海運實

在道光承平之時

聖主賢臣夫豈得已誠以論費則河運重而海運輕論期則河運遲而海運速而且海運取辦於上海一隅不至如河運之分擾郡邑海運由糧道責成委員不至如河運之沿途耗蝕孰得孰失孰是孰非不待再計決矣或謂河運暢行之時沿河需其餘潤市肆較盛食力衆多此說也當道光二十七年初停河運之時或當兼慮及此今事閱四朝之久河干無職閒民久已別謀生計豈煩代爲深憂夫養民自有本務利國當權重輕安有擾動全局耗竭公私而但爲直東境內沿河之游民小販計者哉就使其說果信則尤不可河漕一策其初本不得已而行其既亦不得已而罷及其罷也凡仰食漕

船之無賴相率亡入山澤捻匪助虐此輩居多今捻匪幸已平矣奈何更爲聚數十萬盜賊於中原乎其或聖心思患預防大臣獨居深念謂海道變幻不常萬一寇盜竊發風浪險危即不免懸釜待炊之慮是固然矣然即改歸河運南不能越京口而達黃運北不能越天津而抵京通處處可以通舟即處處足以致寇故以爲安則海運本可暢行以爲危則河運亦難穩載斷斷然也況乎洋面遼闊颿輪迅駛一舟有警他舟遠颺若夫一綫漕渠舳艫銜尾船笨閘艱水淺岸狹設有梗阻退遂不能前代及今謀國者以爲危道幸我朝福祚如天二百餘年止乾隆閒臨清有王倫之變嘉慶閒道口有白蓮教之擾

先帝急詔嚴切重臣禁旅搏以全力不逾數月運道即通然鼯鼠雖斃千鈞已勞如半年不滅賊則都下震動矣假使咸豐初海運未行而髮捻縱橫往來直豫東之交者十餘年不知謀根本者將何以策之也夫

國家定鼎燕京而俸餉所需專恃東南轉漕不過姑沿前明舊法並非以爲萬全勝算是以雍正年間

命怡親王大學士朱軾經畫畿輔水利營田六千餘頃良法美意慮遠思深輟而勿庸論者惜之道光朝兩江督臣林則徐於籌辦漕務疏中附陳四策其曰補救外之補救即指海運其曰本源中之本源即指畿輔水利營田惟是北方水少土疏民貧農情若必通省舉行不無窒閼至天津沿海一帶北起樂亭甯河南迄山東之

露化利津延袤五六百里素以積潦鹹鹵棄爲蘆場若築塘引河捍鹹蓄清可得田二三萬頃歲得穀六七百萬石種稻固佳雜糧亦可兵屯則可以省餉裁勇民墾則可以足穀備荒民種官收則可以代漕省費此自元明以來大儒名臣諄諄極論故李鴻章在天津小站等處仿前明汪應蛟之成法踵近時親王僧格林沁之舊規創使兵屯著有成效若能逐漸推廣期以十年必能化斥鹵爲上腴變蒲稗爲禾黍以李鴻章之才望重以朝命資以鉅款自能審地勢體民情善爲操縱上足裕國而下不擾民此則開一畝有一畝之利治一水得一水之利費多則多開費少則少開費紬則暫輟隨時可行隨時可止較之河運勞費省而成功多有實際而無

後患所謂萬世不拔之基者也疑之者或謂此策必須積漸經理見效迂遲則請更進一策曰用東南之漕折采奉直之雜糧京通錮習中外皆知今南新倉又見告矣一倉如此可概他倉多積紅陳徒供蠹耗耳夫京倉支用

御廩本取給於玉田豐潤不必盡恃南漕其次曰甲米其次曰官俸旗民無力食米所持米票非用以易銀錢即糶以糶梁麥即官俸亦因倉米雜以泥沙不堪食用大都向米市別易新春所領一斗才易數升其赴倉親領者惟三品以上大官耳誠使折漕價以購雜糧則一石之米價可得二石之雜糧以本年所購放本年俸餉則官與兵得二石可食之雜糧自勝於得一石無實之

倉米既節公費亦體下情不特可濟漕運之窮亦且足塞倉儲之蠹其法愈簡其效愈捷將無事則通南漕而米價益平有事則購北糧而民食不乏何必亟亟謀及河運朝令暮更近於自擾哉至運河南北通濟商旅絀巨數行省以環拱

神京自未便聽其淤塞止可令山東撫臣責成地方官按期修濬費不浮銷工皆實核但求隄埝完固舟楫通行河南大浸之後俟其元氣稍甦然後與山東江北併力合修儘可俟諸異日殆非目下之急務也抑臣更有進者近來

朝廷整飭紀綱嚴申法誡中外爲之震肅此實向治之機顧嚴以收天下之權必明以決天下之事竊謂

朝廷每下一詔行一政必先熟籌之於始而後能無悔於其終自上年冬間

特旨停捐革除積弊又下戶部籌撥西餉固圉安邊凡茲

善政神謨皆屬權衡至當令在必行若既令疆臣籌一款以抵捐輸籌一款以應邊餉而又令其籌一款以復河運物力祇有此數即賢如劉晏亦不能握鞭作算爲此無米之炊比年疆吏習氣凡

朝命所垂詢言官所條奏者即事屬可行猶且強詞抗辨不可動搖若屢責以迂遠之圖重大之舉更使執奏有詞反汗過多其弊也外重內輕

詔書挂壁而已然此猶其弊之小者也假令各省知



聖意方從嚴切遂一味遷就一味承順張皇籌款草率興工馴至民怨沸騰帑項虛竭貽

國家無窮之悔然後追究建議之臣痛詆迎合之輩噬臍庸有及乎當行河運時倉場有倉場之陋規漕督有漕督之私費以及隄官閘吏倉卒廢夫無不據為窟巢憑為城社殘小民之皮骨以充貴官醉飽之資傾小民之脂膏以供奸胥揮霍之具故至今失職無聊之弁丁設心不肖之州縣無不垂涎復舊冀飽貪囊既不敢顯露其私情則轉而假託於公義謬悠之論流播遂多萬一漕河各臣有采其說以上聞者曰復舊章則其名甚正曰防隱患則其言至危理皆確有據依而事則實多流毒更恐少年喜事之徒承風而起或議開鐵路以達

臨清或議招商船以省經費或議引他水以濟運發言  
盈廷誰執其咎徒淆

聖聽何與政功茲事體大臣閱歷未深見聞不廣應請  
飭下樞臣將道光咸豐同治三朝改河運行海運及革  
除漕弊歷屆

諭旨章疏彙呈

御覽將臣此奏發交有漕有河各省督撫一併核議漕  
務受成於直隸偏重於兩江李鴻章沈葆楨均將來京  
陛見並請於

召對時詳加詢問反復考究別黑白而定一是則河運  
之宜行宜止

聖心自有英斷矣冒昧瀝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書賈李鍾銘招搖撞騙請驅逐片

同日

再臣聞山西人李鍾銘即李春山在琉璃廠開設寶名齋書鋪捏稱工部尚書賀壽慈親戚招搖撞騙無所不至內則上自朝官下至部吏外則大而方面小而州縣無不交結往來或包攬戶部報銷或打點吏部銓補或為京員鑽營差使或為外官謀幹私書行蹤詭秘物議沸騰所居之宅即在廠肆門庭高大輝煌擬於卿貳貴官轎馬日在其門衆目共覩不知所捐何職帶用五品冠服每有職官引

見驗放往往混入當差官員中出入

景運門內外肆無忌憚夫以區區一書賈而家道如此豪華聲勢如此烜赫其確係不安本分已無疑義現值

朝廷整飭紀綱之際大臣奉公守法

輦轂之下豈容若輩藉勢招權干預公事煽惑官場敗壞風氣應請

飭下順天府該城御史將李鍾銘即李春山即行驅逐回籍不得任令逗遛潛藏以致別滋事端再近來風氣日靡流品不分士大夫過於自輕至顯秩崇階有與吏胥市儈飲博觀劇酬酢餽遺比昵一如親故者甚非所以崇體制峻防閑也擬請特旨飭禁以挽頹風伏祈

聖鑒施行謹

奏光緒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翰林院侍講張佩綸奏山西人李鍾銘即李春山

在琉璃廠開設寶名齋書鋪借事招權干預公事煽惑  
官場敗壞風氣請飭驅逐等語李鍾銘身為商賈膽敢  
不安本分至於此極亟應嚴行究辦該侍講所稱該商  
人捏稱工部尚書賀壽慈親戚招搖撞騙一節李鍾銘  
與賀壽慈究竟有無戚誼著該尚書明白回奏其所稱  
與內外官吏交結往來包攬戶部報銷打點吏部銓補  
為京員鑽營差使為外官謀幹私書帶用五品冠服每  
有職官引見驗放混入當差官員出入景運門各節著  
都察院堂官將該商人傳案逐款訊明據實具奏至身  
膺仕宦宜如何敦品勵行謹守防閑若如所奏近來士  
大夫不分流品風尚日靡至顯秩崇階有與吏胥市儈  
飲博觀劇酬酢餽遺實屬不知自愛嗣後如有此等情

事或一經奏參或別經發覺定當照例嚴懲決不寬貸  
欽此

謝

奏爲恭

天恩仰

聖鑒事

恩綸榮

九重申

行簪筆

清蹕之

帳殿謹

橋山獲

恩光之

之條賜



趨恭書

言動勉圖撮壤涓流之報冀答

高天厚地之施所有臣等感激下忱理合繕摺叩謝

天恩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奏議卷之一

澗于集

奏議卷第二

謝授翰林院侍講呈

光緒七年八月二十九日翰林院掌院學士代奏

謝署

日講起居注官摺

光緒七年十二月初八日

保小杆邊當謀自強摺

光緒八年正月初八日

論劾尚書萬青藜董恂摺

光緒八年正月十四日

附劾都御史董華片

同日

存越固邊宜籌遠略摺

光緒八年四月初十日

論劾給事中師長灼父子摺

同日

統籌法越全局摺

光緒八年六月二十日

會籌整頓官學摺

光緒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水災氾濫請行

光緒八年七月十四日

做惕修省實政摺

請

賜帑濟振片

同日

論劾道員姚文枬父子片

同日

請密定東征之策摺

光緒八年八月十六日

謝授庶子摺

光緒八年九月初八日

條陳朝鮮善後六事摺

光緒八年九月十六日

道員馬建忠擅預倭約請查辦片

同日

報銷免造細冊易滋流弊摺

光緒八年九月十八日

請罷斥樞臣王文韶摺

光緒八年十月十五日

再請罷斥樞臣王文韶摺

光緒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雲南報銷一案可疑三端片 同日

三請罷斥樞臣王文韶摺 同日

奏議卷第二目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澗于集

奏議卷之二

謝授翰林院侍講呈

光緒七年八月二十九日翰林院掌院學士代奏

呈為恭謝

天恩懇請代

奏事本月二十八日奉

旨張佩綸補授翰林院侍講欽此竊佩綸畿疆下士詞

館備員光緒元年由編修

大考擢授侍講旋充

日講起居注官五夜鳴珂媿無土壤細流之益三年廢

服彌切江湖

魏闕之思仰荷

新恩許仍舊列伏念宋蘇軾當宣仁之世以文章再入

翰林漢桓榮際建武之年用經術復留侍講自維薄植  
忝竊華資惟有益勵初心倍貞孤尚叨陪  
帷幄敢狃蚤年一節之長重認

雲天猶諳輪日更番之例勉殫鱖拙冀答  
生成所有佩綸感激下忱理合具呈懇請代

奏恭謝

天恩謹

呈

保小扞邊當謀自強摺 光緒八年正月初八日

奏為保小扞邊當謀自強之計恭摺瀝陳仰祈

聖鑒事竊 臣 伏處田閒側聞

朝廷以俄人要盟遣使改約勒兵備邊相持一年僅而無事妄意自今伊始

國家稍得夷情於馭外之規籌邊之要必將有改絃更張可久可大者奈何其猶闕然也日本既廢琉球更乘俄約未定為分島拓商之請使怒而去我初未有責言外夷量中國謀一矣法蘭西越境而圖越南使者躡嚙不能責以侵小之罪越南私與法盟思假滇中以通商道我亦未遑詰問外夷量中國謀二矣互市四十年而水師多中艦少西艦沿海數千里而各營有防兵無戰



兵外夷量中國力三矣內者量吾之謀不過一和  
外者量吾之力不過一守宜倭法之披猖而諸國之竊睨其  
旁也夫環地球各國俄最大英最富德暴興兵最精彼  
若協以謀我斯爲大敵今俄內亂而新與我平英畏俄  
德猜法美自雄一洲夙親中國僅不戢將焚之倭收合  
餘燼之法妄思席卷小邦蠶食屬國譬諸徐偃王宋襄  
公之求霸耳此殆天所以資中國也烏可縱敵貽患長  
寇啟戎也哉況日本之於琉球法蘭西之於越南謀之  
也豫而發之也銳此必非口舌所能爭也爭以口舌雖  
儀秦在前賈何在後不能得之謀日本者且曰吾防吾  
海耳然日本安然而得琉球願已足矣我苟無存邢封  
衛之心彼庸有得隴望蜀之想徒防示怯何足以復琉

球哉然則馭倭之策雖無伐之之力當有伐之之心雖無伐之之心當有伐之之勢欲集其勢則莫如大設水師論者謂水師當以北洋爲一軍江浙爲一軍閩粵爲一軍臣以爲北洋三口可自爲一軍江南可自爲一軍浙與閩可合爲一軍而粵似宜異軍特起者也何以言之論形勢者當視都城爲輕重天津東連旅順南控登州廟島爲重溟門戶大沽北塘橫沙擁蔽營口煙臺諸島林立扃鑰深固所以拱衛

### 京國縈帶

陪都誠隩區也雍正間設都統等官駐新城肄水師乾隆間裁缺嘉慶之季復設總兵今營汛又多改併宜參用前制設北海水師提督一員以直隸天津通永山東

登萊奉天金州爲四鎮屬之提鎮師船當分駐旅順煙臺大連灣以控天險李鴻章昔嘗親歷煙臺七年冬又復履勘旅順知之必審也庚申之役病在棄登州旅順不守故敵得徵糧登州取水廟島屯煤米大孤山以逼天津而無內顧之憂今自沽塘迤邐以及旅順礮臺建制漸精漸密而煙臺僅通伸岡礮臺爲丁寶楨所築歷任撫臣不復過問大孤山小平島水深泉美沙性融和無有蘊孽於鐵船最稱宜洋人頗垂涎之自非作軍謀帥集貲造舟起而據外海外島不足以聯三省爲一都城重則天津重天津重則連灣各島重不可忽也曾國藩旣下金陵長江水師定爲經制而沿海水師頗仍其舊舟敝師羸與各省水師同不可用夫自鄂規吳則當

習舟師於長江以收建瓴之效居中制外則當習水犀於外海以張撻伐之威上海爲洋商窟穴南北喉衿一隅實委天下之重故論今日江南形勢當先海而後江乃長江於提督之上又

簡大臣巡閱則節制五省水師之權已分而江流入海脈絡鉤連門堂夾鎖狼山一鎮雖隸長江崇明福山沿海水師仍歸江南提督統轄新創輪船水師亦奏歸江南提督統帶是節制一省水師之權亦不能合李朝斌本以水師建節近亦深居簡出巡海不過至佘山而止且於上海造提鎮行館尤非水師所宜防俄之役吳元炳請彭玉麟兼管江海抑朝斌也然玉麟以七十之年巡江有暇復令操海非所以體恤勞臣此特一時權宜

豈經久至計乎宜改長江水師提督  
駐上海吳淞口外狼山福山崇明三鎮  
輪出洋聚操淮揚水師與瓜州鎮亦  
演習棉藥水雷以爲後拒責大臣以  
提督以巡海專顧一省移江南提督  
爲裁汰漕標之地如此則大臣之體制  
提督責成亦各有所屬矣以長江水師  
以外海水師開制島夷之先左宗棠  
久於兵事如

敕令集議必能審其緩急舍舊而新日  
敢偷度耳浙江定海爲夷人始事之  
閩中閩浙又同一總督轄境也故以此

隸閩蔡牽之亂浙閩分而李長庚以殉浙閩合而邱良  
功王得祿以封斯其證矣閩省兵額滿漢共六萬餘臺  
灣一鎮水步且一萬五千餘其餉幾百萬兩其船幾三  
百艘汰無用歸有用誰謂閩之獨瘠哉宜改福建水師  
提督爲閩浙水師提督割浙江之定海海門兩鎮並隸  
之浙江提督仍治甯波專轄陸路三軍立而南北兩洋  
之勢振矣軍制既定乃議戰船紅單拖罟各式敝者去  
之新者亦第以供儲糧運軍火之用就所購鐵甲兩艘  
衝船兩艘蠡船十艘閩廠輪船廿餘艘先聚而蒐練之  
並

敕戶部及南北洋大臣速集巨款以備增設戰船之費  
或購自英德各廠或造自閩滬各局審材必堅取式必

巧此則計臣疆臣當同心協力以赴事機者也船制既定乃申軍律各省水師提督及所屬悉以舟為營不得居陸不得攜家不得寄旋口內其升擢拔補自提督以至船夫水手有事則以戰功無事則以精算法熟海道取礮準為考驗風濤之日一軍聚操春秋之暇三軍與粵省水師會哨復以時分巡日本琉球新嘉坡西貢各處測海綫審敵情厚其餉糈嚴其誅罰死壯士於鋒鏑而不使奪於聲色貨財狎鐵艦於波濤而不使蝕於海電水草此則疆臣及統兵大員當作事謀始以規久遠者也誠斷然行之十年大效三年小效倭猶不悛則我之軍實已充我之

廟謨自壯然後絕使閉關或襲琉球或擣長崎晉三駕

以服鄭吳三師以倣楚未可知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我主伐則倭必主守廢琉球之利不敵防中國之費木枿隨流而下彼或懼而改圖未可知也若其狡焉思逞先發制人則張吾三軍輔以陸勇首尾相應犄角相依蔑不濟矣夫西洋舉機巧火器畢萃於水師用以騰蹕重波雄眎諸國我采西法以敵西人師彼之長究難盡羿之道故嘗論中西戰事所恃主客勞逸可兼練陸軍以勝之不可專主水師也至於日本講求西法曾未數年變易水師僅於形似此則二人學弈專致者必勝兩虎爭食瘠小者必傷耳辛巳之春其鐵甲扶桑艦以久泊惡水中爲海蟲水氣所蠹比叡清輝春日迅鯨蒼龍日進筑波皆其國第二等戰船並以損傷入廠修治



沿海築壘增船爲自守計支左絀右一日數驚使其時  
中國有得力水師堅速戰艦則震駭東瀛扼吭據脊豈  
止雪臺灣之恥正冲繩之疆而已故以中國全力圖之  
彼小我大彼貧我富我能四面圖彼彼僅能一面犯我  
何爲舉東隅疲弱之邦任其鼯睡榻旁夜郎自大處之  
與泰西一例哉如臣所言費固當在五百萬以上較伊  
犁償款亦僅相埒然藉琉球爲名以罷日本即藉日本  
爲名以固海防我有樓船橫海經制之師可以靖邊亦  
可以及遠泰西各國庶存忌憚亦綢繆牖戶之謀聲東  
擊西之策也我誠蚤急琉球則法且緩窺越南今法旣  
成謀雖養由之矢豈能引虛弦而下之哉但法取南圻  
有年於西貢修船塢立商岸未嘗稍侵中國邊界是耽

耽者第在越南全境謂其遽謀滇中故未暇也併越南之後陸海皆與我接戰爭方始耳然則我之馭法者殆不當後於日本也雲貴總督劉長佑兩廣總督張樹聲皆以軍旅起家長佑老矣粵督治水師去鎮南迥遠而雲南撫臣廣西撫臣皆文吏不習邊事竊以爲兩撫臣當以知兵大員代之貴粵督治水師爲奇兵而廣西雲南治陸師爲正兵也自雲南入越有三道而以蒙自趨右隴關爲坦途自廣西入越亦有三道而以鎮南關爲熱徑應

敕兩省各練精兵萬人扼險屯劄以伺利便安襄鄖荆道徐延旭久守梧州屢出關治羣盜得交人心滇中有事必資蜀餉四川司道中建昌道唐炯名知兵可任艱

鉅若以徐延旭領粵西一軍唐炯領滇南一軍則交人樂附滇餉有資所益必大劉永福者嘗於太原敗法師而殲其酋越南授為提督阮氏尚文永福心嘗鞅鞅李揚材就擒而陸之平黨衆猶嘯聚山澤閒似皆可羅致為用以得越南阨塞險易法誠窺越滇軍循洮江右岸以攻其背粵軍長驅越富良以取河內諸省越君劫於法威越民困於法賦中國有德於越兵以義動爭致篲壺三折可斷而有也夫我不取越越終折而入於法不如暫取而還封之戍越裳即以固吾圉知非貪邊功而勤遠略者比矣至水師之下交趾馬援以來即行之故地志以出欽州為制交一奇別道由廣西龍州博滄溪河至越之沱海江僅半日程則明洪武間責交趾輸糧

及乾隆閒黎氏來奔所經欽州道阻修龍州水滌沔今  
但當經瓊州以指富春撼西貢耳蓋法所取南圻六省  
西貢即嘉定省爲越故都農耐兼火舍水舍瓜哇高蠻  
諸國地非交趾舊封故形勢亦異也瓊去西貢輪舟僅  
兩日程以西貢新嘉坡香港澳門各口環峙委一粵當  
各國之衝而沿海水師亦頗仍其舊此臣所未喻者也  
法以水師名天下其在西貢則海撥僅與我威遠諸船  
埒而內河江檣十餘艘亦僅與我根鉢諸船埒其遣越  
南戰艦可以駛行富良江中則亦江檣之屬南圻港汊  
紛歧彼俗有出門三里即是江程之語而富良江各處  
土人皆行平底小舟故法之水師僅僅如此我若以水  
師大船坐鎮珠厓而以快船水雷船出入其神投海口

與越之民團相聯絡以遙為兩陸軍聲援則法不敢以  
全力注越都我勝足以批亢擣虛退足以東西牽制或  
者法人不疾戰而阮宗可幸存乎或謂粵之改兵輪水  
師有難者二一曰兵驕一曰餉絀粵兵習悍而惰各營  
汛互為黨援持博場通海盜而營伍額缺如各省書吏  
額缺富家據缺為利募人充伍而食其息往往富比兵  
兵比盜蔣益澧欲理董之旋以劾去張樹聲等重其事  
未遽發也然外逼強敵內有驕兵安可不亟思變計乎  
至於購船建軍之費司庫不足臣以為可藉資於粵海  
關也粵海之贏昔大學士左宗棠及故編修吳觀禮先  
後陳之事格不行臣亦何敢再議唯聞劉坤一署監督  
僅百餘日曾捐輸銀十五萬兩而各監督之任滿還京

者捐洋槍數千桿且得超擢是諸監督之入優而出吝也今以劉坤一爲例則一年任滿固可捐五十萬有奇歷三年則一百五十萬有奇以充購船之費粵之戰船固屹如矣三任以後就所捐之數酌中定額以充贍軍之費粵之兵餉又裕如矣應請

旨將粵海關監督令督撫臣各遞署一年倡捐巨款爲後監督準則督撫名位旣崇祿秩旣厚而張樹聲裕寬亦皆志在匡時必能盡舉所餘以應公家之急並

敕妥議章程凡內府要需一切如例辦理即略有不便停內府兩年之使建粵省百世之基仰託

聖明必當俯允如此則三省皆有見兵可戰可守疆臣乃能臨機審變操縱自如彼法特乘俄亂未平德人失

助始可逞志於南交若見我銳意出援則法且狼顧狐  
疑謀或可以中戢儻我以同室相鬪而例爲鄉鄰同舟  
遇風而執爲胡越在今日坐觀成敗豈不節用息民轉  
瞬之間越南效秦庭之哭我將何以應之法入爲邕管  
之寇我又將何以應之必事事冀焦頭爛額之功成亡  
羊補牢之憾不已晚乎夫因日本而籌南北之海防因  
越南而籌滇粵之邊防度

朝廷密慮深謀必已見及奚待臣之煩言惟臣所總總  
過計者恐謀國者自居貧弱而視敵爲富强頗有苟安  
之心憚爲遠大之舉是故言和則唯言戰則否言償款  
則有言軍餉則無言調兵分防則勉爲補苴言增兵大  
舉則相顧色駭充此數弊事機坐失勞費轉增竊恐各

國環伺且繼日本法蘭西而起琉球不顧必及朝鮮越南不顧必亡緬甸誠可危也方今梯航四通中外已成列國兵爭之局我自強則乘歐洲爭軋可全亞洲而王之我不自強則譬諸投骨於地而待羣犬之相牙骨不盡不止樂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子罕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伏願我

皇太后

皇上博采漢唐馭遠之宏規深鑒北宋厭兵之流弊敬覽

祖宗以來征朝鮮平準回諸方略

命樞臣定謀疆臣治軍部臣籌費赫然有整軍經武之心爲遠交近攻之計無使他族漸逼屬國漸墟以貽無



窮之悔臣一介迂儒豈敢危事易言輕招邊釁惟念時  
艱日亟斷非安坐所能圖存亦非主和所能弭患中外  
大勢始則弱肉強食繼則唇亡齒寒犴糠及米其端已  
見老於事者輒謂蠻夷相攻無煩過問於日本則曰臨  
時施宜彼不足忌此孫權之論魯肅所謂內不能辦外  
爲大言也於法蘭西則曰俟其得越南後力竭兵罷然  
後爭之此項羽之詬宋義所謂趙舉而秦彊何敵之承  
也然則深籌熟計終非出於一戰不足以息島夷之燄  
而使中國百年無事及今海內安謐以

皇太后

皇上之敬

天勤民名臣文武猶有存者若日討國人而訓之上下

一心師出以律其勢可以一戰倭法殘人之宗夷人之  
祀虐用其民我以仁義之道行壯直之師興滅繼絕其  
理亦可以一戰東洋非西洋比法在西洋又非英德諸  
國比與強國戰或有諸葛街亭之失與驕國戰必成典  
午淝水之功量敵慮勝初非孤注若猶存兵凶戰危之  
見遲回觀望恐謀萬全者無一全也況即不與倭戰不  
與法戰而有善戰之將有能戰之兵即中山之社終屋  
我猶可設險以自全交趾之籍遂淪我猶可畫關而自  
守如其以和好爲永圖以戰伐爲過舉今日琉球之廢  
張皇集議終於聽之而已他日越南之亡再張皇集議  
亦終於聽之而已彼陽和好而日肆并吞我狃和好而  
日歸窮蹙馴至人才愈乏邊防愈弛外侮愈深彼時不

特不能戰且不能守且不能和強弱安危斷在今日不可不深思不可不長慮也臣重踐朝列學業寔疏見聞或異所言未必盡當仰懇

朝廷采羣謀伸果斷早定大計天下幸甚冒昧直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八年正月初十日奉

上諭翰林院侍講張佩綸奏瀝陳保小扞邊當謀自強之計一摺據稱日本既廢琉球法蘭西亦越境而圖越南馭倭之策宜大設水師以北洋三口爲一軍設北海水師提督天津通永登萊等鎮屬之師船分駐旅順煙

臺大連灣以控天險江南形勢當先海而後江宜改長江水師提督駐吳淞口外狼山福山崇明三鎮均隸之專領兵輪出洋聚操責大臣以巡江兼顧五省責提督以巡海專顧一省移江南提督治淮徐轄陸路閩浙同一總督轄境宜改福建水師提督爲閩浙水師提督以浙江之定海海門兩鎮隸之浙江提督專轄陸路爲正兵扼險以伺利便劉永福等皆可羅致爲用復以水師坐鎮珠厓快船水雷船出入於越南神投海口與爲聯絡等語海防邊防自爲目前當務之要亟應統籌全局因時制宜必有折衝禦侮之實始可爲長駕遠馭之計該侍講所陳各節不爲無見即著李鴻章左宗棠何璟張樹聲彭玉麟等將海防事宜通盤籌畫會同妥議具

奏其滇粵邊防即著張樹聲劉長佑等各就地方情形  
實力妥籌辦理以期綏邊弭釁永固疆圉原摺均著鈔  
給閱看將此由五百里密諭李鴻章左宗棠何璟張樹  
聲劉長佑彭玉麟衛榮光陳士杰岑毓英裕寬慶裕杜  
瑞聯並傳諭譚鈞培知之欽此

論劾尚書萬青藜董恂摺

光緒八年正月十四日

奏爲大臣聲名平常年老戀位請循例

賜休以全恩禮而肅紀綱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

臣

伏見吏部尚書萬青藜以謝煥章一案經

胡毓筠糾劾以兼尹任內貪庸經文鏞孔憲毅先後糾

劾有

旨開去兼尹旋經陳寶琛糾劾

特旨以萬青藜屢經被人指摘衆望不孚開去翰林院

掌院學士戶部尚書董恂在同治朝王拯以恂僉王糾

劾光緒四年黃體芳以恂奸邪糾劾六年

特旨董恂無庸在總理衙門行走

天語煌煌薄海欽仰

臣

敬揆

聖意未嘗不頌

皇太后

皇上之進退大臣曲全恩禮而該尚書等之依違不去知進而不知退爲可異也賈誼謂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故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簞簞不飾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貴大臣定有其罪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是以終漢之世丞相御史大夫以下稍加責問輒自引決不待上之刑之也唐宋以來大臣屢經言官論奏或乞外或請避位亦不待上之斥之也

朝廷豈不知萬青藜之兼尹掌院不過兼差職不重於

吏部尚書董恂之在總理衙門隨班行走權不重於戶部尚書哉

予薄懲以示風旨非徇言臣也留餘地以全始終非觀後效也臣以爲自揣衰庸交章乞去者必萬青藜董恂矣乃近年如桑春榮彭久餘唐壬森殷兆鏞等先後以年老乞骸而兩臣則戀職如故不惟戀職且溺職亦如故萬青藜近爲陳啟泰論劾雖經童華等率行奏覆其不饜衆望已可概見董恂自罷總理衙門後雖時至戶部於部務絕不措意特以地屬膏腴不無駑馬棧豆之意近患鼻淵精力日就頹廢臣維吏部爲百僚之表率戶部綜天下之度支在六官中最尊最要而兩尚書以旣衰戒得之年違知足不辱之義無論平日聲名何似



即此老病瘵曠部務之叢脞已多

天不能有春而無秋

聖不能有仁而無義然則旌別黜陟之間

宸衷當有裁奪矣伏讀嘉慶十八年九月

諭旨朕眷念耆舊臣工中宣力有年者多不忍即予屏退而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在臣子則當自權進退之義古人七十致仕雖平素才猷卓越者精力就衰即不肯貽誚素餐况才具素本中平年齒既邁仍居高位其職守所在悉屬曠瘵而賢路轉因而阻塞現當整飭紀綱之時當先行於貴近大學士慶桂劉權之俱年老多病於所管事務不能盡職著均以原品休致慶桂從乾隆年間即任軍機大臣朕親政後仍贊襄機務前平三省

邪匪與有勤勞加恩賞給全俸以養餘年劉權之曾經  
獲咎其年齒雖老在閣臣中資格較淺加恩給與半俸  
禮部尚書王懿修亦年力衰頹並著以原品休致欽此  
仰稽

成憲於樞臣閣臣年老有疾不能盡職者雖有

賜俸之恩終在予休之列則部臣之年邁居位聲名平  
常而又昧於進退之義者其不能概叨異數可知仰懇  
朝廷上循

祖制下察羣言可否將萬青藜董恂照例休致之處唯  
聖心度之臣為整飭紀綱起見是否有當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八年正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朕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三載考績爲國家激揚大典中外滿漢諸臣其有平庸衰老者亦難曲予優容茲當京察屆期吏部開單題請吏部尚書萬青藜屢被參奏衆望不孚戶部尚書董恂年力就衰均著開缺都察院左都御史童華在上書房行走有年精力未衰惟辦事不無疏懈著開缺以侍郎候補仍在上書房行走欽此

附劾都御史童華片

同日

再御史陳啟泰奏劾萬青藜一案先經童華等奏覆  
諭旨責其含混令再確切詳查童華等具有天良宜如  
何破除情面認真查辦乃第二次覆奏僅據吏部一咨  
輒以並無授意等情奏覆

朝廷信任大臣經其迭次覆陳自不能不據情議結但  
此案至今人言未息也伏考嘉慶年間劉權之爲師壻  
袁煦屬託

諭旨責其瞻徇私情罔顧公議嚴加議處鄒炳素於傳  
士奎夏本榮捐復一案忽準忽駁

諭旨責其身任尚書總理銓部準駁茫無定見交都察  
院議處如陳啟泰所參萬青藜瞻徇伊壻衆口一辭即

萬青藜亦百喙難辨較之屬託師壻情節尤重即不欲深竟其獄但就鄧天符一案而論準駁任意與鄒炳泰正同亦應比照請

旨將萬青藜等量與薄懲乃舍堂官而議司員兩次嚴諭視若弁髦何其恣爲欺罔至於此極也臣維萬青藜立朝四十餘年資俸旣深交游亦廣故有恃無恐敢於營私頻年萬青藜參案纍纍但查辦一次則查辦大員亦必奏請迴避一次夫迴避者固親知即不迴避者亦誰非其故舊乎且童華亦正與萬青藜等耳其爲江蘇學政時需索供應至爲苛碎臣早鄙之其後奉使四川果以騷擾山西災區爲閭敬銘所劾奉旨革職留任上年

孝貞顯皇后永遠奉安每日奠獻畢奉

冠服出百官例應跪送隨至燎所行禮十四日童華於  
隆恩門外行禮後輒穿小道斜出乘肩輿在

冠服前行走經總理王大臣呵止亦僅停輿道左迄未  
入班此固臣與衆目所共睹者臣時未直

赤墀不能專奏故還都後難即上

聞也夫大臣年齒已高事務填委自非聖賢孰能無過  
果其於致

君澤民諸大端不詭於正即小德稍有出入臣亦何敢

摭拾吹求蹈隋直刻深之爲以上傷

聖朝寬大之治若其人不知敬

上不知恤下而但知袒護同僚巧爲欺蔽則固非臣一

人之私惡王大臣等受

國厚恩當亦公惡其爲人也萬青黎案甫奏結知亦不欲復更

成命惟童華之素行如此愚誠所激不得不據實瀝陳獻可替否責在樞臣崇正黜邪斷自聖主實非微臣所敢妄議也伏祈

聖鑒謹

奏

存越固邊宜籌遠略摺

光緒八年四月初十日  
侍講學士陳寶琛聯銜

奏爲存越固邊宜籌遠略恭摺瀝陳仰祈

宸斷事竊臣等聞三月八日法蘭西攻陷越南之河內  
省越人兇懼南定等省戒嚴伏念越南之於滇粵諺所  
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在阮氏事我不專奉法惟  
謹放虎自衛坐取滅亡本無足惜如其界絕不鄰鞭長  
莫及勒兵養重誰曰不宜特越折而入於法則滇粵水  
陸處處逼於他族彼既定越南挾新勝之威以與我爭  
隙地責逃人廓商岸求取無厭釁端必作故今日法軍  
之捷在越南爲心腹之憂在中國亦豈癘疥之疾哉從  
古防邊必立重鎮立鎮必有重兵以廣東首受夷禍垂  
四十年而至今未設兵輪水師以粵西爲洪逆倡亂之



區近年提臣屢出鎮南剿賊而至今見兵僅得萬人初無洋槍精隊以滇南爲回人久踞之區搶攘甫定而至今健將精兵遂無存者縱覽西南大局不獨此十年中秉鈞者之疏於布置守疆者之狃於苟安其咎難以曲解即臣等先後忝直

螭頭與有言責無曲突徙薪之見爲臨渴掘井之謀五夜捫心亦多負疚然則審彼己之勢權戰守之宜其何敢徒以迂疏寡當之言責難於

宵旰獨憂之

君父顧書生不習戎事而兵法要本人情此舉所關甚大旣非舌爭筆戰所能止兵亦非舍垢匿瑕所能無事舍用人籌餉練兵之外更有何法敢竭顛愚謹獻二策

爲我

皇太后

皇上陳之其一策則請

命重臣臨邊形格勢禁以緩法師也其目有四曰謀粵  
督論去越道里粵西近於粵東東省旣無水師戰事專  
趨陸路似粵督於越南之役其勢難以遙制顧瓊雷斗  
絕港澳環居必當有重臣臨之以鎮撫諸國鈎絡三  
邊近日威望卓著老於兵事名聞四裔者惟李鴻章左  
宗棠二人左宗棠力果心雄老而益壯用以經營交廣  
自必駕馭得宜李鴻章熟悉洋情才能應變累經  
明詔奪情若必責令強起似出圖越事或於金革無避  
之義稍合應請於兩臣中

簡命一員以欽差大臣駐劄粵中督辦法越之事滇粵各軍均受節制此陶侃移廣州子儀服回紇之例也曰集水師廣東水陸兩提均係署任張曜現駐西域固難召回吳長慶督防煙臺時平多暇既建粵節宜扼珠崖應

飭北洋大臣別籌東防俾吳長慶以所部赴粵如以吳長慶未建奇績東防難得替人則請於鮑超彭楚漢諸宿將中酌調一員駐粵督防粵中兵輪水師急切不能成軍超勇揚威兩艘既以重價購之即可移緩就急應由新簡之大臣酌調一艘並得力師船數艘分布粵洋藉壯聲勢雖未必能出洋搏戰而瓊崖駐有兵輪則有可擣西貢可巡神投多漁各海口之具外夷軍謀至慎

張爲疑兵彼亦必分軍回顧矣曰重陸路徐延旭唐炯  
先後擢受滇粵藩司

朝廷是否飭令督師出防近日是否飭令赴任尚無明  
文然邊事孔殷邊才甚乏該藩司等旣叨

殊遇當任艱勞應

飭徐延旭急引粵西見軍出關分別剿撫諸土匪藉以  
牽制法兵撫定越地唐炯恐以蜀中蹉政羈留應

飭丁寶楨速令該司赴滇並當撥給川省見有兵馬以  
便遄征即著迅赴蒙自等處以窺越邊該司等如出境  
圖賊似當仰懇

天恩均令專摺奏事庶幾郵報較速事權較專曰聯與  
國德法仇也法豈須與忘德哉俄有釁德無援法始敢

稱兵於越耳法得越且復強恐亦非德之利也故中國  
欲拒法則必聯德應密令使德大臣乘間說諸德之君  
相曲與聯絡一面促造德廠鐵船多購毛瑟槍礮時與  
德之官商往來款洽以動法疑德誠忌法而與我交固  
足陰爲我助即不能得其要領但令法軍心存顧忌亦  
足分其勢而擾其謀夫如是則我軍旣集我謀已周可  
以戰矣然後發一乘之使請越罪於法如曲在越南我  
則爲之持平定約法即志在併越見我有禮有兵亦當  
稍戢干戈姑就敦槃李鴻章左宗棠等謀國至忠料敵  
至審斷不至輕開邊釁蹈喪師失律之凶至其剛柔緩  
急之宜該大臣隨時察度必能操縱自如固非臣等所  
能懸斷也然臣等所鯁鯁過慮者法之謀越亦已視如

釜中之魚几上之肉矣即或許我調停其事可一而不可再即或炫其觀聽其勢可暫而不可常沈痼非瞑眩不瘳醜髀非斧斤不解臣故不敢不舍正而出奇若奇兵四出而迫越南內屬是亦一策也左宗棠仍領南洋李鴻章即出亦仍領北洋勒兩洋之兵於境下國書於黎庶昌以索琉球示

朝廷之不急越南也而於督撫大臣中擇其志節不羣者密寄以滇粵之事彭玉麟剛介拔俗丁寶楨勇敢冠時張之洞雖未經戰事而講求洋務思慮周詳固皆兩粵督撫選也此則漢拔韓信吳用陸遜之策敵人不甚疑忌而用諸臣之銳氣驚謀陰圖至計未必無功粵無軍餉則傾粵海之庫藏委之粵無水師則選南北之戈

船委之夫吾之水師不足以搖法而自足護越則請不入多漁不取西貢而直趨順化港以至富春告越王以內屬之利而代守其都因以兵略下諸城與滇粵兩軍相應也粵西軍趨河內甚近然法軍方銳不必與戰也徐延旭得交人心而唐炯守緜援黔更軍事久其用兵迅悍當過於徐延旭宜使滇軍厚集其勢水陸大舉並飭劉長佑別調良將與爲犄角以一軍夾攻河內以一軍分擾南圻法雖據西貢有年然其耕種者商賈者越人十之五六中國人十之二三政苛稅重民不聊生誠廣張閒謀多頒檄諭以動搖其人心且有勇敢之士相從而起西貢搖則河內之師必不能深入即已深入越南強宗義民及劉永福等各部景附響應或且爲我前

驅是法四面受敵也且法兵大半招集越南土匪滇粵游民其人性情與夷本不相洽不過爲貨賄所誘甘爲之用臨時多設方略啗以重利即不倒戈助順亦且棄甲迎降如是則法必且怒且懼懼於內怒於外必與我決一戰則請以臺灣生番之例甘言與成以怠寇也三請而法不止法益驕而我之士氣益奮越中山多溪惡不與鬪力而與鬪智安知法之必勝我哉法一不勝其兵由法都至須二三十日我兵由粵省至速則三五日遲則十日耳我用三萬人歲餉不過百數十萬法若用三萬人則西兵餉鉅力且不支相持日久法旣外懼德人內耗兵餉稍割南圻以與之和必和矣有如萬分一中國小挫左宗棠李鴻章猶在出而持和於國體初未



大損况諸臣銜命專征皆有臨事好謀之志初非死而無悔之徒臣可決其必不辱命也夫將才不鍊則不出士氣不作則不興以乾隆盛時四海安謐我

高宗皇帝睿謀深慮今日事準回明日事緬越六十年中未嘗廢兵豈好大喜功哉所以奮武而整軍也今中原甫定西域始平而輦下士夫已有重毛錐而輕牙戲之意強敵在門犬羊雜處而在防將士已有習歌壺而嬉蹴鞠之心若不及時薦延梟俊磨鍊人才過此以往老成日益凋謝宿將均思退閒猝有兵端艱難誰屬然則爲

國家久長之計疆宇遠大之謀正不如奇守不如戰何則戰而逞志於法

天之靈也

國之福也。即或不然，知我創痛之所在，則上下臥薪嘗膽，易轍改絃，或猶未晚耳。難臣等者，必謂法謀甚定，法勢甚雄，用正則召陵陳師，營門解鬪，有先聲而無後實，未足戢其驕心，用奇則譬之趙受上黨，以致秦師，宋復燕雲，以召金禍，皆不如閉關自守，舊畝相安，不知中土本非小弱。

朝政近益清明

皇上以神武之姿，繼中興之業，上有

聖母輔以親賢，下有虎臣資以才俊，此實周宣伐獫狁，漢宣朝呼韓之會。夫豈孱王奕國所可比方，而法人收合餘燼，仍世好兵，外強者中必乾，一鼓者再必索，亦安

可震其虛弦奉爲驕子哉區區之愚伏願

皇太后

皇上斷之以果濟之以敏持之以恆知法志在蠶食和約斷不可憑知越境逼犬牙藩籬斷不可撤與其隱忍縱敵而致之於門庭不如急起圖功而制之於邊徼此所謂斷之以果臣寶琛前歲請急琉球亦冀震東隅以警西洋臣佩綸春正請急越南頗思興水師以應陸路乃譯署之議球案延宕亦已數年疆吏之議水師遲回又復數月外夷處處爭先中國著著落後筋懈脈弛實所隱憂昔吳三桂反於滇中

聖祖設立軍站奏報

批答至速吳逆震驚三藩以定

列祖有事準部亦設臺站以利郵傳資飛挽今彼則陸有鐵路水有輪船我

國家若應以神速猶冀天工無曠大德流行足敵其機心機事若復瞻顧徘徊當斷不斷我方發言盈庭彼已入穴得子我方築臺推轂彼已奏凱受降坐失事機追悔何及應請

宸謨內斷飭樞臣竭誠贊畫急謀粵督急籌邊防沿海省分設電報以利師行沿邊地方立軍站以資轉運此所謂濟之以敏法人幸而得請大農不得以節用爲名紛紛裁併兵餉疆吏不得以修好卸責紛紛調動邊師廣東兵輪斷在必置滇粵邊軍斷在必增不得已而出於戰勿以小勝而喜勿以小敗而驚將死則易之師少

則濟之期以十年三省文武將吏必有英奇瓌瑋之才  
出於其間可備異日干城腹心之選者目論者或謂兵  
艘皆由洋人管帶火器皆由洋廠購求用以行師譬之  
齎盜糧而借寇兵是誠然矣然惟備而不用斯軍官機  
匠日即於惰窳荒嬉若果樓船時習風濤則中國學徒  
自必指揮如意火器慣經行陣則中局藝事亦能規矩  
通神巧生於習久則有成安見工巧器械之良他日不  
與泰西方駕哉誠使

朝廷持久於內疆臣持久於外用充國屯田之計收馬  
援緣海之功懸唐蒙牂柯之師俟大帝龍編之賞不求  
速效不惑浮言此所謂持之以恆臣等所見如此誠知  
愚者之慮無補

高深然祕計陰符未宜宣洩仰懇

朝廷與樞府及一二重臣妥密定謀無庸下總理衙門  
及各省督撫集議蓋總署能參謨畫者皆在樞廷而各  
疆臣職限方隅於安南形勢或未瞭如指掌實恐蹈築  
室道謀之弊成幾事不密之憂也冒昧上陳言多越俎  
不勝惶悚屏營之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論劾給事中師長灼父子摺 同日

奏爲臺諫尸官革員怙惡請

旨懲處以澄言路而儆頽風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三月初間伏讀

上諭給事中師長灼於伊子師岱及家人等在外招搖  
結交司坊官說合公事等情未能覺察並移送案件遲  
延實難辭咎著交部照例議處刑部候補主事師岱行  
止不端物議沸騰著即革職等因欽此臣伏維師長灼  
以受賄被糾情節甚重臺臣因罪坐其子不復深求事  
下考功遂就公罪議處準其抵銷留任如師長灼僅屬  
散官雜職原其一眚俾得補過滌瑕實亦  
聖朝愛惜人才之意但給事中以建言爲職彈違糾慝



必正己始能責人陳善抒忠必明理始能慮事該給事中供職有年建白甚剋聲名本在下中近以教子乖方顯干吏議名爲失察迹近縱容雖復寬典倖邀而鋒稜摧損志氣頽唐闔門恐懼口關氣奪豈復敢言天下事哉

聖明廣聽言路需才仗馬寒蟬正士羞與同列儻仍毛舉撫拾用解緘默之愆而其人旣已見輕於時即其言安能見重於

上乎若謂贓私旣無佐證才具不過平庸未忍以卑幼之瑕疵絕其畢生之仕路此則飭回原署降授他官稽之舊章非無明例豈可舉龍鍾昏聩之流久司耳目橫據南牀以爲投老養閒之地也伏懇

宸衷裁奪可否將刑科給事中師長灼即行開缺量子懲處以肅臺綱至其子師岱雖經褫職聞仍怙惡不悛古銘猷一案城南萬口喧傳謂師岱與該舉人之弟挾有微嫌故向結番役數十人劫毆其兄以洩宿憤此乃巨豪大猾之所爲若不過絕其源深恐報怨取仇少年互相慕效放縱輕俠之徒紛紛復出殆非穀下所宜也步軍統領衙門番役必當盡行送部應

飭刑部將該革員一併拘傳審訊以懲惡習如以事涉曖昧不值窮治即請

飭令五城御史將師岱刻日驅逐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無令交結姦回敗壞風氣夫罷一師長灼則清要臺官益知修身踐言之義懲一師岱則貴游子弟皆有

懷刑斂迹之心似於

朝右紀綱都會風尚均有裨益臣區區之愚固非因一人一事冒昧上聞也是否有當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八年四月初十日奉

上諭翰林院侍講張佩綸奏給事中師長灼龍鍾昏聩此次古銘猷被拏有伊子師岱句結番役劫毆洩忿情事應將此案番役盡行送部訊辦一摺著派大學士會同刑部查明具奏欽此

統籌法越全局摺

光緒八年六月二十日

奏為法謀併越窺邊請籌全局以定

廟算恭摺瀝陳仰祈

宸斷事

臣

聞法越私盟欲盡收北圻要隘循江而上窺

我雲南其愚越人則以假道通滇為名其告中國則以私討於阮為解越固有輕中國之心法又臨之以兵劫之以勢俯首如約豈待偵諜而知

朝廷運籌決策將欲遏其狂燄折其狡謀非舉此事之終始本末成敗利鈍反覆推求不足以絕狐疑之心而應雷霆之節管仲曰凡攻伐之為道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於境尉繚子曰兵以靜勝國以專勝今強寇張皇藩屬向背而我上下之志未齊內外之心未協攻守

之具未備彼己之勢未明不可爲定不可爲靜不可爲專然則臨事成謀察機料敵未宜緩矣臣不避再三之瀆敢殫愚慮貢狂言惟

聖明裁擇焉

一議疆吏自法越釁作

朝廷起曾國荃於湘中移岑毓英於閩嶠擇用勲舊具有

機衡惟曾國荃昔克金陵威聲著於江南洵爲中興名將及督師榆關私憂損志託疾深居衆稍失望臣時在里門知之頗悉夫馬援病困曳足觀賊陶侃戎服誓師子喪不臨此固古名臣所僅見豈能望之國荃然其志氣固已衰矣今

國家藉其前勞暫攝兩廣坐鎮臥治亦豈不宜但一旦有事猶煩

聖慮耳岑毓英之爲人也氣勝於學勇勝於謀去閩入滇

朝廷於略短取長之中俾收駕輕就熟之效誠得人矣惟茲事體大毓英慮難獨任區區之愚似當得一良撫以爲之副杜瑞聯在京朝在湖南碌碌無聲績可紀撫滇數載察吏治民政效良寡聞其與劉長佑齟齬衆論且是督臣而非撫臣也道路之人或詆爲貪庸或譏爲疏緩臣考之未審何敢輕肆糾彈然其才不足以勝邊要殆可知矣毓英銳於圖功嚴於治下必與杜瑞聯相左俟其白簡上聞不許之則毓英意沮許之則毓英氣

矜

朝廷馭下自有等差毓英非一二勛勞親信大臣比不  
必使之沮亦何必使之矜哉竊謂如杜瑞聯者予以散  
地置之閒曹尚恐未能稱職滇方有事宜

特選賢吏代之與毓英謀斷相資修攘並舉以收馭外

安邊之效臣非刻於繩人實南顧巖疆恐非凡才所能

任重耳抑臣伏考雍正苗疆之役鄂爾泰嘗總督雲貴

廣西三省今欲進規交趾粵督現無輪船水師不足與

粵西軍併力滇軍若出蒙自與粵西邊境至河內皆五

六日若將滇粵前敵陸師悉受滇督節制俾扼要駐劄

庶號令一而兵柄專毓英雖籍西林軍旅之事或當無

嫌惟

聖人斷而行之

二議海防廣東海防三路並重三路者東爲潮惠中爲廣州西爲高雷廉而瓊又廉之外戶也明以前重東路次中路又次西路此特爲防日本計耳實則西逼安南暹羅諸國島嶼相望帆檣易達自西洋互市而瓊廉爲全粵屏障控制尤難故論南北水師當先粵論全粵水師當先瓊廉臣前疏欲撼西貢搖富春攻所必救釋實襲虛若經營北圻則由欽州趨越之潮陽雲屯一衣帶水耳漢建武中師緣合浦而進者此道也然則無論爲守爲攻兵輪水師之亟當建置不待再計決矣廣海礁沙旣多越南湖港亦狹似南洋水師不必購置鐵甲大船以衝船數艘爲主而多以水雷船輔之即可成軍督



臣於徵臣前疏未知已否議覆兵機至迅戰艦當儲應請

飭下戶部速集款項疆臣速選將弁建置粵東兵輪水師以權戰守之宜以聯警慄之勢

三議邊軍粵西軍出關者黃桂蘭所部十三營近四千人雲南聞沈壽榕所部十二營兵亦不能足額臣前疏請滇粵各練萬人若僅恃兩軍支拄兵力不完守且未足何能攻人

朝廷既有遣將行邊之議當令士馬健銳陣伍精嚴方足觀兵耀武宜

飭雲南督臣廣西撫臣簡士練軍速為虞備夫有兵無將與無兵同有將無餉與無將同有將有餉而無精器

與無將無餉同臣前請以徐延旭唐炯各當一路如蒙  
俞允該藩司等必各有臂指足備將材似應先行

諭知俾得刻期選募沈壽榕者以佐貳起家初不知兵  
屢經獲咎聲名甚為庸劣應請

旨即行罷撤以免僨事喪師從來行軍邊徼餉力之充  
虛運道之艱捷實能為勝敗之政此兩軍糧食宜從何  
路飛挽兵餉宜以何省籌協似宜

飭戶部及疆臣先事綢繆不然臣懼無糧食亡無委積  
亡也滇粵兩邊征則臨陣當有選鋒防則沿邊當立重  
鎮軍既亟宜訓練器當妙選精良應

飭岑毓英於赴滇時就近在閩省選帶洋槍教習數人  
以練滇軍並

飭張樹聲於天津裕寬於廣東選派洋槍教習數人以  
練粵西出關之軍其應用洋礮洋槍子藥即

命該督撫於香港上海各棧善價選購以濟急需並分  
赴英德美各大廠廣製新式以資利用將貴省兵工宜  
利器不然臣懼其以卒予敵以將予敵也

四議降將劉永福籍廣東固盜也嘗斬法將安業越南  
授為山宣副提督部兵得三千人釐餉得五萬兩法人  
忌之越人亦疑之聞永福潛至欽州芒街以省墓為名  
而實陰購利器且以購器為名而實陰蓄降心今越南  
之謀不函永福之元以款法必解永福之柄以謝法為  
永福計非歸命

本朝無自全理然隻身來降則一粵中無賴耳及今致

之宣光三省保勝諸盜均爲我有固亦鄉導之資也論者必以爲中法久和不當以一永福構衅然永福降意已達他日將聽其竄伏山谷乎將閉門而拒之乎抑如鄭子產之賢司臣請於法而免之乎或如唐牛僧孺之執悉怛謀並其地而還之乎稍一不當外誤邊籌亦內損

國體謀之不可不豫也至覃細弟陸之平李亞生諸盜雖與劉永福均有嫌怨此時永福志在救死如諸盜來降不難爲之解仇釋憾若聽其擁衆憑險爲法前驅非計之得也徐延旭出關捕盜衆所畏服倪文蔚受特達之知兩年之中以知府存擢巡撫宜如何力圖報稱以饜衆望而副

主恩乞

飭令密慮深籌詳細覆奏候

旨施行

五議越不可棄今日之事

朝廷固有憂邊之色然亦猶有存越之心臣以爲越南自絕於中國久矣保越以扞邊可也棄越以讓法不可也夫法之謀越其心路人知之越不得已而爲城下之盟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上國而即安於法聞其君若相一意媚敵惡劉永福而疏黃佐炎臣之盡節捐軀者不敢卹而切責之臣之背國出降者不敢誅而擢用之解散軍勢搖蕩民心商政歸之法險隘歸之法越已亡矣何待輿櫬銜璧哉夫就越而論即灰滅亦何足惜但

越滅則滇粵震動棄越是棄滇粵也欲固吾圉欲屏他族則此土在所必爭說者或以越固吾屬不能救之反以爲利是速越之亡而助法爲虐也然越自福映始封國中僭號稱我爲北朝辛丑以後遇我冊使禮意多闕一罪也親法疏我私許雲南商道二罪也我方恤小越不告亡三罪也越實負我我收吾之屬撤吾之藩何爲不可北圻爲諸盜所擾我軍屢勤彼民知感師以義動豈曰無名得越之後以一縣封其降王較黎氏固已存厚矣仲虺之志曰亂者取之亡者侮之今日越南之謂也乾隆安南之役

御製詩注用兵之道貴於幾先決策策旣決則或掩法不備收北圻以繫越人之心或厚集兵力俟法情歸而

擊之若徒懸師敵境壁城下不敢救適示之弱耳

六議法不足畏春秋之國楚爲強然自吳入郢以後雖乞師復國卒以削弱典午之世苻秦爲強然淝水一敗鮮卑蠶亂卒覆其宗蓋立國不以仁義一蹶不振再實必傷氣囂而不能久也法在歐洲爲易亂難治之國貪狼很羊不顧其後拿破侖第一爲英所流拿破侖第三爲德所虜窮兵不已將並越事而三矣論者謂法之蓄謀已深餘威未替其勢難與爭衡以臣所聞法之兵船在越海不過十餘艘法之兵士在河內不過六百餘人西貢之餉甚絀河內之兵亦頗傷亡中國若以滇粵三省全力當之收北圻爲基據江保險與之持久彼進無所略亟戰將饑亦荆楚苻秦之續耳夫法之仇爲德國

吳入越越句踐終滅吳以報仇齊入燕燕昭王終命樂毅破齊以報仇越以是霸燕以是強今法崇仇棄好而求騁志於南洋小國其氣中餒其勢虛張譬諸木本壞而槎枿旁孳水源枯而橫潦汜濫殆難久也中國若見可不進彼歐洲諸國以爲新集如法我尚畏之將益輕中土矣秦不可失敵不可縱此之謂也

七議攻與守之難易中法之事豈不曰攻勞而守逸攻客而守主乎然我若主守則法軍乘勝而前窺蒙自薄兗河滇中水陸必且廣增壁壘多結砦營其陸通廣西則鎮安歸順要隘一百六十四處水通廣東則三路六寨在在戒嚴西路惟高州一郡暗礁環護較易周防雷則隘口四十餘處瓊則衛所七十餘處而廉之欽州龍



門海七十二徑徑徑可入四通六關備多力分雖有善者殆難爲計我若主攻則滇粵各出一軍與黃佐炎興化之軍劉永福宣光之軍相應北圻可斷而有我以收越內屬爲辭及險而止原不必覺自我開水軍雖未成師而徵津之衝船閩之輪船駐瓊崖以擬其後可以牽制西貢可以直擣富春可以尾截神投之輜重可以遠輸陸軍之資糧法人在我圍中水陸南北皆不得逞乾隆間孫士毅出鎮南烏大經出開化旣破東京造船討賊之計爲忌者所泥而行軍之始亦未聞集舟師以擣廣南臣殊惜之兵法我專爲一敵分爲十則我衆而敵寡夫彼以一軍出沒江海而我三省皆爲所牽是法專而我分也我合三省之力以舉一隅則法亦前後左右

愈備愈寡是我專而法分也與其善守待攻孰如以攻  
為守進退之機得失之理較然矣

八議和與戰之利害難臣者曰中法果戰如沿海數千  
里何戰而果勝如後患何臣初亦瞿然及獨居深念此  
怯敵之游辭非慮國之至計也且疆吏為此說則胡勿  
各守其封域而顧以海防卸責於

廟堂乎譯署為此說則承平無事之日胡勿通籌全海  
之防而顧臨事飾詞以謝言者乎夫外夷之以兵挾我  
者凡三定海一也津沽二也臺灣三也然定海之役誤  
在舟至大沽琦善即與議款津沽之役誤在上海以與  
通商登州並為備米臺灣則倭人觸瘴多死行且退師  
我自欲以犒師息事耳然則事仍誤於和非誤於戰也

夫法窺南洋不能不屯煤屯米於香港澳門法窺北洋不能不取糧取水於煙臺上海斷通商絕協濟左宗棠在南李鴻章仍在北各國商市並在各口不願構兵法之勢已孤氣已折矣安能與日本連橫爲監腦攻心之計哉且越南之兵鋒果交則法旣外爭北圻又當內守西貢其分偏師以擾內地則力薄不足畏欲用衆以攻中國則法之財力兵力亦必不能辦此也我旣得志不絕其互市不擾其南圻西洋重商法又民政之國四執政爭權互傾以利動之以謀撓之何至連年寇邊爲患哉不幸而戰敗我不能堅持固必以雲南通商爲款若狃於和約法人得越之後勒兵求通滇道當事必且謂法即通滇於中國未爲大損而窮邊開鑛轉有通商惠

工之益堅請於

朝廷而許之中外和局大抵如斯而已是言和之害與戰敗之害正同而戰則猶有不敗之道在也臣憤越人之以和亡其國故欲我

朝以一戰收其威兩利兩害當有輕重臣固未敢遽斷也夫疆場之事彼此何常可以始敗而終勝可以小敗而大勝可以我先取越而終爲法所勝可以法先取越而終爲我所勝可以奄有全越可以偏舉北圻總之法實有可勝之機越實有可取之理果能

知人善任當亦可有志竟成臣之不敢堅以戰請者以皇太后聖體未可過勞

廟謨難於堅定而中外大臣亦無臥薪嘗膽之志任重

致遠之才也然臣所以言之不已者以此固中國強弱之機得越則五洲震其聲威失越則三省疲於奔命也今外患亟矣和局將變矣俄約甫定則議琉球琉球未歸則議越南此豈長治久安時哉欲長治久安非出於一戰不可欲出於一戰非操萬全之勝算不可俄可以不戰俄亦自不願戰日本可以戰然琉球形勢易得而難守可戰而猶不必遽戰也越南地近於琉球勢逼於琉球法為越國鄙遠我為拊背搯吭臣橫覽輿圖竊謂我

國家彈壓西洋取威定霸殆必自經營交廣始矣昔蜀攻漢中先主遙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無他漢中近蜀故也劉裕破姚泓關中赫連勃勃

曰吾取之如拾芥耳無他關中近夏故也越南近中而遠於法法以西貢一方不足抗滇粵三省若遠徵法都之兵遠竭法商之餉用兵累年勞費虛竭法且生亂南交本中國舊地此殆天所以限華夷也且越地上霧下潦法人多感疫物故而我軍服習水土是得天也法人重教虐民橫征暴斂越民間和議將成聚而怨詛黃佐炎越之重臣義不降法而於我則分爲陪隸願受招徠是得人也得天得人又且得地何可坐失先機致貽後悔哉今法越之約將成滇粵之軍未集必

聖君定計於上樞臣決策於下然後疆臣觀望之心始絕將士忠憤之氣始生外夷狡詐之謀始奪斷未有依違兩可怯勇無常而能決勝於萬里之外者也馭夷之

法不外和守戰三端此事棄越非策通滇非策防三省水陸又非策議和議守理勢俱窮然則舍戰更有何策哉伏懇

諭令三省督撫奏報加速加詳隨時圖上方略

宮中亦宜取滇粵及越南地圖隨時垂覽與軍機大臣商定大計以運

神謀以伸

果斷天下之幸也若

中朝諉之疆吏疆吏仍諉之

中朝過此以往法威已振法稅已饒事會坐失非臣所敢知矣臣不諳軍事不習洋情惟迫於愚誠難安瘖默披瀝直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施行謹

奏





會籌整頓官學摺

光緒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咸安宮總裁寶昌等聯銜

奏爲會籌整頓

咸安宮官學章程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

咸安宮官學創自雍正七年教習學生定爲員額以內  
務府大臣管理學務而選滿漢翰林稽察之立法之始  
既稟稱事品課有章高選經師橫舍闡溢百餘年中

列聖恢儒右文深沐雅化學官益惇誨以道藝士食舊  
德支葉蕃滋彬彬稱盛自道光以後用度不足例支稍  
稍省併亦會戎馬方殷未遑庠序之事師徒怠散進趣  
途雜博士僅有虛名學生遂寡成業失今不治舊典將  
渝臣等伏念

咸安宮官學翹材夙衆

恩例獨優遠固下庠西序之規近亦上臺東宮之制際茲

皇太后

皇上崇儒重道籲俊求才方屢下

詔書意在整飭官學臣等稽察課程同有綜理之責謹與管學大臣吏部尚書廣壽兵部尚書志和反覆集議僉謂齋室未傾徒屬麤備振衰拾墜宜及是時輒參稽舊制酌以今之便宜分別條上伏祈

聖明鑒察

一慎挑選

咸安宮官學學生例選八旗及內務府三旗滿洲舉貢

生監官學生及閑散人內充補嘉慶十四年議準臣學  
體制較優若學生年歲太幼僅責以背誦經書不足以  
觀成效嗣後凡由官學生及閑散人等挑選者定以十  
五歲以上二十歲以內入學至十年限滿不能考中生  
員即行出學舉貢生監三經正科鄉會試不中者如之  
是臣學學生必文理清通材堪造就者方能入格非如  
八旗

景山閒以幼童充數者比且教習期滿例以名下學生  
中式進士舉人取列生員筆帖式爲考課若準十年就  
傅之條恐無三載通經之效揆之事理妨礙實多此次  
釐定學規應將學生傳齊面試校藝署年一準成例如  
不及額即咨取各旗俊秀子弟續加遴選惟向章由管

學大臣取定送學比廣壽志和議以臣等會同挑選稽  
察尤周具見該大臣等無分畛域之意應俟得

旨允行臣等與聞選政仍當於拔尤選穎之中一材必

庸一藝必錄以宏樂育而廣譽髦

一分課程官學生額缺一百十名向例習漢文者七十  
七名習清文者三十三名乾隆二十六年改歸清書者  
二十名今學務久廢不但清書全不通曉即文藝亦甚  
空疏近年漢書房經廣壽酌復月課尚有基緒可尋至  
於繙譯清書殆乏專門幾成孤學臣等公同商榷擬仍  
以七十七名學習漢文以三十三名學習清文旗員當  
以

國書為根本而繙譯實以漢文為權輿如果教導有方

諸生敬業樂羣親師取友將旁通藝事舉所謂十二字頭三合切韻實無難兼綜條貫應俟數年以後擇學中高材異等數十人清漢並習亦不必預爲定員以免愛博不專之弊

一復公費查戶部例載臣學教習共十五員月給銀三兩季米五石三斗官學生一百十名各月給銀二兩歲支米二十一石二斗道光咸豐年間以次核減教習月得銀一兩八錢學生月得銀一兩四錢米皆每季一石有餘在今日教習具官學生輟業尚復月支奉稍亦近於苟祿素餐若經臣等酌復月課兩次教習小課六次既懲情逸宜恤清貧擬懇

恩施將臣學教習學生月銀季米均准實支無庸減成

給發計每年增銀千餘兩米千餘石在部庫倉儲所耗無幾而冷官寒峻所獲已多體恤既至始能專其責成衣食既周始能奮其志慮學務持久之基實在於此至教習應給衣裳學生應給紙筆各費管學大臣已經籌給無俟臣等瑣陳

一嚴考成臣學教習期滿由管學大臣出考咨部照例引

見候用自學務日弛該教習等功課無憑考核期滿報部流弊孔多久之將視教習一官徒爲舉貢入仕之借徑殊失論定後官初意管學大臣與臣等詳行定議擬於到學以後將該教習名下分教各生註冊存案其間或有事故改派加派者均隨時登記期滿將臣等所定

課簿咨由該管大臣出考並冊送部以憑稽核其不能  
實心訓課教法平常者仍照例分別參處駁回教習之  
考成準以學生之功課則學業玩愒必不肯曲與通融  
子弟梗頑必不願仍爲掩護斯視公事如私事自能以  
身率教收循循善誘之益矣

一端學術臣學課試久廢試辦之初不得不就文取士  
漸與薰陶但整頓官學本期造就人才若不深探本原  
狃於俗學久之學中但得數十工時文精試律擅楷法  
之士不足見

國家厚待八旗

甄陶品類之至意伏考乾隆元年臣學恭奉  
諭旨令學生學辦稿案及諸藝業嘉慶年間



諭士人讀書致用若但知從事文藝而置聖賢誠正修齊之學於不問即倖獲進階服官登仕其於修己治人之道懵無所知何以副興賢育才之意至尚儉黜奢尤為興廉善俗之本官學子弟蒙養初基著管理官學各大員嚴誠教習人等務與受業各學生講明四子之書剖析五經之義有心性浮華輿服侈肆者隨時嚴加戒飭欽此是知經行貴於交修體用宜於兼備臣等既酌復課試於繙譯詩文之外當漸試以經史策論觀其志識至先儒性理之書

本朝掌故之學亦擬令教習等隨時講求因其資稟咸使通明其常行書籍由各生自行購置惟臣學苦乏祕藏善本宏編訪求匪易所有

列朝

聖訓

御纂七經

御批通鑑輯覽以及

御定清文鑑及補編總綱補總綱

御定滿蒙漢三合清文鑑與

武英殿國子監等處所有官刻書籍及近年各省局刻

書籍應懇

恩准臣學擇要咨取俾諸生肄業之餘得以縱覽異書

研究實學斯教化宏而學術正矣

一請

恩試臣學學生向例五年考試一次由吏部請

簡大臣分別等第一二等錄用閒有

賜給三等留學四等革退乾隆閒改爲三年一試二十三年改爲不定年分考試繙譯中書筆帖式四十一年復准咨送吏部考試庫使臣等查近日侍郎錫珍請整頓官學侍郎寶廷請教導六部筆帖式均奉

諭旨允行即今事例停而繙譯中書各部筆帖式庫使亦實有乏才之患若申明舊章集各學之良以爲各衙門之用仍酌予年限準將各學學生請

旨考試分別錄敘則子弟有進身之階部吏皆明經之士似與學務政務均有裨益是否有當應請

飭下吏部妥議具奏

以上六事準舊制定新章酌時宜除夙弊似亦教養兼

全情法互盡如蒙

俞允臣等即當詳定條規嚴立程課時進諸生而訓迪之以期待衆嚮風相觀而善臣學近隸

禁垣較四姓小侯二品士門七營飛騎尤爲優厚八旗子弟又類多開敏高明仕路旣寬穎異之姿騰上必速若童年收辨志之益幼學定育德之基較之鄉貢進士州郡文學困於科舉習非所用者當有事半功倍之益以

國家治理之隆誠使實事求是久道化成或有一二瓌偉之士出於其閒以副

聖明振興學校之意此固臣等共爲八旗子弟深殷期望者也所有臣等會同管學大臣酌議整頓官學章程

理合恭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詹事府少詹事寶昌等奏會籌整頓章程一摺著  
該部議奏欽此

水灾汎濫請行

光緒八年七月十四日

儆惕修省實政摺

奏爲水灾汎濫請行

儆惕修省之實政恭摺直陳仰祈

聖鑒事臣伏讀六月十三日

上諭安徽浙江兩省同時猝遇水灾情形甚重爲近年

罕有之事

上天示警恐懼實深我君臣亟宜交相儆惕遇灾修省以消沴戾而重民生欽此退而載筆竊用頌歎比今一月江西以水告四川以水告山東亦以黃水盛漲告臣復聞江漢汎濫雨粵亦苦霖潦水雨之灾殆徧東南各省

朝廷已有儆惕之言猶未行儆惕之政殆非應  
天以實

修德厭災之理乎夫天災所由率在人事歷觀古今之  
迹山谷水出漂流民人未有不繫於秕政者也其在治  
朝水旱大異雖禹湯被之未有不責躬罪己者也

列祖

列宗敬

天愛民尤超百代蠲恤之惠修省之美殆不勝書今我  
皇太后

皇上遇災而懼宵旰憂勤

臣

近侍

赤墀敢不激切直陳以副

儆惕修省之至意謹條上六事以

聞

一勉大臣洪範曰狂恆兩若鄭康成以狂爲倨慢詩百

川沸騰李尋以爲咎在卿士

臣維

朝廷嚴恭寅畏求治孜孜宜受時雨之休而顧致不肅  
之罰蓋大臣實執之矣當髮捻未平執政慄慄於內將  
帥兢兢於外大難削平用致清泰自頃中原底定

聖明虛己優禮大臣恩深任固於是上位益驕下益諂  
屈復以成風倨慢之咎沸騰之應未始不由於此也自  
六部言之尚書決事侍郎非在樞府者不得參決卿貳  
中或老病曠官或行止越檢而曹司益肆奔競側媚矣  
自翰林言之辦事翰林或且白事掌院私宅倭仁定接  
見之例意在考行校才講求道藝今則月僅兩見三語



以後談諧雜作矣自軍機處言之當同治初年恭親王  
任勞任怨諸臣亦振作有爲今則因循疲玩政令日簡  
昔過午始散直今則散直過早事似機速疏曠實多章  
京承擬

諭旨或襲錄

前訓或割裂奏疏以致辭不達意頗失敬慎之道矣其  
他勲臣恃功大臣恃

恩背度越禮殆難覩縷夫人臣位不期驕微有振矜似  
無足責而盈滿之漸積爲廢弛是以部務叢脞胥吏因  
緣爲奸文書稽壓條例煩滋控案纍纍詐僞百出至於  
吏治之剝敝人才之消乏外侮之紛紜艱大頻乘而政  
府且有屋大柱小之歎誠今日之隱患也然欲挽天下

之風氣不能不責諸大臣欲勵大臣之  
諸政府自晉豫亢旱編修何金壽論及  
特旨革職留任上年彗星示警侍講學  
寶盞於是

特旨訓誡天人上下當相見以誠相維以  
朝廷既不欲委罪臣下策免三公特因  
微懲薄譴飾天下觀聽適生其玩愒之  
安足以回天變哉伏念今日時艱之迫  
偏災亦多遠慮臣下處絲綸密勿之地  
盡饜責望是在其心之誠不誠敬不敬  
敬則入躋

殿陛

聖母扶疾以臨朝

皇上沖齡而賜對心宜如何感動者出披章奏多言水火盜賊之事心宜如何矜惻者九萬里之疆圻億萬人之身命視三五書生一心之疏密以爲安危生死可不懼歟惟矢以誠敬仰贊

宸謨則宅心忠愨者才識自生秉性聰明者浮夸必斂樞臣誠敬以爲部臣倡部臣誠敬以爲天下倡庶幾積弊祛而灾異塞矣

一課長吏

朝廷共斯民者非一二疆吏乎漢養奮謂長吏多不奉行時令爲政舉事干逆天氣上不卹下下不忠上故陰陽不和風雨不時水者陰盛小人居位依公營私雨漫

溢者百姓虛竭家有愁心以今日各省吏治論之江西  
鎮道大員在會垣恣意飲博撫臣晏然不察經言官論  
奏得實幕賓高燕隆聲勢夥頤恣爲姦利李文敏至躬  
率屬僚爲高燕隆壽是江西政事不修也故江西水黃  
金滿一小盜耳譚鍾麟號稱能吏累年捕治卒不得盜  
是浙江奸宄不詰也故浙江水山東以海防爲重旣汰  
水勇當募強健補之任道鎔志在節餉殆無遠略所汰  
之勇頗劫行李爲害蒞東未一年凡所補拔多援其鄉  
人是山東舉錯不明也故山東水至於荆益遠州江淮  
近地其所傳聞或任用非人或黜陟任己臣一人之耳  
目實者不盡聞聞者固不盡不實也天灾流行自江浙  
以及襄漢不啻春秋時之大水意者疆臣未能稱職歟

司道以下未盡循良歟  
足信

上也樞臣言之不如

朝廷之考察爲足動人  
朝廷之治吏也當急於  
皇太后

皇上於被災各省考督  
其賢者責以捍患救災  
吏民見任道府以下責  
城隍謹隄堰發倉廩徙  
之要圖也

一求直言春秋繁露云

夏多暴雨近年屢

詔求言達聰廣聽

朝廷所以獎勵直臣優容臺諫者至矣安有正言遏絕  
民隱不聞之弊然近日臺臣戇直之氣稍沮者則文碩  
之言爲之也臣受

恩至深方當齋被獻誠何敢謀謀爭言有傷大體臣之  
所陳非較文碩之是非乃論言路之通塞也

國家設立都察院各衙門各行省均歸稽察而未別立  
一稽察都察院之官豈非

祖宗深意寬待臺臣導之直言哉文碩以廢員再起凡  
三上疏一疏劾左宗棠兩疏則皆劾言官其恭引之

聖訓特

列聖就一人一事偶發雷霆初未嘗著為通例而文碩曲證旁徵借為簧鼓亦巧於箝制臺諫之口矣師長灼縱容其子為非臣奏劾之部議上時

諭旨獨就其難稱諫職科罪休致懲臺臣之不言也而一二建言者文碩不詆為挾私即劾為冒昧是臺臣言與不言均為有過將令其何所適從臣伏維

皇太后兩次聽政求言之

詔甚為切至同治初恭親王至疏請求言以匡不逮比來寶廷應

詔陳言自以宗室末屬語尤危悚間有責備於恭親王而恭親王當會議之時於寶廷必和顏霽色使得盡言大臣之道固當如是文碩詎不知之乃以陳寶琛鄧承

修均嘗劾寶璽借  
而其誤爲迎合以  
臣起自草茅半屬

臣侍

講幄差久然至表  
階下其冒昧拘泥  
聖慈之曲庇故敢  
以風聞責以越表  
遑轉爲全軀保車  
國家抗言極論以  
皇太后  
皇上宏取善之亟



湖川集  
特詔大小臣工無論有無言責均令極陳得失其剴切  
詳明有裨時用者立予施行可采者節取之不當者寬  
容之天下知

朝廷遇災修省之心有加無已斯上下之情通而陰陽  
之氣暢矣

一明庶獄京房易傳曰誅罰絕理厥災水干竇釋易坎  
之初六曰江河淮濟百川流行乎坎中水之正也及其  
為災則泛濫平地而入於坎窞是水失其道也刑獄之  
用必當於理刑之正也及其不平則枉濫無辜是法失  
其道也我

朝慎重刑書為古今最道光以前司員頗多精法家言  
者近年刑部秋審處委派不甚公平京察記名秋曹差

少而公事亦日趨淺率外省自軍興以來官吏多執亂國重典之說於是申韓之術以漸而陋各省讞章頗以意上下其手全賴刑部平之乃巨獄非言官指摘不聞部臣糾正即有所舉發

命大臣往鞠率亦不能申疑剖枉其下疆臣者福建林文明一案誅子旌母以賞濟刑之窮殆非治獄常法河南胡體安一案至今延閣延閣既久改供就案何足爲信此京控所以日滋而訟獄所以日煩也臣通籍十餘年惟見浙江楊乃武一案以提部審訊平反餘者絕無昭蘇之望民怨甚積天災其遂能澹乎漢時董仲舒兒寬皆以經義決獄後漢郭躬陳元皆世傳法律馬鄭大儒治律咸有章句臣愚妄謂治獄之道必有經術有風

節有閱歷者乃能盡五聽而無冤民不盡拘拘於律也  
今則能拘拘於律者亦少矣內而刑官外而州縣既鮮  
明經又不治律定讞比例則操權書吏取決幕賓而已  
間有究心刑名者亦未能請謁不行據法聽訟法當入  
有貴近即欲出之法當重有同鄉雅故即欲輕之矣辭  
允升在刑曹時與蔡賡良均有聲時人爲之語曰辭三  
千蔡萬言謂其詳而少斷也江甯之獄聞閉門八日手  
治爰書用心非不勤慎臣受而讀之猶有疑焉天有雪  
而忽無雪地無血而忽有血欲解言者之疑而於督臣  
原奏不甚符合一可議也金刃傷分別左手嫌於自戕  
也東南各省箴刀無不用左手者供故云祖父均用左  
手矣北人未知南俗疑惟許嘉福刀用左手據爲獨得

之祕用以定讞二可議也老吏斷獄言簡而賅朱彪無子設爲滴血之說殆於辭費三可議也專治一獄猶且隙漏而況持天下之平乎然則今日欲明庶獄先當造就能治獄之人潘祖蔭聞在刑部頗求整頓辭允升旣負時望當益殫心應

飭令於本年秋審平情定獄亭疑以釋冤滯司員如有明慎之才拔擢委任以勵才能各省按察使亦宜講求律學移發審局於臬署時親獄事提刑任重尤望

簡用刑部能員各省良吏以收廉平之效庶幾刑獄可省冤抑可消矣

一杜中飽漢元延時谷永上書引京房傳云饑而不損厥災水謂世有饑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百姓困貧

無以共求愁悲怨恨故水樊準以謂上務省約在職之  
吏尚未奉承往歲西北大饑

皇太后

皇上減膳蠲振所費不下數百萬今日之水誠不宜傳  
饑而不損之占然以旱災之事論之內務府非不遵  
旨節用也所節者

宮中之服御而其中飽則未嘗稍節各直省非不遵  
旨濟款也所濟者晉官之私橐亦未嘗盡施於民然則  
宮廷雖損之又損而經理財用與辦理振卹之各官其  
不大自潤者蓋寡矣今欲治東南之灾而不重西北侵  
振各官之罪可乎張之洞歷檢山西舊案特劾葆亨王  
定安

諭旨遣戍軍臺夫軍臺猶近邊耳

臣敬稽

成憲臣下婪入振款者或治以極刑或籍其家產法至嚴也山西災時段鼎耀以侵振伏法今葆亨王定安覲然大吏貪黷營私貽誤善後罪狀殆浮於段鼎耀置而不殺何以服段鼎耀於地下哉今

朝廷軫念東南已

命有司加意撫恤第前日貪汙之吏未予重懲恐後來者視朕削爲利藪

大澤仍屯而不下耳伏願

朝廷將葆亨王定安或處以極刑或戍之極邊沒其家產以爲侵振虐民者戒夫今日度支之絀其弊率在中飽本年寶廷許應騏奏發工程積弊即中飽之一端也

方謂工部諸匠  
不免而毅然  
駭異

朝廷日日憂分  
年以來

東西陵承修  
藩司則廣東如  
中飽多也而田  
之引岸於關  
捐則不問省口  
吏之匿報而  
冒更甚於綠

朝廷黜一二貪吏以爲倡然後

飭戶工兩部稽出納之數定搏節之宜各省鹽漕關釐一以剔除中飽爲要行之十年國可以富此則樞臣部臣疆臣當志同道合各以全力經營之非頒一文告一奏議所能程效者也

一禁澆風楊萬里易傳曰水之在節盈則溢平則鍾故曰澤上有水節民侈受之以節節苦受之以中中無形受之以制胡銓亦以數路水潦請訓勵風俗損節浮靡臣嘗客江浙咸豐間粵逆淪陷蘇杭其殺戮劫掠之慘見聞甚確至今思之病悸謂戡定以後東南父老各有悔禍之心庶幾風俗漸歸樸厚矣乃江漢通商華夷雜處浮囂淫侈更倍於前舍本逐末惡儉即奢或被服詭



麗而家無擔石之儲或婚喪僭越而室有箕帚之詬侈  
心日啟風俗狂慢天變之來實以示罰若仍此不變猝  
有凶災驕惰者困於飢寒剝輕者流爲盜賊實勢所必  
至也南中商賈流通百物翔集習俗移人官斯土者且  
以侈靡華絢易其心志二三能吏亦惟以理財察下爲  
課最至於勵風俗謹蓋藏重農抑商返本歸樸則無不  
視爲迂闊難行者然臣以爲今日東南之政治殆莫急  
於齊民正俗者也夫俗之敝也久矣即日頒一  
詔令以齊其服用之宜制其吉凶之禮亦格而不行耳  
竊謂躬行節儉當自大吏始垂範鄉閭當自搢紳始湘  
淮各部散處東南勇營虛額坐擁厚貲是奇衰奢麗之  
所宅也禁奢之令當自各部將率始上海漢口甯波腥

羶之所市江南之江甯蘇州揚州浙江之杭州繁華之所窟也游惰之罰當自各郡商民始此則靖亂源惜物力由庶而加富教所以善大難之後而括王政之全固不僅為今日水災計也臣本迂儒所見淺陋伏祈

飭下各省疆吏妥籌章程詳下條教與地方紳士議而行之臣不達術數不究時宜何敢志劉向之五行擬李綱之六事惟數年以來既旱而彗既彗而水沴戾迭告饑饉洊臻深恐變不虛生私衷實為惴惴夫懸象著明至顯也畿郊左右至近也顯近之灾易悚聞見幽遠之患每至忽忘固不獨水灾為然矣臣尤伏懇萬幾之暇皇太后慎醫藥以保康強

皇上勤就將以求治理益訪人才益嚴邊備以格

天心以恤民隱天下幸甚迂愚所迫不敢避嫌不敢逃

罪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請

賜帑濟振片

同日

臣維東南大水惟安徽浙江已經內外臣工迭次奏報

六月十三日

諭旨令裕祿陳士杰動用款項作正開銷仰見

朝廷軫念民艱仁深澤溥但東南雖財賦之區究以粵  
逆蹂躪瘡痍未復俗務奢侈戶鮮蓋藏近聞浙江米價  
已形騰踊皖民浮動流徙日多似非特沛

恩施難以起諸溝壑查直隸晉豫旱災屢次蒙

恩截漕發帑今東南水災雖遜於西北之旱而貧民嗷  
嗷待哺其慘惻正復相同可否明降

諭旨於成災較重之省分就近在藩庫中酌賞帑銀或

數萬或十數萬兩俾該撫等酌度情形或與都水之工  
或舉平糶之政庶幾民無枯瘠邑鮮流亡地方元氣不  
致大損如蒙

俞允應請出自

特旨尤足感人心而昭

聖澤臣近依

講惺宣

德達情固其職也敬謹附陳伏祈

聖鑒謹

奏

論劾道員姚文枬父子片

同日

再葆亨王定安貪黷營私經張之洞據實糾劾革職遣戍墨吏聞之當知斂迹以臣所聞候選道姚文枬及其子山西候補道姚寶勳在晉豫振款中營私牟利亦葆亨王定安之類也姚文枬初爲長蘆鹽官詭立商名運鹽已於官箴有玷及管理振捐經其友丁姓控告有案李鴻章性素寬厚以事涉振款一興大獄則捐生須定案後給獎爲善者沮僅將文枬撤去局差未肯深究其事然畸零捐款以少報多移甲就乙冒捐者不知若干人入己者不知若干萬矣李鴻章憂去文枬又至天津而留寶勳上海以左右望而罔市利曾國荃素不知人保金安清保王定安又保姚寶勳寶勳一浮薄少年耳

自國荃奏調出都在上海勸捐倚勢恣睢冶游佻薄衆所不齒近黎兆棠委購西洋木植浮冒侵蝕劣迹甚著於上海自建妓寮坐收其利此實賤夫壟斷者之所不為而寶勳醜然為之豈非無恥之尤哉臣深憂災沴之洊臻坐眎度支之匱乏念及文枏父子濟惡蠹國殃民聖明之世必無倖逃法網之理而該道等出入京輦但貴要之臣偶與識面即退而誇耀於衆以示其聲勢之大譎詐莫測世遂無敢發其奸者臣而不加糾劾何以懲貪穢而肅紀綱李鴻章前以寬厚全振局必終以嚴正傲官邪如蒙

諭旨垂詢當即據實論劾直隸振款濟晉者多兩省鈎稽始能盡發其弊可否將姚文枏一員

飭交直隸督臣山西撫臣會同查辦姚寶勳一員

飭交左宗棠衛榮光查辦得實治罪用戢貪婪方今人  
流猥雜不肖之徒以例銀得官以巧取得富即使賊私  
敗露固已厚載而歸況敗者其二三而不敗者其七八  
乎疆吏果破除情面皆如張之洞者詞臣以論思為職  
似此猥瑣齷齪實亦口可不言吏治不修徒恃言者以  
糾察外吏何裨毫末哉臣尤願

朝廷責成中外大臣獎廉黜貪稍逾常格庶幾仕路一  
清也瑣瀆

宸聰伏須  
聖斷謹

奏光緒八年十月初七日奉



上諭前據右庶子張佩綸奏參山西候補道姚寶勲在  
上海勸辦晉豫振捐牟利營私恣睢佻達並采買木植  
浮冒侵蝕各款當諭令左宗棠衛榮光查明參奏茲據  
奏稱姚寶勲委辦木植並無浮冒侵蝕實迹惟前在上  
海勸捐藉差招搖並有納娼爲妾及廣置房屋賃作妓  
寮收取租息等情實屬卑鄙無恥姚寶勲著先行革職  
其經手振捐各款有無營私舞弊情事仍著李鴻章張  
樹聲張之洞歸入姚文枬參款內一併詳細查明據實  
具奏欽此

請密定東征之策摺 光緒八年八月十六日

奏爲請密定東征之策以靖藩服而張

國威恭摺仰祈

聖鑒事 臣維道咸以來天下有大患四曰粵捻回洋

皇太后兩次臨朝削平三孽今爲中國患者獨一洋務耳而東洋之患且更逼於西洋意者天厚其毒以速之亡欲我

皇太后

皇上聲罪致討稱兵海壖以繼

高宗十全之烈乎日本自改法以來民惡其上始則欲復封建繼則欲改民政薩長二黨爭權相傾國債山積以紙爲幣每興勞役物價翔貴衆怨沸騰雖兵制步武

泰西略得形似然外無戰將內無謀臣問其師船則以扶桑一艦爲冠固已鐵蝕木蠹不耐風濤餘皆小礮小舟而已朝鮮之役賃公司商船益之蓋去中國定遠鐵船超勇揚威快船遠甚問其兵數則陸軍四五萬人水軍三四千人猶且官多缺員兵多缺額近始雜募游惰用充行伍未經戰陳大半惟怯又去中國湘淮各軍遠甚夫其貧寡傾危國勢若此實難久存然且不度德不量力而專意侮慢上國蠶食藩封者恃海爲險謂我必不能戰也琉球之地久踞不歸朝鮮禍在蕭牆殃及賓館中國爲之捕治亂黨已足謝日本矣彼徂於琉球故智謂朝鮮初非我屬劫而盟之索兵費五十萬元使與臺灣之數相準以恥中國我以義始彼以利終貪婪無

厭師競已甚是即琉球朝鮮非我藩服而日本偏處以爭此土猶將起而圖之然則今日之事因二國爲名以乘東人之敝豈待再計決哉且臣亦未敢謂遽伐日本也以為南北洋大臣當簡練水師廣造戰船以厚其勢臺灣爲日本要衝山東爲天津門戶兩省疆吏宜治精兵蓄鬪艦以與南北洋犄角並請

簡任知兵之臣以輔其謀責問琉球之案以為歸曲之地駁正朝鮮之約以為激怒之端分軍巡海以疑之閉關絕市以困之召使歸國以窮之日本猜愆則必增防增防則必耗帑我水師大集南北各省三分其軍與朝鮮之銳更番迭出觀釁而動於我未病倭不能矣及其虛竭大舉乘之可一戰定也中國措置洋務每患謀不

定而任不專應請

朝廷垂問樞臣密定至計並

簡任大臣專以東征之事屬之李鴻章左宗棠均中興

宿將粵捻回三役卓著勲勞可否

飭令該大臣等會同彭玉麟及沿海各督撫迅練水陸  
各軍增置鐵船慎選將領以備進規日本日本非求助  
西洋不能與中國相競中西立約在先信義已洽聯遠  
交以便近攻度泰西各國亦無陰爲彼助者我有力而  
彼無援破之必矣失此不圖倭軍四出而兵強倭商四  
通而國富中國優游坐視戎備不修數年之中暫以無  
事爲福忤歲愒日我之勲舊益衰彼之勢燄益熾即一  
蕞爾日本已足爲中國巨患何論西洋哉臣於日本之

必危朝鮮與中國之當規日本春正曾極言之事機所  
迫敢弗瀆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施行謹

奏光緒八年八月十六日奉

上諭翰林院侍讀張佩綸奏請密定東征之策以靖藩  
服一摺據稱日本貧寡傾危琉球之地久踞不歸朝鮮  
禍起蕭牆殃及賓館彼狃於琉球故智劫盟索費貪婪  
無厭今日之事宜因二國之名令南北洋大臣簡練水  
師廣造戰船臺灣山東兩處宜治兵蓄艦與南北洋掎  
角沿海各督撫迅練水陸各軍以備進規日本等語所  
奏頗爲切要著李鴻章先行通盤籌算迅速覆奏原摺

著鈔給閱看將此密諭知之欽此

謝授庶子摺

光緒八年九月初八日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本月初七日奉

旨張佩綸補授右春坊右庶子欽此竊臣勃海庸才瀛

洲備列輪日侍邇英之讀何裨

宸猷遺風溯正始之音本慚家學乃荷

龍章於朶殿俾司燕禮於

作階被

澤逾涯撫衷滋惕初唐考典二坊職擬侍中先鄭注經

庶子官兼宿衛自非公望曷稱清資臣敢不勵志飭躬

竭誠贊道春華秋實念北人未習詞章右環左崇媿



中禁過叨榮遇願據蟻悃冀答

鴻慈所有

微臣

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叩謝

天恩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條陳朝鮮善後六事摺

光緒八年九月十六日

奏爲星象主兵請

修德講武以應

天文而靖藩服恭摺仰祈

聖鑒事

臣

竊見近者彗星柄在張度芒指西南九月甲

午流星隕於東北夫封域分星之說用證今日地形斷

斷不合而西法謂星象無關休咎其說亦不盡然臣以

理測之彗端甚銳兵象也流星如火亦破軍象也隨彗

星所指而擊之者勝視流星所向而攻之者亦勝吾之

西南則今越南也吾之東北則今日本也東之西即西

之東吾之東北日本之西南則今朝鮮也越南既有亡

徵朝鮮亦萌亂象二國之存亡治亂繫中外之強弱安

危是以

上天重之垂象以儆我

聖人也法越之事臣已再三瀆告如

宸衷南顧乞舉臣前議疆吏水師邊軍降將諸大端

垂問樞臣略加采擇臣今限於聞見亦未敢踰度事機

妄籌方略至朝鮮近在肘腋之間實有輔車之勢亂作

於內敵逼於外強宗囚矣大臣盡矣帑藏空矣國王選

懦外戚驕橫用二三恇怯之書生馭千百鈍惰之士卒

其國蓋未有不亂者也亂則爲日本所吞噬耳

朝廷留吳長慶一軍暫爲鎮撫殆權宜之一策非經久

之宏圖敢竭愚誠略陳六事惟

聖明擇之

一理商政

朝鮮之亂以務外交始議者以外交存朝鮮外交無政  
恐速之亡耳臣愚以為當由

中朝簡派大員為朝鮮通商大臣理其外交之政擘畫  
得宜中國駐軍之餉即可取給朝鮮無煩內帑而國治  
之得失國勢之安傾亦皆得隨時奏聞預謀措置斯材  
不易應

飭軍機大臣會同北洋大臣薦曾充專使熟悉洋情者  
以充其選

一預兵權

閱謙鎬之為政也頗親倭人問教習則倭兵也問洋槍  
則倭廠也亂黨殺大臣並殺倭人其所由來者漸矣既

平商政以杜其外侮亦當預收戎政以絕其貳心應  
飭北洋大臣劄知該國王告以倭人並無長技倭槍亦  
非利器嗣後由中國選派教習代購洋槍爲之簡練諸  
軍相與掎角

一救倭約

倭人之約莫貪於索費尤莫狡於駐兵臣以爲此約即  
不能駁之亦當救之也朝鮮至貧兵費何出聞以善後  
爲辭告貸北洋安知非借中帑以款東兵此則耗我之  
實亦且損我之名應

飭李鴻章無庸籌借以遏陰謀至倭兵入衛進劄王城  
尤多隱患應由吳長慶等密謀箝制之法嗣後議設通  
商大臣亦應調撥數營與倭軍相準俾資翼衛

一購師船

陸軍久駐王都恐朝鮮苦倭兵之擾亦必兼苦我兵諸葛亮南征論留兵有三不易誠至言也臣以為陸軍護王都不如水軍護海口應

飭下部臣迅撥巨款先造快船兩三艘由北洋選派將領召募中國濱海壯丁以為兵士駐守仁川較為活著一防奉天

本朝之龍興也先定奉天次定朝鮮其征朝鮮也實由鴨綠濟師今雖海程便捷然朝鮮日益多事遼防亦宜預籌提督宋慶樸勇忠誠其軍既久駐營口宜飭盛京將軍抽練旗丁歸宋慶統之與所部常滿萬人以備緩急

一爭永興

覘朝鮮者非獨日本也即俄人亦竊睨之防倭不防俄非十全之策矣朝鮮之永興灣洋人謂之迺校來甫海程去摩闊歲英里百數十米而近俄兵在海葭歲以摩闊歲海口嚴寒早冰不及永興之天氣溫和口門寬廣嘗思蠶食其地此地失則咸鏡諸道之藩籬盡失而俄有駐船之鴨必將大集戰艦久屯北海非唯朝鮮之憂將為遼瀋之患矣應

飭李鴻章會同吳大澂密計妥籌力爭要害

以上六事事事善後實事事爭先亦知李鴻章習於邊情必當見及但以連年彗孛環海腥羶時會孔艱終難無事故敢出位而言冀

朝廷深詔大臣密飭屬國共圖禦侮之術卽爲弭變之方果能以人事上挽

天心俾朝鮮措拄而獲全並越南枝梧而苟活數年之中外釁不作中國得以其閒暇物色賢能簡練水步從容觀釁臣亦初不願粵捻之後猝見兵端也仰瞻象緯深體

宸廑中夜感激不能自己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八年九月十九日奉

上諭右庶子張佩綸奏星象主兵請修德講武以靖藩服一摺據稱朝鮮亂作於內敵逼於外吳長慶一軍暫



留鎮撫殆權宜之一策非經久之宏圖條陳六事請飭  
籌辦等語朝鮮密邇陪都實為東北屏蔽該國情形積  
弱現在變亂甫平鄰邦窺伺自應力為護持以昭字小  
之義兼為固圉之謀第其閒籌辦機宜措置必須審慎  
張佩綸所陳理商政預兵權救倭約購師船奉天增兵  
永興籌備各條著李鴻章悉心酌度妥議具奏原摺著  
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欽此

道員馬建忠擅預倭約請查辦片

同日

再日本與朝鮮所定之約如兵費五十萬元及兵駐王城兩條一則竭其脂膏一則據其心腹所關甚大其時中國方計禽李昰應並誅亂黨何以兵在其郊於該國定約大事轉不預聞而該國君臣當昰應見禽倉皇失措之際又何以能從容遣使祕密定盟絕不關白我軍而毅然自主如此皆非情理所有也道員馬建忠身在王都去仁川不及百里聽兩國私歿竊和事先絕無聞見事後復不爭持謂之形同聾瞶坐失機宜實亦百緣難辭然該道本小有材能不諳大體臣亦未肯以此苛之惟近日道路藉藉謂朝鮮之約馬建忠不但預其謀並且主其事其始謂朝鮮吾屬當由中國償費謝罪經

花房義質拒絕則告金宏集以賠償兵費乃中外交涉  
正辦朝鮮無資可由中國商局代借該國初務外交奉  
爲祕訣又見中國亦畏倭人遂並兵駐王城一節均行  
畫諾嗣該道恐李鴻章等察出乃屬朝鮮使臣彌縫其  
失筆談中謂此約並非建忠主謀正其欲蓋彌彰之迹  
而吳長慶因事到津聞亦歸罪該道謂其擅預倭約任  
性妄爲此事內關國體外繫洋情虛實皆當嚴究約定  
於金宏集中國不問猶可也約主於馬建忠而中國懵  
焉不知恐朝鮮竊笑日本生心矣前明關白封貢之役  
因沈惟敬詭詐百端致啟倭人悖慢馬建忠爲天主教  
民與沈惟敬同一市井無籍深恐蹈茲覆轍也此約定  
於李鴻章到津之先與該大臣無涉張樹聲吳長慶均

受

國厚恩諒不至代人文過應請

飭下張樹聲密詢吳長慶秉公覆奏據實糾參以爲巧詐僨事者戒直陳所聞伏祈

聖鑒謹

奏光緒八年九月十九日奉

上諭有人奏日本與朝鮮定約如兵費五十萬元及駐兵王城兩條所關甚大聞道員馬建忠實主其事且言賠償兵費朝鮮無資可由中國商局代借又恐李鴻章等查出乃屬朝鮮使臣彌縫其失筆談中謂此約非建忠主謀正其欲蓋彌彰吳長慶亦歸罪該道謂其擅預倭約任性妄爲等語此次朝鮮與日本訂約究竟馬建

忠曾否預聞其事者李鴻章張樹聲確切訪查據實覆  
奏毋稍徇隱原片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欽此

報銷免造細冊易滋流弊摺

光緒八年九月十八日

奏爲報銷免造細冊外重內輕易滋流弊請

飭部臣秉公妥議以慎度支恭摺仰祈

聖鑒事九月十一日奉

上諭御史梁俊奏軍需善後用款請開單報銷免造細冊一摺等因欽此臣維軍興以來各省支用軍需籌辦善後多者數千萬少亦數百十萬其中浮冒不一而足然猶有不敢過於浮冒者慮細冊到部計臣從而議其後也戶部司天下大計苟大臣潔己以率屬司員守法以奉公雖有猾吏奸胥安敢串通囑託是其要全在得人而非立法之弊今若分年分起悉令開單存案則部中無權而權在外省封疆大吏豈能盡熟向稽司其事

者爲委員爲幕賓爲胥吏耳臣嘗究其弊矣兵差過境無籍可徵則州縣藉彌虧缺軍需孔亟奏報不及則庫項尤便挪移甚至託名善後虛報工程捏稱墊辦希圖冒領準駁聽局員之言多寡憑幕賓之口高下視胥吏之手種種弊竇悉數難終而疆吏及統兵大員亦遂以糧臺爲諉過之地如咸豐間張起鵷下獄物故而勝保置身事外是其證也報銷之弊如此若再令開單具奏總列名目寥寥數行不特

朝廷無由知其虛實即原奏之督撫僅憑臺局之一詳亦恐莫悉其底蘊一案奏銷數家驟富吁可慨矣夫造具細冊其弊在部中之需索然京員朋比貪婪形迹易彰指摘亦易及此雲南報銷所以終經御史劾奏也若

開單具報則其弊在外省之浮冒講張爲幻發覆亦難外重內輕弊將雜出因噎廢食此之謂矣且

朝廷不知有串通賄託之弊則已既知其弊法不能加密而轉疏之乎至同治年間

諭旨以削平粵逆特沛

恩施難爲常例其時湘淮將帥及管理糧餉大員均極一時之選殆非今日所可比方況庫款則徹底清查報銷則開單呈覽勢必將藩庫無著之款全納於報銷案中不過統兵大員多費數紙印領而已豈非互相矛盾者哉伏念財用出納終當責成戶部軍需則例尚沿乾隆金川舊冊殆不可用與其任法不如任人景廉王文韶因雲南報銷一案例宜引嫌尚書閣敬銘素著忠清



長於綜核嘗管楚軍糧餉情弊尤所深知請

旨飭下戶部尚書閣敬銘將御史梁俊所陳開單奏報之處有無流弊及如何杜弊之處悉心妥籌據實奏覆內除戶部招搖需索之由外絕各省含混冒銷之弊誠敘財會出之要也夫今日天下之弱患在貧而天下之貧患在中飽報銷為中飽之一端臣於水災疏中曾詳及之茲事稍有關係願

朝廷勿忽視臣言憚更

成命瑣瑣瀆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八年九月十九日奉

上諭前因御史梁俊奏軍需善後用款請免造細冊報銷當經明降諭旨令各省開具簡明清單奏明在案茲據右庶子張佩綸奏報銷免造細冊外重內輕易滋流弊請派大臣秉公核議以慎度支一摺著戶部妥議具奏欽此



請罷斥樞臣王文韶摺 光緒八年十月十五日

奏爲請

飭樞臣引嫌乞養以肅政體而安

聖心恭摺仰祈

宸斷事竊八九月間洪良品鄧承修論劾王文韶文韶  
力求罷斥旋遵

旨入直如故 臣維

溫諭慰留處大臣之道也而王文韶貪位戀權依違不  
去非大臣自處之道也夫報銷受賕曖昧之事 臣所不  
言至權關設肆出納官錢因而漁利往來漢口者皆鑿  
鑿言之然此特不學無術之一端 臣未敢以苛王文韶  
也惟念樞廷譯署實寄天下之重王文韶即無穢迹本

亦常才就令伴食中書束身寡過殆未能斡旋時局宏濟艱難今屢受彈章望實虧損度其志氣消沮憤懣不平內發歎咤之音外為可憐之意久居要地竊恐非宜臣愚無識不知

朝廷之意將待獄成而致之罰乎抑使之終居政府以自贖乎王文韶之意將含垢匿瑕以託於雅量乎抑下畏人言上迫

嚴命而不敢固辭乎伏考乾隆十五年御史歐堪善劾梁詩正徇庇營私

高宗皇帝召見歐堪善面加詢問並諭內閣曰身為大臣必當使人無瑕可指方不媿精白自矢之節苟其有干物議即係平日不能深信於人朕

故謂此奏雖虛未始非梁詩正之福明年

聖駕南巡詩正父年八十給假留侍旋疏請終養

賜詩有翻祝歸朝晚卿家慶倍深之句一時傳為盛事而恭繹二十三年正月

聖訓則謂梁詩正之父年已衰邁詩正欲回之意亦不甚切是以轉令其回籍侍養俾遂父子之情然則當日馭臣之法教孝之經誠仁至義盡而可為後事之師也例載親年八十以上即有次丁終養者聽王文韶母年八十有三終鮮兄弟養親乃人生至樂當此崦嵫漸迫喜懼交縈實亦報

國日長報親日短之際若聽其去官歸養該侍郎家在杭州有湖山以滌塵氛有田園以供甘旨百餘年中與

詩正後先方軌尚足光照

孝治炫耀里閭如其不然文韶即持祿保身而其子慶  
鈞及其交游僕從狂恣輕揚類非文韶所能約束必令  
白首偏親目見子孫不肖之事憂危惶思損其餘年殆  
非文韶所忍出也誠使該侍郎引嫌去位竊謂有裨於  
時政者約有三端雲南報銷一案蔓引愈衆根究愈難  
延宕消弭勢所必至文韶解職既絕讞曹觀望之心亦  
杜天下猜疑之口實情可得積弊可蠲斯刑政明矣軍  
機處爲出治之地必大臣才望夙著始能任勞任怨敢  
作敢爲今文韶既被此聲仍參密勿將用一人而民議  
之行一政而民疑之即如景廉操履素端因與文韶同  
直同官遂致牽連並及政本至重因文韶一人而輕殆

非

國家之利若令其歸養全重臣之名節即以悚中外之觀瞻斯

朝廷尊矣

皇太后聖躬雖臻康復猶宜

頤養紓勤乃九月初一日因鄧承修劾王文韶

召見樞臣二十二日因雲南覆核報銷又

召見樞臣此兩日並無內外簡放員缺亦無各省急遞

奏章當霜風漸厲之時正

幾暇養和之日乃以文韶奉職無狀至增

宵旰憂勞該侍郎夙夜捫心能無悚媿誠政府得人庶

務咸理親賢得以靜攝灾沴亦可潛消斯



起居安矣

臣久依

講帷屢貢愚誠曾荷

天褒謂其絕無瞻顧今王文韶例當避位乃兩月以來始因恭親王久病未愈

屢念方殷未敢遽行論奏入冬以後因

皇太后聖壽節近又未敢遽行論奏徬徨展轉瞻顧實多慚疚之私難以自喻伏祈

朝廷諒其無他曲垂

聖聽下臣章樞省令王文韶善於自處天下幸甚冒昧

上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皇山正統二年



再請罷斥樞臣王文韶摺

光緒八年十月二十七

奏為樞廷譯署宜

簡賢才恭摺瀝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自再參

講幄每深念時艱以為修內莫亟於用人攘外莫亟於經武九月之中章疏十上要不外此兩端誠自覺其煩瀆而中懷有所不容已也仰恃

聖明不加譴責輒反復思維以為修內攘外要在樞廷譯署若兩府之地或有僉壬則臣下修攘之策固未必行而

皇太后

皇上修攘之心亦且為之陰撓而潛沮是以中夜感激

欲諷去王文韶以重樞廷而清譯署此誠區區之愚憂  
時爲國之隱衷也伏承

詔諭乃以樞廷譯署需人慰留文韶文韶養親之心本  
不甚切則去官之志必不能堅其勢且將復出是臣拙  
於立言而遂其巧於固位之私也臣維九月初間之  
旨謂文韶辦事並無貽誤夫國之大政諸大臣謀之恭  
親王斷之

皇太后

皇上指示之此則

君臣一德羣下和衷之效豈能歸美文韶近奉

諭旨則謂其尚稱熟悉而文韶實亦僅僅熟悉固未有  
遠慮深謀足以應務碩德宿望足以服人也況以私言

之文韶則有衰病之親以公言之文韶則有究辦之案必以熟悉留之能令其奪情跡事乎能令其帶罪効力乎所需於文韶者至輕所妨於政體者至重非所以風示天下也且天下果無才勝於文韶者則已亦既有之何爲而於文韶獨誤此

恩也夫文韶之才人皆以譯署推之然文韶在關道日淺湖南亦本無洋務其所承者沈桂芬應付之法耳以言商務則綜核不如閻敬銘也以言防務則操縱不如張之洞也夫內地洋釐始於江漢實敬銘創之外夷改約始於俄國實之洞謀之二臣固有明效矣至於樞務文韶不及寶璽李鴻藻遠甚惟曾任封圻故頗以諳習外事自命而敬銘則久撫山東之洞則方撫山西皆習

外事而忠清過之即不必此二臣而但求才望勝於文  
韶者夫固不乏人也臣爲此言豈爲文韶一人之去留  
哉今天下政務在在有洋務灌注其間譯署之與樞廷  
互爲表裏斷非一二人所能支柱自恭親王辛苦艱難  
創立譯署文祥以忠勤佐之

中興之功實基於此而其時風氣未開人才未出洋情  
未盡得軍務亦未盡竣文祥齎志以歿不幸而丁日昌  
郭嵩燾輩出以應付之術導沈桂芬背恭親王文祥臥  
薪嘗膽之初心而但求苟且無事於是人爭詬病譯署  
而外夷乃日益驕矣比來夷燄稍熄其機可以自強而  
老成漸衰其勢亦不可以自恃兩府要政悉恭親王主  
持近以五十之年久疾未愈必調攝得宜始能強固故

譯署之任宜有重望長才共肩艱鉅與樞廷舊臣合謀協力乃足使天下省事而恭親王省心委之文韶其能勝任愉快乎臣所以終言及此者以臣屢論文韶言過切直雖

皇太后

皇上虛懷納諫必不罪臣而逆耳批鱗獲咎甚易誠恐

萬一獲咎而臣惓惓之悃不能盡吐於

聖明之前是以展轉籌維畢陳至計願

朝廷不以一言之戇而沒其千慮之誠但使

簡任賢能勤求治理以收修攘之效則臣即獲咎而去

此心較安悞懇愚衷伏維

皇太后



奏  
皇上聖鑒謹

清平集

三

雲南報銷可疑三端片

同日

再雲南報銷一案洪良品劾景廉王文韶均受賂遺鄧承修則以景廉夙稱謹飭王文韶素性貪邪專請罷斥文韶夫賂遺曖昧之事無論局外難得其確據即局中亦詭秘百端斷無留一據以爲糾劾之證者鄧承修舍賂遺而論素行原景廉而劾文韶較得事理之平而爲糾慝彈違之正論嗣奉

諭旨意在俟崔尊彝等到案究出實情則景廉王文韶情弊斷難掩飾

聖心亦至虛公

明諭亦至剴切然被劾之臣仍在左右何以能得情何以能核實哉賂遺茲所不言而此案可疑者約有數端

王文韶曾在雲南司派辦處行走報銷之弊當所稔知  
此案既致人言必有書吏在內若於奉

旨之日即密飭司員將承辦之書吏羈管候傳抑或押  
送刑部豈不光明磊落盡解羣疑乃讞曹函牘屢傳機  
事不密任令遠颺歸過司員全無怍色人或曰文韶機  
警何獨於書吏則不機警所不解者一也雲南此案報  
銷將歲支雜款全行納入軍需本非常科即疆吏聲敘  
在先亦宜奏駁既已含混覆准經言者論劾若戶部即  
請

簡派大臣覆核則過出無心猶可共諒乃至麟書等奏  
請覆核始與景廉面懇迴避風聞銀數出入散總不甚  
相符且事先迅催兵工兩部不及候覆率先奏結尤爲

情弊顯然人或曰文韶精密何獨於報銷則不精密所不解者二也崔尊彝潘英章爲此案罪魁禍首既據商人供稱匯款係爲報銷狀證確鑿該兩員即屬有玷官箴周瑞清已經解任該兩員不先行革職亦當暫行開缺乃迭降

明諭但曰嚴催解送他樞臣即未見及王文韶若欲自明何以默不一語人或曰文韶明白何獨於該兩員處分則不明白所不解者三也此三者在樞臣戶部亦不得謂非疏忽而文韶仍在樞部同官爲僚皆存一投鼠忌器之心深恐轉喉觸諱是諸大臣之苦衷臣亦不難曲諒而麟書潘祖蔭始則密搜帳目已得要領日督司員極爲嚴正其後何以忽請迴避何以忽核報銷無亦

以事涉重臣難於措手故因事納諷以待

聖心之自悟以待文韶之自媿也夫至二三近臣均因文韶在側不敢正論不敢深求則讞司之不敢嚴鞫書吏外省之不敢擒獲犯官亦在意中矣臣亦知專坐文韶該侍郎心必不服但戶部事體實皆文韶主持景廉雖列銜在先僅於隨同畫諾且軍機至貴之官受賄至穢之行兩樞臣同被受賄之名臣略知政體非所樂言苟在疑似之間實不忍過爲揚簸況景廉崎嶇西域十有餘年如果素行貪婪擁軍截曠久可致富何待今日而始貨殖以自封哉故臣以爲如景廉之平居謹飭家乏私藏恭親王等當所深知即宜在

聖恩湔洗之列若文韶則坐擁巨貲乾沒不已此案即

無確證平生未立清名然

臣前猶請

飭令終養者實欲全樞臣之體以免貽

朝廷之羞若非該侍郎負氣要

恩亦不願盡發其覆也總之此案既經攻發非徹底根究不足以挽風氣而儆官邪今事閱三月

詔令屢頒而周瑞清仍安坐於家崔尊彝等仍徘徊於道文韶且仍將贊畫於

廟堂俟一旦案情敗露則刑辟隨之自古迄今安有此

事臣愚謂雲南糧道崔尊彝永昌府知府潘英章既經

干預報銷又復抗

旨不到畏罪逗遛員缺未便久懸應請

旨將該兩員先行革職由所在督撫嚴拏解部麟書等

查封號帳究竟若干冊崔尊彝所匯銀兩究竟若干萬  
請

飭下麟書等詳細奏聞王文韶於此案節節疏懈處處  
通融應否與各戶部堂官分別議處抑或令該侍郎明  
白迴奏之處伏候

聖裁臣與洪良品鄧承修景廉及其子治麟均無一刺  
往來而王文韶究涉姻親並無嫌怨揆之人情即不欲  
稍自貶損以阿附之亦斷無從而下石之理實以機務  
至重時會方艱若不決去貪人無以儆惕有位血誠披  
瀝不敢顧私伏須

宸斷謹

奏

三請罷斥樞臣王文韶摺

光緒八年十月二十七

奏為地震之異大臣當執其咎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王文韶奏請開缺養親

諭令假滿入直是日京師地震

臣

向以天道幽遠每遇

災沴陳言但敬舉古人恐懼修省之理上副

宸廑初未敢執一人一事以實之今文韶甫被

慰留而地氣即不安靖

臣

不必謂文韶足致地震然亦

適然而相值矣因思文韶以光緒四年二月入直樞垣

其時直豫告災該侍郎乞假迎母由運河入都供張甚

盛民以怨咨數年以來水旱之災彗孛之異無歲無之

於是糾劾文韶之疏亦無歲無之驗之天象則如此考

之人事則如彼

臣

益信天道益不能無疑於文韶矣伏



念文韶學本淺薄自入樞垣志得意滿臣核其素行決非端人惟以

聖母甫安親王久疾未敢列款糾參致煩

宵旰是以藉報銷一案諷其歸養上體

聖朝寬大之心下過庶職貪恧之漸在微臣疾惡本懷

實多未盡故前疏自慚瞻顧情見乎詞

皇太后

皇上至公至明於文韶隱微必當鑒及以本應俯如所請動其孝思以無得再行瀆請抑其驕志駕馭大臣之道

朝廷諒有微權假使文韶下忱人言上感

殊遇從此改過遷善固亦臣所樂聞而

慰留之詔甫頒地震之咎立應揆之事理頗以爲疑昔魏象樞官都御史以地震蒙

聖祖皇帝召見伏地涕泣密陳索額圖明珠罪狀未幾而索額圖等獲譴臣與象樞同籍畿輔遭逢

盛世敢不竭誠雖位卑分隔不獲面對而直陳天人感應之道庶幾仰悟

聖心曲垂

明聽文韶今已疏謝即

聖人有從諫轉圜之美亦或以玉言反汗爲嫌惟望朝廷察文韶進退之節而知其忠孝之不誠審微臣反復之言而懷夫

鑒觀之不爽今雖善於使過終必

果於去邪庶幾大異可消羣疑自息矣冒昧直陳不勝  
悚惕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八年十一月初五日奉

上諭王文韶兩次奏懇開缺養親未允所請本日召見  
軍機大臣復據王文韶再三陳請情詞懇摯出於至誠  
王文韶著准其開缺回籍養親俾遂孝思欽此

奏議卷之二

澗于集

奏議卷第三

辭署副都御史摺

光緒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謝署副都御史摺

光緒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敬舉人才摺

光緒八年十二月初三日

戶部堂官自請議處避重就輕摺

同日

侍郎邵亨豫難兼要職片

同日

請

簡大臣巡察河工摺

光緒八年十二月初九日

侍郎游百川等熟悉河務堪備任使片

同日

議處戶部堂官未便會銜摺

同日

停捐善後摺

光緒九年正月十二日

御史張人駿應否迴避摺光緒九年正月二十五日

越事趨重粵西請

簡邊材摺光緒九年二月十三日

請開船政大臣黎兆棠差缺片同日

革提羅大春剿匪糜餉片同日

謝授侍講學士摺光緒九年四月十四日

制敵安邊先謀將帥摺光緒九年四月十八日

邊情已亟宜定

宸謀摺光緒九年五月十七日

法諜謠傳不足徵信片同日

署吉林將軍玉亮衰病昏惰片同日

請預籌荒政摺光緒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朝鮮戍軍宜籌經久摺

光緒九年六月十四日

總署章京張賡颺鄙猥招搖片

同日

河南王樹汶一案覆審司道請照例議處片

同日

黔撫林肇元貪黷營私摺

光緒九年七月初三日

請改兩廣水陸提督船制軍屯摺

光緒九年七月初五日

整頓滇鑛片

光緒九年七月初七日

法越之事請嚴備北圻摺

光緒九年八月初三日

謝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摺

光緒九年十一月初五日

謝充

文淵閣直閣事摺

光緒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擬請武科改試洋槍摺

光緒十年二月初八日

樞臣不兼總署窒礙難行摺

光緒十年三月十八日

請

飭邊海各軍嚴防備戰以杜要盟摺

光緒十年四月初八日

光緒十年四月初

詳議和戰大局摺

光緒十年四月初十日

奏議卷第三目錄

澗于集

奏議卷之三

辭署副都御史摺

光緒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奏爲

微臣

學淺資輕難權風憲懇

恩俯鑒下忱收回

成命恭摺仰祈

聖鑒事本月十一日內閣奉

上諭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著張佩綸署理欽此聞

命之下倍切悚惶伏念副都御史一官所以提振紀綱

糾察非法自非人望詐稱憲司

臣

經術本疏又鮮閱歷

授職不及十稔歷俸甫越六年仰荷

天恩新擢官僚獲參

講慳實已抱慚夙夜懼弗克勝近來



朝廷軫念時艱廣開言路嘉謨讜論臺諫爲多臣以迂  
拘勉隨其後究亦何補涓埃而遽以少年不學之人攝  
中丞專席之坐其何以追隨九列翊贊三台  
異數之加實虞隕越臣竊反復循省將欲激厲言路則  
御史本多敢諫之人將欲誘掖微臣則中庶已屬得言  
之地與其兼官而曠職孰如守分以據誠惟有仰懇  
聖恩收回

成命將臣副都御史一缺別行

簡員署理臣幸居侍從遭際

聖明益當養氣讀書隨時獻納以上副

朝廷訓誨策勵之至意署缺向無辭例惟以五品詞臣  
超權執法實爲

曠典下忱悚切用敢瀝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奉

上諭詹事府右庶子張佩綸奏請收回成命另行簡員  
署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一摺張佩綸著仍遵前旨署  
理所請應毋庸議欽此



謝署副都御史摺

光緒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本月十一日臣蒙

特恩署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當即具疏力辭十二日  
奉

上諭張佩綸著仍遵前旨署理欽此臣以疏庸渥叨  
知遇宮僚忝職

講幄陪班

中禁傳宣異數更榮於賜炬南司攝領前型深媿夫埋  
輪未獲固辭懍遵

初命伏念唐崇臺長例由諫議兼權宋設經筵間使言

官預講惟武元衡特蒙召對自右庶子復拜中丞而歐陽修雅善文章以起居注同知諫院今雖暫管共此殊恩臣惟有獻納簪毫抨彈執簡覩此柏臺霜肅覺聖時誤賞春華際茲

松棟雲高在

小臣

願儕屈軼勉殫駑鈍冀答

鴻慈所有

微臣

感激下忱理合繕摺叩謝

天恩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敬舉人才摺 光緒八年十二月初三日

奏爲遵

旨敬舉真才仰祈

聖鑒事十一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爲治之道首在任用得人際茲時事多艱需才孔  
亟允宜博訪周諮以備擢用內而部院大臣外而督撫  
大員各有以人事君之義平時見聞所及如有器識闕  
遠才守兼優之員素所深悉者著各舉所知出具切實  
考語秉公保薦不得瞻徇情面及徒采虛聲濫登薦牘  
用副朝廷延攬真才至意欽此仰見

朝廷側席求賢孜孜罔倦曷勝欽佩臣以菲材蒙  
恩權攝中丞比於大臣之數若不薦揚俊乂上報

聖明竊位蔽賢咎何可追謹就臣所知密薦數人惟  
聖心擇焉

翰林院編修王文錦爲人樸訥厚重即之似無他長及  
考其素行則遇事能斷見義必爲有古烈士之風又習  
於兵家之言測候星文講求形勢皆今可施行而不泥  
於古竊觀該編修才大而出以和平方高而務爲韜晦  
其所成就必有可觀懇

恩破格錄用俾及時展其猷爲

翰林院編修吳大衡習於吏事有幹濟才楚子論晉侯  
重耳曰民之情僞盡知之矣臣少更患難略識民艱然  
大要知其情而不知其僞實未及該編修之洞達精明  
也大衡爲太僕寺卿吳大澂母弟同有時名其堅果樸

拙微不逮兄而開敏爽朗神鋒俊拔則過之雖厯俸稍淺而閱世已深年逾四十未可限以常資遏其銳氣可否懇

恩存記以道府簡放俾收治效

工科給事中鄧承修在諫垣久臣嘗詢當世人才於張之洞陳寶琛皆言承修能治古文論事有識檢其奏議讀之心竊敬慕以爲馬周陽城一流然交游素簡亦未與之往來也及至柏臺與該給事例相接見觀其冷峭嚴整決爲端人徵之輿論知鄧承修操履清嚴事理整密嘗巡視東城治事亦稱精核伏念

朝廷求才言路如游百川邊寶泉孫鳳翔陳彝均以臺諫有聲馴至大官在鄧承修因事據忠豈希進取然臣



之庸劣猶誤

殊恩矧在承修言行交孚本人中屈軼哉該給事清標  
雅望尤宜京秩應懇

恩不次擢用爲臺諫敢言者勸

已革山西布政使林壽圖由軍機章京改御史同治之  
初建畫有裨大計官京兆備陝藩均有治行可紀在山  
西以減解西餉經左宗棠劾奏革職雖咎有應得然當  
時晉方大饑殆非不得已情固尚有可原左宗棠性剛林  
壽圖亦性剛在秦本已齟齬是以此該革員條理周  
密學有本原久官京曹國故朝章尤所諳悉理財察吏  
在藩司中罕有其比今時局需賢綜計司道備員多而  
良吏少即歷論人才亦新進多而老吏少如林壽圖之

更事既久甚有治聲任其抑塞以終斯才亦殊可惜臣  
於林壽圖未嘗相識其行詣嘗聞之故編修吳觀禮臣  
年少不學蒙

恩遽至於此實得觀禮討論之力其所稱道之人臣實  
篤信無疑可否照張凱嵩例

飭下疆臣將林壽圖送部引

見聽候錄用之處伏希

聖裁

以上四員或素所深悉或確有訪聞實皆器識闕遠才  
守兼優足以仰副

明詔如蒙

天恩量能授職必當各有建樹以濟艱難儻該員等服

官中外遂無政績可述志行可徵臣則願受濫舉之罰

齋祓上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戶部堂官自請議處避重就輕摺

同日

奏爲戶部堂官自請處分避重就輕恭摺糾參仰祈

聖鑒事臣查戶部承辦雲南報銷一案經閣敬銘覆核以該省開造軍需十四冊官弁兵勇薪糧細數核與滇省各章未能脗合年例款內又有卷牘不齊並不行查即爲准銷含混草率殊屬非是將司員福趾等奏參戶部堂官景廉等則以失於覺察自請議處臣查處分則例州縣報價不實及該上司不據實覈明希圖冒銷者將州縣官革職治罪督撫司道府州俱降級調用等語詳審例意督撫與司道以下同罪者以申詳爲司道出奏爲督撫若督撫覈明則司道以下雖欲冒銷不奏則不能銷也此案司員承辦奏銷草率即不據實也含混

即不覈明也章不合卷不齊即予准銷更甚於希圖冒銷擬稿雖由司員定稿實由堂官是該堂官處分亦當以辦理報銷含混草率照督撫不據實覈明例請旨交部議處即其中不無情有可原之人亦當候

君上之特恩而不當任羣情之巧避今該尚書等輒以失於覺察自請議處一若部中之事准駁權在司員堂官僅止列銜畫奏者其爲避重就輕已無疑義相應據實糾參仰懇

特降明諭將該堂官辦理奏銷含混草率交部議處以儆有位至該堂官失察司員書吏犯贓現經

欽派大臣審訊應俟贓證確鑿再行定議與此次處分並不相涉合並聲明臣忝權司憲職在糾彈是否有當

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侍郎邵亨豫難兼要職片 同日

再吏部爲六官之長戶部綜天下之財自非雅望長才  
即一部且難稱職況兼任哉邵亨豫在湖南巡撫任內  
被人彈奏聲名本屬平常旋經內調禮部侍郎近來腰  
腳不健衰態日增趨公不無遲誤乃以吏部侍郎兼署  
戶部兩部事務正在講求整頓邵亨豫濫廁其間深虞  
曠職且雲南報銷一案該侍郎隨同畫諾並不能據實  
覈明其無才亦可概見近年部臣閒以衰庸去位如邵  
亨豫者兼綜兩部斷難勝任應如何處置之處出自  
聖裁臣爲整飭部務起見是否有當伏祈

聖鑒謹

奏光緒八年十二月初九日奉



上諭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著周家楣署理邵  
亨豫毋庸兼署欽此

請

簡大臣巡察河工摺

光緒八年十二月初九日

奏爲請

簡大臣巡察河工以弭巨患恭摺瀝陳仰祈

聖鑒事竊黃河不治久矣今年河決巡撫任道鎔籌塞  
之乘冬畢工春令土融且不可恃臣於古今治河都水  
之法未能先事講求稍有建白以紓

宵旰之憂不但辱臺亦且負

國旬日以來獨居深念以爲黃流穿濟主弱賓強始則  
濟猶負黃而趨今則黃且挾濟而溢加以海口淤沙民  
閒私埝尾閘不暢畛域各分濟失其居黃逆其性譬諸  
至弱之體強納肥甘而不疏通其氣滯有不張脈債興

者哉

國朝言治河者如孫嘉淦裘曰修魏源等均以由大清河入海爲說即今利津之牡蠣口也顧清水爲黃所淤海口橫沙日堅疏濬不易於是河於利津東北決爲三道溝今且爲五道溝溝故商人煮鹽地慮水之奪其利也則請於前撫臣丁寶楨大爲隄防寶楨不察爲之約甚堅隄亦甚固河日益橫決山東官若民終不敢言潰五道溝之隄者懼巨商富族之勢故也臣愚以爲治河當順河之性擴水之居河所決處即地之最下處也就而疏之引以入海事半功倍矣故治今日之河自疏利津五道溝始猶慮水之洪流宣洩不速也則請舉唐以後所指爲徒駭馬頰鉤盤鬲津者相其遠近之宜度其

廣狹之勢分之逆之殺其怒而暢其支庶幾通流順軌  
乎惟是興工必先籌費籌費必先審勢審勢必先得人  
伏懇

特簡講求河工水利之大臣馳赴濟武一帶詳察河流  
巡視海口得其輪委再議疏通始能款不虛糜民不妄  
役殆一勞永逸之計也山東爲天下之要衝河工爲  
列朝之要政若因帑藏空虛力難大舉一任疆臣自爲  
補苴小民自爲遏塞竊恐隄埝愈多淤沙愈積工程愈  
出勞費愈煩不穿運河且逼畿輔其害殆不可勝言也  
臣昕夕焦慮展轉難安惟望

聖慈曲垂

明聽瑣悉上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八年十二月初九日奉

上諭山東黃河工程關係至要亟應通籌全局設法疏濬以弭後患著派游百川馳驛前赴山東查看情形妥為具奏山東候補知府全士錡直隸候補知府朱采著交游百川差遣委用欽此

侍郎游百川等熟悉河務堪備任使片

同日

再臣往來南北未嘗一至山東於黃河經流雖考之圖志訪之士夫終恐未能確切此次河決曾與閻敬銘畢道遠詳為討論均能言之鑿鑿而二臣離東省已久尚恐傳聞異辭惟倉場侍郎游百川於同治六年十一年在諫垣時曾兩疏瀝陳河患洞悉源流利弊臣近向其詢問黃水灌清局勢尤為脈絡分明瞭如指掌竊念游百川樸誠忠直於河工素所講求且籍隸濱州鄉望允孚見聞易確

朝廷如令該侍郎馳赴山東察看黃河必能詳審定議以慰

宸廑倉場驗米期在春閒而相度河流正宜於冬令冰

堅之日山東密邇畿郊該侍郎夙駕遠征往返不過兩月無誤倉務而有裨河工諒該侍郎上答

聖朝即以下篤桑梓必不憚此一行也臣又聞山東候補知府全士錡久任山東州縣卓著循聲直隸候補知府朱采曾赴山東訪察河工形勢勤密能耐勞苦儻荷聖明俯從臣議應請將該二員

飭下游百川酌調差遣以便分途訪察至河工應行修濬事宜應俟游百川察看以後詳細繪圖貼說奏請辦理庶期撙節

國用拯恤災黎是否有當伏祈

宸鑒謹

奏

議處戶部堂官未便會銜摺

同日

奏為議處戶部堂官未便會銜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雲南報銷一案戶部堂官以失於覺察自請

議處經吏部議以罰俸一年咨

臣衙門會奏

臣

惟報銷

為戶部專司奏稿乃堂官裁定含混至十四冊其辦事

之顛預可知議處至十餘員其用人之苟率又可知此

而罰俸一年何以儆惕有位吏部所議者相沿之例

微

臣所執者此案之情前已具陳實難署尾伏查歷來重

大案件處分過輕

特旨加重者閒亦有之實不必盡從部議仰懇

朝廷將此案戶部堂官酌量議處以彰

宸斷而饜人心所有

微臣

前已具陳未便會銜緣由理



合另行奏聞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停捐善後摺

光緒九年正月十二日

奏為謹籌停捐善後之法仰祈

聖鑒事

臣

維近年善政莫大於停捐顧停捐已及四年

而仕路猶未澄清吏治猶未整肅者何哉分發如故也保舉如故也銓選補署之章如故也然則察蠹弊之根損不急之務必自省汰冗官始矣竊觀古今治亂之理官少則俗靜官多則政禁光武中興牧吏減損諸葛亮治蜀簡才併官常員且省況冗員哉自捐例大起士農商賈皆囂然有不靖之心流弊所極名分混淆公私騷擾一國皆貴殆非治徵夫一省有三五貪酷之吏賢疆臣至一彈事足矣至聚千百昏庸貧乏之吏用之則無才去之則無罪養之則徒糜廩料聽之則相聚怨誹其

勢亦且足以妨政臣欲剔其弊敢悉陳之

一宜停止分發也分發豈常捐哉停捐斷自

上意當日之部臣不善也於是寬五月之限而五月之中報部捐生不知凡幾矣留分發之條而四年之中到省人員又不知凡幾矣天下既受數十年捐輸之害而仍留分發以爲之殿辟如洪水橫流茫無畔岸水工甫肇從而雨之有不瀾狂波涌者哉直隸各省奏停分發自救一隅亦以鄰爲壑而已近孔憲穀請停過班指省兩項誠使部議允行於吏治差立限斷而臣之區區以爲吏簡選清莫亟於盡停分發請

飭下部臣將捐納勞績兩班分發即行停止並

諭令疆臣不得更保留省分省以絕弊源大要東南各

省二十年中必無員少之患邊城瘠地揀發例在豈曰  
乏才至部院衙門班次壅滯與各省同應將事例各班  
分發一律議停俾白首曹郎稍免積薪之歎其已捐分  
發者概令赴部歸選其例銀改獎虛銜加級可矣  
一宜嚴核保舉也捐例旣停分發又止士之務進取者  
必以保舉爲捷徑矣夫從軍以摧鋒取死爲上而敘勞  
乃屬文員治水以負薪捷竹爲功而請獎不必工次甚  
或一案累百人少亦數十人連名比牒作福市恩此何  
異於斜封墨敕哉如任道鎔林肇元均以濫保爲言者  
所糾然被糾者一二獲咎之員實則凡保案中任勞者  
十之二三徇情者十之七八亦糾之不勝糾矣若不亟  
挽其流下吏生事以邀功大臣植私以濫舉將若之何

竊謂近日保舉莫重於軍營洋務請

旨嗣後各軍調遣之文員洋務差委之局員均先咨部立案不咨者不准入保其留營不及一年留局不及三年者不准優保至河工海運循例保案均由部核定人數年限違者駁斥仍將原保之大臣議處並請

飭下在京之王大臣遇有保案務循舊例以爲各省楷則庶倖門可塞弊竇可除矣

一銓補宜裁併班次也吏部銓選條例本極簡明自捐輸開而銓法雜保舉濫而銓法更歧名色過多機緒易紊吏操其籍司不能知何論長官哉比來資敘參差選掄逋壅言臣或因一人一事而建議部臣或因一人一事而改章其意亦欲補苴整治也不知銓補之有例本

如權衡之適均經緯之相閒不統各班而深求立法之初意則必輕重倒置雜亂無章今欲釐定選法與其芟剔枝節不如總攬綱條當茲事例既停亟宜刪新章復舊例抑僥倖示公平應請

飭令吏部將捐納勞績銓補班次逐一考核捐納不論遇缺分缺勞績不論班先班後統行歸併核定銓補簡明章程纂入則例頒行天下使人知銓補並無祕籍則羣流揣測之心頓絕而部胥婪索之技漸窮

一署事宜變通章程也牧令親民之官宜令實缺久任調署者不得逾十之二已蒙

特諭通飭然各省仍不能遵者一由部選人員才品多劣一由候補州縣淹滯過多督撫不得未定輪委之章

又恐其不能周徧也不得不定一年期滿之章在熟悉世情者恃此爲均平之道而不諳吏治者更推此爲時措之宜不知此實最弊之政也夫州縣需次經年幸而委署不但累載親朋之債藉此補償即終身衣食之資亦欲藉此取給限以一年彼旣無扶風滿歲之真除即皆存京兆五日之觀望懦者苟且以求無事黠者多方以肆貪恠在南則漕糧急徵留虧挪以入交代在北則差徭苛斂指雜款以爲抵償終日孜孜惟利是視家屬僕從刻日取盈更何暇計及風俗政教哉上耗國下耗民甚至更代頻煩供應無藝亦且耗及胥吏夫至耗及胥吏而官箴蕩然矣而疆吏方詡詡然曰此調劑貧員之良法也不亦慎乎應請

飭下各省凡署事人員不准再有一年期滿之限平庸者隨時撤任循良者逾歲仍留並將各州縣署事交替日期照例按季咨奏由軍機處吏部察核如仍有一年期滿者將督撫藩司懲處晉王彪之有言官省事久中才猶足有成誠至論也說者謂署事亦聽久任則後來不免向隅然爲官擇人本非爲人擇官資力困乏投劾者聽亦何取煦仁子義哉

以上四事臣意在剔除積弊澄敘官方而慎名器課才能培元氣之效亦隱寓其間其不便者惟天下猥雜之人流兩部狡黠之胥吏而已夫取士本非一途入粟納貲古今類多奇士臣議行則有才者足以自見而安分者亦足以自存是第苛於躁進苟取之徒非胥捐納而



盡斥之也至部吏窟穴叢奸必且藉端煽弊而吏戶兩部近日皆稱整頓諸大臣亦當有挽回風氣修明治典之心知必不爲胥吏所惑矣伏懇

飭下吏部戶部妥議具奏請旨施行俾

朝廷停捐之盛美明白於天下敬陳愚悃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九年正月十六日奉

上諭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佩綸奏謹籌停捐善後之法請旨飭議一摺所陳停止分發嚴核保舉銓補裁併班次署事變通章程各條著該部議奏欽此

御史張人駿應否迴避摺光緒九年正月二十五日

奏爲聲明請

旨事本月二十三日奉

旨湖廣道監察御史員缺著張人駿補授欽此伏念人駿係臣堂姪先經呈由翰林院咨詢吏部據稱照例毋庸迴避惟臣與人駿究屬近族應否迴避之處理合聲明請

旨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張佩綸奏堂姪張人駿現補御史應否迴避請旨

遵行一摺張人駿著毋庸迴避欽此

湖廣總督

十六

越事趨重粵西請

簡邊材摺

光緒九年二月十三日

奏爲越事趨重粵西請

簡邊材以圖方略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中法持於越郊垂一年矣近聞法欲增軍撤使論者頗以爲虞臣惟越南山川閒阻非用衆無以制勝法即增兵多僅千人少或數百餉力不充終難久集此不足慮也使之辨拙與兵之強弱相因我足應敵易使何害此亦不足慮也所可慮者疆吏無人耳故此事之成敗利鈍不在法兵之增不增法使之撤不撤而在中國之疆吏得人不得人曾國荃杜瑞聯臣嘗論之其它若兩洋重寄三省邊符頗亦一時之選矣然南洋置

越事不問北洋距越南過遠論軍情則電報不能通論地勢則輿圖不足據故轉圜立約當令李鴻章主之至臨敵機權必非北洋所能遙制張樹聲未能回粵且廣東竟無水師防廉兵艦撤至虎門疆臣餒玩可知是粵東但能自治也岑毓英遣唐炯行邊初志頗銳近以瘴癘爲詞勒兵境上是雲南但能自治也兩軍不爲粵西掎角則粵西孤然粵西形勢足以吞併北圻北圻險阻足以畫地自守巡撫得人則以一省之全力存越制法而有餘昔胡林翼撫鄂江淮徧地皆賊林翼知存鄂不如此圖皖皖得則進足滅吳退可安楚經營積年卒以楚平粵逆強弱豈不在人哉廣西之北圻則湖北之安慶也得之則門戶完失之則藩遮撤殆必爭之地矣

朝廷之簡任倪文蔚也以其嘗在胡林翼軍中冀收尺寸之效顧倪文蔚為人長於吏事而戰陳非所習洋務非所習邊情非所習殆吏才非將才也今粵西軍事所宜治者三端一曰軍政提標有驕兵前敵有虛伍也一曰軍實糗糧未儲庫帑未足槍礮子藥未精也一曰軍謀設法越之閒聯黃佐炎劉永福之情也撫臣而既圖之必有徵矣若猶未也事閱一年從容坐鎮奉

寄諭則敷衍覆陳得邊報則張皇入告庸有濟乎夫時事孔艱人才難得如倪文蔚之淹雅勤能臣亦何敢過為訾議然內不能用徐廷旭而欲移之粵東外不能用劉永福而欲委之越南聲名損於治郡將略殆非所長若量移內地而別簡知兵大員巡撫廣西庶中原得一

粵西長奏議三

賢撫巖疆得一邊材亦兩全之道也至關外一軍無論  
主和主戰當久屯增備以爲越南都護黃桂蘭不過偏  
裨終難獨將伏念徐延旭前在關外捕盜甚得交人之  
心以道員超擢藩司

朝廷所以驅策之者本不在簿書之事可否

飭令出關治軍經畫北圻大修戰備與黃佐炎劉永福  
聯絡聲勢所有關外事宜即令專奏以歸機速如此則  
粵西之軍聲稍振然後粵東雲南水陸各軍得與合力  
即法兵果增法使果撤我有成謀屹然不動以戰則可  
勝以守則可固以和則可成矣臣慎重邊寄不憚瀆陳  
伏祈

皇太后

奏  
皇上聖鑒謹

三



御集

三十一

請開船政大臣黎兆棠差缺片

同日

臣維福建船政廠宏費鉅經左宗棠沈葆楨創定規模  
理董得人將戰船火器可日出新奇以與西洋競勝黎  
兆棠起自病籍踵丁日昌剿說造舟制器初無成效所  
任用者姚寶勳冒澄皆劣跡昭著衆論譁然致有拆毀  
衙署之衅該京卿仍不知振作藉病離局曠廢良多當  
此整頓海防之際而船政大臣養疾家居忘身敬事之  
臣當不如此局事近皆道員呂耀斗經理該道係規避  
新疆由翰林改捐道員尚未引見其人斷難倚仗應請  
旨將黎兆棠即行開缺別  
簡大員督辦船政以儆尸位而重考工伏祈

宸鑒謹附

奏光緒九年二月十七日奉

上諭黎兆棠著開去光祿寺卿及督辦福建船政差使  
福建按察使張夢元著開缺賞給三品卿銜督辦船政  
事宜欽此

革提羅大春剿匪糜餉片

同日

再黃金滿出沒台郡使良有司治之聯絡紳民禽縛甚  
易乃譚鍾麟陳士杰但知徵軍不知選吏致黃金滿黨  
羽日衆大爲溫台各郡之害聞督軍者爲己革提督羅  
大春擁兵不戰糜餉戀權爲復官地大春客居衢州廣  
市田宅時時回衢軍無約束盜益縱橫深恐鉤結海賊  
成蔡牽朱瀆之釁粵捻之平未二十年而軍事已如此  
曷以示中外哉應請

飭下劉秉璋將羅大春一軍即行汰撤慎選將吏務獲  
渠魁以免養癰貽患王德榜麤獷好利與羅大春相等  
仰懇

寄諭該撫勿令率軍入台轉致再誤附陳愚慮伏候

奏  
采擇施行謹

卷之三

三

謝授侍講學士摺

光緒九年四月十四日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本月初八日奉

旨張佩綸補授翰林院侍講學士欽此伏念臣畿輔庸

才宮卿忝職久參

豹仗曾無借箸之深籌暫側豸冠又乏埋輪之抗直詎

璣闈之拜

命俾玉署以隨班昔和凝侍直翰林入知貢舉而趙鼎

驟遷學士仍領中丞官制雖殊

恩榮則一臣惟有益居操履博攷典章陳頗牧之武經

正晁揚之文體竊幸詩成試院即講邇英論語之篇殊

慚身到

瀛洲莫稱貞觀畫圖之選  
勉殫駑質冀副  
鴻慈所有微臣感激下忱  
理合恭摺叩謝

天恩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制敵安邊先謀將帥摺

光緒九年四月十八日

奏為制敵安邊先謀將帥恭摺仰祈

聖鑒事臣於本月十二日出聞聞法人攻越南之南定  
取之疆吏張皇三省大震夫法師在黎京一年矣粵東  
輪船既退滇亦不出其師彼熟視中國無能為始稍稍  
旁出侵掠此必然之勢也疆臣無志存越聞一警報飛  
章入告為卸責地又必然之情也伏念法越未釁之先  
臣即請治水師安邊保小及河內既破自去年四月及  
今二月臣四上封章一承

召對未嘗不及越南誠心以為危也夫平日危之豈今  
日轉不以為危哉然而越南之危不危則不係南定之  
破不破也夫法在黎京可以徑逼越都進窺白鶴不此



之務而僅取一邊海之南定知其力不足滅越也知其心猶懾中國也所爭者曠所奪者糧知其國空竭爲商賈爭利之舉非有經國之才馭軍之略也法軍先後僅二千餘名而西貢已虛師船亦不盡堅大知國中仍未遑大舉也越本易取而中國棄之法本不强而中國畏之然則中國無人南定不破越已亡矣中國有人豈以南定爲輕重乎故今日之事惟務擇人一軍得人則一軍振一省得人則一省振全局得人則全局振古今成敗治忽恆視一二人以盛衰强弱不可不慎也敢就愚慮爲

朝廷備陳之

一請召重臣以顧北洋聞李鴻章經營交廣

命駐上海為該大臣計金革無避駐粵尤宜臣上年亦嘗言之今情勢小異矣朝鮮之亂未已日本之釁宜防法人即力不能窺伺津沽而間諜揚聲在所必有譎傳一警復令迴駐天津人心易搖軍鋒轉弛非至計也方

今  
皇太后聖體初安

皇上春秋方富而恭親王亦甫銷病假宜節勤勞畿輔根本之地願籌萬全竊謂精兵利器均在天津李鴻章逍遙上海何益該大臣持服已及期年若援胡林翼例飭令仍署直隸總督辦理法越事宜事權既專措置亦較周帀矣

一請起宿將以壯軍威李鴻章署督之議如蒙

采納則曾國荃在粵久病調度乖方自應開去署缺  
命張樹聲仍回本任伏念兩粵吏治餉源防務在在均  
待經營張樹聲實任粵督當必能殫慮竭誠以副委任  
而粵東處各國互市之衝水陸兩提督皆係署任宜有  
大將輔之以壯聲威前直隸提督劉銘傳准軍名將卓  
著戰功應懇

恩令劉銘傳襄辦法越事宜兼統兩粵官軍或駐瓊崖  
以窺西貢或出南甯以至越邊洋槍精隊始自銘傳粵  
東地方集兵購器尤屬易易應

飭令募足萬人迅成勁旅以赴機宜至酌調鐵船厚集  
兵餉前已備陳應即由該督等妥籌臣不再續

一請易廣西文武大員以重邊寄倪文蔚在廣西一年

更事尚明軍籌未協前疏已略陳之今事機益迫若令該撫仍鎮巖疆聲名日損人才亦殊可惜應懇朝廷將倪文蔚酌調他省責以吏治而

簡知兵大員蒞任粵西冀收安邊之效提督馮子材老病驕滿不戢其軍雖有前功宜令退位越南與兩粵水陸交錯自以任用粵將粵兵爲宜聞廣東總兵方耀人甚勇敢所部精強若令前往粵西與徐延旭出關并力文武同心必能勝任至滇省出軍去河內遠去南定則更遠軍事似較兩粵稍緩已聞唐炯前赴蒙自練軍無取微臣贅論矣總之事先不可疲玩事至不可倉皇治國治軍不外乎此臣所陳三事更置將帥壁壘一新如蒙

聖明俯納專任而責成功規畫得效則高官厚爵以酬其庸推諉不前則明法敕罰以治其罪臥薪嘗膽始自樞臣越非必不可存法非必不可退也若內外隱持一必不欲戰之心而徒粉飾因循冀收安靜之福深恐欲節國用而用愈糜欲存國體而體益損甚且各國環起應接不遑後患無窮豈徒一越伏懇

皇太后

皇上召見樞臣速定至計大局幸甚

臣過承

知遇值此邊事孔殷敵謀益狡不敢不詳籌竭慮冀紓宵旰之憂僭冒之罪在所不避無任悚惶迫切之至伏祈

皇太后

奏  
皇上聖鑒謹

卷之三

三

邊情已亟宜定

宸謀摺

光緒九年五月十七日

奏爲邊情已亟宜定

宸謀恭摺仰祈

聖鑒事臣惟法越之釁論地勢則逼於俄之爭伊犁論敵情則橫於倭之襲琉球論海氛則等於西洋之駐澳門英人之索香港論邊患則同於洪逆之起粵西回匪之擾雲南此誠

朝廷所宜長慮卻顧熟思審處者也顧河內之破旣已逾年南定之擾又且三月間使臣則臨事言病問疆臣則臨敵言和問任人則樞臣曰才難問籌餉則計臣曰財匱中外擾擾迄無成謀甕漏釜焦熟視不採後臣竊



以爲虞方今法軍新挫法使復來退遂不能殆將變計  
我若善爲箝制法中悔而改盟未可知也我無遠謀彼  
或憤兵以求逞志亦未可知也

朝廷於此何以應之夫制敵之方馭軍之略未有謀不  
定於內而能功成於外者願

聖明垂意焉

一彼已宜並權也論中國情勢新疆甫平西餉告匱海  
防初設洋餉又告匱重以大灾洊於西北伏莽蘊於東  
南略內政而務外攘似非本計且勲臣如左宗棠李鴻  
章等年皆垂老所部精銳亦漸銷亡必有以船礮不及  
泰西越南究非近服爲息兵保境之請者然法自爲德  
所憎其力困於國債貧乏殊不自支君爲虛器政出多

門良將無人邪士坐議其圖越也主謀者特西貢之將  
臣供餉者特巴黎之商戶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見小欲  
速初無堅心德之畢士麻睨其後越之劉永福當其前  
我滇粵三省水陸各軍首尾銜應法大舉則餉竭孤立  
則援窮其勢殆難久也要之中國誠貧法亦不富中國  
誠弱法亦不强而地則主客異勢遠近殊形此而怯懦  
自居游移不斷使屬藩翦滅列國生心實為鑄一大錯  
耳

一和戰當熟計也臣非諱言和也和而存越固和而  
不通滇商亦和即亡越通滇而能使法人得越之後不  
與粵西爭界通商之後不在滇南駐兵則亦和臣不知  
主和者能之乎且疆臣亦但知和之易不知和之難也

和則必償法之兵費中國償之恥也使越南償之越南  
不聽命將若何和則必代逐劉永福劉永福又不聽命  
將若何臣竊謂我言和則法必戰我能戰則法自和耳  
法人雖有增船增兵之說而鐵船不能入港陸兵多不  
過三千或居舟或登岸或守城或出隊其勢已分越勝  
而法退則懼我之縱軍合擊也去勝而深入越境則慮  
我之斷其歸路也我屯軍以養重彼千里而餽糧遣使  
求成將在法國奈何敝敝焉望脫利古之顏色而卑辭  
下氣以求之乎伏願  
朝廷以款使交鄰責成總署以防邊存小責成疆臣和  
戰兩端各有專屬庶疆臣不得以言和塞責而諸軍不  
致以言和弛防

一賞罰宜參用也軍無賞罰則將不能用其卒國無賞罰則君不能馭其臣自庚申以後

朝廷慎重洋務如總署章京之保舉出洋使臣之官階海防將弁之餉項賞皆從重而事機貽誤罰則從輕宜諸臣之樂於言和而憚於言兵也今日之事欲勵戎行作士氣宜自明賞罰始曾國荃坐鎮廣東一無布置雖有前功應請

明詔開其署缺並停伯倬提督吳全美撤兵回境畏縮不前應請

旨將該提督革職遣戍軍臺其它大臣疆吏裒哀觀望者重則革留以觀後效輕則申飭以示薄懲然後

明詔中外凡在事諸臣奮勉圖功則加以不貲之賞玩  
泄從事則予以不測之威庶三省之疆臣前敵之將士  
無不感激用命矣

一水陸宜合防也自廣東以無船爲解而南北洋各守  
其封兵船不願通假於是言兵者略不及瓊廉臣愚以  
爲滇粵兩軍終當以水師輔之也夫中國水師出海搏  
戰誠不如法之精捷而扼守珠崖以鎮粵海潛渡順化  
以護越都或擣錫根之虛或斷彭辣之尾但粵督有人  
皆可隨時制變若無水師則廣東西路門戶洞開設有  
萬分一法直以兵艘守之又將奈何於戰爲略於守爲  
疏非十全之算也現在滇粵已議增兵應請將北洋之  
衝船酌撥一艘閩洋之兵船酌撥三四艘選良將統之

游駛瓊廉以伺利便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

一兵食宜交足也法越之事非如臺灣之可以忽起忽止也亦非如朝鮮之可以苟安無事也將常為西南邊患矣故籌邊者當以經久為要策如臣之計就地募兵無取遠調也就兵籌餉無許過糜也使兵可久戍餉可久支始足集事耳顧籌餉更有難於籌兵者滇富在銅而利源未開粵富在商而弊端難絕屯現在之兵以待無著之餉宜疆臣藉口於絀餉而計臣感額於用兵也夫竭內帑以供邊餉誠為弊政然借洋債以償兵費不益之辱乎今宜以滇餉委之四川以粵餉委之粵海部臣前議撥川鹽局二十萬與滇近又撥餉八萬與粵使不蒐軍實則已多矣實修邊備臣恐不足應請

飭丁寶楨議月協唐炯一軍餉若干萬

飭粵海關監督借撥粵西軍餉三十萬並

命三省疆臣於滇銅粵鹽潯梧釐稅興利剔弊以裕餉源庶臨敵不憂乏食而事後不議裁兵矣

一大小宜協謀也中國斷不言戰法亦斷不輕與中國戰彼此相持以觀法越之成敗久之則越終為法困耳何以知其然也劉永福之軍不患無人而患無餉法軍在河內則保勝一帶商旅不前推稅必減一可慮也又不患無餉而患無火器各國槍礮遠莫能致二可慮也夫永福一戰殺安業再戰殺李維業等不獨為越屏藩亦足為我羽翼唐炯前議謂器械暗資永福足以制法其言已有明徵應請

密飭滇粵兩省疆臣妥爲料理至法人所忌者終在德  
之君相畢士麻饒有雄略豈嘗須臾忘法哉法得越南  
如英有印度非中國之利亦非德國之利也顧中國若  
直與德約從連衡則德迫於歐洲公法必不許我但中  
德隱固其交自今增戰船購槍礮皆於德國求取藉商  
務以篤鄰誼事遠交以便近攻畢士麻爲德深謀必且  
傾心相助但使法人狼顧越事自可轉圜吏部主事唐  
景崧遠適異域倍極艱勞駐德使臣李鳳苞熟悉洋情  
頗知窾要若一則假以升階俾充越使一則  
申以密飭俾結德歡於軍事必有裨益夫伐謀用間軍  
志所言於越有晉戎掎角之形於德有楚漢重輕之勢  
爭雄鬪智豈尚迂談固非臣喜爲縱橫家言也語曰猛



虎之猶豫不如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踟躕不如駑馬之安步誠以疑者事之害知者決之斷也歷觀古今戰事利害無定形勝敗亦無常勢大要皆成於果毅敗於依違鉅鹿之役宋義救趙欲乘秦傲項羽反之一戰而霸烏林之役張昭勸孫權迎降周瑜持之一戰而強伐吳之役賈充不同而謀決於張華蘇峻之難陶侃不同而謀成於溫嶠使當其兩論相持羣疑互起未有不以宋義張昭賈充陶侃爲老成慎重之見者而卒之料敵之明決幾之果反不如少年大言書生坐論一三思反惑一有志竟成也彼越南孱王永福故盜其謀一定猶能憑險負嵎出奇制勝遂已殲法之將破法之軍越即終亡此亦宋之黃天蕩金之和尚原也況以堂堂中國勳

舊具有文武備列而無一人焉敢於持

國體而張

國威至於倔彊新造之區藍縷數奔之國猶復望而生畏莫敢枝梧不為歐洲所輕亦為越南所笑臣在言路心竊恥之心竊憂之不揣冒昧謹再瀆陳仰懇早定宸謀以折敵燄天下幸甚冒瀆再三不勝惴惴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九年五月十七日奉

上諭李鴻章奏法越事宜遵旨統籌全局各摺片覽奏均悉法越交涉事宜關係誠為重大必須審慎籌畫現在法使脫利古以是否助越為言意殊叵測惟當告以

中國官軍剿除楊崇英李揚才陸之平等股匪原以越南係中國舊屬是以頻年籌兵籌餉極力保護至此次法爲越所敗並非中國與法失和而該使輒詰我以明助暗助等詞意爲將來訛賴地步該大臣務當據理與之辨論以折其謀現在北洋防務緊要著該大臣仍遵十六日諭旨迅即赴津籌備一切事宜毋稍延緩本日據署左副都御史張佩綸奏邊事已亟宜早定計等語所奏不爲無見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由六百里密諭知之欽此

法諜謠傳不足徵信片 同日

再自各國互市沿海設防士大夫以洋務為仕宦捷徑  
 爭為誕妄之辭漸成衰僻之學陰蓄一畏事怯敵之念  
 而託於顧全大局亦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丁日昌郭  
 嵩燾傳以古義詭幻謬悠至今彌甚法越之事臣以風  
 聞之塗說測電報之餘音頗有似是而非足以熒惑眾  
 聽者不辭而闢之是墮敵人術中也論者或謂法將運  
 餉五百萬佛郎調兵一萬二千以兩鐵船載之來越羣  
 情甚為皇皇考法之佛郎更少於俄之盧布洋錢一元  
 在中國為銀七錢在法為五佛郎五百萬佛郎為洋錢  
 一百萬元法國征兵一名月餉十二元散兵遠征同征  
 兵之餉兵一萬二千名月餉當費洋錢十四萬四千元

益以將官之俸薪兵船之煤米臨敵之槍礮子藥不三月而餉且匱一船載兵至多不過五百人兵多船少其為浮言也明甚或又謂劉永福今雖勝法終不足恃若許以雲南通商仍如寶海原約似於越南有益而於中國無損者不知上年之誤正誤於入寶海之甘言疏沿邊之虞備幸而約已中更否則約成而越已亡矣夫寶海之言曰我保北圻法保南圻似也其曰以紅江為界則謬說也法已全有南圻北圻十七省十一省在紅江之南六省在紅江之北畫江為界則越之名都大邑皆歸於法我僅得北圻三分之一耳至於今日法誠憤越南耶不殺劉永福兵不止也法不足制永福耶則我胡為棄越南而又益之以滇贛也論者又謂獨力不能存

越若令各國與越通商分法之利樹越之援此我存朝鮮之勝算也臣以爲朝鮮之存不存未可知而施之越南其說益迂而且謬矣夫俄英各國與法親乎與我親乎法得越南無礙於各國之通商也而顧受我之愚以與法仇耶又謂法亦中悔我但揚言兵至以虛聲恫法法且改計尋盟此則斷斷不可夫謀人而使人知且爲危道矧人知而我無謀乎用兵固有先聲然天下未有無實之聲古之用虛聲者或最強之國施之弱小或大勝之後加之孤軍中國事邊勢非得已惟當簡軍蒐實爲可戰可守之計亦豈可難事易言輕敵啟衅哉論者又謂今浙江金滿未禽湖廣教匪滋事專務遠略恐伏近憂其言亦似老成有理然稽之史冊魏武不以劉表

在近而罷攻袁紹桓溫不以  
朝廷誠能任良將以弭邊患則  
如政務因循治存緣飾則即  
內地之伏莽又安可以內憂  
之說乎論者又謂天下苦貧  
餉力將苦不繼然法誠得越  
南防江且防陸供億之困百  
費而無遠大謀哉或又謂乾  
於今日安事邊功不知昔之  
之越南牆垣也一屬之人且  
知兵故貽後患李鴻章戰功  
焉

君父之憂諒非重臣所忍出也至或謂法怨中國助越且欲以銳師直薄天津夫法則安能以師船薄天津也船至天津其歸路必香港其停碇必上海其屯煤屯米必登萊越數險而來留西貢之瑕以資我法誠然國之福也且夫天津縈帶三口橫互重沙李鴻章坐鎮十四年費餉數百萬而謂法人深入長驅一無顧忌無亦輕中國而藐李鴻章也太甚臣以為乃敵之謀言有揚簸其說者皆可斬也以上數說展轉傳播易啟疑端臣恐騰口辯言漸成羹沸盈廷是以詳為剖晰以冀得所折衷伏惟

聖心斷之謹  
奏





署吉林將軍玉亮衰病昏惰片

同日

再吉林將軍一缺扼守邊方事煩任鉅銘安方以衰庸去位

朝廷簡畀宜選賢能久任固貴得人即暫攝亦豈容尸位然臣獨無解於玉亮之暫署將軍也查玉亮本無戰功洊躋二品近年衰病昏惰足近痿目近瞽疾近痰迷即任副都統且不稱職一旦暫權邊寄於地方公牘且不甚了了安望其有所振頓自吉林來者言其公事不候詳文差委不關道府舉動任意案牘稽延左右因之倖門漸啟新委長春廳雙全素行卑鄙遇事招搖將軍之劄未下而該同知已先期延訂幕友收受家人種種可疑顯有夤緣奔競之迹夫貪人誤事庸人亦誤事而

貪人之貪己主之庸人之貪則左右主之同一貪而貽  
誤且將更甚吉林經銘安之後正宜治以清明若去一  
銘安而代者更劣於銘安劾一劉光煜而來者更多於  
劉光煜不幾火益熱而水愈深乎臣既有所聞理合糾  
劾相應請

旨飭希元速赴新任並請將玉亮即行開去將軍署缺  
副都統本缺即

交希元吳大澂查辦以儆官邪是否有當伏祈

聖鑒謹

奏光緒九年八月初五日奉

上諭前據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佩綸奏署吉林將  
軍玉亮衰病昏惰公事紊亂任意徑行委缺並新委長

春廳雙全素行卑鄙等情當諭令崇綺確查具奏茲據  
奏稱玉亮劄委雙全署缺實未悉由道詳委新章並非  
任意妄行其餘被參各款均查無其事同知雙全並無  
夤緣干進等情據實覆陳等語玉亮雙全被參各節既  
據該將軍逐款查明即著毋庸置議現署長春廳通判  
雙全能否稱職著希元隨時查看據實具奏欽此



請預籌荒政摺

光緒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奏為北方荒象將成恭摺瀝陳仰祈

聖鑒事竊畿郊春閒雨澤應時麥秋可卜方幸荒旱之後連年中稔民困可以稍蘇乃入夏以來風霾時作麥收頓為減色至今一月不雨梁黍初生日就枯槁雖有微雲薄潤驕陽仍足害苗並聞直隸山東兩省亢旱太甚內外蒙古地方水草不生牲畜暵死以至臺站不通被災頗廣殊切隱憂伏念近年西北旱災東南水灾朝廷修省之文屢下蠲振之惠頻施

宵旰憂勞至今未已乃天灾不澹北方又告凶饑言撫卹則倉儲未裕而庫帑已虛言政事則諫鼓猶懸而衣衾仍戒其何敢執恆風曰蒙恆暘曰僭之義徒事瀆

陳第近畿既貴綢繆蕃部尤宜體卹必求所以回斡  
昊天而匡拯民命者始合古聖人遇災致懼之理應請  
召見樞臣將弭旱之方備荒之政切實講求並於京師  
設

壇禱雨以迓和甘一面

飭下直隸山東山西各督撫及察哈爾都統綏遠城將  
軍確查所屬境內並口外蒙古各盟有無被旱成災之  
處妥籌辦理迅速

奏聞以達民瘼而恤蕃服臣以灾象將成憂心如擣敬  
謹瀝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朝鮮戍軍宜籌經久摺

光緒九年六月十四日

奏爲官軍遠戍朝鮮請

飭北洋大臣妥籌經久之計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上年朝鮮內訌吳長慶以三千人往定其亂  
因留戍之比聞三月閒以三營回駐煙臺以三營分屯  
仁川臣以越南孔亟未敢再陳東事以重

宵旰之憂而疏請李鴻章仍鎮北洋意固未嘗一日忘  
朝鮮也伏念亞歐通市華夷錯居強國皆有蠶食席卷  
之謀小邦皆有惟強是從之勢外夷似從中國爲衡以  
一服八力誠不逮而爭越南即以固滇粵門戶爭朝鮮  
即以固登旅門戶中國雖勞烏能已哉臣前畫朝鮮之  
策請購師船以輔陸軍迄今未見施行夫以六營鎮朝

鮮且不足而又分其半以顧登萊煙臺之防未堅而朝鮮之防已弛備多力分軍孤戍久兵法忌之況朝鮮內政不修外侮環伺國小君懦兵弱民疑在閔氏有衷族過煽之虞在李氏即有魯難未已之慮今日之事豈可厝薪火上自以爲安也臣亦知戶部度支告匱北洋精銳無多節餉精者必曰內固根本不宜更增煩費談洋務者必曰通商各國足以代衛屏藩顧深維事理考究地形置吳惟忠於二嶺則關白息謀誅毛文龍於雙島則江華來屬在當日爲

祖宗始征之邦在今日即爲中外必爭之地臣之過慮固不願日本憑陵亦並不願泰西保護然則朝廷所以恤小固存者豈可無經久之策而徒爲苟且

之謀哉夫今日越南有事而朝鮮無事臣獨斷斷於此者以近年夷禍之急邊事之殷俄約起而琉球遂淪琉球淪而黎京又失大臣既不能於有事之日而決疑定變何如於無事之日而思患預防自來戢防軍難於征軍而選守將難於鬪將吳長慶爲人似以謀略見長亦好以文雅緣飾恐馳騫功利與時變化難於持久若令其長駐朝鮮度該提督必不能銳然自任應請飭下北洋大臣李鴻章妥籌詳慮別選賢能將戍軍布置得宜無令思歸生怨滋事懈防或增水師或練土兵務規久大以固朝鮮庶遠營南服不至近忽東隅矣臣獨居深念心以爲危直陳所見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九年六月十五日奉

上諭署左副都御史張佩綸奏吳長慶留戍朝鮮六營  
比聞以三營回駐煙臺備多力分非經久之策該提督  
久駐朝鮮必不能銳然自任請飭妥籌別選賢能等語  
駐紮朝鮮官軍關係甚重該國大難雖平人心未定前  
諭令張樹聲將吳長慶六營仍留朝鮮張佩綸所奏撤  
回三營有無其事未據奏報吳長慶久駐朝鮮能否得  
力著李鴻章悉心察看並將防護該國事宜妥籌經久  
之策隨時具奏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欽此

總署章京張賡颺鄙猥招搖片

同日

再總署之總辦章京與軍機之領班章京同為要地苟非其人皆足害政刑部郎中張賡颺素行佻薄無鄉里之譽籍隸江西沈葆楨深鄙其人飭子弟勿與往來其未入總署也諂事外官結納部吏時論賤之近以積資遂為譯署總辦頗疑罟駕不羈之馬御之得人亦足致遠不意張賡颺鄙猥招搖近且益甚也比年洋務紛煩言路或有密章樞臣或有密議有南北洋大臣未及聞而外國使臣聞之者有不兼樞廷之總署大臣未及知而外國使臣知之者人言藉藉羣疑為張賡颺所漏洩事之有無固難深考而惟張賡颺時作冶游兼有嗜好且與洋人往還交結蹤迹過密喧騰衆口有玷官箴既

爲同署所輕亦爲外國所鄙若令久居譯署深恐宣洩  
機祕隱肇禍端夫周瑞清爲軍機領班章京特以性好  
擣蒲遂至以包攬報銷釀成巨案若張賡颺者素行去  
周瑞清且遠甚俟其罪狀昭著始予罷斥豈不更傷  
國體乎總理衙門王大臣愛惜人才或因張賡颺小有  
材能藉資器使而於其猥鄙飛揚之迹尚未深知應請  
飭下該大臣等嚴密察看據實糾參以儆官邪而重洋  
務伏祈

聖鑒謹

奏光緒九年六月十五日奉

上諭署左副都御史張佩綸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  
京刑部郎中張賡颺小有材能跡近招搖請飭查看等

語張賡颺著回刑部當差毋庸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章京上行走並著刑部堂官隨時查看如有劣跡據實  
參奏欽此



卷之四

四

河南王樹汶一案覆審司道請照例議處片

同日

再河南王樹汶一案經刑部提審平反將該省承審各官奏奉

諭旨分別降革治罪臣查此案初審招解係署臬司麟椿勘轉嗣奉

旨交梅啟照李鶴年會同審訊李鶴年派現任臬司豫山梅啟照派升任河北道陳寶箴會訊仍照原議詳奏經部駁提訊結是二次會審之司道無異於初次勘轉之臬司今麟椿部議降調而豫山陳寶箴供職如故殊不可解臣聞李鶴年以豫山陳寶箴隨同畫稿為辭而梅啟照則以該司道會印會詳商同主稿覆部吏部就詢刑部刑部第以全案咨覆吏部於該司道主稿與否

初未置詞吏部無憑定議不知李鶴年與梅啟照所主者奏稿豫山與陳寶箴所主者詳稿司道不詳督撫何由入奏失入之咎例應與初審之麟椿同科梅啟照既以豫山陳寶箴會印會詳聲覆應將該司道即照審轉官失入例議處況陳寶箴浙臬到京之日正此案提審之時該升道日營營於承審各官之門彌縫掩飾不知遠嫌其時即干物議今知府從重遣戍督撫

特旨除名而陳寶箴果與豫山逍遙法外同罪異罰不獨無以服麟椿諸人之心亦且無以止天下之口也法司風憲臣既攝官理合直陳請

旨飭部將豫山陳寶箴與麟椿一例議處以協刑章而息浮議伏祈

聖鑒施行謹

奏光緒九年六月十五日奉

上諭署左副都御史張佩綸奏河南王樹汶一案二次會審之臬司豫山前任河北道陳寶箴應照初次勘轉之署臬司麟椿議處等語豫山陳寶箴應得處分著吏部詳查案情照例定擬具奏欽此



黔撫林肇元貪黷營私摺

光緒九年七月初三日

奏爲特參黔撫貪黷營私仰祈

聖鑒事臣惟黔省夙稱貧瘠大亂之後財用匱乏戶口凋殘休養生息端資良吏膺疆寄者宜如何潔己率屬節用愛人以副

朝廷委任不意林肇元貪黷營私大爲黔民之害也司庫存儲三十餘萬皆黎培敬歷年所積蓄岑毓英調撫福建林肇元已握疆符猶居藩署以給役食散勇營爲名私取庫款數萬兩物議沸騰胥吏譁譟乃密予司吏鉅金彌縫消釋而營勇實無滋事遣撤之舉裁汰者何營領銀者何弁盡屬虛構之詞此與王定安署山西藩司冒蝕庫款如出一轍而林肇元乘由司擢撫之際詳

奏出於一人銷納無形婪貪尤巧夫以黔帑之支絀協  
餉之艱窘而間款驟用十餘萬兩即非巧取亦屬濫支  
奏銷有案不難徹底根究擅耗庫儲其罪一也黔捐皆  
林肇元主持局員四出委任非人卑賤幾如市僧且多  
一局則有一局之浮銷多一員則有一員之侵蝕甚至  
兩局同地而成數迴殊兩員同局而價目迴異詭祕離  
奇令人莫測其最謬者該撫在臬司任內令其弟載亨  
來京辦捐委公款於子弟已屬非宜載亨則與肆商部  
吏因緣爲奸罔利鉅萬以大八成知府分發江西現任  
南安知府其後停捐限滿黔捐百弊叢生更難究詰侵  
冒捐輸其罪二也昭通案內濫保廢員已爲科臣孔憲  
穀所糾矣其倚爲心腹耳目者則有羅應旒汪元慶兩

人羅應旒在直隸夸詐不實鬱鬱回黔林肇元則信任之初委城防局總辦生事攬權驟增局員虛糜經費歲萬餘金近委署貴東道得志恣睢必至貽誤汪元慶與林載亨結爲兒女姻親該撫以應否迴避請示夫聯姻在先同官在後人亦諒其無私今以首府而與撫臣胞弟聯姻遠嫌自好者必所不爲而林肇元果性絕攀援屬寮亦當有所不敢汪元慶在都以賭博爲生計以演劇爲逢迎本一華囂奔競之徒與載亨比而自託於撫臣實於黔省吏治風氣大有關係任用劣員其罪三也林肇元自擢黔撫志得意滿頗以聲伎自娛齋僧祈福事巫祈壽屬員接見漸希其屬化之嬉酣朋宴藩司沈應奎雖爲左宗棠所賞實亦諂媚小人附和撫臣瞻徇



僚屬絕無振作黔省官弁猥雜鑽刺成風撫藩皆徇情  
諸俗之人干謁苞苴因而競進林肇元之家丁黃培德  
於私運庫款時乘機獵取撫臣爲所挾制無如之何於  
是漸作威福聲燄頗熾浮躁之徒趨之若鶩朗岱廳同  
知蕭榮椿與該撫同籍賀縣亦有戚誼恃其親信頗涉  
招搖捷徑四通倖門大闢敗壞吏治其罪四也黔省游  
兵散勇甚衆剽劫爲害附近省垣即多盜竊之案川滇  
嚮匪以黔中吏事不修軍政不振相率入黔上自興義  
下至遵義徒類句結實繁民無安枕民或縛盜送官官  
則釋縱之或縛盜並贓物送官官則僅僅杖責之遞解  
之地方不詰盜以省緝捕之煩營伍不除盜以免裁汰  
之患昭通之匪竄黔該撫以殲盜敘績鋪張失實而歷

年緝捕之廢弛盜賊之縱橫已可概見比聞劉金山向  
大五餘黨出沒如故嘯聚如故文武旣諱匿不言該撫  
亦含胡不問縱豸盜賊其罪五也滇黔接壤黔貧甚滇  
黔亂亦甚滇上年岑毓英瀝陳滇民困苦一疏滇且如  
此黔民可知乃黔民復業歸耕官吏勒開荒規費以困  
之鬻男鬻女者比比也肅清十餘年而郭田榛蕪山田  
槎枿林肇元輒以承平旣久腴熟必多地丁錢糧一律  
苛徵於是架糧之弊起矣架糧者如額徧徵甲死則責  
償於乙東荒則責償於西架糧之弊與加糧等丈糧之  
員催比之吏紛擾上下黔民益不聊生貴定父老以糧  
重至撫署泣求林肇元怒而訶責卒置不理虐待殘黎  
其罪六也

臣初以黔省去京過遠道路傳聞容或過當

而參之該省奏報劣迹章灼不能無疑吁嗟黔民何以堪此伏望

朝廷將林肇元即行罷斥並

欽派大臣秉公查辦據實糾參以儆官邪以蘇民困邊  
徼幸甚臣職權風憲理合糾彈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施行謹

奏光緒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前因御史熊景釗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佩綸  
奏參貴州庫儲空虛林肇元貪黷營私等款迭經諭令  
岑毓英確查具奏茲據查明據實覆奏貴州巡撫林肇  
元賦性優柔遇事遷就與署藩司糧儲道松長當餉需

奇絀之際支發款項不能破除情面量入爲出以致庫  
款空虛均屬咎無可辭林肇元松長均著交部嚴加議  
處貴州候補道羅應旒素性誇詐派委局務頗有虛糜  
委署貴東道措施未能裕如致招物議貴州貴陽府知  
府汪元慶與本省巡撫胞弟聯姻迹近夤緣不知遠嫌  
候補知府曾彥銓勸辦捐輸攜照在京因緣罔利江西  
南安府知府林載亨係林肇元胞弟前與曾彥銓同辦  
捐務並不辭差迴避卽岱廳同知蕭榮椿聲名平常雖  
無招搖實據亦屬不能稱職羅應旒汪元慶曾彥銓林  
載亨蕭榮椿俱著交部分別議處餘著照所議辦理欽  
此

卷之三

三十一

請改兩廣水陸提督船制軍屯摺光緒九年七月初五日

奏為請改兩廣水陸提督船制軍屯以收邊海之險恭

摺仰祈

聖鑒事臣惟古今論形勢者動曰交廣交之於廣輔車

唇齒若也然而法據西貢實在安南之南一旦入河內

掠南定兩廣援師奔命常若不及者何哉固中國之慎

戰亦所以鉤絡南交者失其要害故也夫安南至宋始

分為國自漢以來交常附廣唐分二廣設嶺南西道節

度使於邕州而安南都護經略使治交州越海之瓊崖

廉雷胥屬焉廣分而交合陸分而水合則邊與海之險

固均在吾封域以內也交州今河內治邕州今南甯治

然則欲聯交廣之勢陸軍不委重南甯水軍不委重瓊

奏議三

廉不足以制河內之要害此不易之形勢矣我  
朝廣東水師沿明舊制重東中而略西路及嘉慶中年  
百齡增水師提督於虎門松筠移水師總兵於瓊州其  
時夷禍萌芽矣營制屢改船政不修故道光間夷入虎  
門如虛無人之境及今四十餘年洋船由舢板而火輪  
由火輪而鐵甲衝船雷艇機巧遞出而我則紅單快蟹  
如故即有三五輪舟器窳兵嬉不習海道法以戰船出  
入海防我水師熟視無如何無他畫海自守而盡棄欽  
廉外海之險以予敵也故今日欲爭交先爭海欲爭海  
先爭師船臣嘗請沿海設兵輪水師矣力不足請自廣  
東一省始力尚不足請自瓊廉一路始海自廉州難行  
自交州更難行海綫宛延非輕舟不能出險礁砂起伏

非土人不能引船明尹瑾海防疏謂量地廣狹以定船之多寡量水淺深以定船之大小誠爲至言若師船專巡西路以事南交則舟不必過大入水不必過深募瓊廉蜚戶粵海舵工以爲管駕並不必泰西人士我得堅利輪船十餘艘以一良將統之駐廉則足以牽制海防之軍駐瓊則足以牽制西貢之軍海之險我與法共之不戰之效已如此矣法敢橫行如今日哉夫經略南交水宜欽州漢馬援所出也陸宜邕州宋郭逵所出也唐元和時廢邕管爲州韓愈以爲南兵遠鄉羈旅疾疫殺傷邕州兵少情見易啟蠻心請以經略還邕時雖不納終行其議宋元以來常爲重鎮明代征田州及安南皆爲帥臣建節之所宋周去非嶺外代答謂自邕之永平



寨南行入交境過烏皮桃花兩小江至滿定江亦名富良江四日至其國都視趨諒州爲捷橫山四砦扼交廣孔道用以襟帶二江鎖鑰全粵就地形論廣西巡撫且以移駐南甯爲宜今即更置行省不敢輕言莫如移廣西提督駐之移左江鎮總兵駐龍州以與提標犄角柳州地接苗疆今昔異宜置一協足矣重兵屯南甯以應我北甯之軍進則爲後繼守則爲重防久戍則爲更番代役前敵軍書後路糧運咸取集於斯豈非扼吭拊背哉廣西標兵軍律不振久矣若提鎮徙屯及是時汰弱存強化汎爲哨用西洋之火器定練軍之章程提鎮各營悉成勁旅眎徵調客軍又事半功倍者也伏望飭下雨廣督臣將廣東水師改用兵輪廣西提督改駐

南甯是否利便速行定議覆奏夫法未必遽退越亦未必遽亡敵求無厭邊患不已中國既不肯輕敵以言戰終不當徇敵以言和臣之區區以爲師彼之長固我之國堅扼水陸要害與法人持久則以全取勝之道也雖變易船制建置營屯非假以時日不能成軍非馭以賢能不能收效而邊方久遠之圖無逾於此一時勞費在所不計矣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施行謹

奏光緒九年七月初七日奉

上諭署左副都御史張佩綸奏請改兩廣水陸提督船制軍屯一摺據稱交廣形勢陸軍當委重南甯水軍當

委重瓊廉請將廣東水師改用兵輪募瓊廉蛋戶粵海  
舵工以為管駕駐瓊駐廉均足牽制敵軍並請將廣西  
提督改駐南甯移左江鎮總兵駐龍州以與提標犄角  
等語所奏各節是否可行著張樹聲裕寬倪文蔚體察  
情形妥議具奏原摺均著鈔給閱看將此各諭令知之  
欽此

整頓滇鑛片

光緒九年七月初七日

再滇產五金最富法據西貢後遣特拉格來等游歷雲南舒斐專測鑛脈紀述甚詳歸與越南約陽通滇商陰覬鑛利也臣詢之滇中官民皆言名山大冶寶苗湧現利用無窮即經行斷巖廢穴亦金沙燦爛銅壁孤撐土人畚鍤其間終日所獲足以自給峒老山空銅少本折之說舉不足信伏念周有邠人漢有銅官鐵官五金爲日用之常如布帛菽粟乃自明以奄寺理鑛稅而世以開鑛爲弊政泰西通市化學流行直隸豐灤屬境機器出煤有效矣而世則猶以機器開鑛爲弊政不知我朝自康熙以來滇蜀各省鑛廠著戶部冊籍者至詳殆非明季苛稅比而泰西機巧恃銅鐵爲要需精器利兵

國以強弱今日而議鑛務豈可徇古說之迂安土工之拙哉竊嘗推究物性測驗民風以爲開東南之鑛不如開西北之鑛一卑溼近水一巖凝多山也開西北之鑛又不如開滇黔之鑛一風氣未化一習俗不驚也滇省銅廠及金銀鉛鐵各廠何止二三百所三迤之產足敵歐羅巴一洲即無法人耽逐亦當振興銅政縣衍泉流收安邊足用之效況於藉地利以遏敵謀耶惟是阮治太多非殷商巨本不能大舉銅沙太雜非洋器精鍊不能堅純外國有穿峒之器有吸水之器有分銅硫鍊鐵鑄配鈿養鉛養鈉養之器若招商集股購置洋機與官本相輔而行似收利宏而見功更速雖置器必需巨款而用器須聘洋人深恐物力不貲羣情易沮然視法人

闌入滇疆役吾之民奪吾之利得失利害不辨自明矣  
大凡鹽鐵之政得人則利失人則弊唐炯長於理財勇  
於任事若令興辦鑛務為天地自然之利必能裕課便  
民伏請

飭下該撫將滇省鑛廠官辦商辦孰便洋法土法孰宜  
悉心定議具奏抗鄰國無厭之請裕邊方不匱之源或  
五年或七年成效當有可觀是亦富强之本計也管見  
附陳伏祈

聖鑒施行謹

奏光緒九年七月初十日奉

上諭雲南素產五金乃天地自然之利該省銅政久經  
廢弛本應整頓規復以資鼓鑄而利民用此外金銀鉛

鐵各鑛亦復不少均為外人覬覦自宜早籌開采以廣  
中土之利源即以杜他族之窺伺實為裕國籌邊至計  
惟經費較鉅籌款維艱近來各處開采煤鑛皆係招商  
集股舉辦較易若仿照辦理廣招殷實商民按股出資  
與官本相輔而行則眾擎易舉事乃克成前據岑毓英  
等奏整頓銅政章程五條業經戶部議覆準行昨據署  
左副都御史張佩綸奏稱招集商股開采滇鑛為富強  
本計不為無見岑毓英唐炯身膺疆寄於滇省鑛務必  
能留意講求實心經畫著即詳細會商妥速籌辦新任  
藩司龔易圖到任後並著飭令將籌款招商等事妥為  
經畫總期事在必行毋得視為不急之務日久辦無成  
效坐失事機至各處鑛苗應如何先行相度或仍應購

買外洋機器以利開采均著豫爲籌議一俟款項集有成數即可剋期興辦不至遲誤張佩綸原片著鈔給閱看將此由四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



漢書卷之九

卷之九

法越之事請嚴備北圻摺 光緒九年八月初三日

奏爲法越之事請

宸東堅定嚴備北圻以靜制動恭摺瀝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聞法人有俟秋大舉之說適臣奉

命使秦此心不能釋然又聞有法襲順化越敗乞和之說此心益不能釋然伏念法越之事

皇太后

皇上宵旰焦勞於上三大臣殫忠竭慮於下徵兵撥餉具有深謀今雖法軍乘虛伐喪要盟城下然北圻如故劉永福一軍如故我軍堅持固守斷不宜傳聞越敗倉卒改圖王大臣智慮周詳諒當計及所慮者一二淺見之流謬陳退兵議和之策耳夫使我兵退而法果和息

事休民微臣敢有異說然去年受寶海之給撤兵而講  
矣粵軍甫回虎門法軍乃擾南定狡詐如此可再誤乎  
故今日之計備不可疏而和不可急臣敢畢陳愚慮爲  
朝廷策之我之足制法越形勢全在粵東臣前疏於駐  
瓊崖以撼西貢渡順化以護越都蓋屢言之水師不立  
已棄交海之險盡予之敵矣陸軍之出北甯也名爲援  
越南實固滇粵耳名爲營北圻實守山西北甯諸省耳  
富良江上法之來往如故也夫外旣讓海予法而內又  
讓江予法故法得以水師縱橫無忌而蹈越之瑕劉永  
福屢敗法師致勝之術大抵設伏憑險其不敢乘勝直  
擣河內橫截三江者所部僅二千餘人所用皆土槍土  
礮僅洋槍六百餘桿是以能守險而不能攻堅能用奇

而不能大戰然且殲其驍將覆其精兵亦可謂優於膽  
略者矣夫中國既不用水陸之全力而僅注意於防又  
不用滇粵之全力而僅借資於劉永福又不能盡用劉  
永福之全力而僅略予以餉需器械然而越一不勝則  
以爲法果強而中果弱戰果危而防果不足恃豈篤論  
哉昔姜維拒鍾會於劍閣鄧艾入陰平後主降魏於是  
劍閣釋兵而吳之沔中援師亦罷論者惜之今法入順  
化與陰平相類而劉永福山西之軍勇於劍閣我滇粵  
屯軍之力亦厚於沔中竊謂中國備邊法人有退兵之  
請固已形見勢露矣有助越之形而避助越之名近於  
晝伏夜動掩耳盜鐘何如堂堂正正而出之宜及今  
飭令兩廣督臣資助劉永福募足萬人多購毛瑟林明

敦各種洋槍克虜伯各種洋礮轉運至軍俾成精隊即以經畫北圻之任屬之越王之弟阮洪佚擅行廢立尚未冊封屬國大政中朝可爲處置請

密飭徐延旭便宜行事入黃佐炎之壁以奪其軍入覃四姊之巢以收其黨使劉永福內無猜阻而外有聲援必足以扼守南交擁險自固法於戊午嘗窺順化以山徑崎嶇軍多疫癘而止劉永福軍如滿萬則出間道以搖西貢翦山徑以達越都法人狼顧狐疑加以英德兩國與之爲難其勢亦難持久陸軍利則復黎京背越約雖食言於法可也陸軍不甚利但支柱年餘我之水師漸立而法之軍餉不支然後分南北以言和庶幾約可久而患不深耳若今日亟亟言和則必首言卹款次言

兵費終言通滇道而殺黑旗索鉅費於越越不輸費亡  
輸費亦亡若索費中國則中國無兵威以保小而代納  
金幣以款鄰何以示天下而告外國哉至於委滇鑛以  
失利源去黑旗以挫士氣更無論矣故人但知戰敗之  
患大而不知和之患更大但知增防之費多而不知和  
之費更多也況法在歐洲最爲貧弱最爲詐讓示弱於  
法必爲歐洲所輕叢起要求爲患無已主和者又將何  
以應之是直苟且欺飾以誤

朝廷耳伏願

聖心始終堅定王大臣始終協謀

飭令南北洋大臣沿海沿邊各督撫深念時艱同心共  
濟勿以小勝玩敵勿以偶敗怯敵勿以僞和徇敵然後

講求軍實鼓舞軍心高壘深溝坐觀敵釁使法人計無  
所出漸就範圍則以靜制動之策也此舉係越之存亡  
者輕而係中國之強弱安危榮辱得失者甚重臣戒塗  
有日耿耿隱憂迫切陳辭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施行謹

奏

謝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摺

光緒九年十月初五日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本月初四日奉

上諭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佩綸著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欽此伏念臣北方陋質東觀凡材參集賢學士之班權御史中丞之職涓埃莫補

高厚難酬返

命都亭媿徇行於八使拜

恩譯署懼隕越於九儀既切私忱尤深遠慮萬國梯山航海實古今未有之奇

一人旰食宵衣更臣子難安之隱將折敵衝於尊俎終



成嘉會於衣裳臣惟有殫竭血誠勉圖擘畫思攘外必先修內而富國端在強兵敢希鳴鳳朝陽協虞陞朱干之舞所冀跼浪泊正漢家銅柱之封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繕摺叩謝

天恩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謝充

文淵閣直閣事摺

光緒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本月二十五日翰林院以

文淵閣直閣事一缺奏請

簡員充補奉

硃筆圈出張佩綸欽此伏念臣勃礪庸材瀛壺備列祕

文校理曾窺

天上寶書講義敷陳略習

禁中故事自掌儀於象譯久輟業於蟬編迺荷

丹毫俾司瓊笈中丞直閣遠沿宋端拱之成規學士兼

官近擬明文淵之舊例如臣譙陋聞

命慚惶草封事以然藜幸兼領蘭臺圖籍治軍書而籌  
筆願旁搜桂海虞衡冀通

四庫條流庶答

九重高厚所有

微臣

感激下忱理合繕摺恭謝

天恩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擬請武科改試洋槍摺

光緒十年二月初八日

奏為武科考試擬請改用洋槍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聚中國之武進士舉人生員以與西洋之兵敵孰勝孰敗夫人而知之矣聚中國之劈山礮擡槍鳥槍以與西洋之後膛槍礮敵孰利孰鈍夫人而知之矣知之於是乎將校任行伍任軍功武科益輕知之於是乎各省購機器購洋槍礮土槍土礮土子藥益賤朝廷輕試弓刀石之武科賤造土槍土礮土子藥之官局固深願天下之士民肄洋槍者日衆而造洋槍者日精也然而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欲中國之士習服而器用利其勢固有所不能也何以言之士之習土槍者三年之中補名糧而已不必至千把也士之習洋槍者

三年之中食勇糧而已不必至于把也士之習弓刀石者三年之中上可以爲頭等侍衛下亦不失爲武舉雖日撻之欲其爭肄洋槍不得也習弓刀石之侍衛以至武童不必購洋槍習土槍之將弁以至營兵不必購洋槍習洋槍之南北洋沿海各軍又皆購德美各廠之精利洋槍不必購中國自造之洋槍而中國敝敝焉集費設廠機器朽而不試工徒嬉而不試雖日撻之欲其漸造精槍不得也夫自泰西立約以來垂四十年自粵捻肅清以來垂二十年經數十老成之謀盡糜數千百萬之度支而所以求材之道造器之方終未能參古今合中外而得其通問將材則湘淮之將如弩末耳起鮑超劉銘傳輩以任洋務未必勝任然欲選中國之武科再

求一如鮑超劉銘傳者能乎問機巧則閩滬之廠如虛器耳執中廠所造之槍礮不足供天下之用然欲竭中國之官帑再營一如閩之船政局滬津之機器局者能乎不能則營伍必日疲工作必日拙采購洋器之漏卮必日開弱吾民以強敵愚吾民以智敵貧吾民以富敵誠可危也誠可恥也中國誠危之恥之則莫如變法變法之效至久而至速者則莫如武科改試洋槍約而言之其利有十武科試弓刀石默寫五經文具久矣今改弓刀石而用洋槍改寫五經而試算學兵書自武進士以至武童上者明機略以勝將下者習技巧以勝兵化不材爲材化無用爲用一利也試武科者選入侍衛以及分標學習與夫鄉會之英俊庠序之成童內而京邑

外而州縣必擇隙地立校場以爲肄武之所官設教習徐導以化學重學光學及水雷魚雷之用漸寓外國武備院之意使將士免於孤陋寡聞逸居無教陰符六韜之術日精健訟聚賭之風轉戢二利也中國所設機器局費鉅藝拙由於造槍不多以滬廠言之所購造林明敦槍機座每日可造六百桿造不如數則費繁而槍價昂造如數則槍多而銷路少若天下皆須洋槍皆須子藥則官局造槍不患不售工用有資而藝事無曠三利也官局之槍售與生童准每桿視局價增一二兩在生童不惜小費在官局稍得微贏積錙銖以成鉅款官帑可省局用可充四利也外國槍礮商廠精於官廠德之克虜伯美之格林皆商廠也今武科改用洋槍需槍者

既多售槍者必利中國將有殷實商人願於省府州縣分設洋槍子藥機廠者我但准鹽商領票及外國公司之法本集於商權總於官可以省公家購買機器之資可以救機局孤懸海口之病五利也今各軍之購買槍礮也每件直萬餘金或千餘金其演槍礮也每子或數十金以至一二金價貴則貪者冒銷吝者祕惜其能日省而月試者亦鮮矣兵與士並角藝官與商並鳩工則槍礮子藥之用愈普價亦愈廉銀帑免漏於外洋軍資大饒於內地六利也煤用東洋鐵用西洋耗費殊甚商廠日盛中槍日精必爭開煤鐵之鑛以自便七利也聚十餘萬人以洋槍為求名之地聚千百家以洋槍為求利之地無智無愚無巧無拙皆殫心究慮於斯藝必日



進器必日工八利也僻壤遐陬皆有利器偏隅用武可  
免用土槍戈矛之拙可省運洋槍洋子藥之勞即咄嗟  
團練兵寓於士器藏於家亦斷非毆衆白徒裂裳揭竿  
者比九利也風氣既開士世其官商世其業強武藝巧  
傳之無窮十利也十利既具

廟堂不過下十行明詔立數紙章程無養兵之費而三  
年之後精兵已十餘萬無購器之費而十年之後利器  
已百餘萬亦何憚而不為哉難者或慮火器禁開命盜  
之案必且更熾不知後膛子藥操之官商各局但能妥  
立條章嚴申紀律夫亦何害如其不然部省所獲之盜  
犯皆有洋槍武生所持之弓刀亦足劫殺耳況中外通  
商洋人以槍礮私售海盜我熟視無如之何而故設厲

禁以制吾之武生良商夫亦可以不必矣管子七法篇  
曰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乎論工而工無敵  
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  
政教無敵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存乎徧知天下而徧  
知天下無敵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故兵未  
出境而無敵者八武科改試洋槍則聚財論工制器選  
士之道與夫服習機數之法已具然後修明中外之政  
教博求水陸之阨塞以制治而扞鄰庶幾具無敵於天  
下矣如憚於改圖而猶執弧矢以威天下鼂錯所謂以  
卒予敵也狃於采買而購西洋之軍械以制西洋孫武  
所謂假人之兵也李鴻章致總理衙門書請設鑄造專  
科沈葆楨亦疏請罷武科此議行則武科不必罷鑄造

專科不必設而造士考工之法普備正與該大臣等所  
議相通茲事體大如蒙

飭下南北洋大臣速議具奏請

旨施行天下幸甚管見所及是否有當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樞臣不兼總署窒礙難行摺

光緒十年三月十八日

奏為樞臣不兼總署窒礙難行披瀝上陳仰祈  
聖鑒事竊本日奉

旨命貝勒奕劻內閣學士周德潤在總理各國事務衙  
門行走臣維總署向由樞臣兼管誠以今日急務無過  
於洋務軍務者是以立法之初恭親王及軍機大臣均  
兼總署取其機密迅速遇有要務可以隨時奏聞稟承  
訓誨恭親王為

朝廷懿親各國親與立約服其威信是以二十年來外  
侮迭出率能化大為小化有為無者軍機大臣兼總署  
之明效也今事閱五日樞臣無兼理之  
命而總署

特派貝勒重臣是樞廷譯署畫為兩截就法越之事而論電報不能迅達

天聽譯署不能參預戎謀已多扞格就各國交涉而論既驟去一外夷素日信服之親王又不能見

朝廷倚重之軍機大臣頓生疑忌之心轉故刁難之漸現在正與法國堅持必使各國羣起而猜中國殆非萬全之至計也臣既居言路復典譯署受我

皇太后

皇上特達之知事關安危大局不敢不言臣近日徹夜徬徨感冒甚重本擬請假調理因關係太鉅力疾陳辭伏乞

皇太后

奏  
皇上聖鑒謹

滯二集

卷二

請

飭邊海各軍嚴防備戰以杜要盟摺

光緒十年四月初八日

奏為請

飭邊海各軍嚴防備戰以杜勁敵要盟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德瑾琳以法將福祿諾書來李鴻章譯聞

朝廷曲示羈縻責令講解在李鴻章久更事變熟悉洋

情必能善為因應以維

國體而折敵衝

臣

之迂愚敢有過慮顧法人無信具有

明徵寶海議和於前未幾而寶海撤南定告陷矣德理

固議和於後未幾而德理固去順化劫盟矣夫法所遣

之公使且然而況於福祿諾之書本云一人私見並未

請示本國乎且

臣

以書意推之名曰讓邊界而如鐵原



諒山高平鶴圻保勝彼皆欲收形勝駐選鋒固已直抵  
滇粵邊隘矣所謂讓中國之邊界徒虛語耳越圖具在  
可覆按也名曰讓兵費而讓之一言如市人徵價稍平  
其價而已其意初未舉六萬鎊而免之德瑾琳謂兵費  
必須議免李鴻章因謂似兵費可免皆心欲如是並非  
力能如是也故臣之區區深恐中國以實心與之講解  
而法人仍以講解肆其詐謀德瑾琳之言曰儻不欲和  
必須趕緊設防臣之意則謂即欲和亦須趕緊設防防  
軍強一分敵燄必減一分矣防餉惜一分兵費轉加一  
分矣微臣略引其端唯

聖明裁決焉

一厚北洋之防李鴻章辦理洋務最遭詬病而能戰能

和緩急足恃者亦僅僅北洋一處惟歷年北洋經費欠  
解甚鉅旅順威海近始經營三省分圻不無隔閡今煙  
臺旣來敵艦似宜厚集兵力以防未然曹克忠雖知名  
宿將其軍新募器械未利步伐未齊即臨戰或能用智  
而望其藩籬障塞度難皆應繩墨且燕齊各軍雜次十  
羊九牧易啟爭凌應

飭李鴻章電商東撫將煙臺各軍酌歸一統領鈐轄以  
肅紀律其旅順及山海關等處應如何扼要布置該大  
臣當全局在胃即令詳細奏聞以重北門管鑰

一固前敵之防岑毓英旣卻潘鼎新未前敵視我軍蔑  
如故能分舟師以來內海耳滇邕與越擊柝相聞和議  
即成邊方從此不能無備故今日籌邊之亟殆更甚於

援越之時約言之略有三端一岑毓英初議窺甯平扼清化故發的餉百萬資之今興化不守軍力不能遠及即餉需豈許坐糜似宜分撥粵西以相挹注唐炯請以劉永福守宣光今該督還開化而留萬人保勝為永福聲援將來法人必索永福臣於光緒八年六月疏中即已慮及似應

密飭李鴻章岑毓英顧全大局毋循唐送悉怛謀宋殺張鼓覆轍二唐仁廉潘鼎立兩軍應

飭迅赴關外臣上年夏間請移廣西提標在南甯簡練張樹聲不善也邊警既聞教民萌動則飭臬司馳赴南甯卒無以易臣說然事先虞備與敗後倉皇情勢則不侔矣今粵西各軍似宜分別扼紮要隘礮臺須壘堅土

軍士須練洋槍或教練以爲戰備或鎮撫以固民心勿再蹈文武不和湘淮不和之弊三軍火責成張樹聲經理乃該督僅能自顧東防經總理衙門一面考察一面代籌究屬緩不及事即如此次滇軍所需軍火該督以在梧州者留待潘鼎新而以在廣州者應解滇軍略一轉移豈不直捷臣實百思不得其解現在通盤籌畫上年冬閒總署商准北洋所購軍火五月可到廣西咨准河南代購軍火四月可到計此兩批軍火到時應令滇粵練成大支礮隊於沿邊立一重鎮仍責令該督撫疏通道路聯絡聲勢庶守則我軍憑險固圉戰則彼族備多力分但能使法人不敢逕薄諒山保勝則黑旗猶存可以不時出擾法不能撤越之防而又恐中德相結以

乘其敝此法人欲和之故亦即我不必急與法和之故也

一密沿海之防南洋口岸林立論兵者動曰防不勝防矣臣亦知其防不勝防也顧廣州上海為各國互市地我難守彼亦難攻然則總江浙閩粵之要害不過瓊州臺灣定海崇明數處耳輪船既不足海戰則以海口塞水雷陸戰練兵卒為制敵之奇德所以防法者此也瓊州瀕海水淺礁多輪船不能入泊若資彭玉麟之宿望以駕馭方耀鄭紹忠聯鄉兵作士氣猶足一戰尚望飭下張樹聲同心合力無掣其肘庶足堅守困敵臺灣定海之防歷經總理衙門與該督撫詳細辨駁揚岳斌不能強起吳長慶未便召還惟有嚴督撫之責成合水

陸之兵力以免敵兵伺隙擣虛至長江門戶經曾國藩左宗棠諸老成經畫積年曾國荃素負勛望當有深謀若以地勢既寬人才頗乏則莫如制之以靜感之以誠應請

朝廷於現任各省提臣二三宿將中擇其膽略夙著威惠允孚者重其事權使三省互相策應以樹先聲既無臨敵易將之嫌亦杜取地要盟之計

一布海上之防敵艦遠來雖瞬息千里然使前絕其謀引之奸後斷其煤米之路久處海中固無能為彼以舟師寄泊煙臺必外結日本為購煤米地而假議和為名游駛自如商賈不禁亦必欲鉤結山東教民饑民以圖一逞北洋水師即不敢與之海戰不識能巡行連灣廟

島閒使其運煤運米運軍器運淡水稍存  
各軍即不敢誘之陸戰不識地方官能於  
鄉團絕漢奸禁引水之漁戶撫瀕河之災  
瓊崖以及大沽望洋則浩無津涯求徑則  
國兵輪分之見少合之尚多若擇敵所必  
隊師船扼紮其閒運重不過帆船耳我屯  
截資糧防奸宄計即難擊其惰歸或可阻  
法越始終主水師此非忠勇智謀之將不  
朝廷下南北洋大臣熟慮之也語曰受降  
且眎之為敵則受敵可知臣非敢沮講解  
有備無患之理戰固當然和亦不得不然  
可無講解而後講解之氣始壯講解之理

聖明既以講解責成李鴻章仍懇以備禦責成各路疆  
臣統帥使講解者以有備禦而辨論可施而備禦者不  
得以有講解而軍心頓懈庶幾剛柔動靜權自我操法  
就範則可和法不就範亦可戰揆之事理似免疏虞祝  
其之會齊所以不能加魯者魯有備也澠池之役秦所  
以不能加趙者趙有備也澶關之盟遼所以不能加宋  
者宋有備也今自政地易人一月以來置防務不問適  
有議和之說難保各疆臣統帥不藉此因循觀望

微臣

終夜展轉以爲深憂誠使各疆臣以  
宵旰之憂勞爲憂勞各將帥以士卒之甘苦爲甘苦必  
能察臣愚慮行以實力不致遲疑懈惰弛備啟戎或於  
時艱稍有裨補臣爲疾病所牽謀畫不能周帑率臆冒



瀆尚乞

聖人垂憐而審度之不勝悚惶迫切之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十年四月初八日奉

上諭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佩綸奏請飭邊海各軍嚴防備戰以杜要盟之計一摺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接到李鴻章電報法國水師總兵福祿諾令稅司德璉琳面呈信函請准從中講解等語朝廷念出師護越以來越不知感法又為仇兵連禍結殊非萬全之策既據該國先來講解因時利導保境息民未始非計當經諭知李鴻章許其講解並令該大臣酌定辦法即行具

奏嗣據李鴻章遵旨覆陳已諭令廷臣會議俟覆奏時再降諭旨至將來該國所議果否可行殊難逆料原不得稍弛戰備也茲據張佩綸奏請以講解責成李鴻章仍以備戰責成各路疆臣統帥使講解者以有備禦而辨論可施備禦者不得以有講解而軍心頓懈等語電報該國兵船先後來華沿海各口岸防務喫重著李鴻章曾國荃彭玉麟穆圖善何璟張樹聲衛榮光劉秉璋張兆棟陳士杰倪文蔚懷遵迭次諭旨整頓防軍嚴申做備務臻周密仍宜持以鎮靜不得稍涉張皇滇粵邊境著張樹聲岑毓英潘鼎新督飭各營實力扼守毋稍鬆懈所奏請飭李鴻章電商陳士杰將煙臺各軍酌歸一統領鈐轄旅順及山海關等處應如何扼要布置著

該大臣分別商酌妥議具奏至所稱將來法人必索劉永福請飭李鴻章岑毓英顧全大局等語法人屢爲黑旗所敗其蓄志驅除自在意中著李鴻章岑毓英先事籌計以爲辨論地步本日已諭令曾國荃飭潘鼎立招募五營迅赴廣西署理廣西提督唐仁廉著李鴻章飭令迅速前往毋稍延緩滇粵各營需用軍火著責成張樹聲悉心經理俾資接濟瓊州臺灣定海崇明等處非通商口岸尤爲彼族所窺伺彭玉麟穆圖善並該督撫等倍宜嚴密防守廣東爲南洋首衝由越抵瓊尤瞬息可至彭玉麟張樹聲務當和衷共濟力籌備禦廣西係張樹聲兼轄該省防務不得稍存漠視並著會商潘鼎新妥籌兼顧毋稍疏懈致干重咎長江門戶關係緊要

著曾國荃會商李成謀妥爲布置期於有備無患所奏  
北洋水師能否巡行連灣廟島使彼轉運有所顧忌即  
以師船扼紮敵所必經之地爲截資糧詰奸宄計著南  
北洋大臣酌度辦理前據陳士杰奏法如敗約必分兵  
屯煙臺登州購買糧米防之之法當先斷其接濟並編  
查漁戶各節著該撫斟酌事機妥爲籌辦總之和戰現  
無定形其間緩急操縱機宜全在該大臣督撫等精心  
酌核實力辦理期無貽誤懷之慎之原摺著分別摘鈔  
給予閱看將此由六百里各密諭知之欽此



詳議和戰大局摺

光緒十年四月初十日

奏爲遵

旨詳議仰祈

聖鑒事本月初八日以法將福祿諾致書講解之事集  
廷臣議內閣臣伏讀

諭旨及李鴻章等各疏詳細推求李鴻章恐羣情不願  
講解故欲以何者可行何者難允仰求

宸衷審定此疏中應議之事也

朝廷已許其講解則以此後滇粵防務疆圉如何固守  
餉需如何豫籌和局若成有何流弊如何杜漸防微法  
首狡詐要挾如何辨難折服令諸臣各據忠讜此

諭旨中應議之事也伏查李鴻章覆奏時福祿諾尚未

來津故法人所請條目在該大臣亦難揣尋即在廷諸臣何從懸斷就其疏意參以福祿諾之言則兵費斷不可許而通商擬在何處畫界擬在何處亦當眎其來意以定准駁竊謂該大臣之疏和無端倪實難以空言敷衍塞責滇粵防餉臣前議及粵東之鹽潯梧之釐滇境之銅卅而收效恐在數年之後至於設立重鎮則南甯開化前疏已略陳之而尤以粵東水師爲要務法酋狡詐要挾必在意中非各省同心辦防示以兵力雖有蘇張隨陸之辨難不足折服而流弊無窮外則朝鮮西藏均啟各國窺伺之心內則如德之求土貨改造美之求土貨存票換銀以及沙面高橋等案之償款均視法議之將成而一律均霑此又臣深悉時艱經

明問而不禁欵歎太息者也竊謂法越之事

朝廷始終不願失和寶海之議樞臣受之言路亦未嘗  
撓之法自撤使背約其於中國何尤今傳聞孤拔及巴  
特納來安知其不如德理固之氣燄大盛難就範圍李  
鴻章所論兩端臣恐杜言路之指摘易而拒法人之要  
求者難耳夫中國以平粵捻定新疆之餘威二十年來  
師船火器糜餉以巨萬計出而保一越南不能匪唯疆  
場諸臣之咎老成宿將及凡有血氣者當亦羞之今事  
機孔迫

宵旰獨憂危急艱難之際而內外諸臣猶復塗飾觀聽  
不能推誠相與安望其以後之臥薪嘗膽哉然則今日  
之事和與不和當以敵情兵力為定法言可許則和不



可許則不和兵力可戰則不和不可戰則和法言之可許不可許請

飭李鴻章俟福祿諾到津定議後量度情形切實奏聞兵力之可戰不可戰請由總理衙門電寄

密飭沿海各疆臣統帥就各省情形詳細分別電驛上聞

朝廷以憂危惕厲之意警動諸臣俾諸臣亦以懇誠肫切之言上陳

君父人心固結孚信效忠能戰能和則恐懼致福敬慎不敗之道也至以後自強之策言路言之疆臣不納也

即朝廷是之疆臣仍不行必疆臣激發天良各有自強之

心然後天下振刷精神能有自強之日故此次議和議戰大局悉聽諸任事之疆臣可以一決今日之然疑即可以默定以後之舉錯不然者自同治以來

朝廷籌海防之

詔書與譯署籌海防之檔冊日積月累汗牛充棟矣豈必待今日而始云事平以後講求實事也臣在言路有年入譯署數月籌謀無效分應罷斥至於今日覲顏獻議涕泗橫流疚心曷極惟此事端委稍明義不敢嘿是  
否有當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卷之三

三

奏議卷之三

澗于集

奏議卷第四

謝會辦福建海疆事宜摺 光緒十年四月十六日

請設沿海七省兵輪水師摺 光緒十年四月二十

會辦閩疆擬周巡瀕海形勢再籌布置摺 同日

謝加三品卿銜摺 光緒十年五月初六日

擬將閩局輪船抽調聚操摺 光緒十年五月二十

恭報到閩日期摺 光緒十年閏五月十四日

遵查署臺灣鎮楊在元難期得力摺 光緒十年閏

日

防護船局並省防情形摺 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

副將蔡康業袁鳴盛請革職片 同日

密陳到防布置情形摺

光緒十年六月十四日

閩省各海口續添兵勇情形摺

光緒十年六月二十日

水師失利自請逮問摺

光緒十年七月初十日

陸軍接仗情形片

同日

會奏閩省接仗情形摺

光緒十年七月十三日

整頓陸防摺

同日

陣亡員弁懇請優卹片

同日

副將張成等請革職治罪片

同日

調軍撥礮專注前敵摺

光緒十年七月二十八日

游擊楊金寶打仗不力片

同日

查明水師陣亡人員請卹摺

同日

水陸員弁學生請卹單

同日

福靖營出力員弁請獎單 同日

礮隊出力員弁請獎單 同日

革員劉應清等接仗出力片 同日

謝兼署船政摺 光緒十年八月十六日

籌辦船政事宜摺 光緒十年九月初五日

撈取沈水船礮情形片 同日

輪哨各船管駕呂文經等分別懲處片 同日

妥籌軍械摺 光緒十年九月三十日

卸辦閩防摺 同日

知府孫孚侃仍回江西原省試用片 同日

陳明商辦閩防事宜摺 光緒十年十月初三日

裁併營勇片 同日

病勢增劇請開差缺摺 光緒十年十月十一日

委提調代拆代行片 同日

橫海鐵脅輪船下水摺 光緒十年十一月初八日

奏建昭忠祠摺 光緒十年十二月十六日

定購雷艇片 同日

購配橫海礮位片 同日

延訂英國教習片 同日

傷亡弁勇卹款片 同日

交卸船政北上日期摺 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四

病軀姻嫌懇辭

恩命呈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謝以編修隨辦交涉呈 光緒二十七年二月二十

全權大臣代奏

乞病銷差呈光緒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全權大臣代奏

懇辭

恩賞呈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全權大臣代奏

謝以京堂候補病痊即行北上摺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十七日

奏議卷第四目錄

奏議卷第四目錄





澗于集

奏議卷之四

謝會辦福建海疆事宜摺

光緒十年四月十六日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本月十四日奉

上諭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佩綸著會辦福建海疆事宜

准其專摺奏事欽此伏念臣勃礪麤才

瀛壺薄植久陪

豹仗權厠身冠獨對

簾前撤炬乃榮於蘇軾參謀

闕下推枰深媿夫張華志壯請纓籌疏借箸尚荷

天門之特敕俾襄海嶠之嚴防昔漢封下瀨將軍東甌

控嶮吳立曲躬都尉南部開圻欲儲鬪艦以習流宜選  
鋒車而杖節豈分巖置副仲淹以學士行邊偏將臨  
戎陸遜以少年負重臣雖羸弱敢不祗承況夫萬國之  
梯航實恃八閩爲管鑰溯乾隆朝  
冊流求之掌故庫填旋羸緬建安道下交趾之膚公貢  
徠馴象此日虎符喻指發會稽浮海之兵何時  
鶴詔徵還前

宣室受釐之席勉殫蟻悃冀答

鴻慈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具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請設沿海七省兵輪水師摺

光緒十年四月二十五日

奏為請設沿海七省兵輪水師

特派重臣經畫以一事權而規久遠恭摺仰祈

聖鑒事臣維泰西各國所以縱橫海上難與爭鋒者船堅礮利而已二十年來中外既通商定約矣而各國鋼船鋼礮制作日新月異其鷹跼狼貪注目垂涎於亞洲之心固路人所共知也

國家即今大治水師猶思不敵若復徬徨審顧不為自強根本之計誠恐海上之警殆無已時查中國海岸東暨奉錦南訖瓊廉延袤萬有餘里各省海口多者數十處少亦十餘處本屬防不勝防而俄據海復歲以睨混同倭襲琉球以伺臺澎英取香港法取越南葡萄牙取

澳門以逼粵東三路此爲大海之險與彼共之矣西洋各國復闢紅海以趨捷徑設海中電綫以速軍書一旦有事彼航海三萬里而徵調應期饋輸不絕排重溟之險可以直叩門扃我惟是扼海口集陸兵以禦之進則有利退亦無害客之勢轉逸主之勢轉勞此固論兵者所深忌而籌海者所宜知者也自粵捻旣平中國稍稍治船廠購機器以立兵輪水師權輿餉力之不充人才之不出水旱菑沴之不時內外議論之不一至今外海師船未改舊章各省輪艦未垂定制無警則南北洋之經費關關欠解有警則南北洋之經費省省截留仍此不變而欲沿海水師足備攻援足資戰守亦已難矣同治年間丁日昌請設三洋水師提督左宗棠謂洋防一

水可通輪船聞警可赴北東南三洋各駐師船常川會  
哨自有常山擊蛇之勢若畫分三洋各專責成轉生畛  
域李鴻章亦謂沿海口岸林立處處宿以重兵所費浩  
煩意在以全力扼要害而尤戒散漫分防其後沈葆楨  
乃有輪船聚操上海之奏臣考之西洋兵制水師均專  
設海部兵柄極重英人赫德曾在譯署獻議亦以請設  
總海防司爲言深維二三老成之籌謀參以五六海國  
之新制水師之宜合不宜分宜整不宜散利弊亦略可  
覩矣然則欲求制敵之法非創設外海兵輪水師不可  
欲收橫海之功非設立水師衙門不可水師要政約有  
四端曰審形勢曰練將材曰治師船曰考工用海防之  
事督撫終難不問而各省旣分疆域即不能盡化町畦

若責成重臣舉沿海口岸分別要衝次衝何處可屯鐵  
船何處可建礮臺何處可修船塢何處可伏水雷將帥  
一家水陸一氣始能血脈貫注骨節通靈雖海口之麥  
狹潮汐之往來泥質之鞞輒礁沙之厚薄斷非一耳目  
所能周一手足所能舉而備多力分之弊除斯集思廣  
益之效著則相地之任宜專也陸軍宿將強令巡海固  
恐遷地弗能爲良即向帶內江長龍舢板之楚將不習  
風濤海徑向帶紅單艇船之粵將又不習機器測量理  
法亦未敢輕於相委南北洋輪船近多募用洋員延以  
重資臨敵請退終難收客卿蕃將之益欲求水師將材  
惟出洋學徒庶幾中選然非師船時時游弋時時聚操  
則技藝日就荒嬉心志亦終歸驕惰無能者或以奔競

而躡遷多藝者或以  
則馭將之任宜專也  
河海兩紬閩廠之船  
露礮重底平行遲長  
今定遠鎮遠濟遠等  
南洋開濟五艘號稱  
仍不可裁或謂帆船  
口岸甚少或謂南洋  
害非有深諳軍事孰  
其欺駐船未得其地  
察宜精魚尾雁行陣  
有功則治船之任宜



有克虜伯礮及各種精槍而滇粵各軍求呿嗜士得士乃得之槍尚爲奇貨可居則各省之風氣未開也置外洋機器有年而因陋就簡與規矩不能與巧至今造船之材料造槍礮之鋼鐵均須購自外洋則機器之大原未立也誠得專員經理南北采木別其性質以代洋木鍊鐵鍊鋼之法先探其本然後輪船配定何式槍礮擇定何種用不雜而兵精工不雜而藝精其他水雷魚雷行軍所需之器擇地擇人通籌兼顧軍火旣免於缺乏餉需亦免於虛糜則簡器之任宜專也惟是七省水師特派重臣經畫創辦之始必需有持款千餘萬辦成之後必須有經費數百萬統籌國用亦知財力難勝然以水師一軍應七省之防即以七省供水師一軍之餉各

督撫通力合作挹彼注茲當不至束手坐眎而水軍以漸擴充遠或七年近或五年積蓄經營殫心竭慮或可有成夫以中國之大

聖德之宏畏

天恤民講信修睦苟彼族漸濡德禮豈不宜詐虞悉泯懷我好音乃十年之中豐大業之案甫定而日本構兵馬嘉理之案甫弭而俄人要約東失中山而南又挫於交海何哉彼以水師火器爲長技挾兵以衛商挾戰以要和而我猶狃於舊船舊礮不知改弦更張徒欲將士以血肉相薄文臣以口舌相窮亦常不及之勢矣反覆思維自今遴選將帥經畫水師在法事爲後時在海防猶爲先著應請

特派大臣將沿海七省水師改用兵輪垂為經制俾各省船廠機局均歸調度以專責成內政作而外侮紓庶幾收懲病蓄艾嘗膽臥薪之效乎應如何籌定餉項建立衙門請派大員之處伏懇

飭下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會同戶部妥議具奏

臣

殷憂深念剴切披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再此摺本係譯署與李鴻章反復函商擬稿待奏之件現在面奉

懿旨改為

微臣

條奏合併聲明謹

奏光緒十年四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署左副都御史張佩綸奏請設七省兵輪水師派

員經畫一摺據稱各省海口防不勝防欲求制敵之法  
須創設外海兵輪水師其要曰審形勢練將才治師船  
考工用責成重臣創辦各督撫通力合作以水師一軍  
應七省之防即以七省供水師一軍之餉等語著李鴻  
章曾國荃先行會議具奏原摺均著鈔給閱看將此由  
五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27/77

12/27/77

會辦閩疆擬周巡瀕海形勢再籌布置摺  
同日  
奏為會辦閩疆擬周巡瀕海形勢再籌布置請  
飭部先核辦公經費以便進行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

臣奉

命會辦福建海疆事宜十六日仰承

訓諭船政亦令與聞地瘠政繁力小任重彌切悚惶伏  
查閩省海防現在布置情形迭經穆圖善等奏陳總署  
亦屢經函詢臣實略知梗概大要論地形則苦於船械  
少而兵雜論餉力又苦於船械貴而兵多據穆圖善等  
函稱福廈等口防餉月需銀七萬餘兩臺防餉歲需銀  
二百餘萬兩庫存僅支半年等語據何如璋文稱船政  
經費閩海關歲撥六十萬近年短解積欠每歲僅得二

十餘萬等語閩餉旣形竭蹶即閩防難遽恢張且內而部庫外而鄰疆支絀情形臣皆深悉爲一隅計固不能爲無米之炊爲大局計亦不敢遽爲無厭之請語云百聞不如一見擬到閩以後先將瀕海要隘各路防營認真查閱一次應如何籌定的餉整頓水陸防軍之處再行妥籌具奏臣擬即酌帶委員差弁五六人調撥親兵藉資翊導陸道則輕騎減從海道則單舸乘風以免沿途騷擾所有微臣辦公經費及員弁薪水每月約需若干應由何處支領不敢擅定應請

飭下戶部籌定核發以便刻日束裝就道臣以詞曹新進誤叨

知遇久參

講幄先後八年一旦出綰戎駭瞻望

國門海天萬里慷慨從軍之志與遲迴戀

闕之忱展轉於中莫由自釋惟旣蒙

聖明趣令遄征應俟部臣定議後臣即於端陽以前請

訓遵海而南以副

上意今將遠行臨表感激不知所言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謝加三品卿銜摺 光緒十年五月初六日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微臣奉

命會辦福建海疆事宜於本月初四日請

訓仰承

召對是日奉

上諭張佩綸著賞加三品卿銜欽此伏念臣忝列詞曹

誤叨

知遇久參

講幄獲儕三品之班權攝諫臺屢與九卿之議復承

手詔特錫頭銜昔漢廷諸將臨邊假大官而建節宋代

近臣乞外加內秩以寵行甫效前驅遂蒙

新命觀者動登仙之羨

微臣增戀

闕之心敢期破浪乘風討逆策助於東冶終願瞻雲就

日端明迴直於

西清庶竭愚誠稍酬

高厚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繕摺具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擬將閩局輪船抽調聚操摺

光緒十年五月二十  
六日

奏為擬將閩局輪船抽調聚操以重船政而練海軍恭

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奉

命赴閩陛辭後道出天津與李鴻章酌調員弁商推事  
宜適張之洞吳大澂劉銘傳先後至津相與討論兵事  
講求機器審度洋情竊謂海防莫要於水師而閩省莫  
要於船政查閩省船政局創自左宗棠成於沈葆楨造  
輪船以為水師之基設學堂練船以為水師將材之選  
用意至為深遠雖西洋船制愈出愈奇局船已為舊式  
而中國創設輪船水師他日將帥必出於閩局學堂一  
二管駕局船之人故待之不可不重而察之亦不得不

嚴現在局船留防本省者八艘分防各省者十四艘適揚武輪船到津臣因北洋水師操習魚尾雁行各式詢其局船訓練章程則分操向無定期合操亦無定法舉各船散布海口養而不教勢必士卒游惰船械敝蝕而後已伏念各省文風通都六邑每勝於偏僻小縣者庠序之士敬業樂羣狹鄉之士獨學無友也各路陸軍重鎮練軍每勝於零星防汛者簡練之兵三時講武防汛之兵終歲荒嬉也西洋水師將士精強船械堅利中國急起直追猶懼不及若費鉅帑以造輪船而於水師訓練之法忽焉不講惟是南北東西轉運應差爲務使兵輪管駕漸染綠營賭博嗜好之習將來設立七省水師利未開而弊已伏臣竊慮之因與李鴻章詳細熟商擬

將局造輪船分防各省者由臣陸續調回在閩認真考  
察酌定分操合操章程庶管駕之勤惰船質之堅窳機  
器之巧拙礮械之利鈍臣皆了然於胷稍改局船散漫  
之弊亦即為微臣歷練之資無論海防解嚴各船抽調  
回閩近者三五日遠者十餘日即可回防不至貽誤即  
或海上有事而似此兵輪散碎分防適以資敵安能折  
衝故欲收縱橫策應之功終以大建七省水師為急臣  
擬抽調局船亦在閩言閩一隅之計耳如蒙  
俞允除北洋所調康濟五艘臣於本月二十八日遵海  
而南即可就近驗看廣東所調飛雲兩艘現在駐瓊轉  
運暫緩調回所有南洋各艦擬即分別電咨檄飭陸續  
調至閩海操練一次仍令回防將來分操合操如何酌

立章程七省實有犄角之勢三洋斷無畛域之分容與  
南北洋大臣各省督撫及會辦諸臣次第考求辦理以  
副

朝廷澄海育材之意是否有當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恭報到閩日期摺

光緒十年閏五月十四日

奏為恭報

微臣

到省日期仰祈

聖鑒事竊

臣奉

命會辦閩防兩蒙

召對訓誨周詳策勵深至下懷欽佩感激涕零由都過  
津與李鴻章商推事宜旋於前月二十八日偕該大臣  
及張之洞吳大澂乘坐輪船察閱奉天旅順之礮臺並  
將北洋威勇兩衝船六鎮礮船及所調閩局兵輪船操  
演陣法齊至山東煙臺初三日經威海衛試演魚雷始  
與張之洞由成山道上海而南臣現於十一日抵閩會  
同何如璋先將船政局機廠察勘畢次日至省與將軍  
臣穆圖善督臣何璟撫臣張兆棟晤商防務略悉端倪



伏念閩疆近控臺澎遠連粵浙實爲南部雄鎮瀕海隩區顧地陜餉涸沿海之防不克未雨綢繆早完牖戶事急而求利器難得將才難得無米之炊殆將束手微臣於兵事洋情均尠涉歷中流擊楫深用徬徨李鴻章顧全大局謂閩防力薄勢危較北洋尤甚擬資臣以克虜伯過山礮二十四尊哈乞開斯槍千二百桿又先後商購黎意槍三千桿意在簡練閩軍爲礮兵四隊洋槍兵十四營稍開閩省風氣而礮臺師船則次第講求從容籌度徐立閩防基構然以北洋之形勢李鴻章之才望經營積年規模略備猶尚不敢自信終慮閩防之難以旦夕奏效矣況法衅又開海防仍警止能就本省新募之兵雜儲之器原派之文武將領舊式之礮臺兵船以

備折衝禦侮蓋其勢益迫而其謀則益窘耳惟是

皇太后

皇上拔

臣

於疏賤之中授

臣

以艱難之寄敢不與二三

老成激厲諸軍妥籌戰略殫誠竭慮冀釋

憂勤

臣

擬即日出海將全省口岸巡閱一次並先與將

軍督撫諸臣同至五虎口一帶審勘地形蒐討軍實俟

將防務會商布置再行奏

聞魏孫資謂但以見兵命將據險亦足鎮靜疆場此實

臣不敢不勉而未能自信者惟有敬慎將之而已所有

微臣

到閩日期理合恭摺具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卷之四

四

遵查署臺灣鎮楊在元難期得力摺

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一

日

奏為鎮將難期得力據實糾參仰祈

聖鑒事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於本年五月初一日

奉

上諭楊在元署理臺灣鎮篆是否得力等因欽此臣查

楊在元係湖南甯鄉人同治年間曾以督標中軍副將署臺灣鎮總兵告病開缺十一年九月前督臣文煜撫臣王凱泰以該總兵在臺灣任內侵吞營餉濫委營缺私收練兵貼費參奏欽奉

諭旨飭令迅赴福建聽候勒追查辦等因欽此旋經奏准革職勒追復以供詞狡展奏准刑訊監追至光緒三

年經督撫以楊在元將濫委營缺侵冒營餉供認並將銀兩照數賠繳奏結各在案復查楊在元之胞兄浙省甯海營參將楊在田於上年三月間丁父憂九月間續丁母憂楊在元三代履歷相同並無過繼理應丁憂而到閩之日初未聲明竊思該署鎮本干簠簋不飾之條難援墨經從戎之例脫囚建節舊鎮重來臺南軍民無不唾罵臣未入閩境即有傳聞詳核參案及其兄弟履歷鑿鑿不誣似此貪謬不肖之員海疆緊要難與姑容臣已密咨督臣在臺就近遴員接署並接統該署鎮所部理合繕摺糾參請旨將楊在元開去署缺即行革職勒令回籍守制以肅戎行而重閩寄所有遵

旨查明鎮將不能得力緣由據實覆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十年六月初四日奉

上諭張佩綸奏鎮將難期得力據實糾參一摺據稱福建臺灣鎮總兵楊在元前於同治年間在臺灣鎮署任曾因濫委營缺侵冒營餉革職勒追嗣以銀兩照數賠繳奏結此次重至臺南軍民無不忿詈並查參將楊在田上年兩次丁憂該員係其胞弟並未聲明丁憂等語臺灣地方緊要似此貪謬不肖之員豈能得力楊在元著即革職勒令回籍臺灣鎮總兵著何璟遴委妥員署理欽此



防護船局並省防情形摺

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

奏為

微臣

出省防護船局並瀝陳省防情形仰祈

聖鑒事竊

微臣

到閩日期前已具摺奏報本月十六日

臣偕穆圖善等赴五虎口一帶察勘形勢沿途考究礮

臺簡閱器械調集各將領責令認真操練十八日復偕

何如璋同至壺江十九日回省與穆圖善等會商一切

本擬二十四日渡臺巡視澎廈等處統籌全省海防而

連日海警頻聞法人注意福州臣當駐省會籌以作士

氣二十一日法船一艘進口臣恐民心驚訝復與穆圖

善同至南北岸礮臺一巡法船旋閣淺受傷軍民尚稱

安堵惟二十四日法船又至孤拔亦潛來法領事處聞

其大小鐵艦尚欲陸續窺閩或包藏禍心或虛聲恫喝



皆未可知雖穆圖善等已遵

旨照會該國領事阻止多船入口而法果成謀斷非筆

舌所能阻止

微臣

塞河之議衆意不敢輒行惟有仰承

諭旨隨時嚴備查閩省原有礮臺以長門金牌兩處爲  
頭敵南北岸兩壘次之閩安暨田贏灣又次之至馬尾  
則惟水陸三營爲保護船局之兵無事之日商兵各輪  
泊處逼近船局局以下船爲便商亦以泊船爲便猶粵  
之黃埔津之紫竹林也而粵津則船岸與商廛相依附  
猶有各國商人牽制閩則洋商均居南臺洋船則泊馬  
尾似船局頗岌岌孤懸矣臣到閩甫旬日全省形勝尚  
未瞭如即商推省防亦難動中竅要惟查督臣何璟初  
蒞閩時本奏稱以南茭壺江爲閩省第一重門戶惜餉

紉未遑經營也然防閩則必自防南茭壺江始南茭者俗所謂芭蕉口南爲梅花港北爲五虎口又北爲連江口連江梅花口狹水淺即五虎亦洋舶不行其船路必出入南茭茭門與壺江山對峙實天然鎖鑰也臣既與督臣原議合因議咨船政局急修壺江前一臺移長門兩克虜伯礮守之然臺工未能猝成也長門等處原有張得勝十營均係新募之軍道員方勲爲廣東提督方耀弟於洋務尚稱熟悉所部五營分防三處臣與督臣籌議擬均調紮省城海口化散爲整以備援應然散軍未能猝集也軍火僅長門有德國巨礮五尊金牌次礮二尊餘皆英土各種舊礮洋槍惟林明敦數千桿餘皆前膛他若水雷棉藥亦略有儲備北洋則相形見絀

矣臣惟兵家之言鼂錯所論審地形士服習器械利三  
端實得今古中西論兵之極今士係新募器乃舊儲猶  
恃閩海自南焚至馬尾山巒迤邐有險可憑雖失之於  
南焚壺江猶可得之於長門金牌顧言戰則彼未失和  
言和則彼在取質條約箝制議論游移彼可行詐我難  
爭先使敵船得以麇集馬尾拊背扼吭而閩之地形失  
險矣馬尾前去長門七十里閩安三十里後去南臺四  
十五里彼船猝攻船局長門金牌之礮無船不能回援  
南臺閩安之軍無船不能徑渡是我首尾隔絕也彼若  
外以數船登壺江以瞰長門而內船徑據馬尾以擊閩  
安各營是我腹背受敵也假使我有大船大礮爲水上  
游擊之師則斷雙龜河路水陸夾攻亦足制彼死命此

豈敢望諸不教而戰之新軍小信未孚之諸將哉然則  
熟審彼已利鈍之勢不在敵強而我弱實在敵狡而我  
迂既讓以要害復讓以先機彼處處攻心我種種掣肘  
兵機止爭呼吸臣固非畏其船礮之堅利而實惜我虞  
備之略謀斷之歧也但臣職在籌防斷不憚難斷不怯  
敵初與穆圖善約一有戰事同赴前敵今局勢趨重馬  
尾該將軍擬進駐長門臣意礮臺不可不守而船局不  
可不防現調揚武及兩礮船駐馬尾牽敵復抽調記名  
提督黃超羣福靖兩營進紮馬尾左近臣即於二十八  
日出省專顧船局力爲其難我備不懈彼或狼顧狐疑  
未敢遽發省城民情浮動臣力勸督臣何璟當與撫臣  
張兆棟坐鎮會城毋使宵小煽亂爲敵先驅要之閩實

可戰可守之地所恨事關全局不能專顧一隅為先發  
制人之計使敵有深入之利而無深入之害此則微臣  
所撫膺憤懣者耳所有微臣出省辦防情形理合恭摺  
馳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副將蔡康業袁鳴盛請革職片

同日

再營規以節制為先軍政以嚴明為主閩省自左宗棠  
裁兵增餉練軍頗覺整齊乃日久相沿漸趨疲惰閩安  
協副將蔡康業於營伍不知振頓空額甚多地極衝要  
人則麤浮難勝將佐至新募勇營尤當少長有禮紀律  
森嚴始可一戰補用副將袁鳴盛充張得勝營官輒用  
斂錢貢媚經該鎮禁止然不能去也臣以張得勝夙著  
戰功不便臨敵易將嚴加教誡而撤該副將離營諸軍  
始服相應請

旨將蔡康業袁鳴盛均即革職以肅軍容臣以書生初  
學軍旅來閩旬日豈敢率爾糾彈但大敵當前微臣新  
將非有恩信足以孚眾若不信賞必罰以勸止齊深慮

此軍臨敵必潰該二員或冗或劣輿論僉同不敢稍事寬縱易所謂師出以律也是否有當伏祈

聖鑒施行謹

奏光緒十年六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張佩綸奏參劾冗劣營員等語福建閩安協副將蔡康業於營伍不知整頓空額甚多人甚羸浮難勝將佐補用副將袁鳴盛充當張得勝營官輒敢斂財貢媚蔡康業袁鳴盛均著即行革職以肅軍律該部知道欽此

密陳到防布置情形摺 光緒十年六月十四日

奏爲詳陳臣軍到防布置情形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閏五月二十五日以法船日增注意船局奏請進軍馬尾力遏敵衝飭記名提督黃超羣引軍由陸潛進二十七日復得北洋大臣李鴻章電稱法領事林椿有二十八日期滿即攻馬尾船局之說臣恐敵衅即在目前於是夜冒雨遄發侵曉駛至船局與船政大臣何如璋晤商一切兩營隊伍選鋒亦至臣令沿途多張旗幟列隊河干疑敵先是臣軍未至與何如璋密商以水師游擊張成率揚武兵船一艘暨兩小蟲船與敵船首尾銜接相泊備敵猝發即與擊撞並碎爲死戰孤注計敵人惡之三日以來賴以牽制晨光熹微法水



師提督孤拔驟見臣軍旗鼓則就師船詰問疑我欲戰  
臣令張成答以中國堂堂正正戰必約期不尚詭道屬  
該提督無用疑懼該提督即邀張成相見詞氣和平言  
中國待我有禮聞百姓驚疑我船亦擬先退兩艘等語  
視二十七日法領事白藻泰照會之辭頓異臣仍飭水  
步各軍嚴備並親率黃超羣等周厯中岐山以望敵師  
船則大小五艘錯落羅星塔距船廠僅半里許連日茶  
市頗停民情洵懼蓋敵取福州之說騰播於兩月以前  
即洋商亦皆疑之也船局前無屏蔽後有水陸兩道可  
登甚不易守局之左阜有張陞楷兩營營高受礮火藥  
庫儲在後山孤深不露當令撥兵防範布置較周即日  
宣告掘濠塞河多埋地雷水雷備戰臣軍實無一雷

也而敵船施放電燈終夜戒備如嚴大敵其時潮退不能下駛防我違約劫船二十九日晨兩大船先退至壺江左近之馬祖山聞明日尚擬開一艘至雙龜嶼外意若趨重長門者然敵船來往自如增益不已出則聯口外之三艘以駭長門入則聯口內之兩艘以疑船局而閩中僅有此三船孤危撐拒彼可退可進可戰可守而南北兵船迄無一至者臣又何敢以敵退解嚴也雖適奉署電謂小挫可圖再振然果臣軍一敗資仗都盡無兵無餉又誰與圖再振乎當臣出次時省城民無固志風鶴皆兵頗有欲援彭玉麟不赴瓊防之例留臣者臣自念新進小臣非老成比必令馬尾不戰而失遂其質地索償之請而臣且在省靜候與此土一並贖還其覲

然何以爲人故不敢自安以免爲

皇太后

皇上知人之玷初非謂此軍即可制勝也及親至前敵則頗覺各營之偵探各路之電傳半亦法人虛聲恫喝而臣前請先發制人之算尚非毫無把握何以言之我許法退兵其計已遂此舉特爲償款地第一船閣淺損傷其氣少挫其期亦少紓比船稍集而我師船已至比限甫滿而臣陸軍又至敵已志得意滿不值死戰而恐我以死戰持之此孤拔所以生疑之故也法三船在口外內船僅多於我兩艘全隊登陸則我水軍牽之以半登岸則我以二千人敵其數百人彼未必遂勝深入數百里我處處可以截後而連日潮汐小信敵船可出入

者不過一二時皆犯軍家之忌此又微臣所以欲戰之故也然其仍裴裒不退者既料中國之必不失和而孤拔以一水師提督挾盛氣而來謂閩官必降心相從船局固垂手可得我既不與之先講復欲與之先戰若遽爾退師亦恐見誚他邦取譏士卒是以游駛壺江以掩其退避之跡而仍爲挾制之端計亦狡矣臣逆料該提督必已密電巴特納非云欲犯他口即云須遣人赴滬講解曾於昨日電達李鴻章屬其斷勿赴滬再蹈煙臺英約之轍當此

主憂臣辱臣既有軍旅之寄不能一戰以建威折敵更何敢大言不怍無臨事而懼之心惟念敵情當以力爭難於理喻今法船在閩其勢稍轉必有一二自命能辦

洋務之人攘臂以居辨難調處之功沒將士死守之孤  
忱爲無賴希榮之捷徑長敵燄而損

國體無逾於此是以將前敵實情委曲敷陳以達

聖聰即廷議急於轉圜法事終於鑄錯猶冀懲前而  
後也電音簡略是以復縷言之至法船一日未去海防  
即一日未解臣惟當與何如璋同心固守以冀支此危  
局若我援竟斷法艦紛來恐彼猝攻前敵據我上游我  
軍終於不敵然臣所將水步兩軍誓當與廠存亡決不

退縮以貽

朝廷羞也所有

微臣

出屯馬尾布置情形理合繕摺馳

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十年六月二十二日軍機大臣奉

旨覽奏具見勇敢布置亦合機宜仍著張佩綸加意謹  
慎嚴密防守並隨時確探消息力遏狡謀欽此



閩省各海口續添兵勇情形摺

光緒十年六月二十日 將軍督撫

四街

奏為閩省各海口續添兵勇布置情形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照閩省籌辦海防增軍戍守備辦船石添募  
護衛游擊師旅一切籌辦情形經臣等會摺奏報在案  
先是法使請和議立五條欽遵

諭旨仍須嚴密籌防嗣臣佩綸抵閩後察看海口形勢

水師甚單法艦又駛入馬江一帶寇既深入閩防益緊

臣穆圖善駐紮長門督軍前敵臣佩綸駐紮馬江力扼

中權抽調分駐澎湖興泉之潮普軍五營福甯建邵之

桂勇三營回省布置並飭前署閩安協副將楊廷輝招

募兩營補用副將楊美勝記名提督沈茂盛補用道劉



倬雲各募一營分紮馬江及南臺一帶防守又於林浦  
砌築土礮臺招募礮勇火夫六十六名鼓山中岐砌築  
土礮臺招募礮勇一百一十六名並飭各輪船添配礮  
勇水手等項揚武八十名濟安飛雲各五十名福星十  
五名永保二十名伏波三十名福勝建勝各二十名平  
海中營一號師船添勇十名平海左右營師船八號添  
勇一百六十名就近在尚幹鄉飭在籍二等侍衛林培  
基選募水師弁勇火夫三百四十一員名署督標水師  
營參將傅德柯招募水勇哨弁火夫一百五十員名並  
於各水勇內選交五品軍功林慶平派弁十員操習桿  
雷又閩安鎮至館頭等處沿江共選壯丁一千八百四  
十名互爲聲援此福州口添募水陸勇丁之實數也廈

門暨上下游各屬或地居扼要或關運糧後路由水師  
提督臣彭楚漢製造舢舨船二十一號募配勇弁火夫  
二百九十三員名並飭水師中軍參將王世明選募一  
營又飭候補總兵楊德珍候補參將謝尚文署福甯鎮  
總兵侯名貴各募勇一營延建邵道奎俊募勇一旗署  
建甯鎮總兵羅洪標募勇三百名邵武營參將郭祖耀  
募勇二百名興化泉州二府各募勇三百名以資巡緝  
而靖內患此各屬添募勇丁之實數也省城根本重地  
城防尤關緊要先經標營調派弁兵二百九十四員名  
全福三營訓練兵七百六十六名旗兵一百八十七員  
名綠營加派額兵五百名又另招餘丁五百名配官弁  
七員民兵六百五名配官弁十六員添補守城各器具

登陴防守臬司監獄藩司鹽道銀庫須用守護臬司又  
督辦塞河查夜等事招募弁勇火夫二百二十七員名  
藩司鹽道各募護勇一百名省會團丁七百二十名保  
甲巡勇一百名各城門水閘派撥額營弁兵九十四員  
名此城防調募兵勇之實數也此次閩省兵端驟開逆  
氛緊迫所添勇營未及分案奏報惟曾准部章應行奏  
咨立案自應彙案辦理據福建善後局司道具詳前來  
除將勇數餉數另行造冊咨部外臣等謹恭摺具奏伏  
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水師失利自請逮問摺 光緒十年七月初十日

奏爲馬尾水師失利請

旨嚴議逮問治罪仰祈

聖鑒事竊法提督孤拔以輪船駛入馬尾窺伺船廠閏  
五月二十八日臣親率黃超羣兩營出防馬尾其時法  
船僅五艘我船揚武兵船及兩蟲船共三艘旋何如璋  
將振威伏波調回張之洞以飛雲濟安來援我軍聲勢  
略壯法亦增調大兵輪兩艘魚雷船兩艘入口相逼臣  
屢請先發請互援不得勉以福星藝新兩小船及艇船  
商船雜泊牽制大致六月二十以前船略相等而我小  
彼大我脆彼堅六月二十以後彼合口內外常有十二  
三艘出入活便而我軍則止於兵船七艘礮船兩艘臣

心以爲憂密召諸將以兵不厭詐水戰尤爭呼吸欲仍  
行先發之計而諸將枕戈待旦多者四十餘日少者亦  
二三十日均面目枯槁憔悴可憐加以英美來船與法  
銜尾奇謀祕策不復可施臣知不敵顧求援無門退後  
無路惟與諸將以忠義相激發而已前月二十八及本  
月初一之電報可覆按也當六月下旬美提督晤何如  
璋以調處告稅務司賈雅格屢函告督臣又有英提督  
英領事欲調處之說其辭甚甘其事則宕臣亦知其譎  
詐而無如與國牽掣何初一二日大雨如注風勢猛烈  
初二子夜初三黎明臣屢以手書飭諸管駕相機合力  
有初三風定法必妄動之語比潮平而法人礮聲作矣  
臣一面飭陸軍整隊並以小礮登山與水師相應一面

升山顛觀戰則是日法以潮大風順於口外驟入一大  
船發礮為號猛攻我船我船本約以各輪猝攻其上游  
各船而以艇船商船火攻牽制其下游各船法大船入  
則以六船截振威飛雲濟安於下而以五大船一魚雷  
船合攻揚武比臣至山則揚武已為敵魚雷所碎法船  
方圍攻福星該管駕陳英轉挾甚靈放礮亦捷酣戰不  
退兩蟲船亦用礮助擊相持至一時之久法一大船中  
礮退駛他船亦皆桅斜板洞奈船大小過懸眾寡不敵  
未幾而該船及兩蟲船相繼沈燬伏波藝新亦各中礮  
駛上中岐則我上游之船已沒其下游之船法以雙筒  
三桅烏波鐵船為最大振威為其所擠立斷為兩飛濟  
兩艘還礮之聲猶相應答法駛一魚雷船近之驟為我

臺上一礮所中立沒於水而烏波船亦爲我礮攢擊火藥艙立時焚沒飛濟兩艘旋即帶火流下則高騰雲已爲礮橫擊而死我所備之艇哨各船及所製桿雷船與木簿引火之具以潮力牴牾風勢逆激不能上法人乘勝轟擊立盡泊近廠之商輪亦焚計法焚一船壞一船沈一雷船我則七兵船兩商船及艇哨各船俱燼惟餘伏藝兩船小桿雷船數艇耳此次法人譎詐百出和戰無常彼可橫行我多顧慮彼能約從我少近援一月之久彼稔知我疆吏畛域士卒孤疲復乘雨後潮急彼船得勢違例猝發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各船軍士用少致死猶鏖戰兩時死者灰燼存者焦傷臣目擊情形實爲酸痛伏念臣甫到閩孤拔踵至明不足以料敵材不足

以治軍妄思以少勝多露廠小船圖當大敵卒至寇增  
援斷久頓兵疲軍情瞬息千變既牽於洋例不能先發  
以踐言復誤於陸居不能同舟以共命損

威貽禍咎無可辭惟有仰懇

宸斷將

臣

即行革職拿交刑部治罪以明

微臣

媿悚之

忱以謝士卒死綏之慘日來洋商及我軍傳說或云法  
損六船或云孤拔受傷已死或云烏波管駕已死或云  
法焚溺近三百人要之我軍既已大挫彼亦應稍有死  
傷傳聞異辭即確亦不足釋恨惟此奏就臣所目見參  
以各軍稟報不敢有一字含胡一語粉飾再蹈奏報不  
實之罪所有水師失利請將微臣治罪緣由理合恭摺  
具陳伏乞



皇太后

奏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陸軍接仗情形片

同日

再黃超羣所部兩營於出隊時即令三五人爲小叢分  
伏要隘餘皆倚山自蔽方勲所部一營亦由馬尾移紮  
廠左山腳全廠並無大礮僅臣由北洋攜來都司陸桂  
山以礮兵六名用克虜伯行仗礮伏於山顛都司孫思  
敬船政差弁洗懿林各以小礮伏於廠前轟擊孤拔乘  
勝率船攻廠大開花子如雨而至中牆牆圯中廠廠穿  
中礮礮斷軍功宋錦元及孫思敬洗懿林均已受傷陸  
桂山等猶發礮不退孤拔之船屢前屢卻煙樓立折繩  
索皆焚忽其船立時駛回泊於塔前不動相持至酉則  
陸桂山礮子已盡礮輪亦傷法始收隊黃超羣方勲恐  
營勇潰退請臣以令箭至山後督殺逃勇仍各露宿廠

旁山下以待次日潮生法以四大船六小船擊廠勢較  
初三尤爲凶悍黃超羣飭將士不准放一槍法疑我軍  
已退突於鐵水坪上岸我軍驟發以劈山礮及後膛槍  
中其四洋兵立斃餘遁回船又於拉鐵廠外煤隴後潛  
登則伏兵四起截殺其兵十餘名均割首耳褫衣履爲  
驗方勲亦以黃藥雷攻破其小船一艘法船稍卻復易  
數船更番迭進黃超羣方勲設計誘之復連殺其上岸  
取煤之兵十餘人升桅攻廠之法官二名約自己初至  
酉初方止臣在中岐高處觀戰厯厯如繪至初五日則  
法船僅在羅星塔放礮放槍不及一時我軍整隊河干  
大呼奮擊法船即行駛去矣伏查船政露廠臨河防護  
既無巨礮曲折並無繚垣實非可戰可守之地此次法

人以大船大礮環攻三日我軍兵單械缺力實難支而黃超羣等扼險堅持於礮煙彈雨之中晝夜並不收隊尚復出奇設伏截殺法兵多名卒全船廠實非微臣料所及法船退後臣查點機廠料件偶有遺失煙筒亦傷其二各屋千創百孔而大件機器猶在船署屹然獨存黃超羣等以兵輪旣挫口不言功惟水師之失罪在微臣船廠獲全功歸陸將該提督等勞績自不可掩理合附陳伏祈

聖鑒謹

奏

卷之七

七

會奏閩省接仗情形摺

光緒十年七月十三日  
將軍督撫四銜

奏為法人攻擊船廠礮臺我軍連日抵禦力遏登岸法  
船現已出口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法船自閏五月二十二日陸續來閩隨時進  
出多至十餘艘少或七八艘環泊馬尾一帶勢甚眈眈

臣穆圖善出駐長門礮臺

臣張佩綸即駐軍馬尾與督

辦船政

臣

何如璋就近商榷調集閩省大小各輪船與

敵艦尾相接勉持月餘時嚴做備詎七月初三日午刻

臣璟接法領事白藻泰照稱本日開戰當經電知馬尾

長門長門綫斷不得達馬尾未接電音而法人已先開

礮彼船大小共十一艘乘潮逼攻

臣

佩綸與何如璋飭

令各輪船師船奮力抵禦並令陸路出隊相助而自行

登高督戰彼此互相轟擊我揚武船被擊而沈福星亦  
壞琛航永保兩商船欲開輪往撞中礮被焚其飛雲濟  
安振武三船福勝建勝兩礮船與法船往來攻擊苦戰  
逾時礮船亦被擊沈餘皆焚燬內海各師船及所備引  
火各船桿雷木簰等件亦爲法船格林礮所燬至伏波  
藝新兩輪船先後因傷退回伏波現在閩淺藝新沈林  
浦爲塞港之用我軍擊壞法船三艘立沈者二艘法人  
見我無船乘勢攻擊船廠並攻陸營冀圖登岸黃超羣  
方勲兩軍伏溝狙擊屢卻之礮隊陸桂山擊敵船壘中  
及廠中兵弁並力抵禦斃其兵頭二名法船攢擊數次  
不得逞時已酉未始各退回彼軍傷亡不少傳聞孤拔  
受傷甚重我陸營間有傷者水軍損傷最多須招集流

亡方能查有確數初四日早法以四船排礮力攻船廠方勲營勇移紮廠左山腰黃超羣一軍紮廠後山脚與福靖後營聯絡守護彼以巨礮環擊船廠閒毀復用小輪船六號多備槍礮冀攻上岸我軍以擡槍洋槍及克鹿卜行仗礮力與相抗互有傷亡法船至晚退泊羅星塔下此馬尾水陸兩戰之實在情形也張得勝所統之凱字中營駐守館頭嶺初三日法以二船往擊該營我軍亦還礮擊之相持半時許彼船乃退營勇陣亡一名受傷三名初四五日法船復疊攻館頭營官張世興督兵力守惟營牆兵房多被擊毀兵勇並無傷者彼亦不敢登岸初五日午後法船駛泊圓山寨復攻田螺灣礮臺各弁伏土牆堅守至夜始息初六日早又被猛攻並



用小輪以格林礮環擊礮臺遂陷彼乘機撲岸經各弁  
勇突出擊傷多人彼即回船直下閩安該處南北岸各  
礮臺皆豫爲準備至午法船陸續駛到八艘分投攻擊  
蔡康業劉光明督率弁勇槍礮齊發拚死拒敵至晚各  
礮臺及衙署廟宇房屋均被傷壞法船被擊傷船舫數  
處法軍燬臺後即登岸圖踞有潮普中營弁勇豫伏閩  
安山上奮勇迎敵彼力不支仍回船發礮轟我我軍始  
行收隊初七日早法兵數十人復由僻港登岸經蔡康  
業揮勇擊退至長門礮臺爲敵船進口第一要隘臣穆  
圖善駐守月餘馬尾開戰後內外文報隔絕繞由連江  
縣設驛馳遞初五日法酋又來三枝桅大兵輪一隻由  
壺江進口當由守備康長慶督勇開礮該船還擊十餘

礮盡行落空被我連中兩礮傷重倚側即刻退出口外  
用小船紛紛前往駁運初七八兩日又以兵輪八號悉  
力來攻金牌礮臺先被擊毀長門被攻兩日該處礮臺  
均向外利於攻外而不利於攻內故爲法人口內衆船  
所轟不能還擊張得勝康長慶等猶設法死守故礮臺  
礮位傷損較輕尚堪修用初八日法乘洋划數十號上  
岸各營勇槍礮齊發彼此俱有傷亡經左營副將洪永  
安率隊衝擊斃敵甚多奪得洋礮二尊及釘礮鋼鎚火  
彈藥具等物二箱復用劈山礮擊翻進口中號洋輪二  
隻法受此創度必大攻我營隨飭張得勝埋伏隊伍出  
奇制勝詎彼竟不上岸仍用炸礮轟擊各營壘隨擊隨  
退我軍多用劈山礮攻擊中傷彼軍不少此各礮臺被

燬陸軍節節守禦力邊登岸之實在情形也初九初十  
兩日法船先後退出泊芭蕉山外探聞以兩船運到糧  
食軍火是否思增陸軍回撲詭譎難測臣璟等仍籌備  
城防沈塞港道官紳合力商辦求有實濟城廂內外團  
防亦頗得力惟長門馬尾防營萬不宜少而城防兵力  
太單故臣璟等復有催調援師之請臣穆圖善刻已回  
城與臣璟臣兆棟商酌布置一切再赴省外督師臣佩  
綸仍往來於彭田馬尾之間相機策應謠傳法船去路  
不一形同流寇已飛致臺廈及沿海各省一律嚴備除  
臣佩綸因馬尾水師失利已專摺自請逮治外臣璟才  
識短淺不能布置妥善負疚滋深相應請  
旨將臣交部從重議罪臣穆圖善駐紮長門督率凱軍

血戰四日拒其登岸未能扼其歸路臣兆棟株守省城不能援應咎均難辭請一併交部議處所有打仗出力及傷亡各弁勇容臣等查明分別奏請獎卹其不得力者從嚴參辦以昭勸懲除先經電達總署代奏外理合將詳細情形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光緒十年八月初一日內閣奉

上諭穆圖善等暨張佩綸何如璋先後具奏法兵攻擊船廠礮臺官軍接仗情形自請議處治罪各摺片法人乘上海議和之際潛駛兵船入泊福建馬尾等處中國素重誠信並未即行驅逐乃該國包藏禍心不顧信義

七月初三日何璟等甫接法領事照會開戰而馬尾法船乘我猝不及防先行開礮攻擊我軍合力抵敵兵商各船多被擊毀各軍於瀕危之際猶復奮勇接戰擊壞該國兵船雷船三隻初四等日法兵猛攻登岸經提督黃超羣道員方勳都司陸桂山督隊擊退法兵旋攻館頭田螺灣閩安等處希圖上岸踞擾經張世興蔡康業劉光明督軍擊卻穆圖善駐守長門等處督飭總兵張得勝副將洪永安守備康長慶等率隊截抄斃敵甚多擊翻敵船二隻以礮臺門皆外向敵由內擊致爲所燬此次因議和之際未便阻擊致法人得遂狡謀各營將士倉卒抵禦猶能殲斃敵人多名並傷其統帥其同心效命之忱實堪嘉憫所有擊退上岸法兵出奇制勝之

提督黃超羣著以提督遇缺提奏並賞穿黃馬褂道員  
方勲著以道員遇缺提奏並賞給達春巴圖魯名號都  
司陸桂山著以游擊儘先升用並賞給捷勇巴圖魯名  
號擊翻敵船奪獲軍器之副將洪永安著以總兵記名  
簡放並賞給綳僧額巴圖魯名號其餘出力之水陸將  
弁著穆圖善張佩綸等先行傳旨嘉獎並從優保奏候  
旨施恩力戰受傷之都司孫思敬著以游擊補用陣亡  
之高騰雲及受傷之宋錦元沈懿林及其餘陣亡受傷  
各將弁均著查明分別奏請獎卹並著穆圖善張佩綸  
於前頒內帑備賞項下擇其打仗尤爲出力兵勇及陣  
亡之官弁兵勇家屬分別核實賞給毋稍疏漏閩浙總  
督何璟在任最久平日於防守事宜漫無布置臨時又

未能速籌援救著即行革職福建巡撫張兆棟株守省城一籌莫展著交部嚴加議處船政大臣詹事府少詹事何如璋守廠是其專責乃於接仗喫緊之際遽行回省實屬畏葸無能著開缺交部嚴加議處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佩綸統率兵船與敵相持於議和時屢請先發及奉有允戰之旨又未能力踐前言朝廷前撥陸路援兵張佩綸輒以陸兵敷用為辭迨省城戒嚴徒事張皇毫無定見實屬措置乖方意氣用事本應從嚴懲辦姑念其力守船廠尚屬勇於任事姑從寬革去三品卿銜仍交部議處以示薄懲福建將軍穆圖善駐守長門因敵船內外夾攻未能堵其出口而督軍力戰尚能轟船殺敵功過尚足相抵著加恩免其置議嗣後閩省防務

左宗棠未到以前著責成穆圖善楊昌濬張佩綸和衷  
商辦務臻周密毋稍疏虞至沿海戰守事宜各該督撫  
務當懍遵疊次諭旨督飭各營認真戒備不得稍涉大  
意致干重咎欽此





整頓陸防摺 同日

奏為法船退出口外亟整陸防仰祈

聖鑒事竊法船攻廠三日而退當將陸軍扼守機器尚未大傷情形專摺具奏初五午後法舍廠攻臺意在奪路而出奈閩自長門金牌起至田螺灣止均是暗臺礮門外向甚窄填砌堅固不能回換返攻彼以和賺入馬江盡知我臺中利病由內而外乃得處處攻我之背各臺相繼圯毀各礮或為藥水所傷或為敵礮擊傷其礮本係英土雜揉均非上品惟長門有克虜伯二十一生的邁當大礮一尊十七生的邁當次礮四尊奈安置太密礮路只顧一隅失巨礮靈活速遠之妙臣到閩時詳指其弊顧敵隨而入未遑改也然德礮究有力故法船

入口者尚復擊損一艘而臺終爲法口內之船所擊損  
初九日臣在中岐山顛見法船已退出口外即遣隨員  
陳文祺馳往驗得大礮之架已傷驟難整理而次礮尚  
可挪移堆墊已函致張得勝速督礮弁趕緊葺臺安礮  
以防回撲一面督飭黃超羣等募人將馬江壞船各礮  
設法入水起沈擬即因山爲臺俾守廠各軍臨陣有礮  
回攻膽氣較壯總之西洋火器水陸均以礮爲先閩防  
之失以礮少兵船之挫以礮小礮臺之毀以礮呆馬尾  
陸軍之止於堅守以有槍無礮現在收拾餘燼亡羊補  
牢如天之福一月中法船不來俾船礮涸出礮臺改爲  
或可勉籌支柱臣已自劾待罪兵力亦難遠顧長門而  
軍情緊急不敢以寇旣去而疏防尤不敢以罪將及而

避事第閩防如洗振頓良難此則隱憂焦憤耳所有法  
船已退暨整頓陸防緣由理合會同將軍臣穆圖善督  
臣何璟撫臣張兆棟督辦船政臣何如璋恭摺馳陳伏  
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十年八月初七日内閣奉

上諭張佩綸奏整頓陸防並查明失事及陣亡之將弁  
請分別懲辦優卹各摺片閩省防務緊要著穆圖善等  
會同張佩綸嚴督各軍實力布置左宗棠楊昌濬陸續  
率師到防並著統籌全局務臻周密所有馬尾失事之  
游擊張成暗中敵計致令全軍氣沮著革職留營效力

副將張陞楷聞警退走荒謬畏葸著即行革職交楊昌  
濬審訊明確照例治罪陣亡之參將高騰雲死事慘烈  
著照總兵例從優議卹五品軍功陳英力戰捐軀著賞  
給都司銜照都司陣亡例從優議卹船廠學生王連著  
照五品官陣亡例議卹守備許壽山葉琛五品軍功林  
森林均著從優議卹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片二  
件併發欽此

陣亡員弁懇請優卹片

同日

謹將陣亡員弁開單懇

恩優卹

督帶飛雲輪船副將銜參將高騰雲

該參將由粵來援論事咄咄不出口前月二十六日法  
增一船諸將來請援高騰雲獨義形於色臣心異之夜  
復屬其來見詢以方略高騰雲曰閩防之意本圖牽制  
使敵不發耳廠非戰地也但礮注子人枕戈者已一月  
晝夜相持咫尺閒恐釀成戰事知帥意急欲先發必多  
牽制不可得南洋援必不來即來怯將無用徒害事耳  
臣詰之曰然則奈何對曰專攻孤拔得一當以報而已  
臣欲令其統率諸將辭以資望在李新明後且曰水師

船各自爲戰非若陸軍一將能指揮十餘萬也請不必  
紛更堅守以待

上命該參將旣去臣復屬各船就商籌策該參將志定  
神完誓死報

國聞是日高騰雲手發巨礮擊其烏波船皆命中以一  
飛雲小艦當三大艦中流堅拒不退忽橫來一礮該參  
將骸折復一礮人飛入水中而沒其舟乃發火流下死  
事最爲慘烈懇

恩准照總兵例從優議卹以矜壯烈

管駕福星輪船五品軍功陳英

該軍功人極瘦弱文理甚優敵艦日增臣心憂之陳英  
上書請以各輪船合攻孤拔坐船而艇船等發火牽制

下游使各輪船商船水勇及桿雷船截其魚雷船所論  
均有條理臣采其論下諸將布置略定無如法之暗約  
英美先發也陳英見英美船驟下急起碇誓衆曰此吾  
報

國日矣吾船與礮俱小非深入不及敵船敵三船環之  
舟中機損人亡毅然不顧但以礮向孤拔船孤拔船受  
礮略退敵旋益船來持至一時許陳英猝中礮於望臺  
學生王連隨殉船始焚燬英美觀戰者均稱歎不置深  
惜該軍功孤誠壯勇不克大伸其志遽作國殤其僕來  
臣行營流涕而言該軍功因臣器許誓以死報臨戰猶  
感激不置臣在山觀其轉柁之靈放礮之捷孤船深入  
力不能拔之出險聞其遺言爲之痛哭陳英官止微末



再恩以管管管賜恩聖望因可

奏  
聖鑒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94

594

副將張成等請革職治罪片

同日

再輪船水師營務處游擊張成前以力扼中流經臣商  
之督臣何璟派護閩安協副將此次水師失利罪在微  
臣惟張成於風逆之際不能防範致所統兵輪中敵暗  
計全軍氣沮雖係守久力疲受傷遇救究屬咎無可辭  
除咨督臣撤護候參外應請

旨將游擊張成即行革職至兩軍甫行開礮尚未接仗  
臣由廠升山突見管帶福靖後營之副將張陞楷四人  
扶掖而遁查該副將營規廢弛經臣撤去一營交劉應  
清接領及法攻船廠該營被礮摧圮劉應清所率營勇  
猶隨黃超羣固守張陞楷一月以來不時託病今乃聞  
警退去荒謬畏葸若不嚴參軍律何在相應請

旨將張陞楷一併革職均交部照例治罪伏乞  
聖鑒施行謹

奏

調軍撥礮專注前敵摺

光緒十年七月二十八日  
福州將軍穆圖善聯銜

奏為調軍撥礮助守長金要隘專注前敵恭摺具陳仰

祈

聖鑒事

臣等查閩之門戶在南茭南茭未營則以長門

金牌為鎖鑰

臣

穆圖善遵

旨統張得勝凱軍九營守長門該處礮臺大礮一尊雖有損傷尚可修整次礮四尊如故惟舊造暗臺外向專顧一隅殊失洋礮轉旋四注之妙臣佩綸前議移兩尊於壺江背不果又擬改造礮門內外兼顧以敵逼咫尺工作需時又不果現在囊沙堆塚擬以兩尊仍暗臺之舊而少改口門使能左右靈活以兩尊改為明臺使可遠顧三方金牌與長門雙峙金牌無礮則高鏑不完防

維不固原建之臺逼水受礮布置未妥致爲敵礮所毀  
現飭副將洪渭濤游擊張成擇地堆土成臺俾與長門  
呼應原有之礮克虜伯礮兩尊已損臣佩綸擬以起出  
之船礮前後膛各二尊配之長門金牌之前有南龜北  
龜兩島夾立水中深慮敵船伏於北龜則長門礮不能  
及而敵船轉能及長門查划鯨港山顛舊有土臺已移  
礮兩尊扼守地與長門山徑斜通脈絡鈎連犄角箝制  
礮臺之勢乃不孤惟礮臺布置較寬則護臺各營布置  
宜密臣穆圖善所部凱軍九營前茅稍形單弱臣佩綸  
之意以爲守省不如守廠而守廠尤不如守門道員方  
勲所部潮普軍向稱奮勇軍火亦精擬即酌撥五營助  
守划鯨港長門而凱軍分三營以守金牌分兩營以顧

連江餘營相機因應至梅花港口麥水淺向無重防恃  
南北岸兩臺截其由港入閩江之路今兩岸礮臺已毀  
水師輪船已殘深慮彼以平底小輪乘潮直入徑犯閩  
安且拊長金之背扼船廠之吭又成首尾隔絕之患現  
酌撥哨船巡閱於厂石安置礮臺閩廠無雙所雷發雷  
止有無所碰雷施諸商船不行之淺港尚屬相宜已飭  
方勲派員酌辦臣佩綸仍以黃超羣兩營劉應清一營  
酌調方恭方沿等四營分守廠前山後礮械軍營均注  
前敵通力合作以固藩籬臣佩綸赴長門金牌履勘與  
臣穆圖善意見相同惟閩中礮械素缺現在集沙土以  
爲臺移船礮以就陸收拾餘燼倉卒補苴難可深恃且  
約計臺工一律麤就亦須在兩月之後敵船猶在口外



八月大潮瞬息可達風鶴頻驚海氛飄忽臣等惟有持  
以鎮靜勉竭愚忱激厲諸軍共支危局耳所有調軍增  
礮助守長金要隘緣由理合會同督臣何璟撫臣張兆  
棟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十年八月十八日軍機大臣奉

旨覽奏均悉聞口自應堅守長門金牌要隘以固門戶  
即著穆圖善張佩綸督飭各軍嚴防並飭督催臺工務  
令迅速歲事欽此

游擊楊金寶打仗不力片

同日

再留閩補用游擊楊金寶經統領陸軍凱字等營福建建甯鎮張得勝委帶凱字右營扼守金牌地方七月初七日與法人接仗尚能支拄初八日該營火藥窖被敵轟然傷亡勇丁多名楊金寶隨即退出軍械亦多遺失茲據張得勝呈請參劾前來並稱七月初五日法用小艇駛近金牌該營擊沈一隻溺其數人略有微勞可否稍從末減等語臣等查楊金寶棄臺退走尚發通稟稱擊死法酋妄冀邀功如同夢囈實屬恇怯荒謬相應請旨將留閩補用游擊楊金寶即行革職永不敘用並不准投效他處軍營以肅戎行而嚴軍律該統領張得勝因力扼長門未能兼顧金牌應請寬免處分是否有當

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光緒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張佩綸等奏游擊打仗不力妄稟邀功據實參劾等語留閩補用游擊楊金寶扼守金牌地方七月初間與法人接仗擊沈法船一隻旋因火藥窖被轟毀輒即棄臺退走尚復妄稟邀功實屬恇怯荒謬楊金寶著即行革職永不敘用並不准投效他處軍營以示懲儆餘著照所議辦理欽此

查明水師陣亡人員請卹摺

同日

奏為查明水師陣亡人員恭摺懇

恩優卹仰祈

聖鑒事竊本月十四日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電奉

上諭頃據張佩綸報初三戰狀稍覺詳明此次雖經挫

失諸將士誓死苦戰毀損敵船其氣尚壯應獎應卹趕

緊查奏欽此查馬尾之戰法船大小鐵木兵船十一艘

我船九艘惟揚武振威係舊式兵船福勝建勝係礮船

伏波飛雲濟安福星藝新均係運船臣在天津途次疏

請將閩局輪船合隊操演陣法奉

旨與何如璋酌度施行而閩省止兩兵船不能合演電

調局造江浙兵輪均以分防不應而法船則已賺入馬

江矣自閏月二十二日守至七月初三一月有餘非酷暑炎熱即愁霖浹日敵船得以出入游息而我船將士枕戈待旦苦守勉支臣每召其計事均以夜深潮盡始來迄六月下旬我軍積勞疲累諸管駕均面目憔悴而南援不至法船日增情勢已形岌岌然其中如教習呂翰練童楊兆楠等或慷慨請行或願留觀戰無非感國家豢養之恩以爲

懿旨特頒珍藥內帑激厲諸軍正臣子亡身圖報之日其奮勇堅卓有足多者初三之戰以小船當其鐵艦以偏師當其全軍以未經戰陣之管駕學生當其狡黠素著之將領然猶鏖戰兩時縱橫馳驅誓死不返上游則陳英呂翰等下游則高騰雲等礮傷孤拔其引水洋人

羅諾並護兵六名及二等兵官拉丹那均中礮立死殲  
其名將焚其巨舟實屬傷殺大當即英美各國作壁上  
觀者亦皆歎異

諭旨稱之曰壯凡茲視死如歸臨難不避之將士洵為  
不愧

天褒而臣尤所隱痛者合我九船之馬力不過八百餘  
匹而法船大者九百餘匹小者亦三五百匹臣前奏被  
毀兵輪兩艘雷船一艘近更參以港報彼又損一加利  
臣擊之大船拖一被損之雷船餘亦板洞桅傷不能駛  
入大洋者在馬祖澳設法補葺是彼船傷損之處亦與  
我相埒其見為彼利而我鈍者非將之不勇戰之不力  
由於彼船過大雖損而不能遽沈彼船過多雖創而不

能盡覆使閩軍若得南洋六百匹馬力之數快船以戰則今日斷脰陷胸之忠義安知非攀鱗附翼之將材福薄願違援窮禍猝遂使習流敢死之士同作國殤招魂無所波濤渺忽悲憤何窮此則臣之罪也然其殺敵致果遂命效忠

國家養士之隆而二三老成締造船政經營海軍之初心要爲不負矣除高騰雲陳英各員前已開單請卹茲將呂翰等各員功績分別臚陳另開清單呈

覽陸軍員名亦即附入謹會同船政臣何如璋恭摺具

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施行謹

奏

奏

奏





水陸員弁學生請卹單

同日

謹將在事出力陣亡兵輪師船陸營各員弁學生姓名開具清單恭呈

御覽

督帶福勝建勝輪船藍翎參將銜補用游擊儘先都司

呂翰

該員在後學堂資格最久前曾管駕長勝等船比因服闋在閩派後學堂操練教習素稱勤幹法人窺伺船廠臣派該游擊稽查電綫事宜呂翰奮然謂何如璋曰敵船在近正武夫建功報國之時願登舟備戰不願司瑣務也臣壯其言與船政臣命督兩蠡船初三之戰該游擊在建勝舟中臨敵從容親發巨礮雖數被彈傷猶復

轉戰逾時卒爲敵礮所中身碎船沈殊堪嘉憫仰懇  
天恩照參將例優卹

管帶平海左營一號師船藍翎儘先補用都司蔡接  
管帶平海左營三號師船藍翎儘先補用都司蔡福安  
該二員管駕師船停泊馬江守禦初三日法人開仗該  
員等在船督率指揮至該船中礮傾敵猶復竭力施放  
大礮法人還擊蔡接落水身死蔡福安身被數傷亦即  
陣歿

揚武兵輪副管隊閩浙督標水師藍翎儘先補用守備  
郭玉麟

管隊五品軍功鄭葆辰  
大副六品軍功陳善元

二副五品軍功林鵬

管礮正頭目六品軍功張湧泉

三管輪七品軍功龐廷楨

六品軍功練童楊兆楠薛有福

七品軍功黃季良

自備資斧七品軍功練童梁紹廣

飛雲輪船大副六品軍功補用外委謝潤德

正管輪五品軍功潘錫基

三管輪五品軍功馬應波

水手頭目六品軍功劉就

頭等水手補用把總林元

頭等水手六品軍功林貢

礮勇六品軍功任國柱

福勝蠶船大副六品軍功補用把總丁兆中

正管礮五品軍功翁守正

正管輪七品軍功任三穆

副管輪七品軍功戴慶濤

建勝輪船管礮六品軍功江鴻珍

正管輪六品軍功陸崇業

副管輪六品軍功鄭守三

福星輪船二副六品軍功張春

礮手六品軍功陳雄傑

副管輪五品軍功補用把總儘先外委陳士秀

三管輪六品軍功陳常壽

二等水手六品軍功龔壽

七品軍功林福成

振威輪船大副六品軍功梁祖勳

正管輪都司銜水師儘先守備林維三

二副六品軍功鄭誠鐘

濟安輪船正礮手六品軍功梁珍

頭等水手六品軍功許堅

平海左營一號師船勇首六品軍功蔡立煩

三號師船勇首六品軍功盧城

鎮海右營中哨正哨官管駕二號師船督標守備銜儘

先千總李來生

福靖營中哨什長花翎都司李俊雲

新前營差弁藍翎湖南補用游擊彭行贊

伴長六品軍功李青雲

船政差弁水師補用守備陳俊

以上各員均懇照本官予卹其有軍功者均懇照品官  
予卹伏候

聖裁謹

奏

福靖營出力員弁請獎單 同日

謹將福靖營出力各員弁擇尤保獎開具官階姓名清單恭呈

御覽

福靖左營營官花翎儘先補用游擊胡連陞

福靖右營營官花翎儘先補用游擊朱文龍

以上二員均隨黃超羣扼守船廠奮擊法人飛礮如雨屹立不動實屬奮勇可嘉擬請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

補用

福靖後營哨官花翎留甘補用副將張永清

福靖後營哨官花翎儘先補用副將王文蛟

福靖左營正哨官花翎儘先補用游擊鍾占魁



福靖右營哨官花翎儘先補用游擊段安邦

福靖右營哨官藍翎儘先補用游擊李元勝

福靖右營差弁花翎儘先補用游擊滕家華

福靖後營哨官花翎儘先補用游擊李元興

福靖後營哨官花翎儘先補用游擊李勝楚

以上八員均係隨同黃超羣竭力堵禦著有微勞張永

清王文蛟二員擬請

賞加總兵銜鍾占魁等六員擬請免補游擊以參將儘

先補用

福靖左營哨官福建督標陸路儘先補用守備郭清遠

福靖左營正哨官藍翎游擊銜留閩補用都司黃綸

福靖右營哨官花翎儘先補用都司張其鳳

福靖右營哨官花翎儘先補用都司劉廷標

福靖後營哨官花翎游擊銜儘先都司黃得錕

福靖後營哨官游擊銜儘先補用都司蘇桂林

福靖後營哨官藍翎儘先補用都司張南山

以上七員郭清遠力扼前敵手發排槍連斃法兵多名

尤為勇敢善戰洵屬異常出力擬請免補守備以都司

儘先補用並請

賞戴花翎黃綸等六員擬請免補都司以游擊儘先補

用

福靖左營哨官花翎儘先守備黃有勝

福靖左營哨官花翎都司銜留閩補用守備朱玉春

福靖右營哨官花翎儘先守備滕國鳳

福靖左營哨官藍翎儘先守備黃得章

福靖後營哨官藍翎儘先守備周啟德

福靖後營哨官藍翎都司銜儘先守備彭得高

福靖後營哨官藍翎儘先守備鄒孝賢

福靖後營哨官藍翎儘先守備吳德恩

世襲雲騎尉傅祖銘

以上八員均請免補守備以都司儘先補用其傅祖銘

一員擬請

賞加都司銜

福靖左營哨官藍翎儘先千總赫玉龍

福靖左營哨官藍翎儘先千總朱有禮

福靖左營哨官藍翎儘先千總藍玉田

福靖右營哨官藍翎儘先千總黃東山  
福靖右營哨官儘先千總張得勝  
五品頂戴安徽不論單雙月試用典史  
以上五員均請免補千總以守備儘先  
一名俟補缺後以主簿用

福靖左營副哨官儘先拔補把總張金  
福靖右營哨官藍翎拔補把總劉德明  
福靖後營哨官藍翎拔補把總陳鶴齡  
福靖後營哨官藍翎拔補把總蕭洪順  
福靖後營哨官藍翎拔補把總溫逢慶  
福靖營差弁儘先拔補外委蔣輝廷  
福靖營差弁儘先拔補外委李德新

以上七員張金標等均請免補把總以千總儘先補用  
溫逢慶一員請俟補缺後以千總儘先補用蔣輝廷二  
員請以把總儘先拔補

礮隊出力員弁請獎單

謹將礮隊出力各員弁擇尤保獎開具官階姓名清單

恭呈

御覽

藍翎儘先都司唐澄清

以上一員唐澄清隨營差遣當交仗之際身任前敵不避艱險著有微勞請補缺後以游擊留閩儘先補用並賞戴花翎

補用守備千總陳文祺

千總沈懿林

六品軍功宋錦元

以上三員陳文祺熟悉地輿兼通算學於礮子所至遠

近不差累黍臣令其指示各軍均能命中實為精敏洗  
懿林一員當扼守船廠之時手然巨礮轟斃法兵官尤  
屬異常出力宋錦元轉戰無前逾恆梟勇擬請將陳文  
祺俟補守備後以都司留閩儘先補用先換頂戴洗懿  
林以守備儘先補用並

賞戴藍翎宋錦元請免補外委以把總留直隸儘先補  
用並

賞戴藍翎

儘先補用守備王義才

藍翎把總黃占祥

以上二員係北洋撥來開花礮教習臣令指示各軍均  
屬得其臂助王義才擬請以都司儘先補用並

賞戴花翎黃占祥擬請以守備儘先補用並  
賞換花翎

藍翎儘先千總楊朝嶽

藍翎衛千總俞士才

儘先補用千總林得榮

千總賴和

千總陳坤

千總李蓮

以上六員揚朝嶽俞士才林得榮陳坤李蓮均請以守

備儘先補用李蓮並請

賞戴藍翎賴和俟補缺後以守備儘先補用

藍翎儘先把總王虎臣



五品軍功何鎮南

儘先外委張增榮

儘先外委雷聯鼎

外委楊飛雄

以上五員王虎臣請以千總儘先補用何鎮南等均請以把總拔用

直隸督標前營外委楊世榮

直隸督標右營外委苗清泰

直隸督標左營外委馬金樑

直隸督標左營外委賈振勝

直隸督標後營經制外委楊啟泰

以上五員均請以把總儘先補用並

賞戴藍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革員劉應清等接仗出力片

同日

再管帶福靖後營營官已革羅源營游擊劉應清前以副將張陞楷統帶兩營駐廠不甚得力經臣札委該員分帶一營駐紮山顛初三法人奮攻船廠經提督黃超羣候補道方勲併力固守劉應清督隊扼紮山頂步伐止齊及礮隊受傷該營無可駐足劉應清遵臣六月初間通飭列爲散隊竭力抵禦並多張疑兵以誘敵人有已革儘先參將林英茂已革留閩補用都司黃廷福均隨同該營官奮力守禦相持兩晝夜之久寸步未嘗少卻均屬勇敢異常力圖報效不無微勞足錄可否仰懇天恩俯准將該革員劉應清等三員開復原官仍留閩補用之處出自

逾格鴻慈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謝兼署船政摺 光緒十年八月十六日

奏爲兼署船政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七月十八日奉

上諭三品卿銜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佩綸著以會辦大臣兼署船政大臣欽此當經臣電奏懇辭嗣准北洋大臣李鴻章電稱七月二十三日奉

旨李鴻章電稱張佩綸懇辭船政等語張佩綸應遵前旨將船政妥爲籌辦不得藉詞推諉欽此本月十五日部文到閩准少詹事何如璋將船政木質關防一顆及卷冊文案派員齎送前來臣當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領兼署訖伏念船政爲海軍根本非深諳制

作嚴覈工程不能日起有功法人窺伺以後振墜補殘  
尤非易易臣以戎行待罪之庸材猶復仰荷

恩言飭其妥爲籌辦敢不兢兢自勉以贖前愆所有機  
器各廠因臣駐軍馬尾於部文未到之先已經查閱一  
過復因南洋電報及省城傳聞與船廠情形稍有歧異  
商由臬司裴蔭森幫同點驗當經電陳大略除俟再行  
詳覈分別奏咨外臣惟有督率員紳相度事機勉力措  
置以期仰答

高厚鴻慈於萬一所有微臣兼署船政日期理合恭摺

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奏  
皇上聖鑒謹





籌辦船政事宜摺

光緒十年九月初五日

奏為籌辦船政事宜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

臣奉

命兼署船政電奏懇辭奉

旨張佩綸應遵前旨將船政妥為籌辦欽此

臣

自六月

閒引軍駐廠因前奉

寄諭察核船政事宜每與何如璋上下議論反覆研求  
稍得崖略法事未定不敢遽陳自八月十五日視事以  
後檢查案卷咨訪員紳以衆論之異同定全局之利弊  
竊謂張夢元意主收束為經費計也而稍失老成籌海  
之壯圖何如璋意主擴充為海軍計也而未權天下用  
財之全數

微臣

暫膺斯寄

又適當馬江戰後工匠或散

輪機或傷牆屋或圯擴充固有所不能收束亦有所不可獨居深念酌勢準情惟有因時制宜循名責實雖攝官承乏冀不墜左宗棠沈葆楨立法之初意若夫遠大之模變通之策有志未逮以俟後來謹將現在籌辦事宜條列上

聞

一整飭局章也沈葆楨立局之始人才衆多條章縝密支應雖米鹽凌雜大臣皆與聞之伏弊尚少局中最有關係者惟工匠及學生兩途臣惟善事必先利器鳩工尤貴庀材器不求新而致憾船式之舊材不預蓄而苛責工匠之疲殆非揣本推源之論顧購機儲料今非易言惟有修補快船招集舊匠爲船政目前要義至前後

學堂生徒固在博習遠游以免孤陋寡聞之誦尤在澄  
心養性以洗夸詐嗜利之風海防即未解嚴功假不容  
作輟現已查照舊章令工匠動工學生入學既一切悉  
循往制即不免致怨招尤適沈葆楨之孫世襲一等輕  
車都尉沈翊清在局當差家學淵源不染習俗酌令總  
司稽查以復沈葆楨之舊規以免微臣之疏失

一兼籌軍火也閩防所缺在礮現金牌獺石鳴牛射馬  
厂石馬尾各臺所置礮位均各船起出之礮礮架現在  
配齊礮子尤宜儲備長門克虜伯礮五尊每尊存子百  
餘出非閩廠所能剏造此外前後膛各礮核計大小約  
三十餘尊每尊擬各造子五十出惟廠中所造開花子  
剏自洋總監工舒裴有偏左偏右之病現在廠匠不能

神明規矩仍有此弊不及洋購之佳而軍儲不足不得不仿造以應急需至臺呆土脆河直港支求所以輔礮力而固軍心者惟水雷地雷兩種閩廠儲雷不多現飭學生等修改礮雷並令設法創造地雷價廉工速旬日可成用以塞港阻船出奇設伏較爲靈便雖雷學未盡精深雷引未能齊備然巧由於習有勝於無強寇在門外援不至亦惟有竭力從事耳

一擬增臺礮也馬尾設立船廠中外通商各國兵船即泊羅星塔下相距陸行一里許水行二里許以數百萬金之機器露置河干設兩營以衛之而夾岸無一堅臺無一大礮無乃慢藏誨盜乎羅星塔有林則徐原建礮臺頗得形勢四十年來臺式迭更礮法愈巧不可拘於

故常其地近亦居民稠密矣臣聞沈葆楨建廠時原擬近廠築臺已命日意格繪圖勘地適以臺防中止今圖與地已不可考臣駐廠時令陸桂山於馬尾山左急壘一臺以克虜伯行仗礮擊敵船頗能命中惜礮小臺脆也現就壞船舊礮治一臺於山前稍稍堅實而船礮究不及遠為經久之計宜於馬尾及對岸各山擇地為礮臺兩座購克虜伯十七生的邁當礮六尊分置之既夾河衛廠亦省城門戶也惟船局無款可籌而閩防需礮實亟臣函商督撫臣以二十萬金購礮止能顧海口各臺未能顧廠再四思維擬於製船項下動用一二萬咨商穆圖善於海關六成項下酌撥舊欠二三萬並查前由李鴻章動用出使經費購置洋械撥閩克虜伯小礮

四隊哈乞開思槍一千二百桿共銀約五六萬擬懇  
天恩俯念閩省爲瀕海瘠區船政爲水師根本准將此  
款免其繳還飭司解廠湊足十萬兩併款買礮以爲增  
臺衛廠之計

一統計船費也製船經費舊定六十萬近年僅解二十  
餘萬員紳薪水工匠廩給及局用均取給於此因船設  
局轉因局累船積三年之費不能成一新式快船爲時  
愈久所費愈昂船政幾不能自立現在籌辦閩防海關  
司庫均有入不敷出之虞事定之後欲關清年款司協  
船資此必無成矣惟查此次所毀各船每年管駕薪水  
在省應支者八萬九千餘兩在臺者五萬六千餘兩每  
年共約十四萬餘兩擬請

飭下閩浙督撫臣將此項養船經費仍按月照數解局併作造船經費庶免停工待費待料之苦將來改造大船分撥省防臺防為船政計即為閩省計本無畛域可分該督撫籌畫海疆必已見及飛雲濟安兩艘每年養船之費約二萬餘兩船歸粵省轉運款即由粵省發給張之洞於海軍洋務極所關懷必能同心共濟能否將兩船薪水挹注閩廠造船之處容臣具咨商推屬其體察粵省戰船軍餉情形酌復辦理

以上四端前二事為施行之急務後二事為補救之淺謀輾轉綢繆苦無遠慮臣既治軍不效亦思以考工將作塞憾贖愆顧其理曲折精深其道樸屬微至實非末學所能遽窺而又苦於事雜言咙用宏費絀欲於振廢



拾殘之後興事半功倍之規於提綱挈領之中得舍舊  
謀新之意深恐心因力阻志與願違惟有任一日之寄  
勵一日之勤以冀無負

生成稍寬疚責耳所有微臣勉籌船政應辦事宜理合  
繕摺具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光緒十年九月二十日軍機大臣奉

旨覽奏均悉所有購置槍礮等項銀兩照所請行其養  
船經費即著咨行揚昌濬等源源解濟張佩綸務將船  
廠事宜認真整頓以期日有起色該衙門知道欽此

撈取沈水船礮情形片

同日

再八月二十五日准穆圖善咨稱欽奉二十三日總理衙門電寄

諭旨有人奏請飭閩省疆吏速將沈溺礮械船隻懸賞設法悉數撈取等語著穆圖善酌度情形迅速辦理欽此欽遵咨詢到臣查金牌等處礮臺礮位悉被擊碎需礮甚急購礮甚難即飭署水師參將傅德柯等速僱泗水人夫將揚武建勝各船內沈沒洋礮懸賞刻期趕緊撈取七月十三二十八日曾經具奏有案除艇船土礮十二尊外計先後起出前後膛鋼礮二十四尊閒有損壞修補整齊改配礮架大者先顧前敵次者分撥船局各臺約計分配金牌獺石厂石及馬尾諸山者皆船礮

也揚武各船原置洋礮三十八尊撈取者計逾三成之二福勝蟲船大礮一尊日內甫經測獲若乘潮力設法起出應與建勝大礮配就鐵架擇地營臺安配計工程須在兩月以後至擊沈船隻濟安船礮沒於閩安中流雖由督臣派蔡康業起沈恐難應手船局紳民呈請起獲於賞格輕重頗有爭論煩言因思民間志在微利曲徇其請積久無成復由臣飭傅德柯籌辦但閱時已久壓沙極深現惟琛航飛雲兩船尚有出外痕跡餘則水深沙壅起出愈難矣臣維閩事懲前毖後宜以軍實爲先臣近在馬江但力所能辦何敢俟君父之命始事圖維此項沈船礮械已經派員設法撈取安置惟未能一律起獲悚疚益深現在未起船隻礮

械各項已准穆圖善派員會同辦理臣仍隨時督催以期迅速歲事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光緒十年九月二十五日軍機大臣奉

旨據張佩綸奏撈取沈水船礮等情馬江沈溺礮械甚多除已起獲外仍應設法打撈著穆圖善楊昌濬張佩綸多僱泅水人夫竭力撈獲琛航飛雲兩船既有出水痕跡亦應趕緊起出不准畏難遲延欽此



輪哨各船管駕呂文經等分別懲處片

同日

再馬江之戰水師將弁死傷者旣蒙

優卹劾奏者頗荷矜原

聖人明見萬里亦以其堅守逾月死戰兩時尚非退縮  
不前者比也惟伏波管駕游擊呂文經是日中礮先退  
臣已將其杖責四十撤去管駕請

旨即行革職永不敘用應否治罪之處仰候

宸斷統帶哨船之總兵翦炳南恇怯譎詐已由張得勝  
查撤差使雖師船太小不足禦敵惟事後一味捏飾應  
一併請

旨革職以肅戎行藝新乃根鉢輪船止小礮五尊馬力  
僅五十匹是日開礮良久被傷始行駛回千總林承謨

係福州學生此次閩人衛其桑梓管駕死者四人林承  
謨小船末弁力戰得脫碩果僅存應請免其置議以示  
朝廷逾格恩施查各員處分何敢臆為輕重惟臣目擊  
戰情參考衆論內信於心始行分別具奏厯觀古事敗  
軍之中亦見將材郊之隨會街亭之王平指不勝屈在  
林承謨亦未足語此惟其情有可原即不敢過於拘執  
是否有當伏請

聖明鑒察施行謹附

奏光緒十年九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張佩綸奏查明馬江之戰管駕輪船哨船各員弁  
請旨分別辦理等語管駕游擊呂文經於輪船中礮輒  
即先退僅予革職不足蔽辜著發往軍臺効力贖罪統

帶哨船總兵翦炳南恇怯譎詐著即革職輪船千總林承謨船小被傷情有可原著免其置議該部知道欽此





妥籌軍械摺 光緒十年九月三十日

奏為遵

旨妥籌軍械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本月二十七日准督臣楊昌濬咨稱二十五日電寄奉

上諭閩省軍事張佩綸著毋庸會辦專管船廠事宜各軍軍械妥籌濟用毋任缺乏欽此伏念行軍以器械為先太公曰器械為寶管子云明乎器械而器械無敵蒐討軍實本為治兵之急務而洋戰尤所爭在此閩防尤所闕在此

特令妥籌莫名佩服臣敢不料簡軍資接羅庫仗以赴事機輒就臣所能籌者條舉件繫為

聖明陳之一爲臣營奏撥之軍械臣過天津時商准李鴻章撥給臣克虜伯十生半過山礮二十四尊哈乞開思槍一千二百桿迭經電奏催提槍三百桿彈四百箱前經運赴淡水就近屬劉銘傳留用其九百桿本月二十一日委員鄭煥始由陸運到當即劄發黃超羣三百桿方勳三百桿尚餘三百桿應咨穆圖善楊昌濬撥用過山礮以六尊爲一隊最利陸戰但輪車駕馬而閩省跬步皆山未甚靈便應咨交左宗棠等撥軍訓練擇地操演以成勁旅一爲船局歸存之軍械各船起獲之礮均屬前膛閒有數尊後膛係英國之法華士較克虜伯相去懸絕現均分配各臺每種礮子均飭廠陸續製足即洋式土礮亦令其配就子彈究之論其進子發火前

膛礮放一出則後膛礮且放四出論其致遠攻堅則前  
膛礮入一寸後膛礮且入數寸故閩省僅長門五礮耳  
其現存子七百出每尊計百四十出已函致省局令其  
設法購買德雷百具七月後到五十具盡撥長門五十  
具尚在香港迭次電令寄閩苦無商船承運一為船政  
試造之軍械先是臣奏試造地雷用電綫試放頗覺猛  
烈試之羅星塔試之長門均覺機括尚靈礮力甚大已  
分撥長金各壘為設伏出奇護臺截路之用並飭令各  
軍心細之什長膽壯之兵丁教成演放昨督臣屬委員  
商定先造千具其放雷電綫飭省局酌定購製撥交各  
軍毋任支絀臣復電商李鴻章撥給電箱溼電來閩以  
應急需所有臣所管之軍火撥給各軍者此其大較也

至臣過天津屬李鴻章代訂之黎意槍二千桿約九箇  
月方到臣與前督臣何璟等訂購之克虜伯大礮十二  
尊臣委員訂購之鐵脅船克虜伯礮七尊均須明年夏  
秋閒方到深恐緩不濟急矣所有微臣遵  
旨妥籌軍火緣由理合詳細具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卸辦閩防摺 同日

奏爲 微臣 遵

旨毋庸會辦閩防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 臣 於光緒十年九月二十七日准閩浙督 臣

楊昌濬咨准總理衙門二十五日電本日奉

旨閩省軍事張佩綸毋庸會辦等因欽此 臣 查楊昌濬

到閩以後 臣 本當靜候處分以符人 臣 省過待罪之義

前奏已陳愚悃仰荷

聖明鑒及感媿難名伏念 臣 甫至閩中即與軍事相值

倉卒顧廠支拄月餘未嘗自調一將未嘗自增一營隨

臣 僅二五文員六七差弁而已黃超羣方勲派充營

處各治其軍皆授以虛名並未加給薪水現即檄令

撤銷文案處委員亦即咨令回省北洋調來差弁應候  
藩司給資歸伍至會辦事宜文牘略一料簡截至本月  
三十日止應將刊用會辦福建海疆事宜木質關防照  
例截銷臣八月間兼署船政因支領會辦公費六百兩  
船政公費並未兼支十月以後暫由船政局照例支用  
以資辦公所有微臣毋庸會辦閩防緣由理合恭摺馳  
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知府孫孚侃仍回江西原省試用片

同日

再查三品銜道員用江西試用知府孫孚侃於光緒六年夏間經前閩浙督臣何璟奏准調閩差遣樸實耐勞綜理精密本年閏五月閒微臣到閩會辦防務調營差遣隨駐馬江艱苦卓絕深資臂助惟調閩將逾四年之久格於例章未便請留閩省補用臣已奉旨毋庸會辦軍務該員在閩歷奉差委及在營均無經手未完事件相應請

旨准令孫孚侃仍回江西原省試用謹會同福州將軍臣穆圖善閩浙督臣楊昌濬福建撫臣張兆棟附片陳

明伏乞

聖鑒飭部知照施行謹



奏

陳明商辦閩防事宜摺

光緒十年十月初三日

奏爲陳明商辦閩防事宜仰祈

聖鑒事竊本年八月初一日奉

上諭嗣後閩省防務左宗棠未到以前著責成穆圖善  
楊昌濬張佩綸和衷商辦務臻周密毋稍疏虞等因欽  
此七月二十八日臣及穆圖善會奏調軍撥礮專注前  
敵一疏於九月初八日差弁恭齋原摺回閩奉到

批旨覽奏均悉閩口自應堅守長門金牌要隘以固門  
戶即著穆圖善張佩綸督飭各軍嚴防並飭督催臺工  
務令迅速蒞事欽此伏查閩省舊以五虎門爲天險比  
南茭暢行洋舶五虎第屬旁門守閩者自當以南茭壺  
江爲第一重門戶閩月閒已約略陳之不營南茭壺江

則敵船至長金各壘已入口三十餘里閩口之險與彼共之矣惟先事既未綢繆臨事何從措注故七月戰後祇能仍就長金辦防兼顧梅花港閒道以爲補苴兼之長金礮臺因山爲壘病在地盤太狹工料不堅無論未合西式亦復不合中式臣攜有旅順臺式與長金山形不宜且無洋匠營建曾電商張之洞酌調善造礮臺之粵匠三人來閩旋據復電三匠一人身故二人不願來閩期促亦不能辦防務緊急仍命局匠施工有加外濠者有加隔堆者有就舊臺改作者有擇要害增設者共計前敵各臺先後撥出撈獲船礮大小二十一尊均趕配礮架一律整齊長門之礮位礮架亦爲修治靈活長門之礮初旋轉至三十五度改爲明臺旋轉至百餘度

西法兩礮遠不及百尺易受敵攻原設四礮駢連今兩  
明臺相距猶近雖限於地勢偏仄終不愜心金牌新臺  
與舊臺上下相應火藥倉宛延曲折頗爲慎密惟臺居  
山半所安乃前膛船礮但能下掃船面不能橫中船舫  
取準較難而穴山因勢多平一丈之土須多延數月之  
工故與獺石新臺均有略高之病厂石因山爲臺然石  
山中礮開花較烈惟多圍沙土以救之各臺期迫工急  
咄嗟而辨利病互形此築臺之爲難也長金水深六丈  
餘口窄溜急六月閒飭候補知縣朱幹隆購買船試  
行較經臣咨商將該令記過候參在案現在臬司裴  
蔭森議以鐵鑲木牌試之雙龜破苦等處估工尚需時  
日查海防新論水深六十五尺臨陣倉卒祇能用水雷

阻船路通商口岸雷惟電發爲宜李鳳苞代閩所購之  
德雷仍是碰雷戰後始到五十具設法試塞均恐誤觸  
商船必須照會各國查碰雷本屬祕謀立標則不啻明  
告法人去管則安能觸沈敵艦雖經臣飭令多立數竿  
以誤敵人偵諜然亦事同掩耳查辦防本中國自主之  
權即以公法而論閩口既經戰事他國即不便干預今  
則各國兵商各船恣意出入於防務即不免旁撓殊爲  
焦悶至厂石非通商口岸儘可安放碰雷故八月初間  
曾令將船局積年舊雷改用引綫擇要布置而水流汨  
汨雷小機呆繫以鐵練則易沈繫以呂宋索則易斷距  
今月餘雖派兵邏守不免奸民偷割且其地沙淤湍激  
時有漂盪填壅之虞現在臬司填港垂成而督臣統兵

亦至自可從容籌議此安雷之爲難也七月開敵船出  
長門麇集於馬祖澳比時門戶洞開風鶴時警穆圖善  
回省籌防臣駐軍馬尾甫起獲礮數尊擬營金牌故壘  
無人肯往馬江新戰危地臣又待罪客官亦無人肯來  
惟前辦塞河之副將洪渭濤來獻臺式及已革游擊張  
成在河干起獲船中機練願隨臣往長金勘驗地形穆  
圖善再出臣於二十五日就館頭與商工作旣營礮臺  
即需礮勇洪渭濤並無部曲在閩且舊隸蘇之常勝軍  
能用田雞礮而不甚能用各種洋礮工竣回省張成旋  
奉  
旨留營效力因商准令其速集各船舊隊取其皆諳礮  
準或可使過圖功一面仍請督撫遴派大員督率一面

請將軍就近察看展轉卅月既無替人亦未會檄工竣  
勇集並無責成臣竊危之始由臣劄令張成暫管並令  
山東登州鎮總兵蔡國祥之弟國喜幫同管帶以釋羣  
疑而重前敵俟蔡國喜於礮法深諳礮勇翕服堪以勝  
任即將張成撤去並咨楊昌濬如有膽識俱勝之大員  
亦即立行更易此用人之爲難也臣本書生未知兵要  
惟目覩閩事危急事先既不敢取巧避難事後更不敢  
諉咎卸責楊昌濬未到以前一切防務收合餘燼悉索  
敝賦均與穆圖善等遇事熟商以仰副惟和乃濟之  
旨而愆尤叢集詬詆沸傳憂心悄悄積毀銷骨深用悚  
疚惟念  
聖人明見萬里臣惟有殫竭愚忱勉圖自贖成敗利鈍

毀譽勞怨在所不計今幸楊昌濬已到省垣穆圖善扼  
守海口臣冀可稍釋擔負靜候處分以符闔門皇懼之  
意所有臣自七月以來遵

旨會辦防務兼督臺工緣由已先後撮要電陳今再詳  
細具奏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裁併營勇片

同日

再聞省自海口至南臺夾岸皆山勢皆險狹守險自以礮臺為主陸營為輔誠以敵來但爭船路不爭山路幾無大隊陸軍集眾鏖戰之地左氏有言師克在和不在眾諸葛亮街亭之敗以為軍多於賊而不能破賊此病不在兵少於是減兵損將明罰思過以為後圖是知無事而簡練軍實既敗而激勵戎行首以汰弱厲兵為要務原自馬江敗後已將侍衛林培基所募尚幹鄉團三百人於八月間檄令裁撤傅德柯所招水勇八十人酌留四十人起獲船礮餘亦檄令裁撤副將楊廷輝所募漳泉精勇編為鎮海兩營係將軍督撫會檄曾經具奏旋經飭令回駐林浦現在左宗棠楊昌濬所部陸續到

閩臣亦咨商請將楊廷輝兩營先行裁撤並據張得勝  
來稟稱勇丁憚於築營閒有潛逃一經奉調復多夜遁  
且勇營衆多去此可以適彼不免畏前敵而樂後路請  
飭嚴禁各營不准收集逃勇等語臣以爲逃勇固須嚴  
禁而參考所稟情形各營必有虛額冗兵不如核實歸  
併以肅營規而紓帑力均經分別咨由穆圖善楊昌濬  
酌量裁併辦理總之行軍以將餉械三者爲先餉足械  
精而又得良將以馭之節制之師一可當十否則連營  
七百里猝募數萬人無益也湘軍旣至益生軍以固防  
汰疲軍以節餉正其時矣所有微臣將各軍已行陸續  
裁撤及咨商裁併各緣由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奏



病勢增劇請開差缺摺

光緒十年十月十一日

奏為

臣

心難剖

臣

疾難支懇

恩仍准開缺回京聽候部議恭摺瀝陳仰祈

聖鑒事竊

臣

懇請回京經李鴻章代為電陳初六日電

奉

上諭張佩綸著仍遵前旨辦理船政事宜不得藉詞諉

卸欽此

臣

聞

命感泣何敢再言惟閩省京官及一二紳士朋謀構陷  
既請密查又恐事涉虛誣登之申報以肆醜詆復扇惑  
劣紳公呈助釁意在必成此獄前雲南巡撫林鴻年等  
鄉黨宿望諒臣之愚出而禁阻則並林鴻年亦遭詬厲  
敝俗至此臣敗挫之餘死何足惜惟名節被誣聲望自

損廠中事何從整頓不綜核則非臣敬事急公之素一  
綜核即爲臣致禍斂怨之階憂心悄悄進退維谷兩月  
以來臣不習水土瘡疾時作加以肝氣怫鬱日益困憊  
然局章學規稍稍復舊亦未敢廢而勿治現在船工軍  
火均已就緒經費每年尚有二十餘萬今年止解十萬  
煤少工簡一切暫治以清靜仰懇

天恩鑒臣愚悃仍准開缺並乞

迅賜簡放大員接辦船政俾臣回京聽候部議所有船  
政事宜亦得詣

闕詳陳庶有裨益臣受

恩至深獲戾至重愛身之心不敵其報  
國之志但使冤誣湔洗臣雖羸困支離分竭軀命以圖

自贖今待罪船政事屬兩難實非誘卸臣本孤危拙直  
以取怨嫌惟有上叩

天闡曲垂原察無任悚惶待

命之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光緒十年十月二十二日軍機大臣奉

旨著仍遵前旨辦理船政事宜毋庸開缺欽此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委提調代拆代行片

同日

再船政向派道員提調廠務自呂耀斗卸辦提調後尚未遴員接辦茲查有福建補用道丁憂開缺臺灣府知府周懋琦才識明通練習時務上年李鴻章商同何璟擬派船政差務以該員丁憂回籍未能即來本年七月間經何如璋函催來閩派充總監工現該員將屈服關而提調虛懸已久經臣飭委署理提調事務藉資臂助臣病體增劇實虞貽誤暫令代拆代行遇有緊要事件臣仍隨時指示理合附片陳明伏祈

聖鑒訓示謹

奏



橫海鐵脅輪船下水摺 光緒十年十一月初八日

奏為橫海鐵脅輪船下水循例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船局鐵脅輪船造成四艘第五艘於光緒九年四月十一日安上龍骨已經前船政臣張夢元奏明本年七月初閒本可竣工馬江之戰此船被傷臣攝官後飭令併工修補以夜繼晝現已鑲配灰艙外加銅板於十月杪工竣輪機亦已上船乘本月初二日大潮吉日下水臣現在因病奏請開缺派一等輕車都尉沈翊清致祭各神定名曰橫海據工程處稟稱船縱二十一丈七尺一寸橫三丈一尺一寸船脅刻水一丈二尺船尾刻水一丈四尺配七百五十匹馬力康邦臥機暗輪旋轉又加耳臺兩座船底加鑲龍骨兩條加耳臺者放

礮旋轉較寬可至一百三十度加鑲龍骨者使船不敬  
側駕駛較穩耳臺應配後膛十五生大礮二尊船尾應  
配十二生礮一尊船旁左右應配十二生礮四尊望臺  
上應配拏騰飛礮四尊以便懸桅擊遠現飭廠員將水  
缸煙筒煤艙帆纜等件配造完備兩月後即可展輪試  
洋計鐘漏一點能行海里幾咪應俟試行後再行繪圖  
貼說咨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戶兵工各部存案現  
在閩防需船甚亟應即將橫海兵船酌留閩口臣查泰  
西造船始以曲木為船脅旋因曲木中材者甚少改木  
為鐵費省質輕閩廠自威遠改用鐵脅超武因之然猶  
沿用立機康濟澄慶與此船則均用臥機由閩廠創立  
名字謂之鐵脅船實則各國鐵木兵船快船無非鐵脅

此則外洋之三等快船耳臣詳加考究留載之地位過寬則配礮之墩數尚少仍不免參用商輪之式應飭工程處學生於第六艘酌改機件全按兵船圖式以期推陳出新程能效技用副

朝廷振頓船工講求機算之至意所有橫海兵船下水緣由理合會同欽差大臣大學士二等恪靖侯臣左宗棠福州將軍臣穆圖善閩浙總督臣楊昌濬福建巡撫臣張兆棟新授福建巡撫臣劉銘傳恭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



特恩建祠江側以資觀感而妥忠魂等語臣維閩稱天  
險敵至馬江則我已無險可憑閩廠新式兵輪均分隸  
於南北洋故船政造船十餘年而終不收一船之用諸  
管駕等苦守既久屢以援斷寇增船礮不敵求臣濟師  
然激於忠憤終不退卻其中如高騰雲陳英則志決神  
閒慷慨赴難學生呂翰練童梁紹廣楊兆楠等或且自  
備資斧辭絕局差灑泣登舟不肯苟免迹其志趣有足  
矜者馬江建有水師學堂爲船政儲才之所如蒙表彰  
往烈策勵後來旣動其復仇洒恥之心亦定其忠義忘  
身之志實於海軍風氣稍有關係方今海氛未靖島國  
環居禦侮折衝水師爲重嘉慶閒李長庚殉蔡牽之難  
建祠同安而其將邱良功等卒平蔡牽咸豐閒曾國藩

以水師挫於鄱陽湖建祠湖口而國藩終以水師肅清  
長江爲平粵逆之元功此固人事之陂平往復而即天  
道之草昧艱貞也茲據該道等合詞籲請核與以死勤  
事之例相符可否仰懇

天恩准於馬江建立昭忠祠將高騰雲等各員一體列  
祀歲時官爲致祭以旌壯烈以肅觀瞻如蒙

俞允所有建祠經費入祀員名即由船政衙門妥爲辦  
理是否有當理合會同欽差大臣大學士二等恪靖侯  
左宗棠福州將軍穆圖善閩浙總督楊昌濬福建巡撫  
張兆棟新授福建巡撫一等男劉銘傳繕摺具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施行謹

奏

三ノ

三ノ

定購雷艇片

同日

再泰西水師火器日新月異南北洋水師均購置魚雷快艇以輔師船洵為水師必不可少之利器臣在威海親見演習魚雷實有開溟跋浪之奇激電驚霆之勢馬江之役法有魚雷而我無之深受其害至今猶痛定思痛也查魚雷以德國刷士考甫燐銅魚雷為最良雷艇以德國佛爾鏗廠頭等雙筒魚艇為最捷茲定購一船並保險各費需銀五萬七千餘兩訂雷十具需銀二萬八千餘兩船政經費支絀督臣楊昌濬允由閩省籌給所有駕駛雷艇及修整雷具學生已先期派赴北洋學習一俟雷艇到工即令工程處鑲合試行並擬如式仿造數艇在船政對渡之烏龍江隨時訓練稍改閩防簡

陋之習理合會同大學士二等恪靖侯臣左宗棠閩浙

總督臣楊昌濬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購配橫海礮位片

同日

再橫海兵船自張夢元任內即奏明留閩而礮位尚未訂定臣於本年十月訂購德國克虜伯廠十二生的邁當後膛鋼礮五尊十五生的邁當後膛鋼礮二尊拏騰飛連珠礮四尊配齊架具子藥共需銀七萬八千五百餘兩旋以克虜伯廠定造鋼礮運至上海須明年九月始到橫海兵船已於本年十一月初三下水明年二月可以試洋有船無礮緩不濟急復據德商福克稱英國埃姆斯得郎廠有造成之六寸口徑後膛新式水師鋼礮六尊限八十日運至福州英礮亦係名廠且能迅速達閩安配橫海輪船較可應期利用已與訂立合同刻限運閩又購哈乞開思五管連珠礮四尊懸桅擊遠配

齊架具子藥並水腳保險等費共需銀九萬六千三百  
餘兩此項礮位到閩先配橫海明年德礮運回移配續  
造新船庶免懸船待礮船政並無置備礮械經費此船  
既歸閩防由善後局籌給礮價開單報部理合附陳伏  
乞

聖鑒謹

奏

延訂英國教習片 同日

再船政建有學堂兩區前學堂學製造後學堂學駕  
管輪沈葆楨詳立章條遴選俊秀學規極爲整肅十  
年來考較生徒不無徇濫而泰西機巧日闢船政經  
支絀不免因陋就簡狃一得以自封偷惰寬疲後學  
尤甚臣以生徒所習藝術由麤及精期於致用屬洋  
習鄧羅酌將水師將弁應讀之書應學之技增購洋  
加定課程務令日擴新知勿狃故步並咨取北洋水  
學堂章程以補閩學疏漏監督學堂須有正紳挽回  
氣茲訪有前甘肅即用知縣何履亨咸豐丙辰進士  
居養親教授自給成就後學甚衆品望素優委令爲  
學堂監督俾諸生有所矜式惟西洋機算水師專門



詣一知半解而遽令出洋游學必不能爲國工孤陋寡聞而遽令駕船領兵必不能爲名將擇善而從務在講習討論臣電商曾紀澤延訂英國上等格致教習兩員英國上等管輪教習一員來閩教導學徒均以三年爲期俟到閩後由裴蔭森督率整頓章則由舊學則知新庶幾日起有功不負船政儲材初意理合附陳伏乞

奏  
聖鑒謹

傷亡弁勇卹款片 同日

再馬江戰後奉

懿旨發內帑銀四萬兩由福建藩庫提存善後局經  
賞給各營將士銀五千九百餘兩均飭營官赴局具領  
又飭委船政員紳查明水師輪艇各船及陸營弁勇傷  
亡者八百一十九員名現已截數共給卹銀二萬三千  
七百餘兩以上兩款動用銀二萬九千餘兩尚存局庫  
銀一萬餘兩俟事竣核明細數造冊報部所有動支賞  
卹銀兩緣由理合附片陳明仰祈

聖鑒謹

奏



交卸船政北上日期摺

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奏為恭報

微臣

交卸船政遵

旨北上日期仰祈

聖鑒事竊

臣

恭閱邸鈔本月十二日奉

上諭張佩綸著即行革職尚有被參之案即著來京聽候查辦等因欽此旋准楊昌濬電知總署二十二日電報本日奉

旨裴蔭森著即赴船政大臣署任欽此伏念

臣

愚闇麤

疏愆尤山積

恩寬譴薄感激悚惶現裴蔭森於二十四日由省到工

臣

委員將船政關防文卷齎交該署大臣祇領

臣

即於

是日交卸遵

旨刻期北上聽候查辦所有

繕摺具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病軀姻嫌懇辭

恩命呈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兩江總督代奏

呈為病軀姻嫌礙難遵

旨隨辦交涉懇請據情代

奏收回

恩命事竊本月二十六日准貴大臣移開二十三日

行在軍機處電開奉

旨張佩綸著賞給翰林院編修隨同李鴻章辦理交涉

事宜欽此希貴督傳知該員迅速赴京可也樞漾等因

移行到伏念佩綸早通朝籍備荷

恩知屢蹈愆尤久甘放廢每撫躬而內省媿補過之未

能當茲

君父之急難宜效馳驅以自贖惟佩綸係大學士李鴻章之壻前因津署小住致遭言官論劾驅逐今奉旨隨辦交涉豈容貿然冒嫌前往交涉要務既義應迴避所有編修

恩命亦未敢祇承兼之佩綸自春夏之交迭患咯血肝眩諸證入冬痰喘又作頭目一勞輒暈纏綿病榻亦實難輿疾登程再四思維惟有據實呈請貴大臣代為奏請

皇太后

皇上俯鑒下忱收回

成命無任感激屏營之至謹

呈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軍機大臣奉

旨劉坤一沁電悉張佩綸毋庸迴避著該督飭催加緊  
醫痊迅速赴京毋稍藉延欽此





謝以編修隨辦交涉呈

光緒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全權大臣代奏

呈爲恭謝

天恩懇請代

奏事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軍機處傳奉電旨張佩綸著賞給翰林院編修隨同李鴻章辦理交涉事宜欽此聞

命之餘莫名感悚伏念佩綸早蒙

拔擢未報涓埃孤負

生成分甘淪棄撫愆尤之叢集媿前被之無從何期疏逖之姓名猶荷

聖明之記憶特除謫籍仍點清班

策其衰病之餘生責以馳驅之後效自維禱昧何濟艱

難當

國家多事之秋念臣下致身之義既不許以私嫌引避  
更何容以久疾稽延遵於二月十三日勉力北來二十  
五日到京此後遇有交涉事宜當隨同李鴻章認真辦  
理不敢少存諉謝庶幾稍答

恩知所有佩綸感激下忱理合具呈懇請代

奏恭謝

天恩謹

呈

乞病銷差呈

光緒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全權大臣代奏

呈爲乞病銷差事竊佩綸二月閒遵

旨入都隨辦交涉時值積疴初愈殫誠竭慮無補絲毫  
彌增憂憤迨五月十六日以後和議初成洋兵漸撤交  
涉事已日簡六月初八日經奏准南來考核商務觸暑  
就道勉力支持現將江南一帶情形逐處諮訪已經具  
呈詳復理應回都迎

駕無如六七月閒正值長江大水暑溼熏蒸觸發舊疾  
頭目一勞輒眩兼患便血之證至今未愈醫者云肝鬱  
脾虛驟難奏效伏思佩綸冬春抱疾本未復常而聯軍  
方竊據京邑

乘輿西狩時事艱危仰維

主憂臣辱之義不得不力疾北上冀答

深恩今則

迴蹕有期新政舉行材能輩出佩綸秉性迂執兼之體  
氣衰弱實慮無裨時局有玷清班再四思維惟有瀝陳  
病狀懇爲奏請銷差俾得養疴守拙長爲

聖世閒民憂患餘生實爲至幸所有佩綸因病未能回  
京懇請代

奏銷差下忱理合具陳並請咨翰林院查照謹

呈

瀝辭

恩賞呈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全權大臣代奏

呈爲久病離差無功受

賞懇請代

奏瀝辭收回

恩命事竊佩綸在都隨辦交涉經奏准馳赴江南一帶  
考核商務因觸發舊疴隨將商稅事宜條復即於八月  
二十日具呈乞病銷差在案嗣公約畫押聞將擇尤保  
獎復經函致全權大臣李鴻章略謂佩綸二月杪到都  
在草約畫押之後六月初出都在和約畫押之前隨辦  
三月無補絲毫且與該大臣本有姻嫌萬勿列保以杜  
冒濫而矯阿私語甚切至茲奉十月二十八日

上諭欽奉

懿旨張佩綸著以四五品京堂補用等因欽此以患病離局人員竟與諸臣一體敘勞渥承

恩命悚惶無地伏念佩綸以廢人復起正值咯血肝眩諸病雜作勢難力疾北上惟洋兵橫據京邑

國事艱危義當一出到都以後全權斟酌事理議約麤有規模以佩綸素性嫌於剛褊孱軀怯於紛煩始終未令接晤洋使一次衆處其勞獨居其逸而在事諸臣尚能相諒者以佩綸早作夜思志在憂

國雖高而不切初無因以爲利之心故也況佩綸生平毀譽雜出止此行已有恥一端差堪自信若以戰敗獲譽而以議和受賞縱解紛排患實有微功佩綸猶深恥

之今碌碌因人成事而敢醜顏就列乎當茲外侮日深  
隱憂方大

廟堂旰食亟宜物色真才講求修攘至計果返躬自問  
能有經世遠猷採時良策則鉛刀一割之用或可冀諸  
將來無如荏苒數月天氣甚寒病體益難支柱外觀時  
局積愆無可贖之機內顧藐躬駑質有日衰之歎病中  
展轉自念深荷

皇太后

皇上恩施涓埃未報輒復涕泗橫集寢饋難安若以蒲  
柳望秋之期欲求桑榆垂暮之效實慮力與願違益辜  
知遇

天無私覆凡臣子心所未安之隱例許委曲自陳仰懇



逾格

聖慈俯鑒佩綸病不任官勞不副賞媿悚出於至誠  
恩准收回

成命俾海內得以共諒愚衷稍免疚責則有生之日無  
非戴

德之年矣所有佩綸瀝辭

恩命感悚迫切下忱理合呈請代

奏謹

呈

謝以京堂候補病痊即行北上摺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十七日

奏為叩謝

天恩病痊即行北上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光緒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上諭欽奉

懿旨張佩綸著以四五品京堂補用欽此

臣

以久病離

差無功受賞呈由全權大臣慶親王奕劻代奏十二月

十六日奉

旨毋庸固辭欽此懇詞雖切

成命難回退不敢瀆讓再三進無以仰酬萬一荒原病

馬詎稱

天閑涸轍枯魚許依

靈沼曲承

宏造難執本懷伏以官制所頒卿才綦重參列侯而決  
議遠溯漢儀改九寺而正名近稽唐典終慚鳩拙有玷  
鵷班兼臣備歷憂勞未平痰喘采薪之疾積有歲時勿  
藥之占慮非旦夕欲勵微軀而報

國尚期小愈以趨

朝景迫桑榆恐無土壤涓流之效誠傾葵藿彌切江湖  
魏闕之心見在加意醫調一俟病體略痊迅即馳叩

宮門待

命所有

微臣

感激下忱理合先行具摺呈請代遞恭謝

天恩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奏議卷第四

奏議四



澗于集

奏議卷第五上

是卷為署副都御史任內與同臺會奏摺件

御史李郁華為要案牽涉請革職摺

光緒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遵查御史載彩參案請革職摺

光緒八年十月十六日

遵查東城指揮鍾子明參案片

同日

整肅臺綱摺

光緒九年正月二十二日

請將給事中張觀準解任傳訊摺

光緒九年正月二十八日

請酌改滿御史保送升遷章程摺

光緒九年二月初三日

會奏遵查俊啟張觀準參案摺

光緒九年二月初七日

議覆文碩釐正奏議體裁摺

光緒九年三月初八日

會奏議覆李鶴年請定盜案首從專條摺

光緒九年五月

初一日

會奏議覆鍾佩賢請復盜案舊例片

同日

江蘇職員王爾珪等請禁勒充里長摺

光緒九年五月初九日

王爾珪等黏附八條干預漕務請查辦片

同日

請飭會議京師緝捕章程摺

光緒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請續修

會典摺

光緒九年八月初六日

會覆戶部請展巡城更換期限摺

光緒九年十二月初五日

遵查給事中鄭溥元參案摺

光緒十年正月二十五日

整頓五城捕務請撥款發商生息摺

光緒十年二月初九日

奏議卷第五上目錄

澗于集

奏議卷之五上

御史李郁華爲要案牽涉請革職摺

光緒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奏爲御史爲要案牽涉有玷言官請

旨即行革職以肅臺綱恭摺仰祈

聖鑒事十一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麟書潘祖蔭奏查辦雲南報銷一案牽涉言官請旨解任質訊一摺御史李郁華著先行解任聽候傳質欽此臣等伏查都察院非他衙門可比言官職在糾彈易招嫌怨如果犯供肆口牽連麟書潘祖蔭當不肯率奏輕傳臣等若共信其無他亦必代爲剖明以存風憲體制惟該御史李郁華爲人平日劣跡尚未昭著近聞



其頗嗜賭博不擇交游臣等因無確證未敢遽行糾參  
今以此案之牽涉證諸臣等之風聞其爲有玷官箴不  
勝言路可知臣等公同商酌以爲案情虛實理應靜聽  
欽派大臣審訊非臣等所敢干預但李郁華不自檢束  
被此聲名即此案全虛亦難再辱臺班仍儕清要相應  
請

旨將河南道監察御史李郁華即行革職以儆官邪而  
重言路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再臣佩綸署任甫及十日因平時早有風聞  
是以一併列銜合併聲明謹

奏光緒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前因雲南報銷一案牽涉言官降旨將御史李郁華解任傳質茲據都察院奏李郁華爲要案牽涉並風聞平日行止不端似此劣員何得濫厠臺諫李郁華著即行革職以示懲儆科道爲朝廷耳目之官職司糾劾膺是選者宜如何束身自愛期於無玷臺班嗣後著都察院堂官將科道各員隨時認真考察如有不知檢束聲名惡劣者即行據實糾參用副整肅臺綱至意欽此

The image shows a large rectangular area with a thick black border. Inside this area, there are several vertical lines that divide the space into columns. The lines are thin and black, and they run from the top to the bottom of the rectangle. The background within the rectangle is white.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rectangle, there are some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that appear to be text or a signature, but they are too light to read. The overall appearance is that of a redacted page or a placeholder for a table.

遵查御史載彩參案請革職摺

光緒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奏為遵

旨查明據實覆奏仰祈

聖鑒事光緒八年十二月初二日奉

上諭給事中鄧承修奏巡視東城御史載彩聲名惡劣  
畀以城差必致貽誤地方請飭查參等語著都察院堂  
官確切查明據實具奏欽此臣等遵即將載彩撤去城  
差遴選戶科掌印給事中安詳禮科給事中孔憲穀掌  
河南道御史榮桂湖廣道御史邵積誠會同京畿道御  
史松林梁俊額勒經額孫紀雲確切查明並以萬培因  
曾與載彩同城飭其速行詳覆旋於初八日奉  
上諭御史萬培因奏職官倚勢招搖據實糾參一摺據

稱御史載彩聲名惡劣與都察院候補都事楊希祖拜  
認師生招搖嚇詐楊希祖並有挾制司坊情事著都察  
院堂官歸入前案查明具奏等因欽此臣等復囑科道  
等逐款詳查飭令載彩呈遞親供取具東城司坊官鍾  
子明等暨都事楊希祖各供據原供載彩於派巡東城  
後楊希祖前往賀喜談及有人欲參東城擬傳司坊到  
宅交派事件楊希祖出城適遇副指揮楊樹藩令其轉  
傳指揮鍾子明吏目汪廷棟一同到載彩私宅該員等  
先後前往未見載彩由載彩家人張姓交出信一件並  
傳載彩口諭有人欲參東城等語其信係查拿西倉花  
戶之事經漢巡城阻止未行詳閱各供大致相同臣等  
查載彩身居言路與廳官往還已屬不知自重又輕率

漏言被楊希祖藉端賣弄並令家人代傳公事諸多顛預以致聲名有玷迨被糾參復敢率請與原參官對質尤爲荒謬糊塗楊希祖雖查無與載彩拜認師生確據惟自供與載彩早年相好賀喜閒談又探聽載彩言語傳與司坊其爲遇事生風意在招搖不問可知似此不安本分之員若令久居京師必仍交通官吏擾累地方至楊樹藩赴宅回事亦所時有但與楊希祖路途相遇輒談及公事平素交通可知亦屬不合相應請旨將掌雲南道御史宗室載彩即行革職都察院候補都事楊希祖即行革職勒令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東城副指揮楊樹藩開缺另補以示懲儆所有臣等遵旨確查緣由恭摺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光緒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奉

上諭都察院奏查明御史載彩被參各款據實覆奏一摺巡視東城掌雲南道御史載彩身居言官輒與廳官往來不知自重並令家人代傳公事迨被糾彈復敢率請與原參官對質實屬荒謬糊塗載彩著即行革職都察院候補都事楊希祖雖查無與載彩拜認師生確據惟供與載彩平素相好並向司坊傳話遇事生風意在招搖實屬不安本分楊希祖著即行革職勒令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東城副指揮楊樹藩與楊希祖路遇輒談及公事其平素交通可知著開缺另補另片奏查明指揮鍾子明參款等語東城正指揮鍾子明領放局

勇口糧以銀易錢將多報少挪作添置號衣等項用費  
雖未侵吞入己惟不將虧短情形回堂且被參後始據  
賠繳究難辭咎鍾子明著交部照例議處餘依議欽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遵查東城指揮鍾子明參案片 同日

再奉

上諭御史萬培因片奏東城正指揮鍾子明冒銷練勇局經費延不造報等語著都察院堂官查明該員冒銷款項勒限追繳並將鍾子明照例參處欽此臣等查五城練勇局勇丁口糧係按日支發其開支也不得不以銀易錢以便散放其造報也又不能不按錢合銀以符部章出入之間易滋弊混今據萬培因奏稱鍾子明冊開銀兩換錢一項與市價懸殊計每月換錢約計冒銷三百餘千等語臣等當飭東城將該員所開清冊呈驗並揀派科道逐項查核旋據查得冊內所開均係年例支銷之款惟以銀易錢一項與市價相殊雖不至每月

浮冒三百餘千之多而其中實有  
該指揮詳加詰問據供本年添置  
換皮襖等項共用一百四十三兩  
銷一時無法設措挪移應付今蒙  
旋據將此項賠款呈繳前來臣等  
操演勇丁犒賞緝捕之費與萬垓  
甚相懸查該指揮挪移公款雖土  
短情形回堂批准輒於以銀易錢  
填補實屬不應且於被參以後必  
以冒銷應請

旨將東城正指揮鍾子明交部  
銷一項應由臣等劄飭五城公口

立案永遠遵守以昭核實而免分歧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謹附片具  
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整肅臺綱摺

光緒九年正月二十二日

奏為懍遵

嚴旨整肅臺綱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上年十一月臣衙門疏參李郁華奉

上諭科道為朝廷耳目之官職司糾劾膺是選者宜如何束身自愛期於無玷臺班嗣後著都察院堂官將科道各員隨時認真考察如有不知檢束聲名惡劣者著即行據實糾參用副整肅臺綱至意欽此伏念臣等忝領臺官無裨時艱難資表率曠職之咎自臣等始至以臺綱之頽弛上煩

詔令之森嚴承

命之下莫名欽悚當即詳密訪察六科十五道上者固

皆剛明清鯁遇事敢言其次亦謹懿安詳潔身自好而  
近年風尚漸歧習俗稍靡亦間有如

明諭所云不知檢束者除張觀準已奉

旨查辦外臣等公同酌核吏科掌印給事中戈靖老而  
務得頓改清操戶科給事中周聲澍嗜好已深頗招物  
議掌浙江道監察御史英俊與己革庫書張姓往來殊  
玷臺職掌福建道監察御史劉治平身體羸弱痼疾難  
除福建道監察御史伊里布前巡城時收受陋規聲名  
近劣掌廣東道監察御史徐克剛比昵匪人殆非有守  
之士以上六員訪聞確鑿衆論僉同若令久厠臺班殊  
不足以惕厲官方挽回風氣但科道究係言官臣等固  
不敢稍避怨嫌亦不忍過從深刻用略陳其微罪冀少

協夫公評相應請

旨將該科道分別懲處以儆有位夫用人之道尤宜揚激互施勸懲並用在臣等去其太甚願朝廷益納嘉謨將見言路澄清紀綱整飭即百僚悚聽亦有不繩自肅之效矣據實上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九年正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都察院奏遵旨整肅臺綱一摺據稱吏科掌印給事中戈靖老而務得頓改清操戶科給事中周聲澍嗜好已深頗招物議掌浙江道御史英俊與庫書往來殊玷言職掌福建道御史劉治平身體羸弱痼疾難除福



建道御史伊里布前巡城時收受陋規聲名近劣掌廣  
東道御史徐克剛比昵匪人等語既據該堂官訪查確  
鑿應即予以懲處其所參各節姑免深究戈靖周聲澍  
英俊劉治平伊里布徐克剛均著勒令休致以肅官方  
欽此

請將給事中張觀準解任傳訊摺

光緒九年正月二十八日

奏為請

旨事光緒九年正月十六日內閣奉

上諭御史劉恩溥奏參給事中張觀準內務府大臣俊  
啟劣跡昭著請旨懲處一摺著派廣壽會同都察院堂  
官按照所參各節確切查明據實具奏欽此

臣

等當即

移咨俊啟查覆劄飭張觀準呈遞說帖旋據俊啟咨覆  
並將張觀準原信二件呈出查與張觀準所遞說帖絕  
不相符

臣

等復飭張觀準將俊啟原信呈出乃張觀準

託辭支吾顯有情弊應請

旨將戶科掌印給事中張觀準先行解任以便傳訊庶  
可水落石出伏祈

聖鑒謹

奏光緒九年正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廣壽等奏遵查給事中張觀準等參款請將該給事中解任一摺戶科掌印給事中張觀準著先行解任聽候傳訊欽此

請酌改滿御史保送升遷章程摺

光緒九年二月初三日

奏為滿御史保送升遷請

飭部酌改章程以重臺職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查科道職司風憲為

朝廷耳目之官定制滿漢相維胥重其選

國初以來類多忠鯁惟滿缺御史由宗人府內閣六部  
理藩院保送其明白曉暢之員各衙門堂官倚為指臂  
率視入臺為冷局迂塗未肯保送而一廁豸衣或積俸  
近廿年或累資至數考舊衙門名次在後者已迴翔九  
列洵厯封圻而科道則未轉一階未遷一職霜寒地峻  
終窶且貧旁觀者有濫竽之嘲久滯者有積薪之歎於  
是臺職自視為無足重輕之地不甚愛惜之官始則瘵

曠苟容繼且佞規錯矩即一二撫拾毛舉勉效敷陳往往未諳體要其束身自好者至以緘默爲遠嫌拘謹爲稱職殆非設立臺官本意矣臣等深維其故以爲不清其源不足以重言路不暢其流不足以勵人才似保送升遷舊例有不得不量予變通者漢御史以編檢及閣部正途出身之侍讀郎中員外郎保送仍欽派大臣考試記名而滿缺則不係正途皆得保送不經考試皆得記名其中官學生則業本荒嬉筆帖式或才工肆應在署並未當差公事且不甚諳習欲其指陳天下之利弊條上國家之便宜亦已難矣應請嗣後保送滿缺御史先儘科甲及五貢出身之人員如正途不敷則儘京察一等人員一等不敷始准以文理優長之

筆帖式官學生出身人員保送仍明定章程正途須十之六七雜流不得過十之三四以示限制俟保送人員彙齊準漢御史例請

欽派大臣考試分別甲乙引

見酌予

記名如此則滿御史之選例較嚴矣漢科道有截取而滿御史無之歷經臣工議及格而不行現在選途壅滯若請將滿科道援例準其截取道府祇有此數徒使滿御史有截取之名而漢御史及部曹轉失截取之實此通彼滯臣等不敢爲此徒善之政也惟查滿員銓選事例庶子一官準以科道升轉近以滿科道正途人少此例幾廢如臣等議行將來滿庶子輪用外班時請將正

途出身之科道一例入擬以符舊章至直隸熱河口北  
山西歸綏各道缺例由六部理藩院一二等人員內保  
送引

見而科道獨不得與未免偏枯請嗣後遇此項專歸滿  
缺之道員準臣衙門一體保送以昭平允如此則滿科  
道之仕途較寬矣夫宗室滿蒙秉氣既厚植性尤純文  
通武達之英彪炳史冊近則世臣遺澤大雅舊風稍稍  
衰替而內而卿貳外而邊方需才孔亟正不獨臣院爲  
然亦知磊落不羈之才豈必盡由科目忠直敢言之士  
豈必羣鶩榮名顧立法本爲中材而積弊宜除太甚誠  
使峻其選以別人倫廣其恩以勵忠讜而  
朝廷復以聽言觀行之意揚清激濁之權操縱而鼓舞

之不獨六察之類網可振亦且八旗之習俗可敦矣所  
有臣衙門滿御史保送升遷擬請酌改章程相應請  
旨飭下吏部妥議具奏是否有當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九年二月初三日奉

上諭都察院奏滿洲御史保送升遷請飭酌改章程一  
摺著吏部議奏欽此



The image shows a large rectangular table with a thick black border. The table is divided into approximately 12 vertical columns by thin lines. The table is mostly empty, with some faint markings on the right side, possibly indicating a page number or a reference. The overall appearance is that of a blank ledger or a form with a grid structure.

會表

奏為遵

旨查明據

奏仰祈

聖鑒事

上諭劉因

經臣等棟

準原信一

啟復函只

上諭廣毒

任一摺張

準將俊故

相同查此案關鍵自以有無挾制賂遺是否劣跡昭著  
為重至惟薄之私臣等亦礙難窮究謹將臣等查訪所  
及擇其可據者為

皇太后

皇上陳之查俊啟文稱上年十二月張觀準函商借銀  
二千兩旋即復函拒絕臣等查張觀準信內有通挪兩  
竿懇交恆興恆和銀號自行走領以避風聲並稱俊啟  
之事微細深知等語在張觀準不知自愛率意通借已  
屬有玷臺班迨所求不遂輒復危詞恫喝原參謂其要  
挾實非無據至俊啟與張觀準若無深交斷難貿然告  
貸其所呈張觀準原信有迭承雅意之語而俊啟復函  
亦稱素有熱腸是平日交財已無疑義此次張觀準為

無厭之求俊啟不敢舉發厥罪維均且俊啟趾高氣揚  
廣置房屋達巷連衢樓臺相望土木之工至今未已侈  
於自奉極欲窮奢並聞其粵海任內應交之款尚未交  
清參考輿論甚屬平常實於內務府風氣大有關係相  
應請

旨將張觀準即行革職俊啟係二品大員應如何懲處  
伏候

聖裁又原參張觀準代會匪張六營脫罪名一節宗人  
府送到嵩溥親供內稱並無此事應候張六拏獲再行  
擬結所有<sub>臣</sub>等遵

旨確查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九年二月初七日奉

上諭廣壽等奏遵查給事中張觀準內務府大臣俊啟等被參各款據實覆奏一摺據稱張觀準曾向俊啟借銀二千兩俊啟並未借給呈出往來原信均屬相符惟張觀準函內危詞恫喝原參謂其意存要挾實非無據俊啟廣建房屋侈於自奉請旨分別懲處等語張觀準職居風憲輒向俊啟借貸多金意存恫喝實屬有玷臺班著即行革職俊啟諸事不知謹飭致招物議著開去總管內務府大臣差使並交部議處餘依議欽此

議覆文碩釐正奏議體裁摺

光緒九年三月初八日

奏為遵

旨酌議具奏事光緒九年二月二十日奉

上諭內閣侍讀學士文碩奏請釐正奏議體裁一摺臣  
下因事建言原不拘定程式惟稱引地名不宜任意割  
裂本朝年號尤宜敬謹全書據奏近日奏牘往往省文  
殊屬非是嗣後內外臣工陳奏事件務當敬慎從事不  
得稍涉輕率其餘所陳各條著都察院堂官酌議具奏  
欽此臣等伏考章奏體裁大要以明允篤誠為本辨析  
疏通為首誠如

明諭因事建言不必拘定程式然近年內外臣工間有  
敷奏失當者或經

諭旨申飭議處或經言路指摘糾參奏議之體非不隨時釐正至文碩所陳各節撫拾毛舉臣等詳細尋繹殊與大體無關既蒙

飭下臣衙門酌議有不得分別剖晰者查原奏稱向來條陳時務劾奏百僚有須交議飭查之處祇應聲明請

旨施行從無指名奏派大臣查辦之理若或事關通部尤不容特舉一二人以任之致啟專擅之漸而厲標榜之階等語臣等查近日臣工陳奏事件有應請

旨派員查辦者間或舉衆望素孚之大臣如閣敬銘彭玉麟等敬謹入告其人皆敷歷中外為

國舊臣

朝廷委任夙專豈待  
於臣下而權衡仍斷  
宸衷在

聖人虛懷采納亦必  
俞允如果迹近標榜  
聖明洞鑒專擅之漸  
片已嫌其多如照例  
制未協而劉恩溥此  
等查會奏事件若附  
亦且窒礙難行未據  
日之事臣等無憑考  
緒不清聞用附片聲



門及各疆臣奏事一摺之中大約以三片為率不敢過多軍興以來羽書旁午文報紛繁統兵大臣恐繕疏遲延間有一摺夾至五片者疆臣以其簡速易行展轉相效而文不冗長便於

垂覽與嘉慶年間

諭旨實皆因時制宜並行不悖况

前訓專指外臣並未涉及科道文碩曲為牽合殆未知科道風聞言事體格獨寬也至劉恩溥彈劾俊啟要以俊啟劣跡是否昭著為定今查辦既已得實該御史即屬敢言從而議其修辭之誤夾片之疵已近於深文曲筆况前者言臣劾奏崇禮該學士則追論之今言臣劾奏俊啟而該學士又追論之其知者以為文碩本不以

二人爲然不過性好挑剔其不知者以爲文碩專爲內務府大臣代鳴不平其亦昧於擇言矣原奏又稱滿洲世僕奏謝

天恩例用清文蒙古漢軍亦從之旣而外省文職綠營各大員因承繕乏人不得已而改具漢字摺不期世風遞降近且漸及駢聯等語夫古今文體奇偶相生

聖代字書清漢並重未必字用漢文詞用駢體卽屬世風日降且

列朝宸翰間有駢章

國初名臣文集列於

四庫者其陳謝疏表類用四六實不自今日而始該學士亦偶未之見也原奏又稱寶廷前由內閣學士補授

禮部侍郎率請收回

成命既涉浮僞近名殊乖滿洲舊俗等語臣等查寶廷原疏援司馬光故事爲言豈其步武前賢轉致有乖舊俗若謂官非躡等則魏象樞由左都御史擢授尚書亦嘗辭讓寶廷自揣不勝部務情事相同如謂出於漢臣則爲美德而出於宗室滿洲則爲近名似屬強分畛域且該學士不論諸寶廷疏辭之日事閱數年人已獲譴乃並其謙讓悃忱亦加指摘宅心旣不復存厚立論即不能持平甚非謂也總之原奏論人則過涉苛碎論事則過涉吹求臣等仰稽成訓俯考臺規以爲釐正奏疏體裁實不在此除割裂官名地名如烏提黑熱之類本見於處分則例年號省

文復蒙明降

諭旨當并原奏所恭引

諭旨

庭訓格言一體欽遵其餘各條應請毋庸置議抑臣等  
更有請者我

皇太后

皇上軫念時艱孜孜求治廣開言路優待邊臣書之史冊實為千古盛事在建言任事之臣自當常存敬畏於敷奏條陳謹益加謹即或語言文字稍有微疵而養言路之風稜軫邊疆之勞瘁

聖心且優容逾格在臣下詎忍刻深黃體芳屢進直言其疏內偶沿唐宋文人義法約舉年號此亦如詩書之

稱文王武王亦間稱文武省括其詞並非稗官陋例即謂其不宜從簡亦何至目爲妄誕詆爲不敬任意譙訶嘉慶年間

諭吳熊光自簡用湖廣總督以來朕即聞其接待屬員過於嚴峻批稟事件往往措詞過當因其在軍機章京年久擬寫諭旨於訓飭之語習以爲常率意書寫文稟批答自有一定體制即使屬員偶有過失亦應明白開導何至動遭呵斥竟與擬寫諭旨相似亦非體制欽此文碩留心掌故於

列朝聖訓研摩頗熟故下筆時動沿訓飭之語與吳熊光擬寫

諭旨習以爲常相類而不知與章奏之體已乖其屢上

封事大抵駁斥言路審勘奏疏者居多上年六月曾奉諭旨以案若猶浸潤不已將令臣下羣趨緘默言官致飾文辭似以釐正體裁爲名轉蹈箝制言官之習此其不可不慮者一也原奏中

大清而仍以滿洲拾寫

先帝而仍以先王拾寫責人草率躬自蹈之至吉林甯古塔附近一帶

赫圖阿拉譬諸周之幽岐氣候嚴冷較殊中土近年時會日棘屯兵開府文碩豈曰不知乃有視若戍邊苦寒呼籲吳大澂已屬冒昧麤心銘安更屬忘本等語在貴臣不恤戍卒之勞朝官罔知邊城之苦容或有之文碩曾經絕徼忽爲此言實所未喻伏考

聖祖皇帝巡幸吉林

諭旨此後將軍以下撥什庫以上應念兵丁遠居邊境無事貿易身冒嚴寒往采山木妻子汲水操作備極艱辛時加憐憫欽此可見吉林一帶嚴寒早經

祖宗鑒及何必諱言當此時局大難邊臣陳戍役之勤勞圖巖疆之險阨正可思

先朝締造之艱急草昧經營之務若猶粉飾不已妄謂吹律可以回溫撫軍真如挾纊勢必令邊將鋪張祥瑞摹繪星雲殊與奏報邊情大有關係此更不可不慮者二也文碩志在報

國理宜就今日吏治民生求所以規畫久遠剔除弊端者剴切指陳上備

采擇若但以擿摭搜剔為事深恐刻覈太甚則不肖之心應之不獨攻訐言臣與上年

諭旨不准懷挾私意妄逞筆鋒之意相背即稱引

成憲亦識小而不能識大矣况原奏之敘述拖沓核以歷代名臣奏議

國朝臣工奏議即無此體然臣等仰維

聖明博采旁搜之意斷不敢持矛刺盾苛以相繩而其立言踳駁不便施行之處臣等職領臺綱亦不敢曲為

附和理合詳細覆陳恭候

裁奪是否有當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九年三月初八日奉

上諭前據內閣侍讀學士文碩奏請釐正奏議體裁當  
經降旨令都察院堂官議奏茲據該堂官奏稱所陳各  
條立言踳駁不便施行等語臣工奏議自有體裁其間  
偶有錯誤朝廷意存寬大並不加之責備惟陳奏摺件  
理應恪慎將事不得稍形輕率嗣後建言諸臣務當留  
心體要敬謹敷陳以昭慎重文碩所奏著毋庸議欽此

會奏議覆李鶴年請定盜案首從專條摺

光緒九年五月

初一日

奏為遵

旨會同議奏事光緒九年四月初十日奉

上諭河南王樹汶一案業經刑部奏結茲據李鶴年奏  
強盜案內例無看守衣服專條請飭妥議罪名等語著  
都察院堂官會同刑部詳晰妥議具奏欽此臣等伏查  
例載盜劫之案依強盜已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  
律俱擬斬立決把風接贓等犯雖未分贓亦係同惡相  
濟照為首一律問擬不得以情有可原量為末減儻地  
方官另設名目曲意開脫照諱盜例參處又例載共謀  
為強盜夥犯臨時畏懼不行而行者仍為強盜其不行

之犯但事後分贓者杖一百流三千里重者仍從重論不分贓者杖一百如因患病及別故不行事後分贓者發新疆給官兵為奴不分贓者杖一百徒三年又洋盜案內被脅在船為匪服役並未隨行上盜者杖一百徒三年各等語詳覈例文凡辦理盜案事前分別同謀不同謀事後分別分贓不分贓而尤要者臨時分別上盜不上盜同治九年嚴定新例而不上盜之犯究未聞概予駢誅此則一定不易之法也此案王樹汶被胡廣得脅令服役在曠野看守衣服胡廣得搶人之語該犯臨時聽聞與事前共謀者迥異既未上盜亦未分贓不得謂之從自不得謂之盜即例內所謂別故不行不分贓之犯刑部定案時因該犯被脅服役較共謀為盜別故

不行者有聞是以比照洋盜案內爲匪服役並未隨行上盜之例問擬滿徒兩例相比罪名實無出入今李鶴年奏稱王樹汶一犯看守衣服時年已十八與十五歲以下無知被誘者不同更與良民被擄上船爲洋盜服役汪洋大海脫身無路者迥異等語查江洋雖與陸路有別而被脅服役則同被脅條下年未及歲者且准收贖王樹汶惟年已十八是以仍擬滿徒諭旨不准減免亦正爲此又奏稱例無看守衣服專條擬以把風接贓與首盜皆斬之罪似不得謂非遵守例文等語該省辦理此案之失以始終將王樹汶頂替胡體浚爲最重今乃以拘守定例自文其過又謂胡體浚之有無於王樹汶罪名無關出入不知王樹汶之冤抑

由於劉學汰之教供而劉學汰之教供由於胡體汝之賄脫原審荒謬復審彌縫全係於此何得謂與罪名無關查把風接贓均在盜所刑部奏結此案時業經將何謂把風何謂接贓詳細聲敘程孤堆王牢天堅謂在外把風時並無王樹汶在內以不把風之人而仍科以把風之罪非鍛鍊周內而何又奏稱若謂該犯年紀尚小程孤堆與之同歲程孤堆王牢天皆已駢誅而該犯僅科徒罪等語不知程孤堆等先經糾約入夥又供稱在外把風同惡相濟是以援例擬斬若令程孤堆等與王樹汶同係被脅僅祇看守衣服並未上盜刑部亦即照擬滿徒若令王樹汶果與同謀一并上盜所看之衣服或係盜贓則刑部亦未能曲爲末減今該撫乃以王樹

汶與程孤堆同歲為疑豈同歲即當同罪乎此尤不解而自明者也檢查上年十二月間河南具題商城縣劉瀛階家被劫一案內夏老五一犯共謀為盜半途不行同數人在山坳看守行李事後分受贓物原題引畏懼不行例擬流到部李鶴年由臬司洵任疆圻於刑例當所諳熟夏老五在山坳與王樹汶在曠野相同何獨於王樹汶則曰與汪洋大海脫身無路者迥異乎夏老五看守行李並未逃避與王樹汶看守衣服情形相同何獨於王樹汶則曰甘心為盜同惡相濟乎未上盜而分贓之夏老五則知其應問流罪未上盜而並未分贓之王樹汶則曰宜問死罪輕重倒置矛盾顯然然則拘守例文乎抑負氣強辯乎諒難逃

聖明洞鑒矣李鶴年在豫日久吏治不修捕務廢弛以致差役賄縱大盜遠颺盜風之熾未始不因於此今忽於去官候代之日輒以刑部平反一案爲足長盜賊之風一若王樹汶生而天下即多盜王樹汶死而河南即無盜其將誰欺至於治盜新例本極周密但使中外問刑衙門虛心體察成例成案確可遵循如地方官有變本加厲任意開脫者法司自能遇案糾駁何至無所措手臣等詳細斟酌看守衣服之犯仍應以上盜不上盜分別科斷不必另立專條致多窒礙亦不必因此將盜案分別首從致啟紛歧該撫所陳應請毋庸置議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再此摺係都察院主稿會同刑部辦理合併  
聲明謹

奏



卷之三

三

會奏議覆鍾佩賢請復盜案舊例片

同日

再臣等正在會議間欽奉

上諭太僕寺少卿鍾佩賢奏新例盜犯罪名請飭議酌復舊例一摺著都察院堂官會同刑部歸入李鶴年前奏一併妥議具奏欽此檢閱該少卿原奏稱新例所云把風接贓等犯等之一字係連誘脅隨行上盜及行劫止一次者兩事而言惟誘脅隨行情罪較輕等語臣等詳繹例文盜犯誘脅之人總以上盜不上盜爲斷若身至盜所復爲護守贓物不能以先經誘脅而曲子未減若僅被誘脅並未隨同上盜豈能以一經被脅而概予駢誅例無正條則援引比附歷辦成案顛若畫一該少卿留意刑名欲求詳慎惟其重讀誘脅之文忽視上盜

之義故不免蓄此疑端至論河南王樹汶一案謂該犯隨衆行至中途與盜合夥並未退卻等語不知中途原非盜所該犯隨衆同行迫令看守盜衣惟其不能逃脫即屬被脅之實情事前既未同謀隨行又因逼脅何得輕坐以合夥二字乎又謂假使行至寨門脫衣令其看守則與程孤堆等同在一處從何區別等語如果該犯與程孤堆等一同上盜看守贓物即與把風無異按例擬斬本不必與程孤堆等有所區別其所以區別者正在乎同謀不同謀上盜不上盜也又謂河南於王樹汶一案設當時能將實情審出擬王樹汶以誘脅隨行上盜之罪聲明該犯雖未同抵盜所而隨行已至中途代盜看守衣服應否照新例定擬聲敘達部恐難遽斥其

非等語臣等查王樹汶一案該省之辦理乖謬者在始  
終以王樹汶頂替正盜胡體浚一節若如該少卿所論  
該省果能審出實情案已平反則王樹汶被脅隨行僅  
止看守盜衣並未同行上盜自有誘脅服役及別故不  
行各例可援若再擬以斬決即屬有心故入儻或聲明  
請示亦必照現辦覈復是現行新例不獨此案毫無窒  
礙即各省辦理盜案厯有年所亦皆毫無窒礙也若因  
此案而欲酌復舊例分別首從則斷斷不可查言臣條  
奏酌復舊例屢經刑部議駁此次該少卿與李鶴年先  
後疏陳其意不謀而合無非為河南一案起見其病均  
由於誤會王樹汶即屬盜從李鶴年扭合新例明知原  
辦之非而掩飾之鍾佩賢欲復舊例又若刑部為非而

代爲掩飾之不知王樹汶果係盜從即立復舊例而刑部已無解失出之愆惟王樹汶確非盜從即不改復舊例而被脅原自有可生之路上其手則曰恐長盜風下其手則曰慎重民命皆聳聽之言非持平之論也總之案情萬變例文豈能盡賅比附援引情法自能平允若因一人一案輒改科條挂一漏萬於外省縱盜叅盜官吏教供誣良等弊渺不相涉而更張成法辦理紛紜轉恐多所窒礙臣等業將舊例毋庸酌復之處會摺奏復該少卿所陳各節理合剖晰附陳伏乞

聖鑒謹

奏

江蘇職員王爾珏等請禁勒充里長摺

光緒九年五月初九日

奏為奏

聞請

旨事據江蘇職員王爾珏等遣抱孔升以勒充甲長環  
求奏請永禁等詞赴臣衙門呈遞臣等公同訊問據孔  
升供家主王爾珏等寫呈遣遞求閱便悉查原呈內稱  
江陰縣分三十六鎮四百四十餘保每保或十甲或十  
餘甲甲長為守望而設本無催追之責兵燹後保長逃  
避遂令甲長分任催追非但保長虧空鎮差需索歸甲  
長均攤即銀洋折耗漕米帶欠死絕逃亡之戶均派甲  
長賠墊日朘月削必至破家一家既破再派一家充當

江陰之有甲長猶高郵州之有現年名目縣令憚於更張以致農民畏充甲長不敢墾荒職等見聞較確爲黏向章八條伏乞奏請永禁勒充悉照向章辦理等語臣等查職員王爾珏等呈稱江陰縣甲長原無催追銀漕之責兵燹後差保以甲長分任催追每破一家再勒令一家充當以致農民畏充甲長不敢墾荒各等情雖其中不無過甚之詞而甲長催徵辦理本未盡善如果屬實亟應革除以重漕務而副輿情既據取具同鄉印結前來臣等不敢壅於上

聞謹鈔錄原呈恭呈

御覽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光緒九年五月初十日奉

上諭都察院奏江蘇職員王爾珏等呈請永禁勒充甲長一摺該職員等所稱江陰縣應征錢糧勒令甲長分任催追賠墊苦累等情著江蘇巡撫查明如果屬實即行永遠禁革以除弊端另片奏王爾珏等呈內黏附八條干預地方漕務傳詢出結官余思詒據該員與何彥達赴該衙門聲稱呈係王爾珏所擬與何彥達商遞王爾珏現在患病赴通州就醫陳熙治吳德培均已出京閃爍支離顯有情弊等語該職員等所呈各條有無假公濟私情事著該部即飭教習王爾珏郎中何彥達回籍並列名之中書陳熙治教習吳德培是否與聞一併由江蘇巡撫傳訊明確具奏余思詒於陳熙治等是否



在京並未查詢率行出結並於王爾珏等遞呈後不候  
具奏聽其遠出殊屬非是著交部察議欽此

王爾珏等黏附八條干預漕務請查辦片

同日

再王爾珏何彥達陳熙治吳德培四員所遞公呈係為江陰勒充甲長恐累良民起見惟原呈取具同鄉京官余思詒印結並黏連向章八條其尤謬者如請飭縣署優給書差及令縣設法彌縫錢糧並不准勒保以荒作熟等語明係藉勒充甲長為名以京控挾制地方為包攬漕務隱匿熟田地步與原呈全無干涉當經臣衙門飭詢出結官據實聲覆始則稱王爾珏何彥達均已患病繼而余思詒偕何彥達來院據稱呈係王爾珏所擬與何彥達等商遞現在王爾珏赴通就醫陳熙治吳德培均已出京並據余思詒呈稱出結時當令刪去八條今原呈仍行黏附請為酌核各等語閃爍支離顯有情

弊臣等行查內閣覆稱中書陳熙治於光緒六年十二月告假至今並未銷假到閣禮部覆稱陳熙治本科會試頭場臨點不到究竟該中書在京與否無憑揣測而呈內並不徧列同縣京官職名列名者又僅止何彥達一人到院餘皆不候代奏輒行出京種種情迹可疑恐其中必有假公濟私之事都察院係整飭紀綱重地京官非無知小民可比若動輒以無情之詞巧為嘗試而臣衙門輒與申理必至刁健成習訟獄日繁外省視京控為具文弊皆由此此案王爾珏何彥達呈控該縣勒充甲長事屬因公臣等已請飭交江蘇撫臣查辦惟黏附八條干預地方漕務究竟為公為私殊難臆斷應請

飭下禮兵二部將左翼宗學教習王爾珏兵部學習郎中何彥達一併飭令回籍將後黏八條究係何人秉筆陳熙治吳德培是否與聞由撫臣傳詢明確具奏至勒充甲長一節確係弊政應

飭該撫臣即行禁革如以人廢言輒爲消弭掩飾臣等及江南道與籍隸江蘇之科道當隨時訪察糾參庶良懦得以安甦而劣紳無憑逞訟於民隱官方兩有裨益矣陳熙治等在京與否原呈未經聲明出結官余思詒並未查詢輒與印結並於王爾珏等遞呈後不候奏聞聽其遠出均屬非是應請交部察議以示薄懲理合附片詳陳伏乞

聖鑒謹

奏

奏

奏

請飭會議京師緝捕章程摺

光緒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奏為京師重地捕務廢弛太甚請

旨嚴飭步軍統領衙門會同順天府五城妥議緝捕章程聯絡一氣以遏奸宄而杜亂萌恭摺仰祈

聖鑒事

臣

等恭查臺規內載道光五年奉

上諭御史隆勛奏請定南營巡察章程一摺京師係輦轂重地五方聚處司坊捕役額設無多而南營弁兵星羅碁布果能實力稽查何至宵小混迹如該御史所奏近來報竊之案幾無虛日移營會緝視同具文甚至街巷堆撥僅存空屋疲玩已極著步軍統領衙門嚴飭該營參將游擊等官督率各汛員弁無分畛域嚴密稽查有犯必懲緝拏務獲其各處堆撥務須晝夜巡邏無許

曠班貽誤有名無實如有仍前玩誤員弁即著嚴參懲處兵丁重責斥革等因欽此並經議准巡邏會哨章程在案無如日久懈生仍前玩泄如近日擄劫勒贖已革給事中張觀準一案特其發覺者耳光緒七年已有劫庫兵一事當其時管理三庫之大臣尚在大堂挑選庫兵甫經宣名即有匪徒將該兵丁由堂上劫去勒寫欠約萬目共覩毫無畏憚語云涓涓不塞將成江河言念及此得不為之寒心哉臣等不敢遠徵泛論僅就近日情形之可慮者約舉數端一曰土棍外省無賴皆亡命之徒流而為匪京師則饒有家資者亦為之甚或宗室覺羅亦竄跡其間匪徒恃宗室為護符宗室藉匪徒為羽翼結黨成羣橫行里巷地方官以宗室難於勾攝懲

治每事含容而情形益橫奮臂一呼數十人可以立致此可慮者一也一曰逃犯各項匪徒有犯軍流徒罪名者經刑部定地發配或到配而逃或半路而逃及被獲送部並無重懲則逃愈甚而膽愈壯地方官以其拏之無益也亦聽其去住自由矣此輩愍不畏法兼之身習拳勇明劫暗偷皆其慣技一旦有隙可乘輕則明火重則戕官何所不至此可慮者二也一曰邪教九宮八卦白蓮無為等教雖未盡絕根株然尚潛伏僻遠近有所謂在禮者其教以不吸煙不飲酒為名而有祕授數語誓不告人入其教者遠行千里無事齋糧為人欺凌黨類輒為報復不必識面也此教興於天津傳布畿輔即京師亦實繁有徒雖未犯法生事而心懷叵測蓋糾衆



斂錢之害小而死黨相結之患大此可慮者三也其餘  
鼠竊狗偷屈指難罄以首善之區幾爲逋逃之藪而推  
原其故則匪類受庇於番役番役又受庇於營員始則  
貪利營私繼且秦奸養賊根蒂盤結滋蔓實繁竊謂折  
奸貴在銷萌而養癰必致貽患也近聞步軍統領於營  
務亦頗整頓乃營員誤會所整頓者衣冠之齊備也應  
答之便給也班列之整齊也過境之送迎也至於巡哨  
之疏懈兵額之空曠堆撥之頽廢盜賊之縱橫蓋猶未  
計及焉近日張觀準一案臣等已將北城司坊摘頂勒  
限緝拏獲犯比已過半復由五城會奏司坊營汛竊案  
互相知照逾限一體懲處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雖亦於捕務力求整頓力求聯

絡而究竟平時如何巡防臨事如何策應尚未會商妥議且順天府地處內城關係尤重五城外坊兼轄郊甸稽查倍難似宜均與五營聯絡方為嚴密惟是五營積弊已深憚於振作不便已私之事必百端阻撓不曰武職之體制攸關則曰統領之顏面有礙不知科道乃耳目之官京尹亦

朝廷大吏設步軍統領曠官廢職且可專疏糾參何有於營弁而不可稽查且非令該參游都司向順天府五城衙參申文也不過覈其功過防其諱匿耳則體制之說毋庸置辯況步軍統領身為大員必自公忠體國方以不能盡職為媿凡耳目所不能周者尚思借助他人聞見以拓其聰明豈有拒絕覆護之理臣等固知其必

不出此也果能不存文武畛域之見不信營弁虛構之詞則營坊協力宵小潛蹤步軍統領與有榮焉何至有礙顏面哉可否明降

諭旨嚴飭步軍統領會同順天府五城妥議緝捕章程俾營汛兩縣司坊均聯絡一氣務將著名匪首緝獲以絕盜源並飭步軍統領將聲名素劣之營員查明參奏一二以警其餘番役或交通匪類詐害良民應令徹底嚴究盡法懲治庶諱飾推卸之風不禁自絕臣等仍飭五城隨時整頓會同地方營汛詰奸除盜以副職任庶幾有犯必懲有案必破姦滑翦除而輦轂之下倍形清肅矣臣等爲整飭捕務以遏亂萌起見是否有當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都察院奏京師捕務廢弛請飭會議緝捕章程一摺輦轂重地近來劫竊之案層見迭出捕務實屬廢弛亟宜認真整頓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御史會同妥議緝捕章程實力奉行毋稍疏懈即將著名匪首迅速緝拏務獲懲辦據奏匪類受庇於番役番役受庇於營員貪利營私夤奸養賊等語著步軍統領衙門嚴加整飭力除積弊查明聲名素劣之營員據實參奏番役人等如有交通匪類詐害良民情事即行徹底嚴究懲治並著都察院堂官督同五城御史隨時整頓詰奸

除盜有犯必懲以靖閭閻欽此

請續修

會典摺

光緒九年八月初六日

奏為續修

會典事例請

飭妥議開館章程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

會典一書肇始康熙二十三年續修於雍正二年乾隆十二年嘉慶六年康熙間七年成書雍正間九年成書乾隆間十八年成書嘉慶間十七年成書蓋制作愈詳考訂愈密雖成書遲速相懸然大要以十年為率未有不開館進書者也自嘉慶朝以至同治相距五十餘年承

列聖之貽謀合

四朝之闡見大方小策允宜勒爲一書以昭法守是以醇親王有重修

會典之請旋經內閣等衙門會議援照嘉慶六年舊例先令在京大小各衙門將嘉慶十八年以後案件檢查編次事繁衙門予限三年事簡衙門予限二年再行奏明開館辦理用期畫一等因於同治十二年正月具奏奉

旨依議在案現今距奏准立限之日已閱十年限期久滿各部院新修則例有已編次者有未編次者若聽各衙門之懸宕而不開專館以定責成深懼歲月虛糜汗青無日殆非所以重

典章而隆述作也查嘉慶年間所議章程雖有例案分辦之議而慎擇纂修酌定館局即經同時具奏旋經簡派總裁開館辦理其原奏大指以

會典爲

朝廷遵守之書爲期幾五十載儻不勒限趕辦勢必曠日持久難於蒞事此次閱時已六十餘年所有斟酌損益議禮制度之事較乾隆嘉慶

兩朝爲繁至今總裁何人館局何地尚未議及日復一日案牘不無散佚文獻不克詳徵始蹈因循終歸舛漏伏思

穆宗毅皇帝

實錄本紀



聖訓均已次第編輯刊成應及是時敬遵

前訓舉辦續修

會典事宜可否請

旨飭令大學士九卿等再行集議將

會典館正副總裁等官查例

簡派酌定開館章程以挈綱領而便編摩以開館日爲

始再立年限勤核功課修明憲章使大經大法罔或失

墜亦

聖人繼

志述事之基也是否有當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九年八月初三日奉

上諭都察院奏續修會典事例請飭妥議開館章程一摺續修會典必須各衙門則例修輯完備方能編纂成書著該堂官等督飭司員將所有稿件悉心編次俟一律告竣後再降諭旨欽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覆戶部請展巡城更換期限摺

光緒九年十二月初五日

奏爲會議具奏事准戶部咨稱所有本部奏五城科道擬請三年更換一片於光緒九年十一月初五日奉旨依議欽此相應鈔錄原奏移咨都察院等因前來查原奏內稱五城捕務所以安輯閭閻事本至要道光年間發帑生息以爲賞需久之又不敷開銷矣同治年間歲增練局餉萬二千金又議加經費矣此非款項之不足亦非經理之不得其人也查巡視五城科道均係特旨簡派一年更換司坊官役諱盜藏奸弊端深錮科道履任非經數月訪查驟難洞悉其弊至整頓漸有頭緒已及更換之期無怪乎捕務之無起色也擬請嗣後巡視五城科道均令三年更換俾得久於其任而都察

院三年計典當以五城科道爲先不專西北兩城即以緝捕之情勤定注考之殿最可否請

旨飭下都察院會同吏部妥議等因臣等查巡城科道審理詞訟稽察奸宄辦理地方之事責任綦重至督飭司坊整頓捕務特其一端耳賞捕生息銀兩始於道光二年並定有緝捕賞賚章程一體遵辦當時籌款本屬無多加以招募作作僱覓更夫暨換門牌等項皆後來增用之款五城別無公項悉由生息項內開支用款日增以致賞需日絀同治年間團防局裁撤奏明將練勇二百五十名分屬五城每月赴部領銀一千兩以爲勇丁口糧局員薪水等用上年十二月臣等於查辦東城正指揮鍾子明案内附片請飭五城妥議畫一章程咨

部立案嗣據五城會擬章程經臣院咨明戶部核定於  
本年三月二十九日由五城會奏條款內聲明經費為  
勇丁而設司坊賞捕不得挪動局款是練局勇糧與賞  
捕經費兩不相涉部中有案可稽本年八月間御史張  
人駿條陳時政摺內奏請五城捕務添撥經費以資整  
頓奉

旨著妥議具奏嗣經五城會同戶部議增緝捕經費以  
為賞賚捕役及巡役口分之用誠以五城地面遼闊奸  
宄每易潛蹤本年近畿水災流民來去無定抑且良莠  
不齊緝捕誠為目前之要務查緝捕一事有承緝之責  
者坊官而坊官之所藉以緝捕者則在坊役五城坊役  
緝緝案件凡購覓眼綫等項不無費用之需平時工食

甚微餬口尚多不足一遇盜竊重案責令緝捕勒限嚴追逾限則有嚴刑以示懲而獲案轉無實惠以示勸按諸賞罰之道實未得其平今欲求整頓似不得不藉賞賚以濟比責之窮五城於議覆御史張人駿條陳摺內殷殷以籌增經費為請者職是之故至於款項數目一出入皆有簿冊登記平時則由司存儲酌用則由城批發巡城科道果能認真稽核遇事講求司坊自無從朦蔽則巡城之得力與否亦視乎其人初不繫乎任事之久暫也今戶部請將巡城科道均令三年更換俾得久於其任查臣院臺規內載巡城御史順治十年定為三月一換十五年改為六月一換康熙十五年始定為一年一換乾隆元年請以一年更換滿員一年更換漢

員輪流更替則滿漢各員蒞任俱有二年之久事務可以周知至五十六年復經奏准二年更代易於滋弊仍改爲一年期滿即行更換以杜弊端遵行至今並無改易是巡城更代之期固幾經參酌權衡而始定一年也今若改爲三年更換不獨輕更定制未必實效之能收且恐別滋弊端轉咎立法之未善溯查雍正元年奉上諭巡視五城御史甚爲緊要爾都察院堂官不時訪察該御史內有聲名不好者不必等待一年量其輕重或題參革職降級或回本衙門其聲名好者即行保留巡城二三年等因欽此臣等公同商酌擬請嗣後科道巡城仍照舊一年更換其有聲名卓著者由臣等於一年屆滿之時欽遵雍正元年



諭旨酌量年分專摺保留以資得力如有聲名不好者仍隨時量其輕重參處庶於恪守成法之中冀收巡視得人之效而地方亦可藉以整頓矣至原奏所稱都察院計典當以五城科道為先不專西北兩城即以緝捕之情勤定注考之殿最一節查臣院臺規內載乾隆五十三年奏定京察一等員額都察院保送滿御史都事經歷四員漢御史都事經歷指揮吏目六員筆帖式五員共十五員六科保送滿給事中一員漢給事中一員筆帖式七員共九員此臣院一等定額也至應以何項差使保列一等並未列有專條良以京察為考績大典必統核其人品才具操守猷為然後登諸上考科道職司風紀建白為先與各部分曹辦事但以勤惰定其優

劣者不同若如原奏所稱以緝捕之情勤定注考之殿最是以

朝廷耳目之官等於巡捕營員之職似與體制未協所奏應毋庸議吏部查京察定例都察院保送滿漢御史都事經歷指揮吏目筆帖式等官共十五員六科滿漢給事中筆帖式等官共九員與都察院臺規所載一等額數本相符合是都察院應保一等並不專屬科道兩項即五城科道得保一等亦不專歸西北兩城應請嗣後京察屆期都察院保列一等人員仍由該堂官查照定例辦理原奏聲請都察院三年計典當以五城科道為先不專以西北兩城之處亦毋庸另行核議所有等會議緣由謹恭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再此摺係都察院主稿會同吏部核議合併

奏

遵查給事中鄭溥元參案摺光緒十年正月二十

奏爲遵

旨查明具奏事光緒十年正月十八日奉

上諭給事中鄧承修奏給事中鄭溥元參奏編修尹琳  
基貪鄙苛刻縱酒滋事等情挾私逞忿撫拾揣摩恐開  
攻訐之漸等語著都察院堂官按照鄧承修所參各節  
查明具奏欽此欽遵鈔出到院除尹琳基參款虛實應  
由翰林院查明具奏外臣等查閱鄧承修原奏如尹琳  
基屢向人稱說鄭溥元收受餽賂及大學士寶璽曾言  
尹琳基使酒鄭溥元據浮言揣摩等語本係展轉傳聞  
未便過事究詰惟鄭溥元參奏尹琳基一疏或係酒食  
語言之過或係曖昧瑣屑之端事屬已往任意吹求不

得謂之因公起見况復被以卑汙狼籍之名遽請斥革  
驅逐回籍誠如鄧承修所云在於人情不宜有此其爲  
騁詞洩忿無疑臣等伏查鄭溥元在臺供職平日尚屬  
謹慎若因此奏迹涉私嫌遂與貪婪有據之英俊濫保  
劣員之黃兆璽等同予擯棄俾不得改過自新似與  
聖朝廣開言路之意稍有未協第科道非精白無私不  
能稱職鄭溥元旣摭拾鄙俚胸懷愛憎都下喧傳同臺  
參奏經臣等查明屬實似難再隸言官之列應如何示  
懲之處臣等未敢擅擬應候  
聖裁所有臣等遵

旨查明緣由謹恭摺具奏伏乞  
聖鑒謹

奏光緒十年正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前據給事中鄭溥元奏參編修尹琳基貪鄙苛刻縱酒滋事各節嗣據給事中鄧承修奏參鄭溥元挾私逞忿等情先後降旨令翰林院掌院學士都察院堂官分別查奏茲據翰林院奏稱尹琳基被參各款雖無實據惟其人性情麤慢細行不矜致招物議都察院奏鄭溥元奏參尹琳基一疏任意吹求迹涉私嫌請旨懲處各等語尹琳基鄭溥元名列卿班宜如何束身寡過精白無私乃種種謬妄實屬不能稱職尹琳基鄭溥元均著休致餘依議欽此

A large rectangular table with 10 empty columns and a thick black border. The table is oriented vertically on the page. The columns are separated by thin vertical lines, and the entire table is enclosed in a thick black frame.

整頓五城捕務請撥款發商生息摺

光緒十年二月初九日

奏為整頓五城捕務請

旨飭部撥款發商生息以作常年經費恭摺仰祈

聖鑒事查上年九月間戶部會同五城科道議覆御史張人駿條陳時政摺內請於直隸洋藥稅下每年酌撥銀六千兩作為巡緝經費嗣據直隸督臣覆奏無從撥解請由部改撥復經戶部奏明本年冬季來年春季各給銀一千五百兩作為添撥緝捕經費開歲以後五城捕務先就道光年間發商生息現有二千餘兩核實經理或將在城練勇裁撤數成騰挪勻出即作為以後常年捕務之需等因當經臣院劄行五城妥商茲據五城科道呈稱五城緝捕之款出於發商生息每城多者五



百兩少者不過四百餘兩即各城每年獲盜名數證以臺規所載應賞數目本屬不敷加以作作工食更夫口分以及城署書差各項動用均出於此以至日形虧絀至練勇口糧乃同治年間裁撤團局撥歸五城之件與賞捕絕不相涉其支銷各款亦於九年新定章程奏咨遵行在案查每城練勇僅五十名若減一成二成爲數甚微無濟於用若多所裁汰直與不養勇同恐咸豐初年南城明火之案將復見矣至坊役緝賊眼綫有購覓之資協同有酬謝之費本非白手可得近日有罰無賞坊官俛首而聽參處捕役血膚以忍鞭敲實已事窮勢極今戶部祇議兩季撥款作爲緝捕經費不知旣曰經費則須得有常之款萬不能謂此日之緝捕需賞他時

之緝捕可無庸賞也且每歲只須六千金爲數甚微而關係極大理合呈明查核等因到院臣等查

京師地面遼闊五方雜處奸宄最易潛蹤緝捕誠關緊要向來緝捕一事營坊並重惟南營兵弁專屬步軍統領衙門不歸五城統轄呼應既多不靈即緝捕難資得力五城之所藉以緝捕者練勇與坊役而已練勇之長在巡邏坊役之長在跣緝二者原所以相輔而行故欲整頓捕務不得不責成坊役而欲坊役得力即不得不籌賞需道光年間由部撥款發商生息以爲捕賞之資法至善也今五城於議覆御史張人駿條陳摺內每年請撥直隸洋藥稅銀六千兩以爲緝捕經費直隸督臣既以無款可籌請由部改撥而部臣僅籌給冬春二季

銀三千兩並令五城以後先就每年現有之息銀核實經理或將五城練勇酌量裁撤騰挪勻出作為常年捕務之需在部臣慎重度支當此庫款奇絀之時固不敢輕增用款不知五城之欲增緝捕賞需正其實力整頓緝捕也上年夏間臣衙門奏請與步軍統領衙門會籌緝捕章程言之頗詳果營弁於五城之案有犯必獲有案必破則五城第仰成於步軍統領其何待另籌緝捕賞需今在城言城以上年近畿災歉饑民就食者甚衆而外城巡緝認真宵小斂迹較往年尤為安靜其效亦略可觀矣今猶責以格外節省舊有之息銀以免用項續增入不敷出練勇每城僅五十名裁撤一二成所節無幾欲多所裁汰夜禁轉疏不巡邏於事先而恃緝捕

於事後殆非計之得也故欲緝捕專責五城不另籌常年緝捕賞需以爲經久之計則所謂整頓者不過徒託空言甚非所以重捕務而求實效也臣等公同商酌擬倣照道光年間由部撥款發商生息之例請

旨飭下戶部借撥銀十萬兩交五城發商生息以八年爲期陸續歸還八年之內以所得息銀一半充作經費一半歸還部庫積至八年再將本銀提回五萬二千兩還清部帑以後本息相權每歲經費六千兩即可有著如此通融辦理部帑既不虛糜而五城緝捕經費亦有的款矣所有臣等籌借庫款發商生息作爲五城緝捕經費緣由謹繕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光緒十年二月初十日奉

上諭都察院奏請飭部撥款發商生息以作常年五城  
緝捕經費一摺著戶部議奏欽此

奏議卷之五上

淵于集

奏議卷第五下

是卷為奉使陝西時會同戶部尚書額勒和布陳奏摺件

隨帶司員摺

光緒九年八月初一日

瀝陳近畿灾象擬請加撥振款摺

光緒九年八月十一日

恭報到陝日期並經過地方情形摺

光緒九年九月初八日

署糧道常瑛等先行撤任候質片

同日

查辦陝西撫臣參款摺

光緒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升臬沈應奎等劣跡片

同日

陝西醴泉縣命案原題改供徇庇摺

同日

請酌改陝西差徭章程摺

同日

奏議卷第五下目錄

The image shows a table with 12 columns and a header row. The table is mostly empty, with only a few faint marks in the header row. The columns are of varying widths, and the table is enclosed in a thick black border.

澗于集

奏議卷之五下

隨帶司員摺

光緒九年八月初一日

奏爲奏明隨帶司員事光緒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奉

旨著派額勒和布張佩綸馳驛前往陝西查辦事件隨帶司員著一併馳驛欽此臣等當即揀派戶部員外郎有泰主事王景賢兵部主事濮子潼刑部主事鹿瀛理等四員隨同臣等馳赴陝西遵旨查辦理合先行繕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 Date | Descrip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恭報到陝日期摺 光緒九年九月初八日

奏爲恭報到陝日期併陳所過地方情形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於保定途次曾將近畿災象專摺具奏

越保定而西水患以滿城完縣爲甚比入晉郊惟徐溝

因積潦改道據撫臣張之洞稱禱雨祈暘歲殆中稔臣

等體察民情亦均安謐大要直隸患在農功本情水利

不修故略遇偏災即形飢困而山西大祲之後霍山以

南幾於十室九空孑遺枯瘠望而惻然猶幸撫臣於吏

治民事次第講求連歲告豐民漸復業然觀於轉徙流

離之慘休養生息之難則勸穡劭農備荒足穀益不能

不深望諸慈良之吏也現於九月初七日行抵陝西省

城秦之富庶較勝於晉而民間詞訟紛繁已飭所司分

別訊究即日遵

旨將馮譽驥被參各款認真查辦俟得確情再行具奏  
所有臣等到陝日期及經過地方情形理合恭摺具陳  
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署糧道常瑛等先行撤任候質片

同日

再原參馮譽驥款內如常瑛由鹽道委署糧道經汪鳳  
樞等索賄三千金拜認門生及虧短倉穀折徵現銀入  
己各款情節較重常瑛係監司大員謹擬一面請

旨一面即咨撫臣將該道撤去署任以便傳詢並將倉  
糧派員盤查至汪鳳樞現任臨潼縣朱兆鴻現任渭南  
縣已經飭司即行撤任與候補同知張兆蓉一併候質  
理合附陳伏乞

聖鑒謹

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十一

三十一

查  
奏為查  
聖鑒事  
命查辦  
具摺奏  
等認真  
皇太后  
皇上敬  
委之內  
職膺疆  
有無聞  
而連年

癯每遇

皇太后

皇上萬壽聖節未克率同司道祝賀論者謂其雖非託故終涉偷安因而竊議其後又性情簡傲同城之將軍副都統經歲酬接既稀候補各員不甚傳見日旰方起之說殆由於此該撫與前藩司王思沂頗不相能委缺派差悉由獨斷而公餘或習小楷或評時文不免書生積習人以藩司無權而該撫多暇遂疑左右有代為判牘者委政內幕之說殆由於此至接受節壽餽遺一節查陝省節壽陋規經劉典奏裁馮譽驥亦未敢定規致送惟光緒七年二月該撫六十生辰及六月閒其妻喪事送幛送席者過多幛則務求華美庫緞庫紗閒以抗

紗為裏祭席尤闐溢無虛日管廚家人乘間折價物議漸生事閱兩年臣等未敢據以為斷而檢閱已故知府張國鈞已故咸甯縣知縣陳爾第所存日用帳簿張國鈞在釐局日於光緒六年八月十二月均致送撫署門包銀十六兩陳爾第在首縣任內於八年二月二十四五兩日均送有撫署門包銀十二兩二十四兩不等陳爾第幕友傅霈和及常瑛家丁陳喜李升均供該撫生日及妻喪收受禮物尚不過豐至張國鈞及陳爾第六七兩年銀錢簿皆已銷燬無跡是該撫僅止不能禁絕餽送不知約束家丁而賄賂公行初無顯證其收屬吏為門生酬以缺分差使一節查該撫屢司文柄候補各員有本係該撫歲科兩試及鄉舉門生者有因該撫性



眈文墨藉文字以干進者門生既有親疏文字亦分優劣若如原參所云專揣贊敬之厚薄馮譽驥尚不至此惟該撫到陝酌改委署章程無論繁簡各缺均行輪委定爲一年期滿北山各缺二年期滿實與光緒元年部文相戾而周轉均平候補州縣初頗稱其公允及輪委日形窒礙該撫亦牽於同鄉門生之情閒以實缺調署自亂其例於分別厚薄之中存較量肥瘠之意而屬吏之怨讟興矣原參該撫任用非人如知縣汪鳳樓張兆蓉朱兆鴻等久居內幕爲通省官吏過付關說一節查該撫旣無贓私屬吏何從過付或係傳聞之謠惟馮譽驥聲譽頓減實自任用非人始其初至陝西也過信前臬司沈應奎稱爲公正通達頗用其謀該司援引張國

鈞等專以諧悅取媚撫臣士民因此失望及沈應奎去  
陝始稍稍寄耳目於汪鳳樓等三人中惟朱兆鴻曾充  
內營務處差張兆蓉係屬同鄉汪鳳樓曾權首縣並未  
入幕張兆蓉在署乾州任內阻撓減徭新章經王思沂  
等責其稟詞荒謬現充營田局文案呈出節略於倉穀  
薪水數目譌舛含混殊出情理之外該丞在查辦之列  
猶且草率<sub>麤</sub>疏若此平日不問可知汪鳳樓素講酬應  
性甚圓融不獨爲撫臣所喜而痼疾已深私債頗鉅殊  
不理於衆口朱兆鴻自稱在撫署校刊左氏傳杜注而  
雅俗不分吐屬甚爲淺陋即用班名次較後徒以係該  
撫江南己卯鄉試所取士驟補渭南優缺未奉部覆先  
飭赴任同列不平<sub>臣</sub>等詳加訪察該三員皆爲馮譽驥

所信昵與撫臣之戚誼武舉何姓門丁劉姓均有招搖  
聲氣現在傳

旨查辦汪鳳樓等猶不時便服潛入撫署宜通省士民  
之嘖有煩言也原參上年南鄭知縣羅驥之丁役活埋  
民人經褒城知縣王炳煜訪聞該撫不知何故批駁張  
端卿帶案進省面爭始得按例懲辦而南鄭知縣並不  
撤參轉將褒城知縣勒令告歸一節陝安道張端卿現  
署臬司<sub>臣</sub>等飭將全案密送前來查係匪首駱洪剛活  
埋民人楊惠民及其義子楊來懌駱洪剛寄居褒城而  
活埋之梅子壩地方實係南鄭縣界事經褒城訪聞獲  
犯周八供出駱洪剛主謀該道將周八發交南鄭越日  
殞斃獄中張端卿商鎮派勇與褒城差役往拏駱洪剛

始自投首羅驥原稟於鎮道派勇褻城獲犯均未明敘致撫臣有周八誣攀之疑飭道提究旋經張端卿訊明將駱洪剛就地正法餘犯分別辨結並據張端卿稱當日因公進省中途奉劄並無帶案面爭之事是否該道盛美不居無煩窮究惟聞駱洪剛曾充褻城鄉約羅驥亦時令其緝捕原參指爲縣役並非無因該撫初意本擬糾參因羅驥撤任後旋即假歸中止其訪聞之知縣乃黃肇宏非王炳煜黃肇宏現在需次並未告歸王炳煜者本沈應奎私人以通判攝臨潼大肆婪索適有因公處分歸過書吏令繳銀六百兩捐級備抵衆論譁然乃以養親求去該倅未官褻城於南鄭一案初不相涉而與羅驥之應參不參則同原參南山興漢一帶釐卡

太密每年冊報之數不足供各局開支而局員等皆侵  
漁中飽坐擁厚資一節臣等查陝省釐捐每年報部者  
尚二十餘萬何至冊報之數不足供各局開支之數聞  
有收數太絀局用不支者如辛村草灘等處該省亦即  
裁撤是未可執一局以概通省也至於局員中飽各省  
皆不能免即陝省各釐局委員亦稱閒有其事而不能  
明指其人勢難一一窮詰惟體察情形釐卡過密委員  
中飽之弊實有鑿鑿可據者查上年河東鹽政以潞鹽  
入陝抽收重複酌請裁減經陝撫議減一道僅收入境  
不抽卸載詳閱兩省來往文移如落地改運等名目既  
未定章即無怪商人藉口此釐卡過密之弊略見於鄰  
省文牘者也陝省自七年為始釐局定有比較章程三

原釐局較上屆長收銀九千餘兩白河釐局較上屆長收銀七千餘兩後之長收者或係減價招徠而前之短絀者必係侵漁入己此委員中飽之弊略見於本省章程者也各處釐局均仍其舊惟邠州屬草灘一卡移設大佛寺宜州屬辛村一卡移設龍王辿且於省城東關增巡卡三處邵陽增總卡一處韓城增西石皮巡卡一處均未報部雖局詳聲明各處均專司查驗不抽釐金而多一處盤驗即多一處刁難胥役需索商賈驚疑皆所不免且事既通行並不報部尤屬不合此則釐卡過密之弊不在南山而實在通省者也洋藥土藥抽釐光緒五年經左宗棠禁止上年復經馮譽驥奏請抽收土藥既已抽收罌粟自必弛禁現在甘肅山西奏禁罌粟

甚嚴今一省則朝禁暮開三省則此張彼弛此舉得失  
是非殊難遽斷然該省既經奏准照章每煙百觔抽釐  
銀四十兩可也如以釐銀過重照咸豐間稅則奏請以  
煙百觔抽銀二十兩亦可也乃以繞越太多因王兆慶  
張兆蓉之請經該局議准每煙百兩去皮十兩用雙秤  
稱准每煙百觔抽釐四十兩雙秤者兩觔爲一觔則二  
百觔始抽釐銀四十兩矣雙秤名目一立省局旣紊亂  
部章分局必變通省章秤則輕重不倫釐則多寡互異  
丁役藉端影射流弊日滋其未立局卡地方即責成各  
州縣辦理亦易擾害紛紜此則委員中飽之弊不在貨  
釐而轉在藥釐者也惟是釐局之弊防不勝防去不勝  
去斷以疆吏藩司得人爲主疆吏藩司不得其人雖戶

部逐冊鉤稽使臣逐卡核辦終歸無益是則慎選大僚  
尤在

朝廷之知人善任矣原參該省營田十八萬頃該撫以  
此差為調劑局差可得酌委從此劣員鑽營營田廢弛  
一節查陝西營田一局肇於同治四年田係叛產散在  
西同鳳延鄜邠乾七府州屬前撫臣劉蓉任內墾田十  
八萬畝原參十八萬頃沿譌於此光緒六年馮譽驥奏  
該省營田四千一百餘頃歷年開成熟田二千五百八  
十餘頃該撫二月到任至十一月止開墾八百一十一頃  
有奇共熟田三千四百頃四十餘畝丁銀隨民田完納  
尚餘未墾營田荒地僅七百一頃八十五畝有奇經部  
咨催招墾在案現據局詳營田熟地三千二百二十一



頃有奇歸民管業者僅八百九十六頃有奇由局收租者二千三百二十五頃有奇此外未墾及復荒之地八百八十頃有奇與該撫原奏荒熟頃畝未能脗合且以該撫到陝幾及四年初則未至一年能招墾八百餘頃今則已歷三年未能續墾一畝並令復荒一百七十餘頃謂其始勤終怠作輟因循實亦無以自解局定章程督催租糧之委員上者儘先拔署一次其次本班拔署一次餘亦記大功一次其提調文案委員惟孫廷潞係屬病故先後十一人無一非得優差優缺而去者謂非藉差調劑其誰信之夫治地必以持久爲功立局要以擇人爲主四年之中委員更易頻煩而開缺之鳳翔知府王贊襄老病昏庸則令其現充提調候補同知張兆

蓉麓率浮囂則令其一充提調兩充文案各員視局差  
爲終南捷徑轉恐荒田速墾歸民或且減員撤局亦大  
失辦理營田之本意矣不特此也陝西足國足民之計  
以墾荒爲最要北山州縣藉勇糧津貼原非長策但地  
勢較寒戶口稀少彌望榛蕪猶可誘爲招墾不易至西  
同鳳三府民荒亦多初議酌給客民牛犁籽種以廣招  
徠已於七年留釐捐一成三萬金備用該撫何以出納  
甚吝游移不斷上年六月將軍恆訓與該撫會奏開墾  
旗地牧廠以養人材一摺奉  
旨允行迄今已閱年餘該撫終未派員會辦民田旣聽  
其荒蕪旗地又顯分畛域又豈特營田廢弛已哉原參  
署糧道常瑛經汪鳳樞等爲索賄拜門方得委札該道

將入倉糧石任意折收現錢入己一年之間致虧短倉  
儲七八萬石一節臣等以此款情節較重奏請將常瑛  
等先行撤任旋即分別傳詢臣等悉心鉤距似尚無拜  
門納賄之事惟常瑛供稱撫臣之子馮詠護在工次共  
事因有世誼其家人則供稱該道每節均送撫署禮物  
因與馮詠護有舊呼馮譽驥爲伯上年馮詠護到陝該  
道與之會晤等語參以臣等所聞因委署糧道之日下  
札過晚常瑛又在各道中素乏能名其時即有浮議糧  
道向有籌備撫署辦公銀三千六百兩所云索賄三千  
兩或即指此推原其故撫臣馮譽驥徇情偏聽閒亦有  
之而常瑛又適與其子過從親暱不顧嫌疑空穴來風  
實由自取至糧道所管敬祿永豐兩倉每年額徵米粟

麥豆一十四萬五千一百餘石該署道原接倉存糧一十一萬九千九百七十八石零帶徵七年及實徵八九兩年共糧一十四萬五千九十六石零除八九兩年支放外實存糧一十六萬三千二百四十九石零其每年折徵銀一萬六千六百八十一兩零向由糧道備文寄存藩庫臣等一面札行藩司先將存司銀兩查驗如數一面飭兩司分赴兩倉認真盤查並派司員等前往稽查自九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兩倉先後盤查訖據兩司詳稱倉儲並無虧短會同新任糧道曾銖結報前來臣等查核屬實其折收現錢入已實非虧短倉糧而係折收餘米事非一年官非一任應懇恩免其置議常瑛得署是缺於餘米折徵一項未免貪

多務得又復假手劣幕遂至計較鎔銖爭競毫  
視市估增銀六七錢或八九錢不等以致倉書  
生怨望現在臣等督飭糧道詳究道倉弊竇完  
則病在索費過多折徵餘米則病在定價過重  
革以恤民艱曾錄於義利公私之界尚明呈請  
為核減惟該道甫蒞新任於倉蠹積弊尚未周  
輕言改法而綜計該道出入各款撫署公費外  
將軍公費及各書院公捐亦須通籌熟算使中  
公事不致支絀方為變通盡利昔胡林翼酌定  
費雖僕從皆足自給曾國藩酌定江南折漕銀  
吏無從作奸意美法良洵堪則效擬請  
旨飭令陝西撫臣督同該道將道倉規費折價

減盡去倉書鋪戶中飽之弊俾民沾實惠官敷辦公酌  
定章程咨部核覆亦剔蠹便民之道也以上各款臣等  
按照原參欽承

訓諭不敢稍涉瞻徇惟意在博求陝西一省之利病而  
不願苛求馮譽驥一人之陰私是以鈞考案牘參酌見  
聞得其可據者如此除陳爾第一員因身故虧空近經  
撫臣參辦張國鈞一員臣等附片糾參外候補同知張  
兆蓉逞才麤獷苛虐病民臨潼縣知縣汪鳳樓奔競既  
工嗜好尤重渭南縣知縣朱兆鴻雖非内幕惟與該撫  
誼屬師生輒以內營務處爲名出入撫署亦與充當幕  
友進署辦事者無異且均有招搖情弊應與庇匪殃民  
之前南鄭縣知縣羅驤著名貪鄙之候補通判王炳煜

請

旨一併即行革職開缺鳳翔府知府現充管田局提調王贊襄篤老多病應請

旨勒令休致陝西鹽法道常瑛在署糧道任內雖無納賄拜門及虧空倉糧各劣跡惟委任劣幕爭利取盈且以監司大員輒與撫臣之子敘舊往來並致送禮物門包稱謂過於諂昵貪婪卑鄙有玷官箴應請

旨將該道先行開缺交部議處馮譽驥在陝四年於書院積穀尚能振頓不至如原參所云並無一善足錄惟於吏治差徭釐捐墾荒諸要政任用非人粉飾廢弛以致屬吏家人因緣為奸弊端雜出實屬有負委任惟該撫係封疆大吏應如何懲處之處伏候

聖裁至陝西州縣輪委章程營田局員獎敘章程洋藥土藥釐稅章程應請

飭下陝西撫臣與核減道倉規費折徵章程一併酌議改定分別奏咨以規久遠其陝省荒田旗營牧廠或酌撥釐金或豫儲膏火亦應妥籌開辦實力奉行庶田賦旗丁兩有裨益矣所有<sub>臣</sub>等查辦撫臣被參各款緣由理合據實覆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sub>臣</sub>等於拜摺後即日率同隨帶司員馳驛回京覆

命合併聲明謹

奏光緒九年十月初六日奉



上諭前據御史劉恩溥奏參陝西巡撫馮譽驥聲名平常等語當降旨派額勒和布張佩綸前往查辦茲據奏稱按照原參各款詳細查明馮譽驥不能禁絕餽送不知約東家丁尚無賄賂公行顯證同知張兆蓉知縣汪鳳樞朱兆鴻皆爲馮譽驥所信昵與該撫戚誼何姓門丁劉姓均有招搖聲氣知縣羅驥庇縱匪首駱洪剛及通判王炳焯在署任內婪索各節該撫並不參奏該省釐卡過密委員中飽辦理營田始勤終怠作輟因循署糧道常瑛查無索賄拜門虧短倉儲情事惟與該撫之子馮詠護往來致送撫署禮物並於餘米折徵一項貪多務得等語馮譽驥於吏治差徭釐捐墾荒諸要政任用非人粉飾廢弛以至屬吏家丁因緣爲奸弊端雜出

實屬有負委任馮譽驥著開缺交部嚴加議處候補同知張兆蓉逞才麤獷苛虐病民臨潼縣知縣汪鳳樞奔競既工嗜好尤重渭南縣知縣朱兆鴻以內營務處爲名出入撫署與充當幕友進署辦事者無異且均有招搖情弊前南鄭縣知縣羅驥候補通判王炳燿均著即行革職前鳳翔府知府營田局提調王贊襄篤老多病著勒令休致鹽法道常瑛貪婪卑鄙有玷官箴著開缺交部議處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升臬沈應奎等劣跡片

同日

再沈應奎以降調福建同知來陝初充軍需營務委員奔走尚勤其爲人才似精明而立品居心均不可問承事大吏頗務逢迎及名位漸崇則排擠異己援植私人漸形恣肆馮譽驥泣陝沈應奎亦擢臬司該撫以其習於秦事倚任日專馮譽驥沾沾自喜則該司曲意承迎馮譽驥察察爲明則該司乘機扇惑如差徭營田新章及舉劾大政藩司王思沂僅署紙尾實沈應奎贊畫居多陝西自遭回亂劉蓉來撫是邦務以簡樸正俗歷任因之沈應奎久管糧臺始專尚浮侈飲饌器用動沿江浙官場陋習自以西征後路承侍郎袁保恆之後日益驕倨總兵以下不具銜名履歷不佩刀不得一見黔藩

邊瘠心猶鞅鞅既不獲留則日夜迫迫王思沂而覲代其位馮譽驥以勸導隴回爲名而屬其巡邊實以巡視邊防爲名而望其留陝沈應奎之出巡也志得意滿器小易盈各營官以該司代撫臣勞軍無不橐鞬跪道各州縣謂其指顧即移陝藩無不曲意諂附以博其歡心該司初猶矯飾取譽而驛路巡行至飛騎連鑣爭致南中珍果西洋食品者晝夜不絕亦若爲不得已者而受之時屆初冬役夫輦重流汗相屬行道之人唾罵而馮譽驥至今懵然臣等猶恐傳聞失真證狀不實密劄距省較近之三原縣呈出里民局收支總簿沈應奎於光緒七年十月十五日駐三原一日供應至用銀六百餘兩防營餽送猶不與焉所歷二十餘州縣一縣如此他

縣可知其時距陝西奏減差徭僅兩月耳宜秦人之太  
息痛恨於沈應奎也其爲該司所信用者前臨潼縣知  
縣沈家楨與沈應奎同鄉竊附宗譜歷任繁劇貪穢營  
私在臨潼以私毀豁免紅幫碑記及門丁婪詐等款經  
縣民張桂芬京控倚沈應奎力至門丁終不傳質該司  
移黔該令亦擁貲回籍臣等渡河而西諮詢民隱聞該  
令攝華州於大兵時役民工作宰臨潼於大侵時比民  
差錢父老無不切齒已故知府張國鈞與該司換帖其  
結納穢鄙人所羞稱與沈應奎之甥迴避甘肅丹噶爾  
同知王恩海及陝西候補知縣史悠順均諂媚招搖聲  
名狼藉臣等明查暗訪衆論僉同沈應奎資沈家楨等  
爲腹心而益扇其毒馮譽驥倚沈應奎爲耳目而實受

其愚殆陝西吏治之蠹罪浮於汪鳳樓等十倍也沈家  
楨王恩海史悠順應請

旨與已故知府張國鈞一併革職以儆官邪貴州布政  
使沈應奎在陝擾累地方敗壞風氣攬權害政能詔能  
驕現係二品大員應如何量予懲處仰候

聖裁臣等訪聞確鑿不敢以原參不及稍涉徇縱理合  
據實附陳伏祈

聖鑒謹

奏光緒九年十月初六日奉

上諭額勒和布張佩綸奏訪聞沈應奎等劣跡請旨懲  
處等語升任貴州布政使沈應奎前在陝西按察使任  
內專事逢迎浮侈驕倨於奉委巡邊時需索供應擾累

地方實屬任意妄爲貪鄙不職沈應奎著即行革職前  
臨潼縣知縣沈家楨歷任煩劇貪穢營私已故知府張  
國鈞與沈應奎換帖結納穢鄙甘肅丹噶爾同知王恩  
海陝西候補知縣史悠順諂媚招搖聲名狼藉著一併  
革職以儆官邪該部知道欽此



The image shows a large rectangular area with a thick black border. Inside this area, there are several vertical lines that divide the space into columns. The lines are thin and black, and they run from the top to the bottom of the inner rectangle. The background within the rectangle is white. This appearance is characteristic of a redacted page or a placeholder for a table.

-----

-----

西合及夥張姓嘗在古廟居住光緒五年九月二十左  
右相沅杰窖內見有屍身十一月十四日該縣陳西庚  
到村驗屍驗得屍身上半用草掩蓋頸項纏繩兩手用  
皮條向前綁縛口塞藍布左肩甲兩脚面左臀均有木  
器傷一處係生前受傷被勒身死旋據陳西庚於六年  
二月初九日詳稱十一月二十八日獲犯陸西合據供  
光緒五年九月初十日住東莊村廟因與張姓口角乘  
其睡熟用皮條扣住兩手用小木板毆傷其左肩甲兩  
脚面左臀張姓辱罵並言定將陸西合殺害陸西合起  
意致死用布塞口用繩拉勒張姓身死移屍窖內用草  
掩蓋天明推車他去嗣經該縣訪聞窖主具報驗屍獲  
犯將陸西合依律擬斬監候招解到司臬司沈應奎以

有無同謀加功之人及是謀是故屢次駁審駁後提府  
研鞫兩次始據陸西合供出相沅杰並究出其傭人魏  
時運董招玉等經府定供具詳旋據撫臣馮譽驥於光  
緒七年九月十六日題稱光緒五年六月閒張姓同陸  
西合來至該縣寓居村廟八月閒相沅杰因斥說張姓  
製造鐵器不精口角張姓退而以相沅杰帷薄之私向  
人談論九月初十日傍晚相沅杰氣忿同魏時運董招  
玉等到廟時陸西合他出相沅杰取其擔上皮條令魏  
時運等將張姓兩手向前細縛拉回馬房魏時運用木  
棒毆傷其左肩甲相沅杰用木耙毆傷其兩脚面魏時  
運又毆傷其左臀張姓復以相沅杰翁媳有私之言辱  
罵並稱事後定一並殺害相沅杰起意致死隨取繩挽

套遞給魏時運等喝令拉勒魏時運等不肯相沅杰聲稱如不拉勒定一併開銷魏時運等無奈各執繩頭拉勒張姓身死經周維倉趨視勸阻相沅杰喝禁聲張旋與魏時運等移屍窖內用草掩蓋比陸西合收帳回廟不見張姓候至次午不回附近尋問無蹤即赴他處嗣經村人董招昇見屍投約往看陸西合踵至認屍報驗獲犯將相沅杰依律擬斬監候魏時運董招玉依律擬絞監候具題到部部臣以一命三抵情罪綦重相沅杰與張姓彼此口角並無深仇積怨何以造言誣讒魏時運董招玉受顧傭工並無可畏之威何以一聞開銷之語遂各無奈俱下毒手均非情理並以原揭此案經臬司駁審兩次而承審官於此等情節未能訊及尚留疑

竇未便率覆等語議駁駁後相沅杰旋以犯供翻異出  
死入生冤沈三命京控此該省辦理醴泉一案之大略  
也乃<sub>臣</sub>等檢閱全案供招相沅杰窖內於九月下旬見  
屍於十一月初聞經董招昇控告既非窖主具報亦非  
該縣訪聞該縣十一月十四日驗屍陟西合寓距村不  
遠之棋杆鎮已經鄉約相鳳現等於十三日傳至實在  
屍場訊供並非二十八日拏獲窖中屍係赤身而原詳  
增衣袴鞋襪數事尤堪詫異是該縣陳西庚之草率定  
案枉坐人罪已無疑義獨無解於巡撫臬司之始若平  
反巨案繼而刪改供招終且徇庇僚屬也查相沅杰在  
府屢供九月初十日傍晚回家經其妻董氏告知是日  
下午與媳孟氏在門首縫衣來一鐵匠戲言調謔等語

相沅杰氣忿往詢陸西合知係張姓經過其門隨屬陸西合代喚張姓來馬房講話因而叢毆勒斃是起衅之由既與原題不符陸西合供於九月初閒由郭村至安家村初六日至棋杆鎮趕集初七日至相家橋初八日到東莊住廟並無六月即行住廟之說是住廟之月日又與原題不符且張姓既死之後次日清晨相沅杰到廟三次催促陸西合起身陸西合供亦相同陸西合何以不向相沅杰根究張姓下落即肯他行兩月有餘訪尋全是虛詞見屍初不直認十一月十三夜相沅杰並與陸西合密談許久不許巡役李七出外同談有相沅杰李七生供及陸西合原供可據是陸西合於張姓之死知情與否實在疑似之間承審官並不一究直於詳

文中改爲事前陸西合他出事後陸西合他往以省葛藤謂非增減原供希圖結案而何陸西合定擬經年翻供後始於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由府派員拏獲相沅杰到案乃縣詳稱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拏獲相沅杰以消弭原審失入之迹此案由縣詳至具題幾及兩年故揭帖中將臬司批駁前案四次即作爲批駁後案兩次以掩飾命案稽緩之迹且此案旣委別官審理陳西庚即不當會審定案後旣知原審官草率定案枉坐人罪並不附參謂非有心徇庇而何此案出入增減率意徑行不獨部駁準情酌理若發其徇庇之私即京控亦抵隙蹈瑕正摘其改供之謬通省審斷如此則在縣草成招之案固不足爲憑即在府歷歷如繪之供亦恐



難為據相沅杰既死臣等以為一案之出入所繫猶輕而通省之欺蒙所關甚重也軍興以來官幕於刑名之學不甚講求而每遇部駁必執原題每遇京控必苛原告案案皆然省省如是已成牢不可破之錮習殆非所以重人命而慎刑章也此案層折既多疑竇百出臣等未便一一瀆陳已將全案卷宗擇要咨交刑部詳勘駁斥惟陝西距京太遠由部提審往返殊形拖累可否飭下陝西撫臣督同新任臬司張煦虛心訊鞫以成信讞該臬司素習刑名甫蒞新任自不致再蹈掩飾迴護故轍至此案應行議處之撫臣馮譽驥以下各員應俟案結時再由部臣奏請分別辦理以示懲儆所有臣等訪查命案改供徇庇緣由理合據實糾參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九年十月初六日奉

上諭額勒和布張佩綸奏特參陝西醴泉縣命案原題  
改供徇庇請飭提訊一摺據稱陝西醴泉縣相沅杰故  
殺鐵匠張姓一案該撫定擬具題前經刑部議駁檢閱  
全案供招與原題不符有刪改供招徇庇僚屬情事等  
語此案著葉伯英督同新任臬司張煦虛衷訊鞫據實  
具奏以成信讞毋得稍有迴護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  
知道欽此



請酌改陝西差徭章程摺

同日

奏為陝省酌減差徭仍多流弊請

飭仿照山西章程核辦以紓民困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山陝苦徭役久矣臣等由晉入秦經山西二

州二十縣驛程一千四百餘里問民間疾苦則近行清

徭之政民皆稱便越中條而西秦民且渡河以差徭苛

累告意陝西或未清徭也詢之藩司則陝西於光緒七

年固已行清徭之政心竊疑之隨咨取陝西撫臣原奏

兩司詳文各州縣稟牘與所定減徭章程偕司官等反

復詳究乃知山陝同一減徭而民有便有不便者則清

與不清實與不實之分也查陝西西同鳳乾邠鄜所屬

州縣向設有里民局經左宗棠劉典譚鍾麟兩次裁減

歲收錢四十四萬餘緡光緒五年復奉認真核辦之命經馮譽驥奏減十五萬緡共收二十九萬餘緡誠能實力推行民必翕然感頌惟里民局專供兵差久經左宗棠等議定今縣署流差由局津貼鉅款而局則仍支流差甚至醴泉等縣別有驛馬不敷一款亦取給於里民不清者一山西章程各項差使夫馬若干驢羸若干何項准支何項不准支均有定額陝西則車馬均約略計算差使亦含混支銷不清者二山西章程酒食雜費均由州縣自備陝西既有支應大差車馬酒席之款又有籌備大差車馬酒席不敷之款名爲籌備即屬濫支不清者三奏定減徭旣自七年爲始而從前局墊民欠糾纏鞦韆不清者四各州縣攤派錢文或按糧石或按

糧銀或按畝徵收或按甲輪派辦理未能畫一即上下  
站且輕重懸殊出入迥異無怪局紳胥役易於浮收不  
清者五不清之弊由於不實臣等密詢父老咸甯每石  
實取一兩二錢而公牘僅報對半錢一千二百為制錢  
六百文則所入之數不實山西首衝如平定壽陽每年  
只用八千串陝西如華州用錢至萬六千餘緡渭南用  
銀至萬二千兩不等他縣亦且逾萬則所出之數不實  
興平前後兩任所列局帳歧異則州縣報司之數不實  
餘錢積穀乃兩司定章詢之藩司葉伯英謂餘錢委為  
民欠積穀半屬具文則兩司詳院之數不實各州縣地  
之廣狹不齊徭之煩簡互異本不必盡援朝邑為例乃  
該撫原奏謂較閩敬銘朝邑辦法每糧銀一兩不過派

錢一百餘文有減無浮然如西安府屬之咸陽每石收制錢二串五百乾州屬之永壽每石收制錢四串五百邠州每石收制錢二串八百長武每石收制錢二串八百以納糧每石折銀一兩五六錢計之均不止一兩收錢一百餘文則撫臣入奏之數亦並不實陝西減徭章程大率如此是以臣等聞諸道路則有西同乾三屬每銀一兩出差徭錢四五千之說考諸官司則有民欠過多並不能遵章攤派之說要其不清不實則一也宋臣蘇軾謂制民之貧富而得其心自知其數始今差徭出入之數不清不實官吏上下全未明白則歲攤三五次畝派七八千之弊安必其盡事革除此制用恤民亦已難矣夫論光緒年間饑饉之慘晉倍於秦而論同治

年閒兵戈之慘秦倍於晉故治秦晉皆以休養生息爲  
要圖徭役均則土民復業客民肯來戶口日稠畎畝日  
闢誠今日急務也臣愚竊謂清徭惠民之政通行各省  
朝廷本一視同仁豈可使秦晉毘連顯分畛域哉伏懇  
飭下陝西撫臣咨取山西清徭章程遴派循良精細大  
員將三府三直隸州所屬差徭除簡僻小縣外其地衝  
徭重之各州縣徹底清釐核實辦理後咨部立案俟汗  
萊盡闢鼙鼓弗興再行奏請酌減秦民幸甚臣等訪察  
所及縷晰上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奏議卷第五下

澗于集

奏議卷第六

是卷為直譯署時會同  
同署王大臣陳奏摺件

籌辦海防摺

光緒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遵議喀什噶爾西邊界務摺

光緒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請裁併營汛節餉練兵摺

光緒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遵議許景澄條陳法越事宜摺

光緒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遵議張之洞條陳法越事宜摺

光緒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議覆張之洞條陳長江防務片

同日

請飭北洋大臣兼籌東北邊務片

同日

遵查出使大臣李鳳苞參案摺

同日

請催粵海關欠解各款摺

光緒十年正月初六日

會議希元等奏吉林與朝鮮貿易章程摺

光緒十年二月

初五日

樞臣宜兼總署行走摺

光緒十年三月二十四日

奏議卷第六目錄

澗于集

奏議卷之六

籌辦海防摺

光緒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奏為海防緊要宜悉近患而豫遠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法越之事與球案俄約不同無論為和為戰為利為鈍必且常為西南邊患外侮既亟海防不可稍疏交廣水陸毘連現已增兵嚴備仍應俟彭玉麟張樹聲等隨時奏報軍情相機酌辦惟縱觀沿海形勢北洋分守沽塘略顧旅順而登萊之防尚虛南洋兼籌江海重扼江陰而蘇太之防稍闕彼若舍堅攻瑕我且支左紉右似宜綢繆牖戶預防未然登萊之防丁寶楨前奏宜趨重登州煙臺威海三處然該升撫亦僅在通伸岡等處築立礮臺餘則有志未逮教練水勇八百名經李

鴻章檄調北洋配入超勇揚威兩船所購洋槍均是舊式嗣吳長慶到防未久亦不能有所經營現在東省水灾汎濫度其兵力餉力只能張皇補苴斷難布置周密臣衙門反復代籌登州本有鎮將不必增兵威海本屬隩區猶堪扼險惟煙臺水闊沙平商舶經行久爲洋人測伺必宜添設重兵彈壓吳大澂分紮濼樂吳長慶遠駐朝鮮未可遽行撤調應請

飭下北洋大臣選定將領爲簡練之師少則四營多則六營扼紮煙臺與沽塘旅順犄角左宗棠之防以白茅港爲扼要查白茅港在昭文縣東七十里爲蘇常諸水出海要道明代防倭常設白茅烽墩港外浮沙橫闊綿亘輪船扼守地險而勢亦稍孤矣然海口可通江蘇省

城者如瀏河如大錢涇如徐六涇等處皆距省百數十里實亦防不勝防而崇明尤孤峙海外僅恃鎮標兵力單薄一旦有警徵調難赴事機必須預籌備禦南省近設漁團用以杜漢奸引水之弊而收海濱制敵之奇用意甚善但漁船均係教民臨事實難倚仗爲蘇省計若擇要增防餉項必形竭蹶若勸捐設練民情更易驚疑可否請

旨飭下江蘇撫臣衛榮光以冬防爲名檄令沿海六七州縣挑選民壯約以一縣三百人爲率籌撥洋槍子藥教練歷冬春三五月必能技藝熟嫻一律嚴整無事則緝捕鹽梟有事則巡緝海口各縣唇齒接壤聯絡易周慎選廉能牧令久任而責成功餉不虛糜民不擾惑行

之似有裨益至太湖一帶鹽梟槍匪出沒爲害雖與海防無涉亦必先事遏禁亂萌臨敵始無後顧應嚴飭該撫招募槍船查緝匪徒化梟爲良以靖閭閻而謐湖海至閩省遠連粵海近蔽浙洋尤宜鎮轄得人以杜日本乘閒窺伺若疆吏徒以安靜爲治而防務不甚講求恐海波偶揚臺澎廈澳尤不足恃伏望

朝廷垂念閩疆或別簡賢臣或起用宿將俾資鎮撫浙省則定海島嶼孤懸乍浦口門深闊並應與甯波鎮海設法嚴防使蘇浙首尾銜接以期鞏固前曾奉

旨通飭諒劉秉璋曾經戰事或能扼要妥籌用紓

宸廑抑更有請者海防之說創自十年以前中外紛如聚訟矣然購船購礮所費不下數千萬而臨事仍無甚

把握防倭防俄所費亦不下千餘萬而沿海仍無甚規模疆臣以部臣惜費為解部臣以疆臣浪費為辭終之遷就因循則臣衙門實執其咎即衆論不歸咎於臣衙門而臣等與於籌海之責問心實難自安竊謂臣衙門職掌以商防為兩端防務不能日強商務必且日困擬自今伊始亟圖海防以規久遠為今日防法之虛聲即為他日防海之實用經此次奏奉諭旨後臣衙門當隨時隨事切實講求查核沿海要隘博考外洋船式一面與戶部議經費與兵部議營制與疆吏議將材雖遽難立可大可大之規亦當使成能戰能和之局庶幾建威銷萌有備無患乎是否有當伏祈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光緒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海防緊要宜悉近患而豫  
遠謀一摺覽奏均悉法人侵佔越南外患日亟沿海設  
防必應綜覽形勢統籌全局爲未雨綢繆之計南北洋  
防務經李鴻章左宗棠專力經營而登萊之防未嚴蘇  
太之防尚闕山東要隘以煙臺爲最江蘇則崇明孤懸  
海外兵力單薄閩省臺澎等處在在堪虞浙之定海乍  
浦應與甯波鎮海併力嚴防全在南北洋大臣暨各該  
督撫先事預謀實力籌辦著李鴻章遴選得力將領如  
曹克忠郭寶昌等酌帶數營扼紮煙臺與沽塘旅順相  
犄角陳士杰當就本省現有各營嚴密布置崇明地方

應如何預籌備禦著左宗棠熟籌酌辦其沿海可通內地者防不勝防或以冬防爲名檄令沿海各州縣挑練民壯聯絡聲勢或招募太湖一帶槍船藉資巡緝著衛榮光妥籌辦理臺灣久爲外人所覬覦鎮將是否得力兵勇是否足恃何璟履任多年責無旁貸張兆棟曾經渡臺於該處情形亦應周悉務當同心籌畫備豫不虞浙省防務前據劉秉璋奏明添營在鎮海等處扼要設防著即迅速辦理嚴扼海口並隨時與閩蘇兩省互相策應以期鞏固總之法越構衅已久沿海辦理防務必先能守而後能戰各海口情形有籌議所未及者均應確抒所見切實預籌該大臣等爲朝廷所倚任務各振刷精神共體時艱以維大局原摺均著鈔給閱看將此

由五百里各密諭知之欽此

遵議喀什噶爾西邊界務摺光緒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奏為遵

旨覈議具

奏事竊據幫辦軍務廣東陸路提督張曜具奏喀什噶爾西邊界務繪圖貼說應照現管之界辦理一摺光緒九年十月二十二日軍機大臣奉

旨該衙門覈議具奏圖併發欽此又據署哈密幫辦大臣長順具奏勘分南界務照圖綫定界大概情形一摺同日奉

旨該衙門覈議具奏欽此欽遵各在案當由軍機處將張曜等原摺鈔交前來臣等公同閱看張曜原摺內開南路分界由蘇約克山轉喀什噶爾西邊按圖分立牌

博聞有喀屬之地久爲俄佔者已置不論惟依爾克池他木地方舛錯太甚查舊約第九條載俄國所屬費爾全省與中國喀什噶爾西邊交界地方由兩國特派大臣前往查勘照現管之界勘定舊約載行至蔥嶺靠浩罕爲界各等語俄官欲照圖綫在依爾克池他木立界查該處地勢平行不沿蔥嶺不靠浩罕與條約不符現管之帖列克達灣在蔥嶺正幹與西南現管之界同一山梁山陰皆浩罕舊地今爲俄國費爾全省中間廓克蘇至依爾克池他木一帶爲喀屬岳瓦什魯特牧地水草旣美道路又近部衆賴以滋生遂會同沙克都林札布按約力爭俄官始云向該外部大臣商酌定奪旋因病回國當會咨劉錦棠金順轉向俄外部商推俟俄定

在帖列克達灣設立界博再行互換約記等因長順原摺內開准張曜將現管之界繪圖咨送領隊大臣沙克都林札布遵由別疊里山順中梁查明紅綫並照現管勘至帖列克屯木倫一帶俄官不肯在該兩處畫分堅請按紅綫於伊爾克什唐木立界張曜會同理論迄無轉機並云山高雪深未便前往可指山梁為界等語張曜以有礙現管之界擬請金順酌奪辦理查現管之界共三處該領隊親身勘明喀喇多拜在帖列克提達坂地北綫外約八十餘里係天山之陰一帖列克在喀境西綫外約二百餘里一屯木倫在帖列克東南綫外約百餘里此處相距紅綫甚遠勢難力爭約載現管原指兩國而言南段界務已經兩載若不趕緊互換圖約恐

俄人日久在我界綫內別生枝節殊難測度因商之該  
領隊仍按圖綫畫分一律完竣共立界博約二十二處  
俄使業已回國應辦圖約由該領隊派員赴俄境互換  
等因是據張曜所奏尚須向俄外部爭回帖列克達灣  
一帶地方而據長順所奏已照紅綫畫分完竣兩人所  
見不同所陳現辦情形亦涉兩歧臣等正在詳覈聞又  
據長順具奏南界毫無舛錯一摺光緒九年十一月十  
二日奉

旨該衙門覈議具奏欽此欽遵由軍機處將原摺鈔交  
前來查原摺內開依爾克池他木即新約後載議准俄  
商出入卡倫山口之伊爾克什唐木地方亦即圖中之  
依爾克池他木河也此地本非平行皆曼斜達坂不過

無他山之險峻況迤東大山綿亘相峙層出不窮綫外並無游牧閒有孑遺布民亦均在卡倫附近之地等語又稱與張曜向俄使揚登斯克力為指辨俄使祇言謹依圖綫畫分未允向該國外部大臣商酌定奪等情並有籲懇

飭令臣衙門照會俄國駐京大臣轉詢俄官則虛實自分之語大抵言張曜指爭之地礙難再爭而張曜所陳非盡實在情形未足為據而已臣等將張曜進呈地圖一件長順咨送地圖三件與新舊紅綫洋圖二分詳細核對雖其中地名詳略互異譯音各判方位亦未一一吻合而大致尚能明晰查喀喇多拜一處新舊圖俱未載既據現成各圖在喀城之北紅綫外無可與爭應毋



庸議依爾克池他木河舊圖不載新圖正依紅綫界限  
長順所奏不誤其帖列克一處張曜所謂帖列克達灣  
者在喀城極西新圖列在紅綫外其屯木倫一處即在  
帖列克南新圖未載新圖則兩處地名皆無惟載池南  
喀喇庫里湖與各圖同卻在紅綫之內此新舊紅綫不  
符之情形也揣曾紀澤定約時或因新圖不無縮入又  
知左宗棠咨報克復喀城有佔得安集延遺地邊界寬  
展之說故約內添西邊以現管爲界一語以預留地步  
臣衙門迭次函商長順等亦是此意旣以現管爲界即  
可不拘定紅綫此二處確在喀城之西原可力爭張曜  
所陳極是今長順等抱定紅綫勘分未免沾滯但查新  
約卡倫單確有伊爾克什唐木名目旣指爲入口之路

於此  
展進  
易易  
枝節  
從亦  
正未  
就定  
勘分  
仗義  
補救  
列克  
別無

飭下劉錦棠金順就近熟籌利害確切查明據實具奏  
請

旨辦理儻該地實屬不可輕棄仍應設法力爭以爲得  
尺得寸之計如該處尚無十分關係則慎重邦交成事  
不說似亦不必以邊隅片壤再肇爭端臣等爲邊疆土  
地起見是否有當伏候

聖裁所有臣等遵議喀什噶爾西邊界務擬請覆查緣  
由理合恭摺具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請裁併營汛節餉練兵摺

光緒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奏為請

飭部議裁併營汛節餉練兵以裨防務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今日之急務莫重於海防海防之急務莫重於兵餉自粵捻軍興中外互市釐捐洋稅入款似增而西征專餉南北洋經費出款亦鉅論兵者以兵之不足為慮而理財者又深以財之不足為慮若不求變通之方不立經常之制將主民主兵主財者各不相知民日困而取財不已財日匱而增兵不已其勢不能持久我朝養兵之費甚於歷代乾隆以後養兵之費又甚於國初至咸豐同治以來養兵之費又甚於承平之世合八旗綠營防勇兵蓋三倍於古即歲無蠲緩時無戰征

而防餉已足自傲然而沿海陸防固未周外海水師固未立水陸各軍軍械固未齊也近年外患日亟防倭防俄以及防法一方有警輒以虛聲擾動天下受協省分以催解經費請撥餉省分又以截留經費請疆吏望洋而歎部臣仰屋而嗟坐令臣衙門患寡患貧徬徨無措再四思維惟有裁兵以練兵節餉以裕餉謹考乾隆年間增兵耗餉之弊阿桂言之咸豐年間減兵省餉之利曾國藩言之同治初年巢辦捻匪則胡林翼嚴樹森等屢發裁兵之端十三年籌辦海防則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王凱泰等均有裁兵之請前者酌改俄約大學士全慶等及言路諸臣亦頗以裁減制兵立論中外臣工先後章奏百慮一致詢謀僉同誠以制兵之弊在於糧

多空名兵兼雜役老弱充數汛隘分防操演不勤器械不備號衣廬帳亦並不全名爲制兵要之非游民即莠民非惰民即窮民而已是以遠自嘉慶朝之平教匪近自同治朝之平粵捻各匪八旗及湘淮各軍將才輩出而行伍中無之大亂旣平亟復兵額以循舊制而辦防則仍請募勇以代兵就沿海論敵兵登陸旣非各營汛散碎之兵所能扼防就內地論土匪揭竿亦並非各營汛疲輒之兵所能撲滅兵部按數十萬綠營之軍籍而臨敵不得一兵之用徒歲耗數百萬之餉以資之在豐亨裕大之世猶且不可況今日哉查各省制兵例載軍額六十四萬四千餘名歲餉三百九十六萬餘兩近年兵未足額餉亦減成計實存制兵尚在四十萬以上實

發兵餉亦尚在六百萬以上誠能定議裁兵併汛入營使之化散為整缺額不補使之汰弱存良但能裁汰四成簡練六成兵制轉精兵餉自節若沿海及腹地邊瘠各省次第推行將挹彼注茲得二三百萬有著之餉以備騰挪則辦防之費自足亦團營束伍練三四十萬能戰之兵以備征調則沿海之守自嚴一舉兩得計無便於此者上年兵部奏請裁汰勇營確核兵額已經俞允通行實與臣衙門同一節餉之意願言化勇為兵則疆臣憚於復舊言化兵為勇則疆臣喜於因時朝四暮三處之亦當有術其不願更張者或藉護餉鞘護人犯為名此則州縣自有民壯補役久以營兵護解為具文於事實無窒礙各直省情形不一其條章之疏密功

效之遲速本亦因乎其地存乎其人而在今日節餉併  
兵要爲便於施行並非高論事關更改兵制應請  
旨飭令戶部兵部妥議具奏臣等爲節餉辦防起見揆  
之事理似亦無礙是否有當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遵議許景澄條陳法越事宜摺

光緒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奏為遵

旨議奏事光緒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臣衙門准軍機處  
交片內開本日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升用翰林院侍講許景澄奏敵情叵測籌備宜嚴  
條陳目前事宜一摺著該衙門議奏欽此欽遵將原摺  
鈔交前來查許景澄所陳籌辦事宜一曰重臺防臺灣  
孤懸海外為南洋門戶疊經奉  
旨飭該將軍督撫設法備禦並

特派楊岳斌馳赴閩省妥籌防範布置已較周而惟所  
稱應設海綫接通福州以聯聲息等語現在英之大東  
公司已與中國電報公司定立合同在福州設立海綫

應如何聯至臺灣之處請

飭下該省與北洋大臣籌商辦理一日策越師查越南  
惟劉永福一軍為法所忌軍火糧餉半由滇粵接濟並  
派兵為援應近又

特派岑毓英徐延旭出關與為犄角山西被陷北甯被  
攻疊經

諭令粵東源源備解軍火並添募策應之師各等因欽  
遵在案該侍講陳奏在先而目下軍情又變所請應勿  
庸議一曰慎購洋槍查西洋長技專在火器惟其名式  
日新月異未便動輒改換練習未精亦難得力臣等前  
已函商北洋大臣籌撥款項訂購各種洋槍並購克虜  
伯大小礮位如德美各廠尚能通融交易俟解到後酌

量分撥各營以資戰守一曰習練戰艦查前年北洋製成穹面鐵甲快砲船時曾派員司酌帶水師往外洋駕駛回華現在德國所造鐵甲兩艘似可仿照辦理雖值法越之費洋面不免阻梗然預爲練習以待事機正無不可擬由臣衙門函知李鴻章設法籌辦一曰審戰例查公法兩國交戰或禁止通商或奪取商貨或保護局外商民其例不一要視乎各國力量之所及至慮士民積憤誤累他國業經疊奉

諭旨欽遵在案如果法人擾及各口各督撫應即申明此意曉諭地方人民恪遵辦理一曰籌洋款查現在部款未充各省藩庫亦俱支絀一旦軍興餉項誠不易籌惟訂借洋款息耗過多剜肉補瘡實非計之得者應請

飭下戶部權衡緩急寬爲籌備以濟餉需似不必籌借洋款以致累上加累一曰緩練廣東水師查海防以水師爲要圖水師以船械爲先務法越之事如我有得力師船則護順化撼西貢即可牽制法師惟粵省兵船多係朽敗是以陸戰孤進無功張樹聲籌款添備業經奉旨允准現在聞已訂購雖一時若緩不濟急而謀國者宜規久遠實難責令停辦至原摺稱中國馭夷當慮之至密持之至堅等語正與今日辦法脗合誠如該侍講所言不得已而始出於戰也所有臣等遵議許景澄條陳事宜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四  
三  
二  
一



遵議張之洞條陳法越事宜摺

光緒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奏為遵

旨會議具奏仰祈

聖鑒事十二月十三日奉

旨張之洞奏法衅已成敬陳戰守事宜暨瀝陳不可罷兵各一摺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會同妥議具奏欽此臣等詳閱該撫兩疏雖有傳聞之異而統籌全局慮遠思深語頗切中其所陳用劉團用越民及天津煙臺旅順浙江閩粵各防大致與今日辦理情形脗合至備軍火速文報籌餉需散敵援均屬行軍要著此次法越事宜劉永福一軍戰非不力而攻守之具未備遂至一挫懷德再挫山西器械不精兵家大忌



前奉

諭旨以軍火責成張樹聲經理並由臣等函致李鴻章籌款訂購克虜伯礮位毛瑟哈乞開思後膛槍已於議覆許景澄條奏摺內聲明關外文報稽延現在即係由粵電寄到京復由張樹聲奏准將電綫展至龍州已蒙俞允臣等復電致張樹聲等於龍電未成之先由關外達粵由興化達北甯添設馬撥健夫以速郵傳經張樹聲分別咨辦似較該撫請設臺站更爲簡捷許景澄籌借洋款昨已議駁奉

旨依議欽此該撫亦慮及兵鋒旣交他國瞻顧借款不易應即毋庸置議至部存四成洋稅近年陸續撥用實存無幾如何調劑盈虛當由戶部實力設法經理以期

持久英德與法有隙誠如該撫所言而德尤疑猜滋甚  
惟外國族類相同壤地相接即有忌法之心斷無助我  
之意原奏所稱撤使疑法此時尚可從緩其接濟軍火  
資糧中法尚未絕交例難禁阻況其離合向背全以中  
國之強弱爲轉移公法要約殊不足恃現在粵省探報  
傳有英商接濟法人煤餉等情商令曾紀澤達英飭禁  
電復即甚支吾德廠所造兵船商借德旗回國德人亦  
未肯通假惟外國不助華亦不助法臣等當飭密與聯  
絡即不能破縱爲橫亦免啟戎樹敵庶法勢稍孤諸軍  
得以併力耳另摺於用粵團爲兵定劉永福爲王反復  
長言查原奏稱粵省近因籌備海防民間捐輸已成鉅  
款請擇粵紳佐彭玉麟吳大澂辦理粵東團練等語粵

東民富俗強籌餉如東征局辦團如三元里九十六鄉團練均有成效惟粵民可用要在用之者有人粵財可捐要在捐之者有道現在捐輸有無鉅款未據該省奏報吳大澂赴粵之役中止應由臣等摘錄原奏

飭下彭玉麟張樹聲等詳查覆奏越王傳聞遇醜迄今尚無確耗邊將義民猶以復阮爲名似不宜別立假王轉生枝節應請俟岑毓英出關後將如何立賢存越之處相機辦理重臣宿將如楊岳斌曹克忠均已蒙

恩召用吳長慶鎮撫朝鮮未便撤戍其丁寶楨鮑超劉銘傳金運昌婁雲慶郭寶昌諸臣或現膺重寄或曾著戰功應否調京備用伏候

聖裁總之法入吞越顯背公法專尚詐謀

朝廷不得已而用兵非徒保護屬邦實以遏絕外侮此舉成敗利鈍關係非輕張之洞力陳不可罷兵與李鴻章疏請堅持同乎

宸斷臣等惟有稟承

廟算殫竭血誠冀伐狡謀而維全局所有臣等遵旨會議緣由理合恭摺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議覆張之洞條陳長江防務片

同日

再張之洞請以楊岳斌協籌江防具有深慮惟該前督已奉

旨會籌閩防長江綿亘求一能爲左宗棠助者殊難其人<sub>臣</sub>等詳加審度如水陸兩提督均能得力江南賦足兵雄何難自固應請

旨飭下左宗棠將李成謀李朝斌才具短長操防疏密據實詳陳並將沿江沿海師船礮臺軍火及近日布置情形一併縷晰具奏以紓

宸廑謹

奏

17/11/19

17/11/19

請飭北洋大臣兼籌東北邊務片

同日

再前因東北邊防緊要欽奉

諭旨派吳大澂會同吉林將軍辦理甯古塔等處事宜  
所有防務及與俄人一切交涉事件均由該員隨時覈  
辦現吳大澂奉

命會辦北洋防務駐紮天津東北邊界事宜勢難兼顧  
該處未免空虛茲據吉林將軍咨報有俄人越界捉人  
並風雷河等六溝漁民被俄人盡數驅逐之案黑龍江  
將軍咨報有俄人在海蘭泡等處墾荒之案似此案情  
疊出非有專員鎮撫其間審度時勢隨時酌辦不足以  
杜外人覬覦侵陵之漸吳大澂移駐灤樂急切不能回  
防臣等統籌全局實深焦慮應請



飭下李鴻章會同吳大澂詳細籌商將甯古塔等處防  
務及邊界一切交涉事件應如何設法措置之處妥議  
具奏請

旨辦理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遵查出使大臣李鳳

奏爲遵

旨查明覆陳事光緒九年  
內開軍機大臣欽奉

諭旨國子監司業潘衍桐  
公侵職據實糾彈一摺著

將原摺鈔交前來臣等閱

鴻章購定鐵甲二號四年

要求留任地步且數百萬

花紅等弊又聞於法越一

土地之說尤爲謬妄應請

艦一手清了以杜巧卸等

月間臣衙門給各國照會時曾電知出使各國大臣惟李鳳苞復電內有似宜多讓越地或撤兵聽其所爲一切不認之語旋據曾紀澤電稱李鳳苞議讓三城將搖法心臣等即電戒李鳳苞得照會後忽發讓地撤兵之說所見殊謬萬勿與德法各國信口妄談當據李鳳苞復稱只據旁論絕不與仇妄談等因該司業所奏當即指此至購買鐵甲係北洋大臣專委辦理定遠一艦訂購在先限上年六月告成疊據報請展限至本年春始試演齊備臣等屢經電催在案鎮遠一艦隨後定購據報明年四月交試其中遲延情由臣等不能確指因函詢李鴻章據復實緣該廠料件被駁修換之故至回華愆期則以德國守約不便代送而自行駕駛又恐海洋

險阻法人截奪均爲慎重利器起見並非  
稱該員講求武備條理精微爲不易得之  
該員辦理交涉事件尚稱熟悉惟識力未  
任意是其所短亦即爲人言所由來該大  
應扣至三月限滿經辦各船亦數月可成  
催製造如限驗收再行

飭令交卸回華之處臣等未敢擅便恭候  
聖裁所有查明潘衍桐糾參出使德國大  
款緣由理合恭摺覆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請催粵海關欠解各款摺  
光緒十年正月初六日

奏為粵海關欠解各款請

旨嚴催以濟要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洋關稅項據結畫清撥解要需豈容貽誤茲據李鴻章函稱粵海關欠解南北洋海防經費不下七八十萬復據江海關道邵友濂電稱出使經費粵海關欠十四結約銀四十餘萬兩屢催罔應且風聞該監督藉口商墊積欠私將稅項發商生息請由臣衙門勒限提解等語查海防及出使經費由洋稅按結扣清均屬有著的款該監督輒敢一味延宕欠解甚鉅實屬藐玩應請

旨嚴飭該監督迅將應解海防出使經費趕緊掃數完

解如再任意延宕即由臣衙門據實嚴參請

旨懲辦所有臣等催解要款緣由謹繕摺具奏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會議希元等奏吉林與朝鮮貿易章程摺

光緒十年二月

初五日

戶部禮部聯銜

奏為遵

旨議奏事光緒九年十二月初一日吉林將軍希元奏吉林與朝鮮商民貿易地方章程一摺奉

旨該衙門議奏單併發欽此由軍機處鈔交前來據原摺內稱前經奏准派前刑部郎中彭光譽前往朝鮮會同陪臣魚允中勘議土門江兩岸交界商民貿易章程嗣將勘議情形及會定章程呈請覈示經臣吳大澂酌加改定會同臣咨商臣李鴻章覈稱所議均尚妥協謹將覈定貿易章程十六條請

飭覈議施行等語臣等查吉林邊界貿易情形與奉天



相似而吉林與朝鮮所距地界與地方情形參酌辦理以臻周妥詳明中國優待屬邦不與各國通商四條分別派員收稅稽查及開市六條限制商民買賣游歷並禁認通互市舊例第五條第十條第十及嚴防繞越偷漏之弊第七條第稅則並聲明違禁各物第五條第件第十四條禁止夜市及酌定寸係應辦之事且與天津原議相符條申明來往文書體例臣衙門前天貿易章程摺內稱中國邊界官

國勿庸稱貴國字樣以示  
條隨時酌核增損所議亦  
飭下希元等即飭經理  
又原摺內稱本省人員  
議定後派員前往奏請  
察情形隨時核辦至另  
沿江界址應由禮部查  
朝鮮貿易章程各緣由  
皇太后  
皇上聖鑒再此摺係總理  
部禮部辦理合併聲明  
奏



樞臣宜兼總署行走摺 光緒十年三月二十四日

奏為總理各國事務不歸樞臣兼領窒礙難行恭摺

陳仰祈

聖鑒事

臣

等伏查道光年間外夷始與中國立約至庚

申定約始設總理衙門是有洋務而後有總理衙門並非有總理衙門而後有洋務也設立總理衙門以後恭親王軍機大臣兼管已二十餘年本月十三日奉

硃諭恭親王奕訢等均著開去一切差使經臣衙門接

照成案請

派管領十七日復奉

上諭郡王銜貝勒奕劻著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事

務等因欽此次日臣佩綸即以樞臣當兼總署情形具

疏瀝陳臣蘭彬等復與醇親王及臣奕劻臣德潤等詳  
細述知綜其大要窒礙約有六端敢為

皇太后

皇上陳之

一曰上下之情易隔也洋務瑣屑詭譎瞬息萬變由樞  
臣兼管有應具奏者有應面奏者可隨時稟承

宸斷既恃

訓誨以遵循亦免情形之扞格今改為樞譯分領遇有  
機密動須奏牘上

聞機括既不能靈無形之中自生桡鑿臣奕劻雖忝列  
侍中勢難不時請

對以各國交涉而與部院照例之事一律視之必有叢

胙貽誤者至於電

旨由樞臣轉傳電奏

二日而此一二日即

息靈通臣署咫尺

九重而堂階深負彼

弊矣

二曰中外之隙易小

文祥親與其事美也

二十餘年以來仍丁

為外夷所最信服胡

儻非外夷信服之如

而辦理各事恐多舛

洋情豈不知軍機不兼總署則身名俱泰一兼總署則  
謗詬交叢然文祥至垂老乞骸猶毅然以譯署自任者  
知其勢之萬無可諉其事之萬不能分也外國使臣久  
處腹地於王公支派之遠近臣僚職分之崇卑均已瞭  
然遇有交涉事件臣等辨駁不決則必求見軍機大臣  
大學士樞臣等辨駁不決則必求見恭親王臣等亦不  
願親藩重臣屢與會晤冀以別等威而示操縱而大疑  
大策必親信王大臣一二語乃足維持無他望重而地  
近也本年春閒各國使臣請見親王者漸瀆經臣等反  
復辨論而外國猶疑端未釋今在我自更內政彼族生  
猜且謂我改易成規有隔絕各使藐視洋人之心不令  
得見親藩重臣即於睦誼有礙就令據理答復彼見臣

署事事須候樞臣裁決俄國約章本有行文軍機處一條則必求見樞臣而後已各國條約均列恭親王之銜則又必請見恭親王而後已與其待外國之環請而始復舊章孰如鑒立法之初心而仍從原制乎各國通好已久樞臣見之不爲失體樞臣不見之即慮失歡恐因此肇衅枝節橫生矣

三曰樞臣辦理洋務必至隔膜也查臣衙門商務防務以及辦理教案辦理邊界與夫各國出使章程往來禮節頭緒極紛檔冊極細薄物細故皆他日構衅之端空氣隙光皆古人格物之學非深通而博究之無事詫爲詭異有事必至周章樞臣不兼譯署若將臣衙門檔冊條分件繫錄送樞垣備核汗牛充棟無地可容若仍如



成例日行事件照常由章京送閱而樞臣未正兼理總署之名章京即當避行走樞垣之跡勢必重大之事由臣等一奏而一奏之外樞臣不知也緊要之事召臣等一商而一商之後樞臣又不知也繁蹟必至遺忘事理必至挂漏而凡防務商務在樞臣承擬

諭旨措詞必不能詳確在臣署欽遵

諭旨辦事必不能貫通至軍機處章京向有數員兼總理衙門行走樞臣不兼差而章京兼差亦未免事等綴旒迹涉矛盾矣

四曰臣署辦理洋務必至曠官也查臣衙門商防各務全恃疆吏得人始得收內外同心之效海防不密而欲以樽俎談笑默折敵衝關權不精而欲以米鹽凌雜隱

紆歲計本屬無濟於事然洋務歸樞臣兼領凡疆臣應  
辦事宜臣衙門見及籌及或先具函商推或即隨時奏  
聞在樞臣預參密勿呼應較靈在疆臣重視平章登復  
較速今樞譯分爲兩地臣署一牘挂壁而已臣署一函  
束閣而已其海疆要政或先奏而展轉咨問或已行而  
無從參預在臣等尸位素餐藉以藏拙亦固其所而外  
國或來詰辨臣等茫然則爲外吏所輕至此以後臣署  
舍應對賓客奉行文書之外別無一事殆大失創設衙  
門重視洋務之初意也  
五曰衙門之體制頓改也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  
均係兼差並非額缺遇有陳奏事件以領銜爲王大臣  
均沿

內廷之制至其辦理之事所以不能盡如六部之循照  
例章者大抵因強弱之勢以爲剛柔大事必力爲挽回  
小事亦不無遷就是以臣衙門常爲詬厲之階豈臣等  
一入譯署即無天良哉旁觀之責備過苛而疆吏之軍  
防不振故也然二十年來以重臣兼管視爲要差雖譏  
啗不免人言而巨細尚無廢事今專立譯署派員管理  
論其體例似理藩院會同四譯館比而臣等均係要差  
又無專缺其事繫天下之重而其秩視六部爲輕一變  
舊章均生藐忽臣等雖欲忍辱負重何益於事乎  
六曰章京之鼓勵倍難也初設總署一切視樞垣之例  
章京保舉視部院爲優故言路指摘糾彈亦視部曹爲  
酷其人一入總署則不問志行如何相率而詆毀之士

之拘慎者不來然猶恃樞臣兼管此差則材藝之徒冀以一長自效近年保舉屢經限制取徑亦稍迂矣若復將譯署改同部院該章京等與其來譯署而忍尤含垢徒玷聲名不如趨部院而循分辦公尚有出路各部堂官整頓部務其在總署行走者本不必得京察按資截取繁簡考語臣衙門且不能預聞徒恃有記名海關一保耳樞臣既不預譯務各章京才具之短長品誼之汙潔無由而知一經衆口訾警或且終身屏棄彼司員分部有才者均就樞直而循資者自效曹司誰復肯即潛譯署求榮反辱哉事業不足以羈上智而祿利又不足以馭中材強之使來冗員備位黠吏生奸流弊不可思議矣總之時艱之亟實以洋務爲大端樞密之繁當以

洋務為要政

朝廷重洋務則必重視總理各國事務之衙門臣等可以罷斥而衙門之權必不可輕衙門亦可裁併而軍機兼理之法必不可改夫將帥不明洋務必潰其師疆吏不明洋務必僨其事部院大臣不明洋務不足以預大政言路諸臣不明洋務不足以贊祕謀況以樞臣秉國之鈞佐

天而理顧不明洋務可乎故臣等以為樞臣不兼理洋務不成其為軍機大臣而總署不責成樞臣亦不成其為總理衙門斷斷然也樞臣若仍須覆檢臣署文牘何必居其實而避其名若徒覆檢文字而謝絕外交亦未免辭其難而就其易反覆思維樞譯兩處斷不可分臣

等忝預籌謀難安緘默理合繕摺瀝陳伏乞  
天恩仍飭樞臣兼管總署以重洋務而赴機宜天下幸  
甚是否有當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十年三月二十四日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樞臣宜兼總署行走一摺  
雖係慎重公事起見然於條分縷晰之中語多失當迹  
近要挾奕劻等均著傳旨申飭第念該衙門事務較繁  
本日已降旨令閻敬銘許庚身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行走嗣後該衙門應辦各事責成奕劻等同心合力務  
臻妥善毋得意存諉卸再行瀆陳儻有貽誤惟該大臣

等是問欽此

奏議卷第六

右澗于奏議六卷吾師蕢齋先生遺箸嗣君志潛編

次屬為校勘

祖謀

籀誦既竟竊取二端以諗讀是編者

當光緒初紀

師以議

升祔開言路受

兩宮知被遇綦隆凡所建白朝夕施師與二三君

子發言盈廷共謀國是黜佞摧奸罔所隱避海寓震竦

肅然屏息幾幾乎有宋元祐之風一時遂有清流黨之

目而吾師實為職志僉壬側目欲得甘心識者已逆

知不能久安於位特

倚昇孔殷無隙可蹈耳迨法越事起遂拜會辦福建海

疆之

命航海遠來喘息未定而法艦已潛入矣夫受任於倉



黃之際竦素眇戒備之區丁彊梁大敵船械之良廠將士之多寡霄壤不侔蓋不待著蔡而知不可爲矣然猶以忠義之氣激厲將卒集合舟艇相與抵拒枝梧爲萬死一生之舉卒能隕其酋率拒彼登陸船局危而復安不爲敵據審時度勢雖不敢引以爲功亦何遽醜詆極詬令其身敗名裂始快忌者之心而饜讒慝之口蓋所由來者遠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然吾師所以擯外者又有故焉光緒十年三月有恭邸等退出軍機之旨以禮邸繼之此事關於

國家治亂存亡者甚大侵尋日替循至淪胥千金隄防潰於蟻穴機至微禍至烈也師於其時不忱於毀譽禍福無盛衰寒燠之見存所以周旋故邸舊樞者古義

拳拳非以博厚德君子之名誠有見於賢否進退非細故也洞燭幾先亟思補苴於是有請起恭邸主持總署之疏蓋至是不得不出之於外矣宋明小人之禍君子也其事顯其迹著若夫陽被以崇隆之重任陰實置諸必敗之地俾無以自白幸而濟猶得居任賢名否則泄忿逞快天下後世亦無能諒之者且令

朝廷抱誤用之隱恨不復爲之濯被嗚呼酷已祖謀之舉是二端者蘄後人觀在閩諸疏知所設施籌畫得失利害事皆前已入告非茫昧無措以至傾覆者比觀於起用恭邸一疏知後此之黷亂昏懵不逮前人遠甚而吾師所以營採甚力者非涉黨護庶可憬然於國家用舍之不可不慎也繫古以來賢士大夫生被讐謗後

之人爲之湔雪辨白者往往而有矧吾師諸疏關於  
國故者極鉅耶干將莫邪雖經沈霾幽翳然光氣燭天  
誠不可掩是在讀書論世知人之君子宣統九年夏五  
月門下士歸安朱祖謀跋

先公澗于集奏議六卷第一卷光緒丙子初直起居言  
事至己卯以憂去官止第二卷辛巳服闋再直起居第  
三卷攝副都所上封事第四卷使閩建言第五卷攝副  
都與同臺會奏及使陝會奏第六卷譯署與王大臣會  
奏也志潛謹案先公奏草多付焚如傳頌外閒皆著  
之邱鈔者癸卯先公棄世志潛編次遺文存者甚尠  
始求

方略未全迨官京師預修光緒政要搜采始具此編所  
錄是也竊惟載籍所述名賢撰著事實史官未備者往  
往求諸私家所述然其中殆不免有所塗飾附益朱子  
為張魏公志銘當時頗有議其失實者朱子亦自言係  
據南軒所具事狀為之賢如南軒猶不免別持一議以

虛美其親至如揚武陵之子所撰孤兒籲天錄仍不免  
為世詬人莫不厚愛其親然一不徵實雖後之人未始  
不曲諒孝子慈孫之苦心而關於國家治亂安危之大  
者三代直道後世公論固有不能盡為之揜覆者也志  
潛此集章疏多本之史館及實錄所載兢兢焉不敢  
稍塗附以欺謾後世當先公建言之際同官中如黃  
侍郎體芳宗室侍郎寶廷何編修金壽皆能遇事敢言  
朝野震爍彪炳史策一時有四諫之目而先公陳說  
如俄約如法越朝鮮犖犖數大事洞燭幾先事後徵驗  
如著龜之符固已為人稱誦而請樞兼譯一疏大犯時  
忌且為先公受禍之端然於國家治亂安危所繫論  
者謂此疏尤為綦重馬江之役忌者彈劾痛詆殆欲置

諸死地究之船局屹然西首猝隕敵師遂退和議卒成  
雖不免於荷戈終賴

聖明得以賜環於以見得失是非功罪之終不可紊此

則志潛編是集區區之微旨也丁巳夏五月男志潛謹

識

The image shows a large rectangular frame containing a grid of vertical lines. The grid consists of approximately 15 vertical lines, creating 14 columns. The lines are evenly spaced and extend from the top to the bottom of the frame. The frame itself is a thick black border.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frame, there are some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that appear to be part of a page number or a label, possibly '15' or '16'.